新語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新刋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卽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尙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蕞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尙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㝡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卷上

漢中大夫陸　賈　撰

道基第一　術事第二　輔政第三
無爲第四　辨惑第五　愼微第六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溫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羣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皐陶乃立獄制罪縣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禮義獨行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缺一字）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缺一字）脩篇章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鍾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趨末伎巧橫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閑清淨與神浮沉莫之效力爲用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夫人者寬博浩大

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疎遠悅脩之於閨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是以君子握道而治（缺一字）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彊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缺一字）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缺二字）本理杜漸消萌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眞僞既（缺一字）其意而不見其人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黃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

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道為智者讒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缺二字）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强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温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强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絶恬美之味疎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干貞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缺一字）不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為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

之意漢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有誤）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寛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倣之設房闥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傅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餧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缺一字）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當背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羣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

能自信其自。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侯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缺一字）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强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二字）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愼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齊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

君以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絕五谷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强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邪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缺二字)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

新語卷下

漢中大夫陸　賈　撰

資質第七　至德第八　懷慮第九
本行第十　明誡十一　思務十二

資質第七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絶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岯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櫐櫐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絶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絶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犂嗝報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皐陶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强飾之者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儴道者衆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疎遠也夫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名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横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絶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强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不足以供回邪之欲繕不用之好以（缺一字）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乃遣臧孫辰請（缺一字）於齊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缺二字）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故春秋穀（缺）

懷慮第九

（缺二字）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横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横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敧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

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缺一字)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缺四字)陰陽合物恠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弃(缺三字)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缺二字)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缺一字)翫而不可大用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缺一字)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秉政圖(缺一字)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刻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絶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第十

(缺三字)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褞袍不足以避寒倥偬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缺一字)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缺三字)深授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缺三字)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强弱不相凌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缺三字)而不絶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缺三字)威耶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

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理卽以爲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其爲妄竄無疑必當刊去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潭本無施字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分東西不羹爲二以當之此并數葉爲四此是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芊尹申亥之井芊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舊人校本改正左傳但云王縊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潭本無可字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潭本作弛心必至訛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建本此下又複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二句今從潭本去之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潭本作病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十字亦係複衍今從潭本去之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尰也又苦蹳盭上古跡字下古戾字顏師古曰足蹳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惠王也乃文帝親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補正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尰也又苦蹳盭建潭本下有也字衍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衞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在所潭本訛所在今從建本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受謁本作受謁訛今改正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別本誰作推潭本無又無之字埒並訛作將今從舊校本改正然則天子之與諸侯潭本下有王字臣之與下潭本無此四字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等二字建潭本並脫今從別本補入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登當如左傳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登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衞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潭本無具字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牆門衞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缺一字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字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缺六字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字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亾也故缺二字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字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缺一字計策不誤上决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與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字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字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字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日缺八字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缺一字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聖人因天變

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字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缺一字亂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七字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缺五字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閑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字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爲君缺六字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缺三字道而行之於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缺三字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缺四字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敦也學者無缺四字晝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字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缺四字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四字之門多道德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缺三字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禍福不妄作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

新語二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譔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

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淛之桐鄉。嘗得其本。鋟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記

新書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賈誼新書序

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以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顧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讎。賴友朋之助。先以賈子開雕。既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以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傎到。致不可讀。唯傅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淵奧。非後人所能僞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据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以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乎哉。余所校据兩宋本。而誼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即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舊序

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寔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為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閒嘗刻潭州淳祐閒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閒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瀁瀁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卽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為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于成康況用于朝廷之閒坐于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為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于其閒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為德星為慶雲下則為朱草為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祀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為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閒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

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于大器所以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新書雔校所据舊本

建本是宋時刻本明毛斧季扆吳元恭皆据以改近世之本宋即有謬誤亦悉仍之前失去序文故不知是何年所梓唯目錄後有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故今稱為建本

潭本宋淳祐八年長沙刻即從淳熙八年程漕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吳郡沈頡本明宏治十八年刻毛斧季就謄宋建本於此本上其吳元恭所用之本雖無沈頡名而實不異當是沈名後來刊去也其第七卷中缺退讓篇吳据宋本抄補而毛本則仍闕此篇

李空同本明正德八年刻亦名賈子後有欽遠猷者不知何時人合郴陽何燕泉本長沙本武陵本合校是書何本於文義不順者頗加竄改又於過秦論後補審取舍一篇乃錄大戴禮記禮察篇全文今不用

陸良弼本明正德九年為長沙守時刻

程榮本刻漢魏叢書內

何允中本二本皆同出陸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餘姚盧文弨召弓父合衆本校

新書目錄

卷一
過秦上
過秦中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卷二
權重
五美
制不定
審微
階級
卷三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疏危亂
憂民
解縣
威不信
卷四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卷五
傅職
保傅
連語
輔佐
問孝闕
卷六
禮
容經
春秋
卷七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君道
卷八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卷九
大政上
大政下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卷十
禮容語上闕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新書目錄

新書卷第一

梁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潭本無也字）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潭本從史記作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王（案襄字衍下云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數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莊襄王為六世史記陳涉世家不誤而始皇本紀則作惠王武王潭本亦同）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史記無北字）諸侯恐懼同盟而謀弱秦（史記作會同）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潭本無之字）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潭本作賢君）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建本作連衡非今從潭本與始皇本紀合）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建本脫兼字潭本燕趙作燕楚齊趙與始皇本紀同）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主（史記無主字）齊明周最陳軫召滑（始皇本紀作昭滑潭本同）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史記朋作倫）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潭本從陳涉世家作師）仰關而攻秦（始皇本紀作叩關潭本作扣關小司馬謂仰字是）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遁而不敢進（遁與巡同建本尚不誤潭本則從始皇本紀訛本作逡巡遁逃案陳涉世家但作遁逃亦誤）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請山河彊國裂伏（史記伏作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潭本享國下有之字與陳涉世家合）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搞朴以鞭笞天下（本皆作敲朴案小司馬云賈本論作搞朴今從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潭本作百越下同）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陳涉世家作貫弓小司馬云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謂上弦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潭本鍉作鏑音義同始皇本紀作鑄鐻）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百尺之淵以為固（史記作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潭本淵亦作谿）良將勁弩（潭本下有而字）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潭本無而字）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潭本甿作甿）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潭本作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仲尼別本作仲弓案荀子常以仲尼子弓竝稱子弓蓋卽馯臂子弓也或云仲弓卽冉雍夫子許其南面此所稱者是也作仲尼者或轉據史記本改之耳）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俛起阡陌之中（潭本作而倔起與始皇本紀同陳涉世家作俛仰又阡陌與漢書同史記竝作什伯）率疲弊之卒（潭本作率罷散之卒同史記）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史記轉而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潭本合下有而字）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潭本傑作俊又有一遂字）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也，潭本不敵作非銛始皇本紀作鎩鎩與銛同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潭本非抗下有於字同史記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潭本作鄉時同史記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潭本也上有何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潭本作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始皇本紀無致字作千乘之權陳涉世家作致萬乘之權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陳涉世家序作抑始皇本紀作招漢書同又有字潭本無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潭本作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心潭本作仁義與史記同又無而字案小司馬亦似作仁心

過秦中

事勢建本作過秦下諸本多同案小司馬云過秦論以孝公已下爲上篇秦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爲下篇據此則此爲中篇明矣宋潭州所刻賈子作過秦中今依用之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句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政讀爲征强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潭本無得字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潭本無推字之字攻字案攻字衍文可刪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潭本離作并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上句史記作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潭本同今案孤獨而有之即是不知守之之道與取異兩句當合讀今從建本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潭本無也字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案上言始皇無道必不能保其後嗣故天下咸計日而知二世之必亡下言二世若能盡改無道之政則亦何至遽亡此又是一意潭本從史記作莫不引領而觀其政雖亡亦可通然於上文卻少收煞今故從建本作亡其意林引作政當亦因史記改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建本作短褐今從潭本改囂囂潭本作嗷嗷音義同此從建本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意林仁作治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庸主建本作康主訛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振近代多用賑字此從史記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潭本依史記疊天下二字建本無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潭本作狡猾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徐廣云壞宗廟與民史記一無此五字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羣卿史記作君卿潭本同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

民危也故先王者（史記無者字）見終始之變（潭本作始終）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潭本依史記作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矣（潭本矣作天屬下句與史記同）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爲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潭本作身不免於戮者正傾非也與史記同）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此從賈子本說見前）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險塞（潭本循作修）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潭本沛作師）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潭本有大擾二字）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二（二疑當作貳潭本從史記作上或以二爲古文上字改之耳）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悟（潭本立下有而字）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潭本作宗廟之祠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攻秦矣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建本且天下嘗下有昔日二字係衍文今依史記去之又俗閒本有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一段四十六字在此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者之上是後人以史記之文贅入之史記無後然困於險阻十字今此有之若再入史記一段複矣潭本但全錄史記之文亦失其舊今故一從建本下亦同）秦雖小邑伐幷大城得阸塞而守之（史記作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守之潭本險作阸毋詘再餘同史記）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潭本作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潭本有也字）必退師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建本作退陣案士陣字訛）不（案史記作安小司馬云賈誼書作案則建本是也潭本下作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俱依史記）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捄敗非也（潭本捄上有其字）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潭本無謀遠二字）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拂與弼同潭本無也字）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臣不上聞（史記無臣字潭本同）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飾讀爲飭）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潭本怨下有望字）故周王序得其道（史記作五序小司馬云賈誼書五作王今建潭本皆相合）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潭本後下有事字）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因史記作有潭本作應）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建本是偏字。潭本作徧。案舊本漢書亦是偏字。今俗閒本竝作徧。徧非也。）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此下本皆有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閒所不欲焉十九字。不成文理。是後人妄竄入。當刪去。）黃帝曰。日中必熭。（建本訛加竹。漢書加艸作蔧。案顏氏家訓引賈誼策作熭。）（潭本正相合。從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此下建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十六字。不成文理。今從潭本刪去。）夫以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尚憚。建本作當憚。非。又此下當有脫文。建潭本皆有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爲已二十二字。建本又有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爲艮天下而稱特以爲此藉也竊爲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五十一字。俗閒本略相同。細審皆是後人妄竄。太半不成文理。當刪無疑。）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潭本二上無者字。）可爲長大息者六。（大息者。數息之大也。俗閒本作太息。非。）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然同。建本作燃。誤。今從潭本。）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篇中多爲後人取漢書之文而敷演之。致多宂長。其文理尚可通者。今亦姑不刊刪。至如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句。內又嵌令以數日之閒六字於令臣之上。又陛下試擇焉下。又贅何甚傷哉四字。皆不成文理。去之。）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慅矣。（慅一本作怪。）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摻亂業握危勢。（摻古多用以代操字。或云避魏祖名改。潭本作操。）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漢書使爲治勞知慮本接上文與安危之機孰急文勢脗合。此橫隔一段於中。殊不倫。又自此以下多好用耳字因字。亦致有不可通者。然本書不可見矣。若盡刪之。又恐未必盡合本書。是以姑仍之。）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神。爲可以益壽。（見晏子雜下篇。舊本爲字在神字上。誤。）鬻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

縲絏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是當爲足。穀食。）（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百年也。建本固作罔，罔訛。）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爲明帝，沒則爲明神。（建本作因王爲明帝，股胐爲明臣。潭本亦作股胐明臣。案誼言皆指君身，不應忽及股胐。漢書作生爲明帝，沒爲明神，是也。故此亦從何本改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亡極耳。（此數句文亦訛，不欲盡以漢書之文易之，恐失其本真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潭本無臣字。）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爲萬世法，（潭本立經作立綱。漢書周德作同得。又潭本法下有程字。下句首無以字。）以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建本此下有一夫者三字，係妄增。潭本無。）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建潭本此下又有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十字，亦妄增，今刪。）雖使禹舜生而爲陛下計，無以易此。（潭本生上有復字。此句下又有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四十三字。建本、俗閒本皆有之，是後人依約韓非子語意竄入，文氣殊不類，當刊去。）

藩傷 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饑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豫知？（罹，建本訛雜。別本作離。今從潭本。）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建本大臣作其臣，案此文後亦作活大臣，其字誤，今從潭本。）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鋣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潭本力作乃。）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以子，夫將何失？（夫一作天，天疑當作其，身而天子將何失，建本何作付，訛。）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潭本無葆字。）子孫世世與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厚此。

藩彊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潭本比作北。）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潭本作三萬。）力不足以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埶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潭本無數字。）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潭本已作也。）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潭本長沙下有王字，欲下有臣子二字。）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

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 下有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四十一字絕無義理即以爲反言之語氣又不了後二語亦不相承接其爲妄竄無疑必當刪去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 潭本無施字 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 左傳但言陳蔡不羹而無葉杜預分東西不羹爲二以當之此幷數葉爲四此是也 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井 芋尹建本訛于脫尹字今從舊人校本改正左傳但云王縊 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 潭本無可字 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 潭本作弛心必至訛 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 建本此下又複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二句今從潭本去之 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 潭本作病 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 建本此下又有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十字亦係複衍今從潭本去之 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尰也又苦蹠盭 上古蹠字下古戾字顏師古曰足蹠反戾不可行也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惠王下漢書脫之子二字此書亦脫案惠王齊悼惠王也乃文帝親兄其子哀王文帝元年薨子文王則嗣故云今之王者兄子之子是惠王下當有之子二字今從劉貢父補正 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尰也又苦蹠盭 建潭本下有也字衍 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 在所潭本訛所在今從建本 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 受謁本作受謄訛今改正 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 建本作誰是則諸侯之王別本誰作推潭本無又無之字埒並訛作將今從舊校本改正 然則天子之與諸侯 潭本下有王字 臣之與下 潭本無此四字 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 諸侯之相以下十二字又異等二字建潭本並脫今從別本補入 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 登當如左傳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登 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具惡得不齊 潭本無具字 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

（儀亦言也。見周書寶典解孔晁註。）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次皆字各本皆脫。案當有。）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下舊有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輟主次也二十三字。潭本空死字。餘同。文不可曉。亦是竄入。今刪去。）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形容也。（非下建本有人字。又一本重人字。今從潭本。）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潭本持作恃。）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潭本曼作漫。理作性。）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異建本訛廣。又形貌訛書近貌。今從潭本改正。）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建潭本並衍異服二字。）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潭本作民德則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類別本作述。或校者以緇衣之文易之。今一依本書。引詩亦然。）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為長大息者此也。（潭本第一卷止此。）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臣。（建本作已往則為臣。訛。今從潭本改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為僕。僕亦臣禮也。（亦上諸本皆有則字。今從黃氏日抄去之。）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適至和潭本作至粗二字。）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句）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建本下有則字是上文皆於則字為句今案是以高下異當於異字為句此高下者是其本根也以下諸異皆由乎此皆當以異字為句此處不當有則字明矣今從潭本。）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周齊也。或改作同字。非。潭本訛用。下並同。）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埤與卑同。潭本作卑。）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潭本作著。）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讓責讓也。）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孝人定其心。各著其目。（孝古使字。李匡文資暇云。行李是行使。案舊文使字作孝。山下人。人下子。云云。建本訛作季。潭本作使。今据李說定。作孝。又一本作位。合上勢字為句。是後人以意改之。不可從。）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建本脫是字。潭本有。）若日之與星。（建本有以字。衍。）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幾讀與冀同。潭本脫。）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也。（漢書作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今此篇云云。是後人依傍漢書增竄字句。顛倒前後。以亂本書。即此起數語。已大失誼之本意。蓋誼以為即不定制。不必久遠也。而弊且立見。今此書似謂不為久長之計。其勢將一傳再傳而盡。則下文二語。如何轉接。其謬有如此者。今若全依漢書。）

（則讀漢書足矣何必又著於此故姑仍之以俟學者之自爲別白可耳建潭本並脫此再傳二字又脫豪橫而大强五字別本皆有之）至其相與特以縱橫之約相親耳（特以建本訛作持之以）漢法令不可得行矣（此下並有猶且豪立而服彊也八字乃改豪植而大彊語爲之使不可曉以疑誤人今刊去）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勶過黑子之比於面耳（勶與僅同建潭本並作勶字書無勶字漢書作廑如黑子之著面潭本作勶比黑子之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別本作禁御與漢書同）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鄰勶自完足矣（建潭本作勶自見矣訛今從別本）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潭本適足句脫又工訛作舛漢書作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潭本者字在上句下）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建本作剽太義訛今從潭本漢書剽作蘄）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建潭本無兩字別本有與漢書同）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語不甚可解別本竟以漢書易之亦非所安不若且從其舊以俟知者奉地奉天子之地也建潭本作奉地訛今從別本改正）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句）梁卽有後（漢書作而爲梁王立後建本此句尚近之潭本脫梁字作卽有後患謬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卽無後患（漢書作不可者）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新鄭別本從漢書作新鄭）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揵鉅偃反關揵也潭本作截訛）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二世之利也（二世潭本訛作萬世）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此下建本有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閒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七十三字全係妄竄卽臣聞聖主以下亦是錄漢書之文惟陛下財幸與惟陛下幸少留意句相重複若欲留下一段須去惟陛下幸少留意句始得潭本於臣誼竊昧死提行餘一二字異同係錯誤兩本並脫聖字漢書有又末尾兩本復有今陛下將不意之人以下一段乃淮難篇之尾綴行於此今削去之）

新書卷第一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潭本作皆冠。）陛下且見之矣。（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三十三字潭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也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雜湊當刪去。）夫秦日夜深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建潭本夫秦下有自逆二字以除上有危在存亡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漢書憂作禍此作憂亦非也。）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潭本作內制天下額措而如意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有而字又成作稱今皆從別本改正。）苟身常無意，但爲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可謂仁乎。（潭本作使曹勃不寧。）（制別本不寧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寧案此篇與益壤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偽耳。）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葅醢耳。（建本作志知。）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止字訛作正今皆從潭本。）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潭本定治作定地。）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漢書作莫）（慮不王別本同。）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棧漢書機奇作柴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棧奇案柴之與棧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棧車此其証也別本此處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却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訛又漢書啓作開避景帝諱。）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潭本作臥赤子社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遺腹，（潭本待作植同漢書。）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五美。（末二字當目上文如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潭本作已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尙幼偷猥之數也偷猥猶言偷安苟且建本訛作偷㷄潭本作偷㷄字書無㷄字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建潭本是迹下衍者字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潭本作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尙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皆衆理解也潭本無解字然至髖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潭本兩此字皆作者字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潭本胡訛作故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潭本無也字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耼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焰焰弗滅炎炎柰何焰焰舊本皆訛作爚爚字書焰未有所考今從金人銘作焰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未形上也智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閒忽橫亙十八字是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潭本改次爲故亦非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衞侯辟彊周行韓非子作周行人下同辟彊音闢彊潭本卽作彊字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燬字書不載案韓非子作燬衞文公名也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潭本分作陛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鬭二字不可曉疑衍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潭本未作末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直當作特或本是犆字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衞之大夫也左傳作仲叔于奚曲縣者衞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衞叔孫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衞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衞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亶父卽單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艾刈同傅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建潭本資作還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建潭本脫令字今從別本增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

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潭本故堂九級上別本堂作陛）廉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潭本從漢書作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建潭本上訛作帝今據下文改）廉醜禮節以治君子（建本醜潭本仍作恥）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潭本無則字）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建潭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衆字傌與罵音義同建本作僇潭本訛作笞條今皆從別本）然則堂下不亡陛乎（潭本無下字）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建本無辱字）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潭本無此五字）若夫束縛之係紲之輸之司空（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爲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卽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寇非也）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建本有事字無一字今案一字亦當有）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潭本此上有如字）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建本脫衆人畜我我故六字今從潭本增別本我字不重）智伯國士遇我我故爲之國士用（潭本作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建本脫彼將犬馬以下十一字潭本有）頑頓無恥奊苟無節（漢書作奊詬師古曰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建本奊作斷訛）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苟若而可（兩則字潭本無同漢書）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困而擘之矣（漢書作則因而挻之矣潭本有則字困作因）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建本最訛罷潭本依漢書但皆作俱又作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汚穢男女無別

者。〔建潭本污穢倒。又男女上有姑婦姊姨母五字。係妄竄。今刪。〕不謂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建本脫者。不謂罷軟五字。潭本有。〕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潭本訶從漢書作何。下同。〕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清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音才性反。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別獄也。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書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潭本作造請其罪耳。非。〕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頸盭建本訛作頸繑。〕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舊本皆作聞令。訛。〕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建本脫曰字。潭本有。〕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喜讀爲憙。漢書作憙。宋祁引王仲弓說亦謂當作喜。潭本作憙。〕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潭本報上無而字。〕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忘家。公醜忘私。〔建本作醜。諸本皆作爾。漢書作耳。〕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建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六字。潭本有。〕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建潭本作此物比志也。別本作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也。〔建本爲作謂。今從潭本。〕

新書卷第二

新書卷第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建本作大禮訛）。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潭本作故何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潭本相作怡醜作恥下同），行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兩因字建本作困別本作困皆訛此書多用因字今從潭本）。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潭本有哉字）。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否耳（潭本作逐利不耳凡此皆從潭書），慮非顧行也（建本慮下衍念字）。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建本到作到潭本作剄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本補踝當與剽同劃也）。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潭本慮作利無下字），掇寢戶之簾，攓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建本作拾與十通潭本作十），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建潭本行下衍郡字），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潭本作猖獗），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潭本作者也）。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時適然耳（潭本時作特）。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壞（建本脫爲人之所四字又弗爲二句作弗爲持此則僵今皆從別本改正潭本此非天所爲無之字不循作不脩）。秦滅四維不張（潭本不張上有而字），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作亂賊今皆從別本改），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建本脫定字），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潭本覆下有敗字）。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本作惧），壯（別本作儒）凌衰，攻擊奪者爲賢（句○攻潭本作功皆與工同），貴人善突盜者爲忻（句○潭本忻作圻則又當以賢貴人句圻諸侯句），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輹而相紹者爲知（潭本作諸侯設詔而相輹飾詐而相紹紹一作詔皆未詳或疑詔當爲諂輹當爲愎）。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此下與上文不相承接皆妄竄之所致建本今者作令有潭本作今有更訛），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句），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句），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爲祭尊（猶祭酒也），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爲天子耳（惟當作雖潭本作爲亦訛又天子二字訛或下有脫文）。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此下有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十八字係妄人竄入去之則文氣一片），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潭本作非有貴戚不與弟兄)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字疑衍)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罵(建本罵作母也訛今從潭本)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彗亦篲也潭本作篲又耳作而無矣字)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誶語(潭本作立而訊語訊誶同)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勤焉耳(建本其作亦)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者曰以下八字潭本無有猶曰二字連下文皆同漢書)曩六國兼天下求得矣(潭本作功成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潭本作十二歲非又不知上有爲字得之作得失又今末有帝者養士進取遺禮八字建本亦有係衍文今從別本去之)

瑰瑋　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建潭本複不知二字係衍文去之又網字建本訛作綱今從潭本下同)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別本而民愈下有知字下同又乎作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句〇而務潭本作之物)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萬里字訛)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別本作以衣帛褫民衍衣帛二字潭本無餘字)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則民潭本作朴一又性賈子本作生別本作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尢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建本退作過訛又上僭作上位僭衍位字今皆從潭本)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

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建本脫詐字。潭本有。）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網。（此下有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竝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三十八字。建潭本別本皆有之。案文義不甚相聯屬。舊有校者刪去此段。今從之。）

孽產子 事勢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緁。建本作厥。）今富人大賈召客者得以被牆。（建潭本上句作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訛。今從漢書改正。）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建本作適節。）今富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富人。建潭本作貴人。訛。）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建潭本且下衍主字。）自衣皁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踳也。（踳與舛同。）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之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誤脫去。潭本有。唯無中閒一之字。）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不爲不成也。見春秋繁露。）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若夫十二字難曉。必是妄竄入。）（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有雜稻不爲麥不爲之語。）夫錞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錞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驪山是錞于西海。敦題之山是錞于北海。錞。章閏反。郭注。猶堤埻也。是則今人之所云邊際耳。）今也平居則無茈施。（茈與柴同。茈施猶藩籬也。）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此下建本有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潭本同。但無夫字。今竝刪去。）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作㠯。）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疑。別本作罪。）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平四字。舊校者依漢書增入。今從之。）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倍。潭本作畸。一作奇。）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壞。潭本作懷。漢書同。宋祁云當作壞。今從建本。）（潭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句相比近。則七字可省。建本無。）此謂之七福。（謂之誤倒。）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開。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字。）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爲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所爲本作所謂。誤。今改正。）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潭本精作積。）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句）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致輸誤倒。）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闊當作廓。）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自天子都長安以下與首卷益壤篇意義相同。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接。舊本皆連前。非也。今改提行分作二段。）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不在當作不出。下同。建本脫至字。今補。）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潭本作力。）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有字衍文。潭本上作土。）此天下之所以長久也。（潭本以作能。別本以上有能字。）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爲奉地。（之字衍。別本作爲之奉地。亦訛。）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沓。案漢書云。淮南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但依傍漢書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滕。潭本作不勝。又自詣作自儲。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中閒又隔以履蹻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其縣令等字。又是衍文。）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姦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如曩也。（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設字。今刪。曩下本或有時字。）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建本訛作豪亂，潭本作滑亂，別本作殽亂，與漢書同，今從之。）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諸侯潭本作諸公，又併作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建潭本乃作偽，今從別本。）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潭本無皆字。）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卽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潭本身下有親字。）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建本布衣上無有字，潭本宰作帝，漢書同。）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乃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乃，潭本從漢書作適。）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建本作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多七字，潭本無者字，餘同，今依漢書去之。）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齘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䜌相懸（吟齘疑當作禁齘，方言作馮齘，音皆相同，怒也。䜌字書無考，其義未詳。此下舊有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十字，此等皆傭書無知小人所爲，不顧文理，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耳，亟當刊去，毋令淆穢本書也。）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建本作八年，案無蓄篇作九年是也，今從潭本。）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與三十年矣（三十漢書作四十。）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潭本穫年作獲耳，富人作當今。）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曩頃二字不成語，此篇妄竄者甚多，難以盡正。）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此下有竊伏念之愈使人悲八字，係後人妄竄，今刪去。）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者哉（本俱脫不在二字，舊校本增，今從之。）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此下舊有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十二字，似此復成世界，作此胡說，可謂全無人氣矣。）豈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之衆（潭本無之字。）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塡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積貯一疏，此割裂爲二，其一篇名無蓄，在第四卷中，皆改頭換面，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西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改云云，建本潭本皆作一日而乃此之以然，此正妄竄者故爲脫爛，使不可讀，以見其古耳。）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弗自憂（潭本作爲人上省弗自憂，別本作弗自省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

時可善爲。（無如下建本有憂字。潭本無此。云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鑄錢篇云方今始伏望可善圖。隨手鈔襲。皆是一手僞撰。）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下有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二十六字。亂湊不成語。今刪去。）

解縣　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潭本有今匈奴嫚侮侵掠五句。係依漢書。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係妄竄。當刪。漢書作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潭本下有已字。）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肎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困漢書作固）陛下肎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從字疑徙。）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次也八字。亦係妄竄。今刪去。）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潭本作所誠宜）俛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茍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下有其義尤要四字。不成文理。今刪去。）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前篇。潭本此處不載。）天下之勢倒植矣。（建潭本作天子。）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捫然。疑撊然。左傳撊然授兵登陴。）

新書卷第三

新書卷第四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建潭本控弦作扞彊。大率作大在。皆訛。今從別本。）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耳。（潭本無此字。）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建潭本脫漢字。而下衍欲字。今俱從別本增刪。）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潭本無將字。荀子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木而已。此卽三表五餌之喻。）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潭本作苟誠能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肎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數語亦多增竄。建本潭本令上有彼字。別本彼作設。亦訛。今刪。）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吒當作叱。）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別本延下有安字。衍。）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灌窳疑當作窳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窳乃瓜字之訛。灌瓜卽退讓篇所云者也。）皆屬之直郡。（句）然後罷戎休邊。（句○戎疑當作戍。）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潭本有北字。）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別本隆上有建字。）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潭本工作功。）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潭本彊作伯。）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別本作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爲畜。（潭本作蓄。）又孰敢怫然不承帝意。（建本作又且孰敢。潭本作又孰敢且。案且字衍。怫與紛音義同。見列子黃帝篇。建本訛作盼。）臣爲陛下建三表。設五餌。（臣爲陛下。舊皆作陛下爲臣。今從舊人校本改。）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肎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潭本使作令。）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建潭本若下有信字。衍。）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圖建本作孤。今依潭本。）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戎狀。潭本作我狀。又弱子作若子。）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窾。（窾。空也。）而賞薄不足以動人。（舊本皆作尚薄。訛。）故善賞者踔之。（說文。踔。踶也。猶言踐踏也。先使之失所望。而後以恩加之。彼必大喜過望矣。此卽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駮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末段始見。或改此作則國有餘財。亦非。）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潭本少者上無家字。）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

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膹字書無之，一本作腤，卽豬字，亦非。膹辭疑膹肉二字爲衍文。）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潭本無耳字。）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羨而相告，人悇憛其所自（羨與涎同，建潭本作演，別本作涕，皆訛。悇憛，淮南子作憛悇，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探豫。文弨案：當讀爲貪圖，今人猶有此語。）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猶言粉白黛黑也。）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別本但作俾。倒挈卽今所謂筋斗也，面假面也。）舞者蹈者，（潭本蹈作踊。）時作少閑擊鼓舞其偶人。（此卽偃也，倘戲也。）昔時乃爲戎樂，（昔，夜也，潭本作莫，音暮。）攜手胥彊上客之後，（潭本作之待。）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潭本侍作持。）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使降者，潭本作令使者降者。）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希盱，喜悅兒。）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忣忣與急急同。）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建潭本必下衍一有字，又建本富作官，此作北，皆訛。）善廚處，句大囷京，句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囷京之畜，皆過其故，（囷京，建本作囷倉，或改作囷倉，今從潭本。）王虛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王虛句有訛字。）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兩本。皆訛召，今從別校本。）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舊本皆作闕，案下文有衣閑，別校本改此作閑，是也，今從之。）且出則從，居則更侍，（建本脫居字，別本有之，潭本作入。）上卽饗胡人也，大轂抵也，（轂抵卽角抵也，建本作轂抵，訛。）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潭本力士作功士。）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問之言，是漢時有此語，乃相親愛之意。建本之亦作人，今從潭本。）爲閑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擣遒之，（擣遒猶騰倒也。）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舊校者改贛爲賜。）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抎，隕也。言降下胡人，如隕墜之易。前云下匈奴猶振槁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縛拘也，（守書不載縛字。案白樂天詩爲以能言縛龜緣入夢。）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潭本烹縛爲纍繼之義，則此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悍作捍。）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潭本作飯失其口。）揮劍挾弓，

而蹲穹廬之隅（撣劍，潭本作禪劍，別本作彈劍）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猶言先之在其前也），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迕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迕仇讎也（潭本衆下有人字），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潭本作稽顙），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潭本此作比）。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炙膹者（潭本吏卒作卒吏，或卒史之訛，又大作夫，又炙膹倒，膹，房粉切，亦臛也）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著，章略切）。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膹肏嗶瀡多飲酒（肏，俗炙字，嗶，羽敏切，大口也，瀡，字書無考），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建潭本作財盡而愈困，訛，今從別本），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曰（建潭本皆無或字，別本有）：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窾貧（建本窾作窶），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治當作殆）。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患之（建本作天子不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忕，患作寫，今案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寫與患同），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潭本無此二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別本作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潭本夷作貊，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建本此下又有莫非天子之所作也八字，係衍文，當刪）？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也（毛詩鄭箋云：慉，驕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句作豈有忕人之民哉，訛）！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諸侯也（建本作顧爲戎人爲諸侯也，潭本亦有下爲字，訛，今依漢書改）。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建潭本作特作持）？臣竊料匈奴之衆（臣，建本作賓，別本作實，皆訛，今從潭本），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銍權未詳），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閒，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獦猛獸而獦田彘（獦，後人用以代獵字，顏師古曰：獵化爲獦，過成鄙俗，今諸書多通用，故不改，猛獸以喻匈奴，潭本作猛敵，訛，今從建本），不搏反寇而搏畜菟（菟與兔同，此從建本），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諸本並脫不字，舊人校增，今從之）！玩細虞（建本玩作繁，別本作繁細，是虞，今從潭本），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淮難 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句首舊有一字衍。王子別本作諸子，與漢書同。建本無諸字。今從潭本。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舊本竝作淮南王來入赴于乘之君，不成語，今依漢書改正。陛下為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誚讓，別本作譙讓，潭本訛醮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敷留未詳。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卽前階級篇之等清室也。得捕別本作省捕，潭本作吏曾不捕。主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徙舊本皆訛從。案薄昭予厲王書云：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肎，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此當作徙字。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此篇多以咫代則字。蹂促猶蹂蹴。潭本作踈促，而下有使字。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職者以為之相吏，王𠢓不踏蹴而逐耳，潭本脫傾。而不行以下十八字建本有𠢓當作𠢓建本作堇亦僅字也今從潭本。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建潭本脫孰字，今從別本增。下孰弗知句同。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逆拒建本訛迸聊，潭本作逆柳，亦訛，今從別本。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啓章之等，建潭本竝作棧奇，卽柴奇，說見五美篇。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之神，金道當作嚴道，以為之神不可曉，當屬衍文。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六字贅，可刪。潭本又衍也字。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心可知也。潭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竝作人之可知也，今從舊人校本增。今淮南子，潭本子上有王字。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泣洽衿，是立咫下舊有焉字，衍。衿建潭本皆訛矜，今從別本。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句。○別本如作知，則是字當屬下句。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含舍舊本皆訛舍，今從別本。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叔下父字舊本竝脫，今依漢書增。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子綦左傳作子期，此與說苑同，潭本訛子綦。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王也，建潭本作伐主，別本作代主，今案當作代王。為發憤快志爾。故挾七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漢書作固為俱靡而已，此處當作要與俱靡而已耳。上固為二字可省，以下句有固字，不當複也。建潭本靡竝皆作糜。固非莫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土舊作王，夫舊作耳，潭本又無嘗字，今竝從舊人校本改。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也上舊本皆有未異二字，贅甚，今刪去。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句。然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句。然使荊軻殺秦王政。然是承上語辭，潭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潭本作鱄諸，左傳作鱄設諸，漢書作剸諸。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衆積之財，億，安也。不億猶不增也。此段前益壤篇末舊本亦載之，作不意，潭本作不義。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專諸、荊軻起兩柱之閒，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願陛下少留意計之。舊本脫少字，益壤篇末有之，今補入。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建潭本無此句別本有從漢書）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潭本作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漢書作至孅至悉也孅與纖同）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十字為句漢書以作趨顏師古以趨末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也字）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文多出後人所增竄漢書云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祟故下云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泛敗漢書作將泛泛方勇反覆也建潭本俱訛作販敗此下又有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九字係妄竄今刪去）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漢書作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何以餽之矣？（眾上建本有聚字潭本聚字在眾字下皆衍文今刪）兵旱相乘，（潭本作承與憂民篇同）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建潭本者聚二字倒今從別本）罷夫羸老（罷下建潭本衍一矣字作上句結語非是今從別本）易子孫而齩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畢建潭本竝作必）為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此下漢書云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一段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為異同以欺不學者耳）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以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漢書誼疏止此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為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五十九字亦係妄人偽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王制誼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卽漢博士所作亦無左證上云為陛下惜之下又云流涕鄙陋複沓乃小兒學語而未能者今皆刪去）

鑄錢　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此句之上舊本有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屬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八十一字甚不成文理此何等事而曰竊聞曰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皆似夢中囈語且自稱曰僕以對陛下苟少知屬文者亦決不為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偽竄入者不可以誣古人今刪去之知言者當不以余為妄但猶恨中閒廁雜者不能盡薙之使無餘耳）敢雜以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此句舊本無之若無此句則下文突云實皆黥罪為無根矣今故從漢書補之并補下句首然字）然鑄錢之情，非殽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潭本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有人字又也字作少）而殽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甚微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偽也云云沓拖無意今從漢書刪正）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建潭本作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親字訛其家字公字皆衍文而公字九為矛盾故但刪此字）因欲禁其厚利微姦，（建潭本厚利作大利訛）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舊本此下有民理然也夫自著法以請之則吏隨而揜之十七字悠繆不可曉潭本無法字餘亦同今刪去）為民設阱，孰積於是？（舊本此下有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十字危言不切事實今刪去）曩禁鑄錢，死罪

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末具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漢書於黥罪積下云為法若此上何賴焉今此移掇於上而別換此十六字。末具也。別本作末具甚也。〕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漢書但云又民用錢郡縣不同何其節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也。若縣不屬于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縣異而郡不同乎。甚矣作僞者之謬也。〕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舊本又有輕小異行四字。漢書無。今刪。〕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舊本又有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八字。不可曉。亦漢書所無。今刪。〕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鄉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鬭矣。〔舊本又有少益於今四字。不知所謂。今刪去。〕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漢書此下接云銅使之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撰一段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五十三字。不言所以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以怠。又云望可善圖也。瀆漫何指。大抵作僞者之伎倆。或一篇析之為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不與理會耳。今略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新書卷第四

新書卷第五

傅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建本有宣字或校改作宜潭本無）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填與鎮同）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古先之志也建潭本作故）（設訛）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學讀爲斅潭本作教）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復以道之信（長復謂久要不忘踐言也俗閒本作長短訛）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僩與嫺同）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潭本作敬）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摠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潭本作儀行建本作義德今從別本）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僩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大戴禮作學業不法無天子之三字）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建潭本誠作直案輔佐篇云有戎事之誠今從別本作誠字大戴同）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建潭本脫行字大戴有）賜予侈於左右近臣悋授於疏遠卑賤（悋吝同大戴悋授作鄰愛鄰亦與吝同）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教誨下十五字大戴無案不古二字衍文）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趨行讀促行句絕建本下有得字別本又作不德大戴作不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建潭本作燕業）（及其學訛）左右之習詭其師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僩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僩問別本作簡聞大戴同）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潭本作不以彰德少下二句）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噍讓不以節（噍當作譙）小行小禮小義小道（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大戴作安如易如而通）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下疑有脫文大戴下無此六字）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飢而惏（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惏作餧建本作饑字書無饑字或二字誤合大戴作飽而彊飢而惏無兩食字）暑而暍寒而懦（別本作嗽大戴同）寢而莫宥坐而莫侍（建潭本作侍訛）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而器御之不舉不臧（大戴無而字器御倒臧作藏）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訟與頌同潭本作頌逆大戴作）

迭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次不字大戴無。）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潭本作情，建本作清，皆訛。）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潭本二十作三十，訛。）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潭本有也字。）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太子，建、潭本作天子，訛。）故孩提有識，（潭本故下有迺字，與漢書同，大戴無。）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脫不能無正也以下共二十四字，建本亦同。又不正也無也字，楚之下有地字。潭本楚言作楚聲。）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知好色之語，乃約略其年歲之所至耳，如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妃色下語未了，宜極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學，由不知當日語意，故爾輕詆。潭本從漢書作知妃色。）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聖智，潭本作賢智。）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建、潭本、別本並作理道，今從沈本。）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司直，別本作司過，與大戴同，漢書作記過。虧，別本作徹，潭本訛作勸。）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而字上，大戴有過書二字。）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敢，建本作箴。）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徹，建本作飲，潭本作收，今從別本。）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別本順作慎，大戴同。）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建、潭本作敦斷，今從別本，大戴同。）輔善而相義者謂

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大戴輔作充。意作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末者字。建潭本俱脫。大戴有。下句建本有者字。)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潭本作不習爲吏。視已成事。與漢書同。大戴史亦作吏。而作如。)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潭本無而字。)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建本有者字。)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別本作變。與漢書大戴同。沈本作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建本濫作疑。)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潭本脫聖字。)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鬭而死。左右弗肎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潭本作頭。)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攓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肎止。可悲也。夫埶爲民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建本衍羞甚二字。今從潭本去之。)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己之罪也。(己建本作紂。)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潭本作而後人不知戒。)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別本亦有罪字。下同。建本別本又有雖梁王亦疑五字。今從潭本去之。)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新序吾下有子字。潭本焉作爲。非是。)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此五字。建潭本俱脫。新序有之。別本同。)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別本從新序作大說。)臣誼竊觀之。墻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

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讙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推侈之臣見漢書古今人表建本訛爲雖後別本又作隰侯案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卽推侈也潭本作飛廉與惡來俱是紂臣而無桀臣非是)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諸書皆作龍逢近代多作龍逄薄江切)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潭本作無善佐則亡脫去上句建本有之)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輔佐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下之宜(舊本並脫下字案後文有云天下失宜則此亦當作天下)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一段)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一段)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舊本頒作領訛)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循卽巡字如後云則先循于其方亦是徼巡之義循本或作巡後人遂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一段)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爲字疑衍)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用之倫色(潭本用作馬)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讇(說文讇爲讓之重文然此處義當與諫通)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一段)調辭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調辭潭本作調訊二字古通用時從疑是侍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車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潭本義作樂)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證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迎送建本作送迎)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辭之任也(一段)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讓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五家爲軌五人爲伍潭本別本伍作任訛)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一段)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

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句）故歷天時不得，（句）事鬼神不序，（句）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一段）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祖皇考。（此下文脫。案大戴禮千乘篇，其文與此有相似者，彼作司徒典春，其下文不同，至方春三月下云，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云云，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云云，方秋三月，收斂以時，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云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所以不全引大戴禮之文者，彼亦有脫誤故也。皇祖皇考，建潭各本俱作皇考祖考，今從大戴禮改。）

問孝（闕）

新書卷第五

新書卷第六

禮 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舊本嗜字上俱脫太子二字。案當有。又下作而公弗與。無太字。今從別本補。）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曰字上建潭本有太公二字。衍。今從別本刪去。）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剽潭本作宎。別本注云。恐當作阼。蓋本禮記仲尼燕居文。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潭本祠作祈。）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建本主臣不復。今從潭本。）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建本無故字。潭本有。）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舊本阼階字不重。案當有。）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潭本作惠。下同。君）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建潭本並作厲。今從別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貳同。潭本作貳。）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建本上之訛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上之志六字。又謂訛以。今皆從潭本。）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潭本沒作設。）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舊本嘗皆訛嘗。今改正。）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句）鍾鼓之縣。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樂也二字舊不重。非。）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潭本作不饔。）報因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建本脫不塗二字。潭本有。榭與序同。所以習射之處。干侯即射侯。潭本作射徹侯。今從建本。）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潭本脫下句。）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不出穎羅，（眭音奚，目深惡貌。潭本訛睢，別本訛睢，今從建本。又穎羅疑是罻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建本刳作割，下句舊皆脫殀字，今從王制增入。）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潭本脫獸字。）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別本此段文尤多，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來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共百十三字。後諭誠篇有之，此處自當從建潭本爲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仞同物。此處唯潭本作仞，而君道篇建潭本並作仞。）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建本逮作建。）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煴盛意。漢書禮樂志后土富媼，疑卽煴形近而訛，後人遂以母媼釋之。）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句）氣脈淯化，（句）攫齧搏擊之獸鮮，（句）毒蠚猛蚄之蟲密，（句）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潭本作賊氣不相攫，無搏擊之獸，鮮毒蠚猛蚄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樂乎大仁之化也。字訛弁句讀亦異。中閒唯蚄字似勝。蚄字者，蚄蚄食穀蟲也。蚄舊本音丁宵反，蓋卽蛁蟟，蒲葦中蟲。鑠美也，作樂非。今一從建本。）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建本別本愉作諭，今從潭本。）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憖然憂以湫。（憖音愁。潭本湫作下。案意林作愁。）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下有缺文。潭本無維如二字。）

志色之經（目上事也。建本誤連上，今俲後立容坐容之例改正。潭本脫。）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建本脫肅然二字。潭本有。怮音幽，憂也。）

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沶平衡；（沶卽流字。潭本作若，訛。下同。）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沶垂綱。

視經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和，意林作正，別本作固，建本脫此字。今從潭本。）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意林作和以序。）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意林作併聲氣。）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經（建潭本並脫，別本有。）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建本此下空一行，誤。）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建潭本脫微字，別本有。）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立容（潭本題在前，非也。下皆同。）

坐以經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跌，（別本胻作肘。）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仾肘曰卑坐。（仾卽低字。潭本作係。）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舊校改側從容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泳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

跘旋之容跘與盤同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丘潭本別本作糹訛丘疑卽低字所謂覆夏屋是也

拜容

拜而未起此條有脫文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卽曲禮所云立視五巂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建潭本無無字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建潭本脫者字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跂去智反建潭本訛技別本作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趮視數顧趮與躁同舊皆訛趮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潭本此條前題總論非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尚書大傳蹍作踐此蹍亦踐也下同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建本槱作猶趨作超疑皆訛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鳴玉者佩玉也建本脫鳴玉者三字潭本有上有雙珩別本作葱珩大戴作雙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建潭本蠙作捍又納作細雜作纇皆訛別本與大戴同今從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潭本步作旋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建潭本和不重非故詩曰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壹潭本脫上字壹建本作一故能宗揖其國以藩衞天子而行義足法潭本作宗輯案揖與輯同今從建本別本作綜攝非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潭本作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古者聖王起建本提行至此當爲一

（段止。而各本皆連下文。非也。今皆分段。下倣此。）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與句同。）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建本各作若。）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褎。（之字疑衍。建本作褭。潭本作哀。皆訛。）曰。唯由也見孔子。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忘舊皆作亡。）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乎明王。執中履衡。（潭本審作沉。別本作況。）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繆纆。（繆與糾同。纆舊皆作纏。訛。）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蜚與飛同。潭本訛茲。）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潭本至作聖。）在小不寶。在大不窕。（音眺。肆也。潭本作窕。同。）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姚寬遠之意。卒倉卒也。）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潭本列作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與教之道也。（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不當有。又建潭本運下有領字。亦衍。）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當讀爲劑。）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言皆以漸進也。）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 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此下舊本有非所聞也四字。不類元文。今去之。）譴而行其誅。（建本無其字。潭本有。）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昔。夜也。潭本作夕。今從建本。）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建潭本脫下四字。別本有。）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挾猶薄也。音子協反。）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背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

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請曰以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衆也(潭本衆作重)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潭本熙作燕)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衞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傲當讀爲遨)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靬(抉去也建潭本作扶訛玦卽決也鉤弓弦者一日環玦靬弓衣也音刊)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者之背(建潭本無者字別本有)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兒侯之館遂得而死(別本作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無頭之棺似訛國策作無顏之冠)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潭本妖上有見字)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潭本招作召)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建本作三日訛今從潭本)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衞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

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建潭本使字在燕君下。非。）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建潭本爲作能。欺作朝。今從別本。）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建潭本割作剖。）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聽。（潭本作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建本狀作杖。）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之也。（建潭本作之棄也。別本作必棄之。今從賈子本。）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潭本無已字。）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

新書卷第七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韓詩外傳作眊眊然）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潭本別本作惠然獨先洒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潭本作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潭本作其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內領國政下潭本作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恆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潭本有矣字）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潭本無南字此即春秋宣十二年邲之戰）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無日也（不穀建潭本皆不重建本作恐亡者也潭本作恐已有也更訛今從何燕泉本改正別本無日作自憂）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潭本戚作戚然）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舊本此下提行）

（今案本爲一篇可不分段）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舉事朝臣千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嗚呼以下建潭本文多脫云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云云共脫去十七字別本略詳而文又多顛錯今補正之案韓詩外傳侍御者數十人朝臣數百人爲近實又發政舉事作發言動事）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餕（鱗字無考劉子雜組用此語亦無音訓疑當是豆食之餘屑）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建潭本無於宋二字案當有）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句）所以存此後醒者也（舊亦於此分段）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建潭本無日字下日何故儲之同）御進腶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

以塊自易逃行而去（潭本易字在御字下）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以舊本並作存校者改作）（以舊亦差此分段）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誣神建本作無神）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潭本吳下有王字死而非補上有子胥曰三字作兩人之言非是又脫一字建本亦衍王字今刪）於是紆身而不□（潭本空一字別本而不作而乃連下適字爲句不空）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見而安之（潭本見作甚別本甚下無而字）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闕處或補在字）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乎此矣（潭本無乎字）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吃當與齕同）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甓戴璧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絕（徼當作憿慘憿也）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烏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沬泣而言信（沬與靧同）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閉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稷別本作稿疑是槁）容臺榭而掩敗（容建潭本作客又潭本榭作握別本作振）犬羣嗥而入淵（建潭本句上有則字今從別本去之）堯衒蒩而適奧（衒建潭本訛作衡）燕雀剖而虮蚍生（虮即虺字潭本作虮又蚍作蜿並訛）食蘁蒩而蛭口（別本蘁作蘁疑皆蘆字之異文潭本闕此字蛭口建本作作陘沐誤舊校者添一入字於口上）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門（望潭本作掛）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剄夫差兼吳而拊（潭本作襲邦剄口與兵伐吳而拊建本剄字作邦到皆訛又此下口兩本皆衍闔閭二字今刪）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歸五湖（潭本作負石而蹈五湖訛）大夫種繫領謝室（繫別本作縶字書無攻謝室即請室）渠如處車裂回泉（渠如處當即皋如吳越春秋作句如）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薦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此二字疑衍潭本空下二字）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案前卷作非桀其執爲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本亦作脩緒新序作循序呂覽作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新序作吾取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潭本作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訛）而況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酟（酟字無攷）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振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隨（隨古亦省作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於寇（舊本皆作至死之寇訛今從舊人校本又別本請還下有戰字）闔閭一夕而五徙臥不能賴楚（潭本五作十又賴楚作安吳皆訛）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屨建本作屨下並同背屨匡也）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踦屨哉思與偕反也（別本作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禮字從舊校本增）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別本有禮字或又添葬之二字）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而舊本皆訛不）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劑舊人校改作剺）吞炭而爲噎（別本作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建本無而字潭本有）（五兩本皆作三）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恥之甚也（潭本恥作可建本恥上又有可字皆訛）今必碎身麋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建潭本脫以字又潭本衣服倒）餡吾以鼎實（餡當讀爲啗）舉被而爲禮大夫國士遇我我固國士爲之報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非宂言也故在主而已（大夫以下潭本闕建本有之大夫別本作是以疑建本訛遇字建本亦訛畜又本固與故同又悅己下無者字案當與上句一例別本故曰以下闕）

退讓（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己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禍之道也（講與構同見戰國策別本作構怨召禍）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誨莫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舊作往瓜今從新序改行音孟反）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恕然醜以志自惛也（新序作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

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嘗胡足劾哉(此條潭本全脫別本所載亦甚略今悉依建本)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累同潭本作僉)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潭本自使者曰以下始有之以上脫)

君道(連語)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狱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于其法教乎(于建本作守)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潭本作令近規之民聞之者囊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潭本別本皆無此五字建本有)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

新書卷第八

官人 連語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一段建本逐段提行潭本連）知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一段）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一段）脩身正行不怵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怵於朝廷（怵與作同別本上一怵字作懟）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一段）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一段）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閒事君者廝役也（一段此睚眦非怒視也蓋謂不出君之目前耳建本作睢眦潭本亦作眦皆未詳今從別本）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以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建潭本無則字別本有）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建本作清門治德疑訛）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連語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聞譽著聞也讀爲問建本卽作問字寬裕徇通也卽徇齊之徇別本作窮巷之知非是）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黱黑榆鋏陂雜（嘗建潭本作當黱黛本字前匈奴篇作墨榆鋏疑是陝輸流視貌）茳若虿虿（句有訛字茳建潭本作芷訛此殆謂如香風之襲人耳虿虿難解）視益口笑佳態佻志（佻與姚同美好貌）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憛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智字訛）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跦（莊子作趎跦與趎同淮南子作幬聲亦相近建本作跌潭本作佚皆訛）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坌塵坌也別本作蚤蚤冒乃楚先君名此非也）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潭本百作里句絕舍作足屬下讀）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跦（避讓也別本作逮非）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

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連語）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建潭本從作道）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潭本施作儲）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潭本儀作義）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縣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句）清虛而靜（建潭本而正倒以正而清為句非也）令名自宣（句）命物自定（建潭本無宣字則於命字為句）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釁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潭本無當字）此虛之接物也（一段建本下提行今從潭本連下做此）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建潭本和作知訛）故其士民莫弗親也（潭本弗作非訛）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後一故字建潭本作則）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潭本必字在令字下）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也上別本有者字）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一段）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別本作譬）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嚚（嚚字無攷別本作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建本作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嫚（建本作慢別本作僈皆同）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䟐（何云當作跛今案䟐亦有曲義）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為濁（建本作皦潭本作皦皆不可曉或是汶字）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為貪（潭本刻作該訛）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汏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污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伐（建潭本作戟）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懜（與懵同建潭本作憒訛）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潭本適作道訛）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盭（戾同別本卽作戾）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阨（隘同）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包舊訛色今以意定作包）欣懍可安謂之熅反熅為鷩（懍字無攷當是和悅意熅當謂溫藉也一云烟熅亦和意）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潭本較建本作軙別本作軙皆未詳）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勉善謂之慎反慎為怠（空二字建本作弗勤別本作吻餒潭本作吻□皆訛或校改作僶勉就善亦意定耳）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潭本思作忠此傲當與警同放也與前反悌為傲異）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為童（窕音）

(寥宨察深察也。)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爲逆。(而過疑誤，舊校者改。)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過作適，建本作勉。)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與耄同。潭本作旣。)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軟。(軟字無攷，或校改輭，義頗相近。)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惔謂之敢，反敢爲揜。(惔或是銳字之訛，銳者鋒銳，與敢義近。惔是恬惔，疑非也。)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怛。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潭本脫此句。)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術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流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建本信作聖，潭本作行和則樂與，樂則六。)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本六法，(潭本作內度六法。)外體六行，以與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潭本重陰陽二字。)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聲之術潭本作六術。)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舊人校云清聲一作情聲，建本脫大行二字。)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句)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爲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爲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其次上下更居，(句)三廟以別，(句)親疏有制。(句)喪服稱親疏以爲重輕，親者重，疏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大紅細紅卽大功小功也。)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建本少作小，非。居疑當作多。)數度

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始十毫為髮十髮為氂十氂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舊本有尺字衍）以效事之盡以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建本法作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建本象人訛倒）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寫疑爲卽象字）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謂之德（腒潭本作倨下同竊膏下建本衍之腒二字）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濼流謂之神（建本濼作樂下同）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句）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周禮形方氏無有華離之地華當讀如曲禮爲國君削瓜者華之之華今人語猶謂離絕爲華鄭康成讀爲㼌咁之㼌非也舊本華訛畢下同）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者法也建本作法記訛今從潭本）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潭本紀作記）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議（建本議作義）為此辭者也（此下一段建本提行）（但亦不一例今略爲分段而不提行）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句）模貫物形（潭本模作摸別本又訛樸）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見也（舊本皆無見字今案下文補或能卽見之訛）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句）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腒然濁而始形矣（腒舊皆作倨今案建本前作腒從之）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為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為變（冰古凝字舊本下有一疑字當是舊校者不識冰之卽凝故注一凝字作標記耳自爲德至變化而爲共三十二字潭本別本皆脫今從建本補入）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一段）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為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一段）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濼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為物理及諸變

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濼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以化（一段。舊本故曰下脫康字。潭本有又之以舊本倒。今案當與上下文一例。）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有輝潭本作神輝）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一段）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奏疑與湊音義同）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建本道德性下衍形字又神明下有命字潭本同今案亦衍文並去之）故礐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一段）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一段）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潭本作行仁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一段）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一段）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一段）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一段）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潭本作故能物畜養其不仰恃德建本唯畜養二字倒餘同舊人校改作故能畜物養物畜養而莫不仰恃德亦有臘字今更正之故曰以下八字舊本並脫亦從舊校本增）道而勿失則有道矣（舊本並脫上道字今增）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有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之謂潭本倒今從建本德此之謂德舊本並脫今案當有或德此當作得此）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一段）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一段）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一段）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句○與弗當依下文作與不潭本上有而字衍）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一段）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句舊本與不上有之字舊人校刪）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一段）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一段）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驩潭本作讙亦與歡通）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一段）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相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建本又有一受字潭本空一字未雖今案問下本無缺字受字係妄增去之）博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一段）德畢施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玉者眞德象也（別本之作知非爲舊本訛寫說見前）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玉舊本並作六誤）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受舊本並作愛誤）

新書卷第八

新書卷第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彊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潭本兩民不欲上皆有而字）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別本作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粹與萃同別本作降建潭本必作又今從別本）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行之惡也。粹以爲菑已矣。（行之惡也上建本有嗚呼戒之戒之六字潭本但有戒之戒之別本無）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功建本作以攻二字潭本但作攻今從別本）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潭本作必與有明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讎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潭本無夫字愧疑當作醜）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爲之。（建潭本作目爲分疑訛）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愼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已音以語辭下同）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愼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愼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弼之。（建本作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潭本赦之作改之無下句）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建本下提行）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助君理之。（潭本助作共）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不重）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建本下提行）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

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適與敵同。潭本訛作過。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建本不重。與民為敵者，民必勝之。建本訛作民必慎之。潭本作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佚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佚佚，輕便之貌。建本訛作失然，今從潭本。猶景之為形也。君為惡於此，則哼哼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哼哼，壯健之貌。猶響之應聲也。是以聖王而君子乎。是以，建本作故是以，別本作是故以，今從潭本。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建潭本無夫字，別本有之，是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卽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卽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為大久也。舊脫數字，今補。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與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烏也，雖久弗得矣。案：怵當與訹同，誘也。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文故夫，建本脫，潭本有之。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諸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舊本枯水作枯木，今案下云澤有無水，國無無士，則此處亦當作水。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

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建本此下提行）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闇飾猶闇儋）故聖王在上位。（潭本無上字）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潭本脫求也以下六字）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氐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句）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瞑潭本作瞑。萌與氓同。）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

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材別本作杖同鬻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建潭本信作臣）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選鬻子作撰）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舉建潭本訛作譽。今從別本鬻子同）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建潭本脫則字。別本有）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潭本故萬人之吏下有也字。又別本選作撰。鬻子作撰卿相矣）夫民者諸侯之本也。（鬻子作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建潭本作故不可以）

（居官故字衍）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舊本問作言言作問訛今從舊人校本改）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潭本此下有己字）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舊校本作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疑非元文察之二字當重）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下臣字建本潭本脫別本有建本又無其字）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潭本作故察明乎賢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行下建本別本皆無之字潭本有）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出於肺府也）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上句複疑衍）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與矣故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字可節則舊作而）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潭本能言下之字作而）故君子訊其器（建本訊作詳疑是許）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命名之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有所下建本有）（政字別本有攸字皆衍潭本空此字）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或改爲道也當是依下文改）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其惟道矣（譐噂沓也）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潭本作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潭本歸作居）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潭本此下皆不提行）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建潭本作加弗損）天下亦平也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已（首一緣字建本脫潭本空此字別本有之兩與字別本亦作學案學皆當作與）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躬而身專

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建本作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建本作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說苑君道篇富作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說苑行作教。）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潭本蜀上空一字。）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訓與馴同。）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而字建本有。）好賢而隱不逮。彊於行而菑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菑謂植立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人建潭一本作民。訛。建本脫中闕一句。潭本有。但無見字。今增之。與上下一例。）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潭本無下一句。）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為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此當作國。必更有其士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一句。今脫之矣。）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汏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汏耶。（潭本脫之汏二字。）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潭本無以字之字。）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河而道之九牧。（鬟與環同。別本作環。又道作導。下同。）鑿江而道之九路。（說苑君道篇作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灑與釃同。疏也。建本作澄。潭本作登。皆訛。今從舊人校本。與說苑君道篇同。）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也。（其與。建本無其字。末句潭本作然後福可必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若字及聞下言字。別本無。今從建本說苑君道篇。亦有言字。）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潭本上作主。說苑作王。）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說苑自也皆作自他。誤。又衍二句。）故道以數取之

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說苑亦作藏字舊人校此改作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是故下建本有以字說苑止此）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疑當作政又欲治下亦當有安字）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潭本其於倒）粥子對曰唯（句）疑（句）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建潭本皆有周字別本往往省去今不盡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勝乎別本作戰乎）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建本別本皆訛此從潭本）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自古而至于今二句必有一衍）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建潭本攻上有而字別本守上無而字今從本）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建潭本諭作論訛下同）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壙與曠同別本作壙壙然非）萬民藂藂一人理之（藂與叢同）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潭本無處字）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案鄭注金縢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十二卽位及周公歸政成王年二十二歲此處建本作二十或略舉歸政之年或是十二之譌潭本別本竝作六歲非也）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昔者建本作昔日何氏曰帝字恐誤或作子）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

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故聖王在上，別本無位字，建本有。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別本作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舊此句首亦有故字。何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建本興上有以字。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

新書卷第十

禮容語上（雜事闕）

禮容語下（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昭下當有子字。）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句）非哀所也。（潭本君作兹。今兹謂今年也。）已而告人曰。今兹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閱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句）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資與咨同。別本作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別本作雕鏤。國語作形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國語恭作聳。肅作齊。）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國語作放上而動。）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修。（國語作殽。雜也。）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寧也。億也。（謐者。潭本作宥謐。案國語宥寬也。密寧也。此下全不同。）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此從宥謐逆詁而上。訓命爲制令。訓基又爲勢。義頗未安。后王也本無也字。舊人校增。）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文舊亦作武。今依校本改。）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絫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與。

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訏。（說文。訏。詭譌也。國語作迂。此訏義亦相近。舊本作訐。訛。下同。）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潭本固作因。）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也。（意與抑同。國語作抑。潭本意人倒。今從建本。）對曰。吾非諸史也。（諸史。潭本作瞽史。同國語。）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四日字。建潭本與宋本國語正同。形雖橫闊而不開口。卽日字也。今俗閒本竝卽改作曰。）夫目以處義。足

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潭本無夫字。建本名作聲。又也舊本矣。今皆從國語改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潭本作吾是以知其亡。)夫郄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郄伯之語犯。郄叔訐。郄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誣人與國語同。建本誣訛無。潭本作侮。亦訛。)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稱國武子與左傳石碏之稱陳桓公相類。古人行文不盡拘也。)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二字目下之辭。)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大戴保傳篇婚作娶。)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不敢別本作不娶。)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故下別本有曰字。下亦同。各以潭本作各由。建本作各有。今從大戴禮。)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故下曰字。建潭本皆無。別本從大戴禮有。)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何氏曰。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三篇。)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蔞室。(建潭本作十月。案下云比三月者。則此處當從大戴禮作七月。又蔞室大戴禮作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撫樂大戴禮作縕瑟。)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潭本侍作待。大戴禮同。)太子生而泣。(建本作立。亦當讀爲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義讀爲儀。)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潭本別本俱從中央射中央。今從建本。)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建潭本作土。今從別本與大戴同。)毋取於名山通谷。(別本句首有中字。與大戴同。)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建潭本無名字。而此所以字別本皆有。與大戴同。又恩字建潭本作隱。別本作息。)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段文訛誤難曉。)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

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建潭本妃后別本從大戴作后妃差與蹉同建本訛譴潭本作詭或是跪字笑而不諠建本在坐字上又脫笑字潭本無此句別本與大戴下二句在中閒各有而字又罵作詈)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繈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主別本作立大戴禮作王)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案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此敘古人行文多不拘大戴禮亦同)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建潭本脫武字別本有大戴禮同)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別本豎刀下有狄牙二字即易牙也大戴同)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別本有得字大戴同)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復反(建潭本二字倒大戴同)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陳單即田單別本襄王上亦有而字大戴無)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建潭本脫名安危三字別本與大戴有)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建潭本作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頹舊冢建潭本作遺久處遺乃隤之訛久即舊也處乃冢之訛或改爲夷久冢今此從別本與大戴同說苑亦云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越王乃句踐也)

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建潭本無其字者字別本有大戴同)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己而進之四字建潭本脫別本有大戴同)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趨潭本作走別本從大戴作北走今從建本)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建潭本脫是字)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大戴而上無死字而汝也建潭本我作禮非)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建潭本無曰吾失三字又無之字別本皆有大戴進作貴餘同)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潭本無而字)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

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大戴古之下無所以二字下句所字下有以字）則未有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建潭本襲迹下無於字又異於上多以異何三字今皆從別本增刪）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建潭本作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潭本昇作升）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閒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參卽三字下同）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建潭本帝作聖帝壇衍二字今從別本別本度作授）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州伯二字建潭本不重今從別本諸貴下舊人校增人字又名字亦舊脫今校增）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埶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句）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比語辭孟子比天之所與）（我者本書比物此志也皆同建潭本作此非今從別本）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句）明尊敬而不讓（句）其道莫經於此（潭本明作聞案明字是明知所當尊敬者而不宜讓也今從建本又經字訛疑當作徑）疾死置後以嫡長子（建本作疾死致後復以驕長子案致與置通復字衍驕字誤潭本空驕字餘同今從別本）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書大誥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此文所本）殷湯放桀武王弒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弒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別本繼作經）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至治下七字潭本作至秦爲不道五字）以彊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施下之字潭本無）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馴猶順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書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書潭本作古別本作言皆訛又結疑當作詰）

傳（雜事建潭本皆連在卷後此傳本出漢書而多訛舛今但舉其甚者正之）

梁太傅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以能舊本訛而能）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此段建本多訛今從潭本）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建本作謂）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爲能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之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

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建潭本衍而固二字。漢書有宜字。亦衍文。）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服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年少初學。（雒陽之下。漢書有人字。）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溼。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太傅三年。有鴞蜚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命鴞曰鵩。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此數語既掇於前。至此便不當再見。）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此不成語。但當云後歲餘徵入見。）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賈生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漢書文帝思賈生之言。分齊爲六。分淮南爲三。然則未嘗不聽也。）居數年。懷王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及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終其家。（漢家作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

舊跋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名載史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適徙。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櫝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衆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以脩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之以俟是正。淳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淳祐八年十月。知院大使陳公撥到錢米刊脩板數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脩二十九版。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須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眞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 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爲近之。見慈溪黃震東發日抄。

春秋繁露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抱經堂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舊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四明樓郁書案郁字子文

春秋繁露參校本及新校人名氏

聚珍版本。以此爲主。又取蜀中本。明嘉靖甲寅潙陽周大夫所刻。有永寧趙維垣序。云出宋本。又明程榮何允中兩家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江都江恂于九校

江都秦黌序唐校

臨潼張坦芑田校

常熟陳桂森耕巖校

金壇段玉裁若膺校

瓊山吳典學齋校

嘉定錢唐學源校

江都秦恩復敦夫校

太倉陸時化潤之校

餘姚盧文弨紹弓合校

休寧陳兆麒仰韓校

江寧齊韶敬傳校

董子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試臺本作盟會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堯舜湯武第二十四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一名調均篇萍鄉本在二十五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此當在五行五事篇後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天四十一
五行之義四十二此當在五行相生篇前
陽尊陰卑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五十五
人副天數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舊本相生篇在相勝篇後案文義當在前今移正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四庫館奏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

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南宋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説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及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脱不可勝乙蓋海内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於宅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删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絶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玆豈非萬世之遇哉

臣等編校之餘竊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案此書之大恉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説在於説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説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即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命題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脱爛乃今而快覩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無所不備即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貲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

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尚有不可强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説焉乾隆五十年十月

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録後

董子春秋繁露目録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太中大夫膠西相董仲舒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宣十一年書楚人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昭四年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嫌德本或作嫌得案二字古多通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公羊傳曰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晉文不予致王而朝僖廿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不與致天子也又經書天王狩于河陽傳曰不與再致天子也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殆近也此卽指上三事而言本或作殆貶矣非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句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文已見僖十四年此又復見也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案慶封之殺上亦當有於字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見昭十二年單言晉不稱爵是夷狄之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襄卅年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曹子手劍而從之曰願請汶陽之田桓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然歸汶陽田不見於經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有古與又同書內多如此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案念彼今詩作念昔又不昧作不寐此從周本程本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强大厭我舊本作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詆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廿三年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大典本於志作何懼案已矣二字疑一衍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

而無懼惕之心懼讀爲瞿瞿瞿然輕計妄討計舊本作詐今從趙改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昭廿五年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曰文十八年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莊卅二年案左傳作己未二傳作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諸本皆作仇匹王伯厚詩攷卻未載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以爲親者諱爲主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申爲親者諱之義差賢不肖覆申爲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申爲尊者諱之義本或無於尊亦然四字者脫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錢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次於前二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荅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

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授別本作受今從何本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受舊本作授訛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之疑當作己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樂本或作代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人字疑衍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爲譏喪取以納幣前尚有納采問名納吉之禮故也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在四年夏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久字錢增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

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僖廿九年春介葛盧來以未見公冬又來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桓五年冬州公如曹次年春正月書寔來傳曰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氏云行過無禮謂之化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見莊卅二年子般卒傳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釆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祇大典本厥辟下有不辟二字案此疑非出今太甲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曰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傳曰高子曰取乎大夫者略之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譏逆祀也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二年及晉處父盟傳曰諱與大夫盟也命大夫弗爲使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曰不至復者何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大音泰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

其行齊時蚤晚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少適疾徐
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耽同
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錢云此
節汎論六藝與前後不類不知何篇之文錯簡於
此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
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
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
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
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盾弒
君在宣二年至六年侵陳復見案別牘舊本作別
獨今以黃氏日鈔所引校改弒君賊復見者尚有
州吁甯喜之屬其餘後雖見殺或不去其官是不
唯趙盾一人之復見然則不當云別獨明矣非春
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
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
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
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
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
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非不當罪也昭十九
年夏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傳曰不成
于弒也止進藥而藥殺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
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
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
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
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
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
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
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
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
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
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
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
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
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訓順也挂惡謀者過在不
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
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
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
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
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
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
能見也案蒙舊本訛作董或改作衆皆非也此自
卑小之稱當作蒙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
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
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案大惡之誅疑當作
大惡之不宜誅脫二字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
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昭十三年楚公
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曰公子棄
疾脅比而立之何氏云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
立之意下經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傳曰比已立
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

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湛與沈同丑林切曰吁君臣之大義大字疑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一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傳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如而古通用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事見僖卅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傳鄭文輕衆而喪師閔二年書鄭棄其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一二言次第不遺也舊本俱不作一一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攷春秋所書戰伐之事不皆以後者為主不知董子何以云然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見莊廿九年新延廄傳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禮記孔子閒居亦作弛其文德注弛施也今詩作矢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斷斷本亦作斷斷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莊七年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曰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復讎也又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讎也何氏云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效驗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

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宣十五年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爲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閑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閑也閑卽上文無計其閑之閑作問者非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大典本作臣有惡君名美疑當作惡臣擅君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錢云不意下當有宋字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本或作疑變故之大義則幾可論矣殆非也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愼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九年未嘗肎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于清丘斷道宣十二年晉宋衛曹同盟于清丘十七年公會晉衛曹邾婁于斷道齊皆不與舊本從字上無不字誤脫耳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皆在成二年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斮逢丑父俱見成二年傳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見成八年傳外敬諸侯

從會與盟卒終其身成五年會蟲牢七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脅使立突祭仲權許之故傳許其知權案許宋疑當作詐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隱元年傳曰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案此亦所謂權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齊頃公三字疑衍本或作齊景公更訛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閒非曰原注猶言豈非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有廉恥三字於字錢據大典本補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成三年曰衛侯遬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皆在成二年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以盟卽已盟伐許舊本作鄭伐訛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

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鄭伯伐許是未踰年君即稱伯也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柰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至本或作卒而俱至者誤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蟲牢之盟在成五年三傳竝作蟲牢舊本作蠱牢者誤六年秋楚子嬰齊率師伐鄭冬晉欒書率師侵鄭是俠擊也俠與夾同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辜當讀爲苦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窮本亦作罪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放甫往切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句疑有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二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三

玉英第四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錢疑志字衍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錢云重政篇首句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恰似與此處文勢相接疑錯簡在彼至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止當歸此篇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錢云是故治國之端至此句疑非此篇之文此處宜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即公羊家所謂五始也案二端篇云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凡十句移在此與此處下文適相承接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隱三年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不受二字他本多重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見襄廿九年傳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立書葬是也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立者何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辭也桓十二年卒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俱不宜立而宋繆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矣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曰其言入何簒也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遂爲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被惡而無此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公觀魚于棠隱五年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爲大惡而書求賻在隱三年求金在文九年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莊廿三年皆諱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爲疑作謂至有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昭廿二年景王崩廿三年經書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舊本作有物故物字衍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婦奔喪父母變禮也僖廿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又卅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奔喪得禮故

致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螽墜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桓三年春正月無王以後唯十年十八年有王十則數之終十八年則桓公之終也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者言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立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見成二年傳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以有舊本倒錢據大典改是故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句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器從名地從主人見桓二年傳夫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見襄六年同居疑當作國君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在不大典本作不在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聽衞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復君見僖廿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祭仲見桓十一年傳荀息寧死不聽里克之言見僖十年傳舊本作不德誤也曼姑拒蒯聵見哀三年傳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者本或爲下有之字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

息曼姑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此節以器從名地從主人發端疑與下事不相比附或有脫簡未可知也不然將毋謂君之立不宜立者君以爲後臣下孰敢不奉以爲君此即從名從主人之比乎

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故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何以不名賢也服罪也故本亦作固古通用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此亦謂僖廿八年天王狩于河陽事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八年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閔元年齊仲孫來傳曰公子慶父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變盛謂之成莊八年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褒舊誤作裒從計臺本改正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于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莊廿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曰何以不稱使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盡疑當作辭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謂之大去莊四年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小夷言伐如狄伐邢伐鄭之類是也大夷言戰如戰泓戰柏莒之類中國言獲如戰于韓獲晉侯之類僖廿八年晉侯執曹伯執衛侯蓋伯討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桓五年大雩始見經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莊廿五年大水

鼓用牲于社于門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舊本作無敢有加也案劉昭注續漢志及文獻通考引此皆無無字今從之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者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不畏二字舊本作爲字今亦依劉昭注改正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絶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僖卅年傳事見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傳事見下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案說苑安寧作常經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莊十九年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僖卅年舊本下多而救二字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齊桓挾賢相之能挾本或作仗非仗乃杖之俗字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莊十三年盟柯十四五年會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其後二十年之閒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絶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閔元年僖元年救邢僖二年城楚丘是救衛也貫澤之盟江人黃人皆至亦在二年三年會陽穀江黃亦至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僖九年葵丘之會傳曰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滅弦在僖五年伐陳在四年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僖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因陳人不欲其師反由己國故也不納本或作不離訛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伐鄭在僖六年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

閭盧。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公羊於公薨傳云。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後慶父欲求入魯。季子不許。於是抗輈經而死。釋閭盧。見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弒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此句本或無而字。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僖十年。曰。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本亦作吉。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疑當作奉天。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本或作易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之所共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嘻。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它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何。己立之。己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寂本或作家。與寂同。俗本云一作蒙。非也。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空與孔同。魯僖公以亂即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鄰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它國之皆若是也。以它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悁悁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柰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見卅二年傳。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見桓二年傳。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尚將與鄰國。豈直免弒哉。舊本作豈值弒哉。誤。此吾所悁悁而悲者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二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四

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竝見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飭材之工飭舊本作飾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案類戾也孔晁注周書史記解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如此訓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盡本或作畫盛羽旄之飾窮白黑之變窮本或作殺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靈虎兕文采之獸靈疑卽左氏傳蒐靈之靈俗閒本空此字蓋疑其誤也以希見之意賞佞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本或作胕亦作脛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蒲社災蒲本或作亳或作薄今依公羊哀四年經後同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銼以廣地銼與剉通以强相脅不能制屬强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春秋日食三十六星霣如雨莊七年雨螽文三年沙鹿崩僖十四年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此一事在今之正月若大水唯桓十三年在夏餘皆在秋然亦非雨水也冬大雨雪公羊昭四年經有之在周正月然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僖十年經冬大雨雪公羊作雹疑此正文當作冬大雨雹昭三年冬亦有斯事霣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僖十六年霣霜不殺草李梅實僖卅三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十年十三年同又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文九年襄十六年昭十九年廿三年哀三年皆同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成五年晝晦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大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

東方此所舉尚未全鸜鵒來巢昭廿五年舊本從
左氏作鸛鵒非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
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大平刺
惡譏微不遺小大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
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隱
元年天王伐鄭譏親也桓五年會王世子譏微也
僖五年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桓八年刺家父
求車桓十五年武氏毛伯求賻金隱三年求賻文
九年求金王人救衛莊六年王師敗于貿戎成元
年天王不養出居于鄭僖廿四年殺母弟襄卅年
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昭廿二年王室亂
王猛入于王城傳曰西周也廿六年天王入于成
周傳曰東周也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
突征衛不能絕衛侯朔得罪于天子天子立公子
留五國伐衛納朔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而朔仍
入于衛故云不能絕伐鄭不能從桓五年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何休曰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
侯無駭滅極不能誅隱二年諸侯得以大亂簒弒
無已臣下上偪僭擬天子諸侯强者行威小國破
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貿戎而大敗之宣元
年侵柳昭廿三年圍郊并貿戎爲三戎執凡伯于
楚丘以歸隱七年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
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强至弒其君父法度廢
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行故鄭魯易地桓元年
晉文再致天子僖廿八年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

衛杞齊桓事經皆見前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
舞八佾北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以此之
故弒君三十二劉向云春秋弒君三十六而此云
三十二東觀記及後漢丁鴻傳亦皆同然當以三
十六爲合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
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
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得專封不
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
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適與敵同君親無將將
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
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
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近而致
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
自近者始也
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得
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
聘王道之意也誅惡而不得遺細大但當云不得
遺細而此及上文皆兼大言之者文便耳猶言急
兼稱緩急言無兼兼稱有無是也諸侯不得爲匹夫
興師見定四年傳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
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
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桓
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
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爲也春秋之義臣不討
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
不書葬臣子之誅也許世子止不嘗藥而誅爲弒

父楚公子比脅而立而不免於死齊桓晉文擅封致天子誅亂繼絶存亡侵伐會同常爲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爲王者事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牧本亦作敝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夷狄邾婁人牟人葛人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閽殺吳子餘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强臣專君君不得爲善也髡原它本從左氏作髡頑非今從程本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葆以正囹圄之平也案文疑有脫誤言圍成甲午祠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僖廿年刻桷丹楹莊廿三廿四年作雉門及兩觀定二年築三臺莊卅一年築臺于郎于薛于秦新延廏莊廿九年譏驕溢不恤下也故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糴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絶惡疾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人夜出傅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見僖四年傳亦當并引西征則東國怨一句文脫耳桓公曰無貯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見僖三年傳宋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阨人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見宣十二年傳不祥作不詳何氏云善用心曰詳然詳古亦與祥通用或此書自作祥字强不陵弱齊頃公弔死視疾孔父正色而立于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强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卒以自亡宗廟夷社稷滅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之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盾所弑弑靈公者實趙穿也此云趙盾蓋從春秋所書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爲秦所滅從驪姬起也楚平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裘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王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宅

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
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閒至死閭里
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而心妒與
大夫萬博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爲君唯魯
侯爾閔公妒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故句魯侯之
美惡乎至此依公羊莊十二年傳文韓詩外傳八
作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爲一句無至字此書
舊本至作致餘與外傳同惡當音烏洛切今大典
本有至字自當從公羊以故字至字句絕惡音烏
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
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
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稱宅
國卑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
有辱之婦人之房有讀爲又俱而矜婦人獨得殺
死之道也春秋傳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逼也適與
敵同梁內役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爲伍
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
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
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
屠仇讎其民魚爛則亡大典本作而止國中盡空
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
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
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
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
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二句見
宣三年傳是論祭天地宗廟之事耳以證虞事殊
不倫必有舛誤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强乎陳蔡意
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
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
年不罷楚國大怨有行暴意有讀曰又殺無罪臣
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
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
非盈意之過邪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
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莫繼爲齊所存夫
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强從
心之敗已見自强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
亡曹羈諫其君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適與敵
同君不聽果死戎寇見莊廿四年戎侵曹曹羈出
奔陳傳內伍子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
不聽至死伍子胥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
將襲鄭百里蹇叔諫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
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敗殽中匹馬隻輪無反者
晉假道虞本或重道字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脣
亡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許虞公不
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蒲
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
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
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
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詛字訛或是沮字觀乎
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
獻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

乎吳王夫差，知強陵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妒淫之禍。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壤。壤猶傷也隱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一日壤與傷通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故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差，能全其位者也。故君子慎之。此篇逐便卽言錯雜無次疑出後人所采輯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五

滅國上第七（錢云此本一篇不當分）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也。故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舊本作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誤），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同羣，遭難莫之救（同羣本亦作成羣），所以亡也。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閒，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立鑠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載本一作戴），孰能亡之哉。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於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王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遁奔走，至於滅亡而莫之救（舊本作逃莫之救，少八字，今從大典本），平生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載國名，事見隱十年公羊經，本或從左氏作戴，非），此無以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第八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此與下事皆在莊三十一年）。於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比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失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微，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伐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爾乎。是君也，其滅於同姓，衛侯燬滅邢是也。齊桓爲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爲柯之盟，劫汶陽，魯絕，桓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公見其滅，率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第九

顔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之卒，齊桓爲葵邱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卒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魯

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强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伐强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威以滅鄅其明年如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弒君諸侯會于平邱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盟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先楚莊王卒之三年楚莊王亦當作楚子旅晉滅赤狄潞氏及甲氏留吁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晉侯周卒一年此六字上下似有訛脫先楚子昭卒之二年舊本作之卒年訛與陳蔡伐鄭而大克其明年楚屈建會諸侯而張中國卒之三年諸夏之君朝于楚楚子卷繼之四年而卒其國不為侵奪而顧隆盛强大中國不出年餘何也楚子昭蓋諸侯可者也天下之疾其君者皆赴愬而乘之兵四五出常以衆擊少以專擊散義之盡也先卒四五年中國內乖齊晉魯衛之兵分守大國襲小諸夏再會陳儀齊不肯往吳在其南而二君殺中國在其北而齊衛殺其君慶封劫君亂國石惡之徒聚而成羣衛衎據陳儀而為諼林父據戚而以畔宋公殺其世子魯大饑中國之行亡國之跡也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見公羊宣元年春秋本或作棐林案文十三年釋文云斐本又作棐是公羊本亦有作棐林者一本作蜚林訛拱揖指撝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

盟會要第十

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天下之患偏矣以為本於見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謂哉天下者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傳曰諸侯相聚而盟君子修國曰此將率為也哉是以君子以天下為憂也患乃至於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細惡不絕之所致也辭已喻矣故曰立義以明尊卑之分强榦弱枝以明大小之職別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義采摭託意以矯失禮善無小而不舉惡無小而不去以純其美別賢不肖以明其尊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於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故曰大矣哉其號兩言而管天下此之謂也

正貫第十一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天下之賢方表謙義之所在天下舊本作定下謙義本亦作兼義則

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之應無窮者變大典本作物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知其聲矣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形也形舊本作刑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倡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響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竝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訟詠訟與頌同大典本作頌聲詠周本同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情性乃可與論爲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慮惓心猶不能睹故天下有非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文訛難曉

十指第十二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統此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第十三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舊作安在人之乃存乎天地之前今從趙校改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爲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爲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惡讀曰烏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傳疑當作傳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繼之以夜然後萬物察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

乎爲人師者可無慎邪夫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閒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遭者神明之所接絶屬之符也絶屬猶言絶續亦有變其閒使之不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撮以爲一進義誅惡絶之本而以其施此與湯武同而有異湯武用之治往故句春秋明得失差貴賤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故曰博而明切而深矣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五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六

服制像第十四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禮之所為興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赤鳥之象也韍即黻黻蔽膝也舊本訛作鉤今以黃氏日鈔校改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案然不即然否下然字疑衍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後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之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三句必後人妄竄入刪之文義乃得通貫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為貴而威武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為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案中國國中也故武王克殷裨冕而搢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為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豈可不察乎

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為大也微之將為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聖人所獨立也數句與上不相承接又引論語語其為妄竄益顯然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案隱元年公羊傳何休注以元之深作以元之氣疏中引公羊說作深字今故仍之舊本位字上脫即字又脫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十一字則下文五者少其一矣今依何注訂補錢云自是故春秋之道以下似玉英篇論元年脫文說見前故書日蝕星隕有蜚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閒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攷命象之為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

在主率之者在相錢云末二句不知何篇之文脫在此

俞序第十七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乎字當如後文作吾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資本或作賢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人之德莫美於恕漢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名碩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故予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邇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於麤粗終於精微別本作麤糲非也今從周本粗音才古切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莊子則陽篇釋文引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亦作麤觕與粗音義同漢書藝文志敘數術云庶得麤觕何休公羊隱元年注用心尚麤觕文二年亦同何休之說即根據於此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離合根第十八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羣賢所以爲受成

任羣賢以受成句中疑衍所爲二字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立無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耎剛柔肥臞美惡累可就財也本一無累字財與裁同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長本一作所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財也

立元神第十九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端也失之豪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莫無爲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響周本作嚮古通用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蓄積受於先賢釋其讎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爲臬臬本一作宗案宗與爭協韻疑是據位治人用何爲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患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雝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明以它本倒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證疑本是徵字宋人避諱改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

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

在於任賢欲為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為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强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第二十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為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駮以感動其心

案踔疑當作焯

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

大典本可作得

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見其直於直之中必見其曲於聲無細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

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象則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以行趙疑以爲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擊名考質以參其實賞不空施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術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六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寫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寫舊本作瀉今據黃氏日抄改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擥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本一作真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陟命之曰計

考試之法合其爵祿幷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實先內弟之弟古第字下同其先比二三分以爲上中下以考進退然後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爲弟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一爲最五爲中九爲殿有餘歸之於中中而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負得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負多者以四減之至於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陟之次次每計各逐其弟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不失故弟而亦滿計絀陟之初次再計謂上弟二也次次四計謂上弟三也九年爲一弟二得九幷去其六爲置三弟六六得等爲置二幷中者得三盡去之幷三三計得六幷得一計得六此爲四計也絀者亦然未詳

通國身第二十二

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身以心爲本國以君爲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本或有仁字疑衍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第二十三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

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己受之
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
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柰何曰
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錢云云復上
脫相字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
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
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王舊
作正誤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絀
唐謂之帝堯舊本作故親夏虞今以下文親周故
宋之例改轉以神農爲赤帝錢云案董子法以三
代定三統追前五代爲五帝又追前一代爲九皇
凡九代三統移於下則九皇五帝遷於上商爲白
統幷夏虞爲三代絀唐爲帝唐爲五帝之末則神
農爲五帝之首而庖羲爲九皇此當有推庖羲以
爲九皇句文脫耳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
尹此下當有作濩樂制質禮以應天說湯之事終
又以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
親殷故夏二云二云起爵謂之帝舜爵字訛當作絀虞
二字以軒轅爲皇帝推神農以爲九皇作宮邑於
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
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
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
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
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
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舊本正字王字互
易今改從上文之例親周何休注公羊作新周然

以春秋當新王不當更云新周且上文云親夏故
虞下文又云親赤統親黑統可證親字之是樂宜
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爲一等
樂制疑當作制爵然則其略說柰何曰三正以黑
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
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
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
犧牲角卵冠于阼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
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
產此下一本有者字是月不殺是月疑提月即閏
月也下同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
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柰何曰正白統
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
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
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
角繭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閒似
當作喪禮殯于兩楹之閒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
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
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
案尚書大傳云殷以雞鳴爲朔下鳴晨舊本倒正
赤統柰何曰正赤統者此下文有脫案當云歷正
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
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
補四十字據尚書大傳及白虎通之文大節綬幘
尚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牲角栗冠于房昏
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牡薦尚心

樂器赤質法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神遠追祖禰遠追舊作近遠錢據大典本改然後布天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柰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五端見上文本或作五瑞非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舊本缺周字錢補尚上通黃帝舊作皇帝古亦通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帝下當又有一禹字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舊脫杞字錢補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句帝代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

修員惟祭器惟字疑衍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儛儛溢員溢當與佾同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戚舊本作戲或作戲蓋古戚字有相近者隸釋載漢夏承碑云君之羣戚又郭仲奇碑云貴戚肅承是其證非文王世子之所謂纖剸也今定為戚字下同封禪於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亨古烹字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汙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纖施儛儛溢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下位壇當作禫與禪通下同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橢其屋如倚靡員橢祭器橢玉厚七分舊本橢音妥圓長曰橢一作隋館案鄭康成儀禮注隋方曰篋賈疏云狹而長也又算家有橢圓之術凡非正方正圓通謂之橢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儛儛溢橢先用玉聲而後烹正刑多隱親戚多赦封壇於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秬鬯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機玉厚六分秩疑當作旋本亦作佚白藻三絲衣長後衽首服習而垂流鸞輿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儛儛溢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天法封壇於左位

四法修於所故祖於先帝錢云四法即夫子所以荅顏淵者王魯故也其前當有脫文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為姒氏至禹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肵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吞乎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讀曰團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臯論性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為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舊校云一作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周本作員士下同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大經案金字訛疑是於字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音餘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爲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王之所與直道而行也是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三人爲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有四選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情也情本亦作精下同有上有下有中一選之情也三臣而爲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爲一選君子爲一選善人爲一選正人爲一選由此而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本一作堪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者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以此爲天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三公爲一選三卿爲一選三大夫爲一選三士爲一選凡四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爲選取諸天之經其以四爲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二臣爲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錢云當作取諸天之端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火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人爲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之率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而用百二十月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被之皆合於天其率三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慎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慎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慎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慎以爲四選選一慎三臣皆天數也舊本作選十慎誤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三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

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三人三四十二十二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者而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已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變人之氣也先王因人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歲成下舊有就字衍王以四位之選與十二臣相砥礪而致極臣字舊脫今校補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第二十五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它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猶子安敢擅以所重受於天者予它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漸奪之故明爲子道則堯舜之不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疑也儒者以湯武爲至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盡美者故列之堯舜謂之聖王如法則之舊謂之倒今改正如與而同今足下以湯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不知邪則荅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案自此已下伐字俱疑當作代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爲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爲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邪能字疑衍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漢之伐秦本脫此四字今案當有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爲父隱惡今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爲國諱之豈宜加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弒

服制第二十六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錢云。上有脱文。此首二句

亦與服制無涉。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襲之度。襲疑是壟字。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有文章。不得以燕公以朝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將軍大夫以朝官吏。命士止於帶緣。舊本作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饗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緣。殊爲訛錯。今案文義正之。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予纁乘馬。謂之服制。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七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八

度制第二十七舊注一名調均篇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此錯引不依詩之本文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

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舊本而下有民字衍書曰轝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為治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為治以貧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衣褖士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略也衣褖舊本訛以祿今改正

爵國第二十八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案此六字疑衍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士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為一爵士二品文少而實多春秋曰荊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案莊十年傳云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凡七等此但以人氏名字分得地之多寡故所引不全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柰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五十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

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八差祿下舊本有等字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錢云大典本至作主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之象也通佐十上卿與下卿而二百四十人天庭之象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曰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法天地之數也五官亦然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柰何曰諸侯大國四軍古之制也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軍三者何舊本三下又有日字當是衍文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准之正字爲準而周書文子管子莊子呂覽淮南皆有准字則相沿省文已久矣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方百里下舊本有爲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計十四字係衍文錢校刪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囿萎圈臺沼椽采萎圈與委巷同椽采疑有誤或當是林麓汙萊之類皆在所除也得艮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爲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艮人立一世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后置一大傳大母似當作置一大傳母次大字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艮人各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傅三率三少士入仕宿衛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各五人三艮人各五人世子紀姬及士衛者如公侯之制王后傅上下史五人三伯上下史各五人少伯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三率三下率亦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下卿上下

士之史上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御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上下與後文同本或作下士非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如上下之數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一御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傅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夫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舊本缺夫人二字趙校增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傅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爲口師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丞丞疑一丞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數世子傅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三字非誤即衍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半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此八字疑誤并疑下有脫文

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定率得三千六百口定下脫率字今補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仕衞世子臣下疑有脫文

仁義法第二十九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舊傳無大之之辭自爲追案當有也字僖廿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傳曰侈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傳曰大其爲中國追也又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今案此亦當有公追戎于濟西六字方可接下文又巂舊本作酅與左氏同今從公羊去邑則善其所恤遠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兩美之俱當作大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時

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堯舜之智知禮之本孰能當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如春秋美之如與而同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閒然後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選賢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本或無此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誹本亦作非下同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爲言我也故曰有爲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爲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

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而僻行以下八字趙疑當作則非僻之行口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弗論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第三十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獧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次以字衍邪狂疑當作邪枉）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埶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智則愛而不別也智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智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為之其規是者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為不得其所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智智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

智

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報舊本作救訛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文似不了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邪不說吾過極吾罪也楚莊王以四字舊本作且莊王曰訛今改正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受天譴也錢云後一段疑本在二端篇脫在此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八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九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使人本或作使之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榮俗閒本多作容錢據計臺本校正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案數語疑有賸字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千萬之珠謂其賈直千萬也本或無之字者非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聖人事明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宅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憯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命令疑是令問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睪大夫車成睪即臯字謂臯如也車成即苦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爲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爲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本傳以泄庸與種蠡爲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王舊本訛作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仲舒必不對王稱主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爲詐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

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猶珷玞比於美玉也仁賢本或作聖賢珷玞漢書作武夫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衆知類也知本或作之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於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絶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襄卅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卽般也逢丑父事在成二年已詳第二卷中王父父所絶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閒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貴本一作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知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錯難曉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湊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故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曰曷爲殊會吳外吳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昭廿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爲禮當作爲主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勠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不得偏避紀侯與鄭厲公也經於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己巳之戰傳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己今改正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

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避楚莊也。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此文反背，疑當作反道。邢衞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曰：不及事也。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城衞也。曷爲不言城衞？滅也。文大略與上同。舊本作春秋不爲諱，衍不字，今删。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衞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五年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無傳。蓋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氏以爲見使于晉卑，故不殊，失之矣。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于柤，無傳。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衞，傳曰：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曰：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僖廿年郜子來朝，傳亦與上同。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無傳。滅人者莫絕，衞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僖廿五年衞侯燬滅邢，傳曰：何以名？滅同姓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下有脫文。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在桓五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目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在僖十六年。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傳曰：儀父者何？字也。褒之也，爲其與公盟也。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曰：未見諸侯，言如會，致其意也。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包來、首戴、洮、踐土與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操之會，卽襄七年會鄬之事，時陳侯逃歸，陳哀公溺也。又僖五年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傳曰：不可使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肎從桓公盟。此鄭伯乃文公捷也。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以下盟于洮，鄭伯乞盟，傳曰：處其所而請與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僖廿八年公會

晉侯以下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傳曰後會也莒人
疑我貶而稱人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
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諸侯朝魯者
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在隱十一年州公化我奪爵
而無號在桓六年詳見玉杯篇吳楚國先聘我者
見賢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曰吳何以有君
有大夫賢季子也又莊廿三年荊人來聘傳曰荊
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曲棘與鞌之戰先憂我者見
尊昭廿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
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見逐而欲納
之也又成二年鞌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
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愼主客舊本作至容誤序
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者
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
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
照也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衞星三
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
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九辭不可曉幷疑下
有脫文衍文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歲而人
寶而下當本有爲字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
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
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
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告凶不以其行有星茀于
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

宋衞陳鄭災王公大夫篡殺春秋皆書以爲大異
不言衆星之茀入霣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
死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傳曰此大鹵也
曷爲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君將
不言臣臣不言師隱五年衞師入盛傳曰將尊師
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
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王夷君獲
不言師敗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
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末無
爾言無取於言師敗績也又僖十五年晉侯及秦
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
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
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句階大典
作自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夫流深者其
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
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僖十
五年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
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
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莊八年傳
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
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
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
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

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說公羊者相承有此言。故何氏隱元年注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文訛不可曉。大國齊宋。離不言會。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案此在所傳聞之世。而下文即言所見之世。文不相蒙。疑有脫文。此齊宋當作齊鄭。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小國卒葬在哀公時者。皆卒日葬月。遠夷之君。內而不外。哀四年書戎曼子。十三年書吳子。皆進至於爵。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哀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書帥師伐我。正以莊十九年書齊人等伐我西鄙。而此不言鄙故也。鄙字句。疆字屬下讀。本或作疆非。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襄廿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廿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昭廿七年邾婁快來奔。其漆閭丘傳曰。重地也。下兩傳乃云以近書。疑庶其衍文。鼻我下當有快字。無以親。疑當作無親。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隱元年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通外也。稷會在桓二年。書以成宋亂。舊本于稷之會下有不日二字。因上而誤衍也。又脫成宋二字。今訂補。益師不日。見臣恩之薄厚。此斥言成亂。見君恩之薄厚。故二事相比也。傳曰。遠也。此通外。疑亦當作遠外。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會兩伯之辭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九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謞而效天地謂之號謞舊音火角切案集韻許教切大嘷也莊子齊物論激者謞者釋文云謞音孝李軌虛交反此與效號聲相諧則當從釋文集韻所音爲得之鳴而施命謂之名施命舊本倒作命施非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謞字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句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案此從公羊說故與周禮左氏傳爾雅異然公羊桓四年傳並無夏獮之文何休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夏獮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爲衍文可也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句是故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今詩作有倫有脊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兼愛本亦作兼受謂地能持載又能容納義亦可通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委舍卽委卸也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

不全於君用權於變上有脫文
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
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黮黮者各反其
真則黮黮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
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
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
讕已玉篇讕落干力但二切誣言相加被也
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
名非生與音餘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
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音餘既不能
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
如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
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
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栣衆
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栣也
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栣哉栣說文作㮕如甚
切弱皃蓋惡强則肆見於外故欲馴之使無暴也
卽下所云損其欲輟其情者是也吾以心之名得
人之誠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
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
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栣與天道一也是以陰
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厭於日光乍全乍
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
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
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栣察實以爲

名無教之時性何遽若是舊本性字下有禁天所
禁非天也七字係因上文而衍本無者是何遽舊
本作何據下篇又作何處皆訛今改正故性比於
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
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
成於外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
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
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
則何故以瞑爲號以霣者言弗扶將則顛陷猖狂
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
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性今萬
民之字下俗閒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謹
於正名名非四百六字隔性字之上今依官本移
正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
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
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
之未覺而與如通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
故謂之民民之爲言固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
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
之性情性情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
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
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
之陽而無其陰也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
不以下以其中名之絕句本或作中民之性連下
讀下篇如此然此處非也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
爲雛繭待繅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此之謂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本作以成民之善性為任也今從大典本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此也讀若邪本亦作矣其設名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本或作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民民上舊本有名字係衍文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次質字舊誤作之大典本作也何本作質之二字今案止當作質字為是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美辭疑是異辭天之所為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矣疑當作歎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

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涫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眞其意也(其義上本或無眞字何本有錢疑當作名)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句疑有訛)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而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爲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閒獻王問温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上行如字下行下孟反)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盛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避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思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爲人者天第四十一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人之人疑當作人之爲人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荅春秋冬夏之類也喜春之荅也怒秋之荅也樂夏之荅也哀冬之荅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荅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受也受從大典本他本多作愛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文與表記略同

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之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尅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尅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

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閒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數之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如與而同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舊本則下有知字衍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於地生育長養於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積十月必與畢通人亦十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天道二字舊本脫今補人亦十月而成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舊本作達未宋公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誤今案公羊傳增正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陰之中亦相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下者各爲其上陰陰猶沈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一本貫作類喜氣爲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於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荅各有處如四時句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生溉其樂以養死溉其哀以藏爲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偆偆也秋之爲言猶湫湫也偆偆者

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當也。當卽下篇所謂當於時也或疑是常字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此句而字舊作如亦本通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舊本作大仁也又一本作夫仁也皆誤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有與又同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人之受命天之尊七字疑衍父兄上當有有字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句知廣大有而博。本或有而倒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意。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一世爲事。本或脫一字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其俱疑當作其諸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美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士若地。義之至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雖居中央。亦歲七十二日之王。傅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幷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地之精。本或無地字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錢云下句首亦當有在字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賢不肖。在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句未詳皆在本亦作在皆是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

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暖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喜則爲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矣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踔而致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之非其時不出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倒其一而以成歲也其羞淺末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疏俗作疎本或作竦者誤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

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與音餘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置舊本作直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居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不當陽者臣子是也當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制也舊本制作刑誤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休也陰氣始出東南而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其伏也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爲位以南方爲伏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絶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倍入入者損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之相報故其氣相俠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興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此篇舊本闕二十四字今依聚珍本補全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凓之於歲也若酸鹹之於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出則陰入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竝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於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暖而

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陰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暖熱初得大夏之月相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日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左適左由下適右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出於辰此陰陽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舊本寒上有大字衍又小雪誤作下雪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竝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必以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爲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於一舊本至字上有而字衍有與又同於一舊本作其一誤一者一也是於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句人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物而書文疑物當作象趙敬夫云物當是物物而不物於物之義心止於一中者舊本脫心字中字今增又下兩中字舊竝訛忠今改正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爾本亦作汝

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爲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凓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凓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成是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是疑衍計其閒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凓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

天於是時出溧下霜出溧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天降物本亦作大降物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跡數其實清溧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本亦作雪加空無於字亶與但同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太陰之所當出也雖曰陰亦以太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主在上位天覆地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閼密八音三年閼與遏同三年陽氣厭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而左也屏下舊衍迸字轉訛而爲送今刪去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疏而遠也有欲日益也有欲日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益而用疑是益其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次壹字疑衍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也而見當是此見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出陽爲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句上當有不字故寒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

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弗作而極也兩作字俱疑乍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心恐句本一作而不使怨故曰君子以人治人懂能愿懂當與僅同大典作謹疑非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地蕩諸四海變易習俗此下似文脫

闕文第五十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各本皆闕聚珍本有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秋清本作秋涼今据下文改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故慶賞罰刑有不行於其正處者春秋譏也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各本闕篇首二百九十六字聚珍本補足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義天氣上地氣下人氣在其閒春生夏長百物以興秋殺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於氣莫富於地莫神於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倚疑當從下文作高物二字物疢疾莫能為仁義唯人獨能為仁義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獨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於天也物旁折取天之陰陽以生活耳而人乃爛然有其文理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尚疑當作人獨頞立端向爾雅頞直也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此見人之絶於物而參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坌而員坌元注音分無而字今案坌當作坌紒粉切墳起之意也當有而字象天容也髮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風氣也胷中達知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為帶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是故禮帶置紳必直其頸以別心也帶而上者盡為陽帶而下者盡為陰各其分陽天氣也陰地氣也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痹起則地氣上為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膚著身膚別本作慮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句於其可數也副數句不可數者副類句

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以著其不可數者舊本脫以著其不可數六字今訂補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下句各本皆脫今案文義有此乃完韓詩外傳一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政與此處相類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應之此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赤烏事漢時泰誓有之武王喜以下又見大傳

五行相生第五十八

此篇舊本在五行相勝之後作第五十九今案文義當在前今互易之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閒相勝也故爲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治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下知地形肥磽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淄淄與菑同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穀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

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絶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以事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强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胥是也（胥卽胥字舊作咠訛）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疑卽肫肫）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絶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鬬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爲寇賊横恣絶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内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賢臣（舊本作葦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疑當作本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

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諂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及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内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内

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次寡人字疑衍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附疑阿字與上文同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順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挺羣禁挺舊本作誕今案月令云挺重囚淮南子亦作挺後漢臧宮傳宜小挺緩挺皆訓寬今改正下同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為為成也淮南天文訓有介蟲不為魚不為續漢書律曆志注引易緯亦有此語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温體足胻痛胻音杭脛耑也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渰羣漉陂如漁如與而同咎及鱗蟲則魚不為羣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災摘巢探鷇探舊作採非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為冬應不來梟鴟羣鳴鳳凰高翔梟鴟舊作梟鴞又一作梟鵄竝非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於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宛與鬱同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鉞以誅賊殘禁暴虐安集下疑脫二字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閑習之因於搜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脩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欬嗽筋攣鼻鼽塞

舊本作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張中亮切痿痹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鼉呴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於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門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於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弟施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無決池隄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蚿雷蚤行蚿疑當作眩謂電光也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大典本無蚿字 土干木胎夭卵毈丁亂反鳥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則地動

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爲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不爲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土干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句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木冰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振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絀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榮荀子大略篇說苑君道篇何休注公羊桓五年傳皆作宮室榮與此同而近時本乃有改作崇及營字者得此正之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溼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宄誅有罪蒐五日蒐與搜同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者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

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大典本無則肅肅二字故肅下重一肅字今依何本）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下有闕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乂者主秋乂（舊本作義錢改）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解雷不發聲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事以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五事無思曰容一節似亦文脫）

郊語第六十五

（錢云郊語一篇似當次四祭篇後此下五篇實一篇也）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頸金取火（醞去煙未詳頸金一作真金）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荊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已有之矣或者吉凶禍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怪非人所意如是者乎此等可畏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錢云此當爲論郊首篇且與下合爲一篇後人編次失之又云篇首郊義二字真古篇名餘俱後人所分而爲之名非本書之舊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王制曰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孫畜萬民民未徧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錢云先貴而後賤上當有禮者二字文脫耳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此下當接郊祀篇首一段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共一百九十五字移此方脗合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栗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闕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祭而地神者文有訛脫此指不郊猶三望之類舊校云地神疑他神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天福如周國也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於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怪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莫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錢云此下似當接郊祀篇中周宣王時一條此下所聞曰云云似非論郊之文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

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於慶賞嚴於刑罰疾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祭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人子之道也人子舊本作天子誤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此下有脫文已受命而王云云與下篇文多相同不與此處承接順命篇中地之菜茹瓜果以下六十二字或當在此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錢云郊祀似當作郊祝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乎處央疑當作遽乎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舊是家不重今從大典本立爲天子者天予是家天予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此五字疑衍是家天之所予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閒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譏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疑有脫誤郊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

拜皇天之祜舊本訛作言而已矣無各得其所以下四句今以大戴禮記公冠篇及博物志之文訂補與下所云郊祀九句合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焉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錢云郊祀亦當爲郊祝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閑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此下疑脫二字謂之閽盜而已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閑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錢云至德疑是至尊巍巍乎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闇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思吉日供具祭物齊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地之菜茹瓜果一段六十三字與上下文皆不聯接當在四祭篇中因地之利句下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謂之齊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而謂舊本作而諸母之國五字訛誤今改正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之字疑當在專字下安疑是搴字搴盟即成二年及齊國佐盟于袁婁者是發辭而專之即其對晉人者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舊本下有不天亦可四字係衍文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六字亦疑衍文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大人疑衍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

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疑當有一與字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舊本有曰字案古文苑無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古文苑三句之牛下皆有角字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白牡舊作白牲誤今改正下同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犅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祭郊疑倒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三字舊脫以古文苑補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犅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暢與鬯同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傚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羔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羔有角之上舊本有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凡廿七字係衍文又後漢書章懷注所引類好仁者無好字殺之不諦作不嗥必跪而受之無而受之三字案諦與啼同荀子禮論篇哭泣諦號楊倞注引管子豕人立而諦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四字疑王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汙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磬與硜同本一作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本一作燒疑非是潔白如素而不受汙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備者疑當作備德者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暢天子天子鐩疑是于天之訛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巃嵸𡾋崔摧嵬嶵巍案說苑雜言篇作巃嵸㠑嶵此疑有衍文久不崩陁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川字疑衍寶藏殖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濊疑桴楫之訛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鐮則艾折疑當作持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沄沄古文苑作泫泫晝夜不竭既似力者說苑雜言篇凡既字皆作其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淨說苑作障防而清古文苑山而作止之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禱社稷山川家人祀戶舊本作令民禱社家人祀戶今以通典增改所謂

家人即民也不可民與家人竝言又社稷山川縣邑之所宜禱故定從通典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潔清辯利者以爲祝舊本作清潔辯言利辭者又攷宋本作清潔辯言又或作辯口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膊脯劉昭注續漢志作脯醢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蒼本亦作青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閒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鑿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邑里北門具老豭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豭豬一聞鼓聲皆燒豭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

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祀竈舊本與各書所引凡祀與祠竝參雜不一今姑仍之下放此無舉土功更火浚井火本一作大暴釜於壇臼杵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辭當依下文作祠通志無此字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各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閒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十日壹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無舉土功聚巫市傍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飽五母飽舊脫今以劉昭注及通典增補玄酒具清酒膊脯令各爲祝齋三日令各爲三字疑衍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閒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舊本此下有一段云神農求雨第十九曰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西方沽人北方口人舞之共四十八字續漢志注無之此疑後人隨意附注不得以閒雜本書其第十九曰者此書第十九篇中之語也舊本曰作日亦訛

秋暴巫尪至九日無舉火事無煎金器家人祠門
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白繒九其
神少昊舊本作太昊訛今依通典改正祭之以桐
木魚九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
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
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閒相去九尺鰥者九人
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
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
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
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
六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
鄉其閒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
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蟆池皆如春
趙疑皆字上脫方六尺深一尺他七字
四時皆以水日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
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
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續漢志注作欲藏而居
女子欲和而樂此下舊有神農書又曰開神山神
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二十二字案
此段亦非本文今改作小字附注於此以備攷神
農書舊本脫農字今增旱或一作皐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
不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埽社下縣邑若丞令史
嗇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
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三日自此
三日以下一百八十字各本闕聚珍本從大典補
各衣時衣具豚一黍鹽美酒財足祭社擊鼓三日
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嗟本
作諾字誤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太多五穀不
和敬進肥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
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於天天之常意在於利
人人願止雨敢告于社鼓而無歌至罷乃止凡止
雨之大體女子欲其藏而匿也丈夫欲其和而樂
也開陽而閉陰闔水而開火以朱絲縈社十周衣
朱衣赤幘言罷案末七字文有訛脫
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丙午本作庚申朔訛江都
相仲舒告內史中尉陰雨太久恐傷五穀趣止雨
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
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歸舊脫歸字今
補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詣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
于社祝之曰雨以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
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
陽不順於天天意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
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
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
社下鋪而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暒亦止暒
與晴同舊本作星訛案仲舒本傳所著百二十三
篇中有條教一類此節殆其一也後人掇拾遺佚
以類附此鄭康成注周官大祝引仲舒救日食祝

曰焰焰大明殲滅無光桼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亦不在此書中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人賜也舊本人賜倒錢改正宗廟上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性疑當作至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朹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所始生也尊實麷也夏之所受初也受初錢疑倒下同朹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司也夏約故曰約貴所受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甘也畢熟故曰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況受天賜乎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錢疑是天賜新至必先薦之乃敢食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大禮也聖人之所謹也舊本大禮也倒在此句下今移正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子之祭也躬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際也與與音餘舊本此下有察也二字係誤衍祭然後能見不見見不見之見者舊本作之見者見不見係誤倒今移正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事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毋恆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有與又同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復與複同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末段多有脫句疑後人所附益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在兩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

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終歲而乃再合錢云一歲再合則十月當作六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牡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牡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句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而字疑衍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也舊脫也字趙增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趙疑天下當有地字案下文俱以天地竝言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自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自舊本作目訛又此下有公孫之養氣曰裏藏八字係衍文今刪去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勝則氣□舊本熱勝則氣寒下有校語云此下疑少五字今案寒當爲下句之首兩句正相對而各少下一字耳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宛讀爲鬱下同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不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不可不反舊本作不可反今從趙增一不字氣則二字本或作而字非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冰猨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下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

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句苟不
治雖滿不虛案此七字疑有誤或當作氣苟不治
雖滿必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
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
故人弗爲適中而已矣中舊本作之誤法人八尺
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
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
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
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
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
女冰泮而殺內與陰俱近與陽遠也遠上疑亦當
有俱字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
甚愛氣而游於房游上當有謹字以體天也氣不
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并句不與陰陽俱往
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并君子
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牡十日而一游於房錢云
十日亦當作六日中年者倍新牡始衰者倍中年
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
天地同節矣此其大略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
盛不相遇疏春而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
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
衣食盡尚猶有閉氣而立終間疑闕字誤錢云氣
下當脫盡字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
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
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
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本一作愛氣氣多而治則

養身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
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
和樂者生之外泰也和舊本作知誤精神者生之
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況外傷乎忿恤憂恨者
生之傷也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
無大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
謂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是故男女體其盛
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
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
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
泰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
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天也是故壽有
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末之大卒而必讎於此莫
之得離故壽之爲言猶讎也讎與酬售並同詩無
言不讎箋云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
售賈賤爾雅釋詁云匹也說文云讐也義亦皆同
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讎其所生而壽夭於其
所自行舊本作壽夭與其所以日誤自行可久之
道者其壽讎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讎
於不久久與不久之情各讎其生平之所行今如
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讎也然則人之所自行
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
之也其自行端而壽短者命損之也以天命之所
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
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損
益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

立哉。本或作豈獨哀哉。疑當作豈不哀哉。案凡養生者莫精於氣下。舊本衍故天下之君五字。又誤出下卷天地之行篇中語。此物獨死至大可見矣。九十七字。今改歸下篇。此處接以是故男女體其盛。至末。致相脗合。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錢云首一條乃養生家言後一條言君臣之道似非一篇之文

天地之行美也天地之美下文具言之然此處或尚有脫字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漯漯疑是溼就其和也衣欲常漂漂當與慓同輕也或又疑是溧字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錢云計臺本作乘於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薺以冬美而芥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為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芥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舊本作是天所告人也錢云大典有之字以字故薺成告之甘芥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薺不可食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芥成就也天所獨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所獨舊本倒誤又君子獨代下似脫去一字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擇味之大體各因其時之所美而違天不遠矣舊本各因二字誤作冬字之所倒作所之今皆改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此物獨死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羣物皆死如此物獨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為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華之閉故生宿麥中歲而熟之州華之閉四字疑誤君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案自此物獨死至此共九十七字舊誤在上卷循天之道篇中今移正

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胷至貴無與敵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有職本或作一職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血氣上舊衍流字今刪無為致太平若神氣自通于淵也自通上舊衍無字今刪致黃龍鳳皇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為之喪舊本脫為字趙增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

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爲仁也（臣國二字之閒有脫文少所以爲尊也一句）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以爲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化也（化舊本誤作位今據下文改正）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爲忠也（爲忠舊本亦作致養誤今改正）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信也（爲信舊本作爲忠亦誤今據上文改正）伏節死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其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自難不惜其命起至此共百二十四字舊本誤在前羣物皆生而之下一國之君之上今按文義移正）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罰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達者以此見之矣（達舊本作起誤錢據大典改）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錢云政當作正）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

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掇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已故曰聖人配天舊本已字上有而字大典無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上字疑衍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臨其時下舊本衍致上二字今刪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此下舊注一脫字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天地下之字疑衍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舊天字文不重錢云當有天非以春生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義待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非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出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徧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直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況穢人乎案自義待四時也至此共百四十字舊本在前天地之行篇伏節死下誤今移正

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此段首尾皆有闕文且似天地陰陽篇中語

天地之閒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閒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閒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

天地之閒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殽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此易下趙疑當有見字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氣邪正之風是殽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反殽化與運連也錢云後篇大意言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殽則此節亦應入後篇下接四海之內云云適合

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舊本此下空四字然此處文亦疑有脫誤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錢云天志入當是天志仁蓋仁字誤作人又轉誤作入也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閒蕩以下文脫案此段亦似天地陰陽篇中語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爲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殽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僻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僻舊本作癖誤氣生災害起氣上疑脫一字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疏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錢云古今通貫下當接前任擬神明一段其而不亂以下至復而不厭者道也並非此篇之文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生聖人因其象而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名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

四海之內殽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殽之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此下舊有亂則二字係衍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矣錢云前篇天地之閒有陰陽之氣至與運連也一段共一百六十七字當移在此篇此段之上方合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盜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盜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夫本一作故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之變謂之外變變本或作變情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爲常然若性不可不察也舊本察字上脫不字今補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則倫得以諫爭僩靜爲宅僩與嫺同賈子傅職篇道術篇多用此字以禮義爲道則文德趙疑德當爲得是故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變字或上或下似尚有一字下句以字疑衍衆强弗能入蜩蛻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董子春秋繁露附錄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閒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繞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復又有民閒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閒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震東發日鈔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且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爲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

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葺。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榘爲萍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旣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韍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竝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恐隆古未有謚。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董子春秋繁露附錄

舊跋

新安程大昌泰之書祕書省繁露書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襍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韨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閒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證也舊本作此可謂也文獻通考作此可畏也皆誤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閒編緝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四明樓大防跋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襍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榘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案本集此下似注某年某人所集文亦脫仲方撫其

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讎，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胡仲方跋

槼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讎校，是正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臺，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槼書

董子春秋繁露舊跋

淮南子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進莊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敘目

漢涿郡高誘撰　　武進莊逵吉校刊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逵吉按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逵吉按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幷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逵吉按古巖嚴字通）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逵吉按本傳作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辨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逵吉按本傳作使爲離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幷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逵吉按弁古卞字人姓名）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卷一原道訓

卷二俶真訓

卷三天文訓

卷四墬形訓

卷五時則訓

卷六覽冥訓

卷七精神訓

卷八本經訓

卷九主術訓
卷十繆稱訓
卷十一齊俗訓
卷十二道應訓
卷十三氾論訓
卷十四詮言訓
卷十五兵略訓
卷十六說山訓
卷十七說林訓
卷十八人閒訓
卷十九脩務訓
卷二十泰族訓
卷二十一要略

歲甲辰逵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貿之錢別駕坫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摺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并爲之敘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卽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藝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愼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攷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鄲圖志云亡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敘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歟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卽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敘文

卽是高誘逵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而不分也如墜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俶真訓剞劂注云剞巧工鉤刀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剞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劂鈯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惑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歐陽詢藝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畫隨灰而月暈闕云有軍事相圍守士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錣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引許注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澂水云楚人謂水暴溢爲潦鷄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注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麒麟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璞塞江云璞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綄之候風許注云綄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綄作俔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譌矣故鈞射鸍鷅太平御覽引作鈞射瀟湘是足證其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譌蓋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亡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逵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歙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削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書之端緒刺于敘目之後蓋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亡于天下而逵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

武進莊逵吉撰

淮南子敘目

淮南子卷一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道無形而大也）廓四方柝八極（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稟給也授予也無形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原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原泉之所自出也浡湧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彌猶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也）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桄車之桄）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逵吉按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云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紘非正義故誘讀從之）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逵吉按說文解字滒多汁也讀若哥古哥歌同字）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逵吉按古滯壥聲相轉故周禮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壥壥之言纏故壥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應當也）雷聲雨降並應無窮（窮已也）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帀（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于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無為為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為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于便性者不欲也）神託於秋豪之末（言微眇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喻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呴諭覆育萬物羣生（呴諭溫恤也育長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觡生也（角鹿角也觡麋角也觡讀曰格）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言不者明其成逵吉按說文解字毈卵不孚也又天文訓云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言無夭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蠉飛蝡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也故曰不可為象也屈竭也怳讀人空頭扣之怳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伸也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逵吉按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故夷或為遲丙白字形相近）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其馬）

也遊行也微霧天之微氣也鶩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鶩馳也怳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行霜雪中無有迹為日所照無景柱也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搖動也抮抱引戾也扶搖直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抮讀與左傳憾而能昣者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經紀山川蹈騰昆侖排閶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蹈蹋也騰上也昆侖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勁強也策箠也末世之御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騶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喻體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曰道也霄讀消息之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埽塵雨師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也月離于箕風揚沙電以為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霓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霓讀翟氏之翟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同觀也劉讀留連之留非劉氏之劉也逵吉按詩彼留之子鄭康成以為卯劉字故劉讀為留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猶方也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交敘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損減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舉也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嚮不肆應而景不一設逵吉

按古無影字故用景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己本所受天清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亂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也小大脩短各有其具具猶備也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扜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扜張也彎引也棊衛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桑柘其材堅勁烏峙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撓下勁能復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為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烏號之弓也逵吉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應劭說烏號與誘前一義同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魚网也詩云施罟濊濊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蟹匡上內置穴中乃熱走窮穴適能禽一鼠也蟾蠩蟾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逾滋益甚也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鯀帝顓頊五世孫禹之父也八尺曰仞鯀

（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中外賓服）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于胷臆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禍祟之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懷來也）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蹠讀据摭之摭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員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員輪丸之屬也窾空也舟船之屬也故曰窾自然之勢也窾讀科條之科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月令曰清風至則穀雨是也育長也風或作分合）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既已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藏（蟄讀什伍之什）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逵吉按說文解字榛菆也菆蓐也蓐陳草復生也一曰蔟也皆轉相訓注菆音側鳩切古菆聚同聲聚木卽菆木也）禽獸有艽（艽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獫狁北胡也）于越生葛絺（于吳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象鱗蟲也）短綣不絝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鴝鵒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亡異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䁟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

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蟬蜩不知寒雪也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逵吉按天竺卽身毒故天有身義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禍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爲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昆侖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嚳黃帝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治爲也雖聖不得爲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土處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汝陰城陽也一曰汝南歷城山也墝埆讀人相墝椽之墝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告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指麾不妄有所規擬也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之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叨餮之等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徙裸國納肅愼未發號施生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愼在北方遠也傳曰肅

愼燕亳吾北土也惟神化爲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不如仁心化之爲大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逵吉按解故卽詁字說文解字云詁訓故言也是故與詁通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衆逵吉按古能字爲耐耐與而通故訓而爲能易眇能視跛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己者同等也至于如己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爲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己者其力不能也言柔之爲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論也木強則折不能徐詘也革堅則裂鼓是也敝盡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榦質也而堅強者死之徒

也（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蹷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蹪爲隤隤者車承或言趹蹪之蹪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者之準埶也逵吉按準古作臬說文解字臬射臬讀若準）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錞也讀若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于後位也逵吉按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注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方言鐏謂之釬郭璞注鐏或名爲鐓說文解字鐏柲下銅也鐓柲下銅鐏也知鐏即鐓鐓蓋刃銳而鐓頓故讀若頓然則錞應爲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衆也公詳也衆民詳所見賢知者不能避爲鋒刃也以喻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勝事爲變不必待于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礫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礫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也）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跂蟯（跂跂行也蟯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有也）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于百姓不以爲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靑不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糾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鈌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怳之區上也言其飛爲雲雨無所不上也邅回猶委曲也逵吉按本無雨字依太平御覽加）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紾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于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子爲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差之故孫爲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入死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蹠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也）虛無恬愉

者萬物之用也萬物由之得爲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達吉按殷然太平御覽作殺然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妙也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穆忞隱閔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糅也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人也實財也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畈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賞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也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變也色之數不過五青赤白黑黃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達吉按易觀盥而不觀薦非常視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不欲觀說文解字觀諦視也古字古義自有一定誘解得之矣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理道也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樸在石而未剖也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沖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眾聚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

于公公正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喻貪榮勢也故去之也嗜欲情欲也故除之也損其思慮常浩淡也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爲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爲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扃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爲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氣升于上積陽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怡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收養也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也堅強而不鞼鞼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嬈躁狡嬈煩也言精神定矣湫漻寂寞爲天下梟湫漻清靜也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達吉按物穆疑當作昒穆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景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

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邱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邱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瑩顓頊樂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鸘鷞之謂樂乎鸘鷞鳥名也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曰鳳皇之別名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鷫鷞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鷫鷞中央曰鳳皇故一曰鳳皇別名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廉猶儉也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入學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爲懽不忻忻忻忻爲過制也其爲悲不惙惙惙惙爲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也空穴巖穴也唯此處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鍾鼓列管弦管簫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傅旄象傅著也旄旄也象以象牙爲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爲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輟也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有所思怵然猶惕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

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惑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强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用也爲治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閒哉言相比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

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厓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褭橈弱之弱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爲桑閒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浩樂也必爲鄭衛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沼沱也濱水厓也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爲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爲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爲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積也北房陰堂也雪霜滾灖浸潭苽蔣滾灖雪霜之貌也浸潭之潤以生苽蔣實苽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滾讀維繩之維灖讀抆滅之抆苽讀觚哉之觚也蔣讀水槳之槳也逵吉按藏本灖讀抆滅之抆作讀校滅之校盧詹事文弨云或當作抆滅之抆因抆灖聲相近也故據莊子語改之孫編脩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滅灖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爲是今依改之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閒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懟病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機發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

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邱不可爲脩居卑不可爲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爲懾懼也雖顯達不以爲榮幸也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讀汝南朗陵之朗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翺翔翺翔猶傾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于嶃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之名也是故不以康爲樂康安也不以慊爲悲慊約也慊讀僻向慊之慊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蟯動之蟲也蟯讀蟯貞蟲細腰之屬也蝡動蚑作蚑讀鳥跂步之跂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瞽然能聽瞽讀疾營之營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楚人讀躓爲蹪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

閭呼之者（閭呼之者）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立于朝，倒杖策上貫其頤，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也。枯，猶病也。形，猶體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韓幽州陵陵蓮之連，嶁讀岭嶁無松柏之嶁。逵古按：古無嶁字，連嶁即連遱也，所謂離嶁，亦即麗廔也，遱廔蓋正字）而蹪蹈于汙壑穽陷之中，（汙壑，大壑也。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睧，猶鈍睧，不知足。須誘，進也。慕，貪。漠溺之漠，睧讀纖絹緻惄之睧，無閉孔之睧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神，精神也。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逾，益也。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子卷一

淮南子卷二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俶真訓

俶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真因以名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
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
有始仿佛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
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所謂有始
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蠉蠉將
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眾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
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
宙之閒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
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雜糅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
條霄雿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霄讀紺綃之綃雿翟
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蔥苓蘢萑蔰
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
參星之參萑蔰炫煌采色貌也蚑讀車蚑轄之蚑噲讀不悅懌外之噲切摩也循順也萑讀曰唯也蔰讀
曰扈達吉按噲息各本皆作喙息唯藏本作噲攷方言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喙說文解字噲
咽也一曰嚵噲也嚵一曰喙也嚵有喙訓噲亦從之是噲亦有息義矣後人但知喙息而改噲爲喙者非
是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
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儲與扈冶褒大意也浩浩瀚瀚
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始
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
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
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
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混分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

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汪讀傳矢諸周氏之汪同若光燿之閒於
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
也能有無爲也未能本性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
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閒也逸我
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
所以善我死也善我生之樂乃欲善我死之樂也明死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
負而趨趨走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
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
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揚攉無慮大數名也攉讀鎬京之鎬一範人之
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若人者千變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
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
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
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始吾未生之時
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
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閒公牛氏有易病化爲虎若中
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爲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牛氏韓人淮
南之人因牛食芻謂之芻豢有驗于此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
殺之殺其兄掩讀曰奄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
虎爪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爲虎也不
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
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敘也舛互也形謂成虎形人舛讀舛賣之舛狡
猾鈍惽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萌生也夫水嚮冬則凝
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
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傷于寒

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逵吉按：南陽苑即宛縣字也，古苑與宛同。）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狡，少也。濡，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漠，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㝱，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㝱；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槍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槍，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也。）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氣也。地德，五穀。）不以曲故是非相尤，（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是謂大治。（茫茫沈沈，盛貌。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白之沈。）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昭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譬若梅矣，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爲百人酸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養之養。）孰肯解構人閒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連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諭德道者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翽翽也，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閒之際，撢掞挺挏世之風俗，（撢，引也。掞，利也。挺挏，猶上下也，以求利便也。逵吉按：挺各本皆作挺，攷說文解字，挺，拔也；挺，長也。挺挏雙聲，應從藏本作挺爲是。）以撰蘇牽連物之微妙，（撰蘇，猶撰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瑰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糅。弊音跋涉之跋。摋讀楚人言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朴性也。）以利害爲塵垢，（塵垢，喻輕也。）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爲下降者。清角，商聲也。）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蝯臨其岸而目眩亂也。滑滑，和適也。）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玉，（鍾山，昆侖也。）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骭讀閑收之閑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碭，（碭，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能不敗也。）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逵吉按：古讀隆爲臨，故詩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又後漢殤帝諱

隆改隆慮縣爲臨慮縣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爲終隆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滯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阸險也逵吉按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攻之注應即汪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泩注字作泩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汪因之傳訛矣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脫故道以爲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營惑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猶特也簡大也逵吉按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駕坫云臺當作握說文解字握古文作薹薹與臺形近致訛耳但藏本及各本皆作臺字而本書用古文薹不用篆文握故仍存原文不敢擅改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允恭之允逵吉按引楯當作揗從手旁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擾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門也散六衢。散布于六合之衢也設於無垓坫之宇。設施也垓坫垠堮也垓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坫讀爲筦氏有反坫之坫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非有爲于物者不爲爲也物以有爲于己者物己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也道所貫也呴讀以口相呴之呴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道所化也逵吉按辰州疑當作益州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閒。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陋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尚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爲商君因謂之商鞅也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如唾祝之祝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讀詩頌苞有三蘖同逵吉按梓古文櫱字也亦作櫱俗寫櫱字爲蘖又劉德引詩苞有三枿說文解字櫱伐木餘也方言枿餘也陳鄭之閒曰枿是枿櫱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周雲密雨雲也蘢蓯聚合也遼巢彭濞蘊積貌也濞揄莢之濞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寮巢彭薄薄與濞聲近也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淫焉。不與萬物俱淫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礬石也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

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鏤讀婁數之婁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往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閒而復歸於大矣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閒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爲大也蘆苻之厚通於無壍而復反於敦龐厚猶薄蘆葦也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矣苻讀麪麩之麩也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無形秋豪蘆苻已有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垠字也逵吉按說文解字垠或從斤作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道之所能天地之閒何足以論之言道所化者大夫疾風敦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翱翔敦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蟁蝱微細故翱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夫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馬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知不詐故曰真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

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讀曰希猶疏鏤之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彩色之飾剞讀技之技劂讀詩蹶角之蹶也華藻華文也鏄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閒矣閒遠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鈞等是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質德蕩者其行僞蕩逸僞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爲役夫趨舍行僞者爲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宣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于至虛而游于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弃其杖而爲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閒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嬈煩也營慧求索名利者也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木色青翳而蠃瘉蝸睆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蠃蠡薄蠃蝸睆目疾也此皆治

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涔潦水也涔讀延祜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在陳留）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牛蹏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議長大）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于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于溷澖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澖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徙倚猶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浮揚猶遨翔也無畛崖畔界因以為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故曰純樸未散也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昊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也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閒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一齊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慹（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竅法也慹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

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盱盱聽視之貌也）是故治而不能和下（和協也）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澆灂散樸（施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偽儉德以行（雜糅）而巧故萌生（巧言為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劫脅徒眾也）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為以求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慲讀簫簫無逢際之慲觟徯徑之徯也）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偽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言曼衍于淫荒之陂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攓縮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故勞也）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

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胸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閒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達吉按中字疑當作艸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也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者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易讀河閒易縣之易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于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汙也薶讀倭語之倭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于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事治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而求知之于耳目元光內明也一曰元天也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翣讀鯫鶩食唼喋之唼簡賤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己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

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傴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傴身身不見用傴傴然也傴讀雷同之雷達吉按說文解字傴相敗也讀若雷道德經傴傴兮若無所歸本或作乘乘者是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齊民凡民齊于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說惑也進也辯者不能說也說釋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覦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天地之閒宇宙之內莫能天遏閼上下之閼也內四方之內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道不得行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蠚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憯螫讀解釋之釋憯定也蚉蝱噆膚而知不能平

噆嗌猶穿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攖迫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蝱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柰之何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志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逵吉按孫編修星衍云文選注引許昚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為瀿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瀿波暴溢也五字藏本皆無之附錄以俟攷疇以肥壤疇雍壤或作瞭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枿枿櫱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察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道先王之道也逵吉按脩太平御覽作循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姦回則鼎輕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到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先王之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閒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閒先王之道也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譽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隊火中而對之笑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剝解有才士腳觀其有奇異脛腳也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為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為無道梅伯數諫故葅

其骸也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嶢山蓋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飛鳥鎩翼走獸擠腳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腳無不被害也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行其仇者不遭世也夫烏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猶及之田獵不時也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于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逵吉按反太平御覽作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涂門閫明日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稺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稺稼為霜所凋故不得待其熟時故曰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雙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極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之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得其本清靜之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為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為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為弩匠因以名弩也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也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翱翔鳥之高飛翼上

下曰翺，直刺不動曰翔。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子卷二

淮南子卷三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天文訓

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挏之挏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鐲也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涯垠重安之貌也吉按太平御覽作宇宙生元氣涯俗本作漢誤清陽者薄靡而為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專一作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于虙羲神農之閒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下此言傾西北明其高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散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流月死而蠃蛖膲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膲陰氣也膲讀若物醮炒之醮也

火上蕁蕁讀葛覃之覃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標讀刀末之標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昚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許二家注本原別矣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于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逵吉按虎土物也太平御覽作陽獸也麒麟鬬而日月食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昚注云麒麟大角獸故與日月同符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日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暴虐也飄風迅也枉法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災也殺不辜則國赤地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為災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為虹雌為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五官六府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下自解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分野也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之分野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卽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顥天顥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顥天或作昊字逵

（吉按俗本此字皆作昊惟藏本作顥）其星胃昴畢。（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觜巂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朱陽也西南為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之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舊說云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熒惑五星之一也）其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周徧）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譴告人君）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

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鎮星一徧）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效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穀不熟為飢也逵）（吉按飢依高義應作饑本或作饑飢餓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為笙也）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為管也）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為柷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為弦也）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為塤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為鐘也）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為磬也）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為鼓也）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疆界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憯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于是順時而決之）何謂五官？東方為田，南方為司馬，西方為理，北方為司空，中央為都。（田主農司

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守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逵吉按：常羊卽相羊，亦卽倘佯。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羊，皆是也。亦古字通用。西北爲蹏通之維。西北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蹏始通之，故曰蹏通之維。逵吉按：蹏各本皆作蹏，疑藏本誤。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涇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于南方也。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蟁䖟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蟁䖟鷙鳥應陰不食不搏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閒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四維三百六十五度。日行一度，十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林，衆；鐘，聚也。

陽極陰生萬物衆聚而盛故曰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於陽助成功也故曰仲呂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濟止比夾鍾夾鍾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太蔟正月也蔟蔟也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道死于雝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以紀時也二陰一陽成氣二陽一陰成氣三陰麤犆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還六日終而復始還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還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

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㱦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爲電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丙子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不成爲介蟲也達吉按爲讀如譌書平秩南譌譌化也亦古字通用高義未晰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不成爲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是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隊隊隕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

日至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諾皋之朏也至于曲阿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曲阿山名是謂旦明平旦至于曾泉是謂蚤食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曾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至于桑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臻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對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邱在南方至于鳥次是謂小還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靡于鳥次還作遷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迴于女紀還亦作遷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碓春時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經于隅泉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息春故曰下春連讀腐爛之爛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頓于連石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達吉按太平御覽此四句引作爰止義和爰息之螭是謂縣車至于虞淵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薄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淪于蒙谷蒙谷卽尚書昧谷蒙昧聲相通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曙明浦涯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有注云崦嵫落嘗山口細柳西方之野蒙谷蒙汜之水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虞九字注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達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帝天帝也運之以斗運旋也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也動生貌達吉按本皆作萬物螾藏本同惟太平御覽作螾螾也依義御覽是今從之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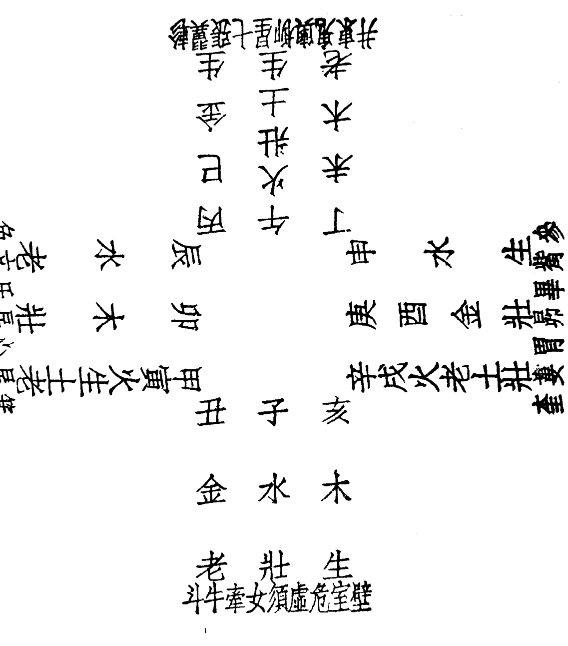
也。出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湊而未出也下有注云太蔟正月律。指卯。卯則茂茂然。律
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夾鐘二月律。指辰。
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達吉按太
平御覽下有注云姑洗三月律。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
者。中充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仲呂四月律也。指午。午者。忤也。
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蕤賓五月律。指
未。未。昧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
云林鐘六月律。昧作味。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
其則也。德以去矣。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夷則七月律。德以去生氣盡也。指
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
有注云南呂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入之無厭也。下有注云無射九月律。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
鐘。應鐘者。應其鐘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應鐘十月律。指子。子者。
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鐘十
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
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道
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
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
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
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
而宮音調。調和也。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
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
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
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
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
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
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
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
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
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
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
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
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
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
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
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
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
于正音。故爲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應鐘生蕤
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
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
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
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
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
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
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
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
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
者成也。故禾熟。蔈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達吉按說文解字。秒禾芒也。蓋正字應作秒。此
借白花蔈之蔈當之以通用。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
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十從甲至

（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
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
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
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觔
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觔爲一鈞四
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
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
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
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鐘律上下相生）
（誘不敏也）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
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
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
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
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
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
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
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
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
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
（明揚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
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
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
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
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
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
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

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
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昨）鄂
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
爲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
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
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
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羣）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
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
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爲對太
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
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
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
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
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
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
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
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
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
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
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
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
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
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
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
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
（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

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逵吉按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本作三十四四字非今以漢書改正）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衞，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剛作堅，注同。）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衰，疾也。）十二歲一康。（康，盛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爲荒也。疑是許昚注，故義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衞，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衞，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逵吉按代諸本皆作趙，惟藏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蓬也單閼之歲單盡閼止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執徐之歲執蟄徐舒也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敦牂之歲敦盛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雝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雝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涒灘之歲涒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歲

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元黓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元黓也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櫱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歫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歫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已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

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子卷三

淮南子卷四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墬形訓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題篇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內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氣復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為東嶽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沇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宏農華陰山也是為西嶽岐山今扶風美陽縣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說苑曰桀之居左河泲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陽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宏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渾都關是也何謂九藪藪澤也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也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逵吉按具圃左傳作具圃疑字誤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國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是也逵吉按

黃阿澤卽廣阿古字黃廣通用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也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愷風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也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雍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南陽平氏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袤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名山大山也掘昆侖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昆侖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色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閒四里里閒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旋機關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閶闔昆侖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昆侖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飯之飯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

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或作養。水也。達吉按洋或作養，養應作瀁，瀁亦作漾。卬漢水也，東至武都為漢陽。陽字疑衍。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邱，或上倍之，假令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太帝天帝。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湯谷之南。曊猶照也。陽州東方也。曊讀無枝曊之曊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瓔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景晝，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弱水在東，建木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達吉按蓮華太平御覽作連珠。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殥猶遠也。殥讀允嗣之允。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為穴之穴也。達吉按古讀元為几，故說文解字元從一從几為聲，又髡一作髡，其從几從元皆為聲，是此讀元為穴之證。古聲几穴相同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

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邱，曰荒土也。達吉按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八字出山海經。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達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民少男多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作焦僥人長三尺，衣冠帶劍。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邱。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及收斂。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宏農華陰南山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今河東永

安驗也。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邱之斥。文皮，虎豹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是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者陽，陽主生。下者陰，陰主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邱陵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污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澂，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逵吉按：太平御覽腫作尰，有注云：岸上下溼，腫足曰尰。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污者爲衍也。逵吉按：太平御覽衍作廣，注云：下而平者爲廣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逵吉按：說文解字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卽與此解同。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祅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于是以兩乳爲目，腹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以無夢，故曰寢居直夢。逵吉按：一說卽山海經之形天也，古聲天殘相近。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代，更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龍，卽此注而小異。蛤蠏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纑繩之纑。細，小也。息土人美，秏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鸕鷀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奰。熊羆之屬是也。奰煩腸黃理也。奰讀內奰于中國之奰，近鼻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逵吉按：唐馬總意林引此云：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魚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人是也。與本文不同，蓋所見之本異，又并注語相亂故耳。浮卽游，耐古能字，惠與慧字通用，食木者多力而愚，并兩語爲一，其誤甚矣。總所案引諸子書，多以意刪改，無所依據，不足取信者也。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十從甲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逵吉按：大戴禮記作麕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

逵吉按大戴禮記蛤作蚧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
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逵吉按盧辯注大戴禮記引本書云蠶食而不飲三十二
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介鱗者夏食而冬蟄
介甲龜鼈之屬也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
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
而無前膏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
無後肥從後起也逵吉按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
正作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
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者
皁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
濛濁而宜麻泲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
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
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
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
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
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
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
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
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
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讀近綢
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逵吉按何休注公羊傳劉熙釋名並有急氣籠口讀字之說蓋當時有其法即
開魏音反語周沈切韻之漸矣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冰之
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翕讀脅翰之脅短頸大肩
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惷讀人謂
惷然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禽獸而壽其地宜菽菽豆也多犬馬傳曰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

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
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
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
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
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
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
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
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在中央故為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
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
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
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
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
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
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以成器用凡海
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
民脩長也股腳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是云西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
耶一曰肅敬也慎畏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
女子民其貌無有須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
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腳也言其人一臂一手鼻孔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
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匈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
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匈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
之彭蠡交股民腳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匈匈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
前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
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
身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壚土

故大人也君子國己說在上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
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
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
五指行也句嬰讀為九嬰北方之國也逵吉按古句九同聲故齊桓公九合卽糾合此讀句為九之證
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
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逵吉按無繼卽無䏿䏿與繼通用字雒棠武
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硥魚在其南硥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
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讀如蚌也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
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
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逵吉按遺
玉說文解字作璗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樝甘華百果所
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和丘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丘鸞所自歌鳳所
自舞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
北方耽耳垂在肩上耽讀褶衣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居海中夸父棄其策是
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
猶木也一曰仙人也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也詩云昆
吾夏桀也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
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榑桑在
登保之山東北方也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
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也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
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地理
志曰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水中
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所
照方千里洲水中所居者燭光所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昆
侖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玄燿不周玄燿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
藪也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

城嵩高山之別名冀堯都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
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龍銜
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
廣都廣南方澤名說其山說其澤壠冢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閒南方
人死復生或化為魚在都廣建木閒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
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
熙戲也地里志曰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漢
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
岷山在蜀西徼外絕猶過也開母山名在東海中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河原出昆
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
南下有荊漂原睢州浸也逵吉按睢出荊山睢字誤當為洛古字作雒故誤為睢也荊漂原當卽彊梁
原古字荊彊相通漂則字之誤也孫編修謂梁古文作㳡形與漂近後人多見漂少見㳡因之而亂耳
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清漳出楬戾濁漳出桐柏山在南陽
發包楬戾山在上黨沾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逵吉按錢
別駕云鹿苦地理志作鹿谷苦字誤應作谷清漳說文解字以為出沾山大要谷地理志以為出大黽谷
要黽亦形近亂也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水經同蓋沁漳下流互受故以沁水所出之山為清漳
所出耳發包水經作發鳩古字鳩或為句句與包形近亦聲同因字因聲故亦通用楬為謁句亦同濟出
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
處則未聞也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逵吉按弗其地里志作不其弗不
通用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
至雒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在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
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灃又入河雒州川
也上魏山名處則未聞逵吉按渭水諸書皆作雍州浸唯此書與周書作川雒出熊耳熊耳
山在京師上雒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
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逵吉按仙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古字燕管京涔聲近

(通用)衽出濆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山一名冢嶺山在京北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蟜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也逵吉按郭璞山海經注引此作薄出鮮于)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日在臨慮西逵吉按河內共縣諸本及藏本皆作卬攷河內無卬縣當作共故改之)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魯平山名呼沱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昌呼沱河是逵吉按孫編修云魯平疑當作魯乎此山亦名武夫古聲武魯夫乎相近又攷山海經名之為泰戲戲聲亦與乎夫近皆通用字)泥塗淵出樠山(樠讀人姓樠氏之樠)維濕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北塞外也逵吉按錢別駕云維濕濕字當作灅灅水出右北平浚靡縣東南至無終入庚庚水至雍奴入海出地里志卽經流燕京之水也若濕出平原高唐與此不涉非是)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為條風)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為清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蚑身離為景風)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為涼風)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皐稽天神也兌為閶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乾為不周風)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坎為廣莫風)窔生海人(窔人之先人)海人生若菌(菌讀羣下之羣)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窔者生於庶人(逵吉按此字藏本作容恐非是故從各本仍作窔)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蟲之先蛟龍有鱗甲之龍也)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龜之先潭讀譚國之譚)

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一讀暵當風乾燥之貌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㷔介㷔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閼(日馮木之先也)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逵吉按太平御覽御作仰下同下有注云正土中土也其氣上曰埃央中天也)埃天五百歲生缺(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砄注云砄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似與黃金下注語相亂)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泉黃龍之汭也)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偏土方土也)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青曾青石也東方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亦與下注語相亂)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有注云壯土南方之土)赤天七百歲生赤丹(逵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砂也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逵吉按

（太平御覽此下注云丹砂不化爲白而可以爲金故曰赤澒也當有誤字而無攷）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弱土西方土也）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礜礜石也白澒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牝土北方土也）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淮南子卷四

淮南子卷五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時則訓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時則因以題篇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也
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也是月將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
乙盛德在木太皞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逵吉按太皞之神
治東方也八字藏本無之明葉近山本有據下孟夏孟秋孟冬注語則有者是也因從之其蟲鱗
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散為鱗鱗蟲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也律中太
蔟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太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
也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酸之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羶木香也其祀戶祭
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
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逵吉按錢別駕云說文解字肉部曰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
皆無異義唯心部曰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為火藏攷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
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
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鄭康成駁之曰月令祭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下之次冬位在後而腎
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
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與五行之氣同也今醫病之法以肝為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則
有廖也若反其說不死為劇鄭說與素問合與古尚書異說文解字既以心為土藏而與肉部不併者疑
後人以博士說改之博士者漢之醫官也誘注此訓一說即許君之義也知未必是許注矣東風
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冰凍振動蘇生也魚上負
冰獺祭魚是月之時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獱也是月之時獺祭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
之祭魚也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漢中孕卵鷇也天子衣青
衣乘蒼龍周禮馬八尺已上曰龍也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食
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先食麥以為主也服八風水
爨萁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其木燧之火炊之萁讀該備之該也逵吉
按易萁子之明夷劉向曰今易萁子作荄茲是萁有荄音因之其亦有該音耳東宮御女青

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其兵矛
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故畜之朝于青陽左个以出
春令是月之朔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猶隔也春令寬和之
令也逵吉按各本此下襍用呂氏春秋注語唯藏本如是知藏本為準布德施惠行慶
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逆春也
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
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尚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
長養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妊未育者也麛子曰夭鹿
子曰麛卵未鷇者皆禁民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毋聚
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慎生氣也孟春行夏令則風
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用火氣動于上故
草木旱落國惶恐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藜莠
蓬蒿並興孟春寬仁而秋正金鐵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很至故藜莠蓬蒿疏穢之草並
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
泉湧起而春行之故為敗氣不和故雨霜大雹植稼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禧故官司空也爾疋曰楊蒲柳也楊木春光故其樹楊也仲春之月招
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建星在斗上是
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
中夾鍾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
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故曰
始雨水桃李于是皆秀華也蒼庚鳴鷹化為鳩蒼庚爾疋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
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說[illegible]木也至此月而鳴鷹化為鳩喙正直不鷙搏也鳩謂
布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
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
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命有司省

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
梏毋笞掠言不用也止猶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順春陽長養幼小使
繁茂也無父曰孤無子曰獨皆存之所以慎陽氣也故草木不句萌者以通達也擇元日令
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以為民祈穀嫌日不吉故言擇元也是月也日
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升雷始發
聲也咸皆動蘇生也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
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為鐸所以振告萬民也兆大數且猶將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
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
災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也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
也百二十斤為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端權槩端正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毋竭川
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征伐
之事妨害農民之功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
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也禮記曰幣帛主皮告于祖禰者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
也陽氣長養而行秋節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
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熟民相
殘賊也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仲春行夏
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煖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
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象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　逵吉按太平御覽注云杏有
核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也故其樹杏此稍異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
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
于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
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鼢鼱鼠也
鴽鶉也青徐謂之鴾幽冀謂之鶉虹始見萍始生虹螮蝀也詩云螮蝀在東莫之敢指
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

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
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
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烏始乘舟薦鮪
於寢廟乃為麥祈實烏猶安也自冬故曰始乘也薦
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illegible]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　逵吉按[illegible]
烏皆作焉注烏猶安也各本皆作焉猶於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
發泄猶布散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
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振救也開府庫出
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聘問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
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為治也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
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
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
至境止田獵畢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掩
罔也弋繳射也詩曰弋鳧與鴈罝兔兔罝畢羅鳥罟也詩曰鴛鴦于飛畢
罟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餧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尚生育也嫌餘九門得出故
特解之如其毋出乃禁野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故禁民伐之也鳴鳩
奮其羽戴鵀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戴鵀戴勝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具撲曲筥筐撲持也三南陽人言[illegible]
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筥方底曰筐皆[illegible]按三輔謂之撲錢別駕云當作三輔[illegible]
云撲卽曲簿說文解字曰專六寸簿三專三專者一尺有八寸兩說無可[illegible]
攷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
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榦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
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吉日大合之以致歡和乃
合騾牛騰馬游牝于牧騾牛持牛也騰馬騰駒也害將羣者也游從牝於所牧
之地風合之騾讀葛藟之藟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儺散宮室中區

隂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磔大陽氣盡之故曰畢春
之氣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
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上蕀曰肅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亢陽之令
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
降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沈陰爲雨也金爲兵革故並起也三
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李後杏熟故三月李也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
時中于南方婺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于南方其位南方其日丙
丁盛德在火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其蟲羽其
音徵盛陽用事鱗散羽羽蟲鳳爲長徵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散在外
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中呂其數七五行數五火第二故曰七也其味苦其臭焦
火味苦也焦火香焦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
火王故祀竈也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一曰肺火也自用其藏也螻蟈鳴邱蚓出螻螻
蛄蟈蝦蟆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也故鳴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括樓也爾疋曰不榮而實
曰秀苦菜宜言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順火色也
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皆屬火之所養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
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
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蟲陽也故畜之
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
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脩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左右近
臣也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過于人爲傑選擇賢良孝弟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長養
繼脩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

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
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彘嘗麥彘水畜宜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
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葶藶之屬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
陽氣盛于上及五月陰氣作于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殺氣也孟夏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
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
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脩增高助
陽長養而行春時啓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四月
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四月桃也仲夏之月
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危北方玄武
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
律中蕤賓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也陽氣在上象賓客也故曰蕤賓其數七其
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螳蜋世謂之天
馬一名齒肬沇蝝謂之巨斧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伯勞鳥也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
夏至應陰而鳴殺蛇于木傳曰伯趙氏司至者反舌百舌鳥也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
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
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
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
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脩鞀鞞琴瑟管簫調竽篪
飾鐘磬管一孔似笛簫今之歌簫是也篪讀池澤之池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戚斧也
戈戟屬也羽舞者所持翿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國之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祭也帝上帝也爲民祈雨故用盛樂盛樂六代之樂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不言嘗雛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羞以
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鶯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桃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
藍以染爲藍青未成故毋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毋暴布火盛日猛暴布

則脆傷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征稅也挺重囚益其食挺緩也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之有先人為死難振起其子孫也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踶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事無徑當先請詳而後行也晏陰微陰也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也蟬鼓翼始鳴也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也木權朝榮莫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生榮華可用作蒸也襍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云顏如舜華也禁民無發火發起也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積土四方而高曰臺也臺有屋曰榭也順陽宣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氛祥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水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氣閉藏又多雨水故道陷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橫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穀故國饑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蚤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其樹楡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楡說未聞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陰氣長養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日也盛德在土土王中央其蟲蠃其音宮羽落而爲蠃蠃蟲麟爲之長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鐘其數五百鐘林鐘也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鐘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也土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祭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蟋蟀蜻蛚趣織也詩曰七月在野此曰居奧不與經合奧或作壁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蚈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蚈馬蚿也幽冀謂之秦渠蚈讀奚徑之徑也天子衣黃衣乘黃騮服黃玉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黃謂登鉛之登也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喻無所生也一曰喻無所主皆主之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無所不主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漁人掌漁官漁讀相語之語也蛟鼉黿皆魚屬也鼉可作鼓詩云鼉鼓洋洋鼉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黿于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逵吉按鼉鼓洋洋詩異本也古登有升義三字疏解爲精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官也入材葦供國用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桴鬻厚席蓐逵吉按說文解字葬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此云厚席蓐者蓋言葬義故下云以送萬物歸也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爲黼青與黑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実也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偏也明鮮明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殃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溼重也又有時雨可以殺草爲糞美土疆土分畔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病風欬嗽上氣象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邱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逵吉按女災鄭康成以爲敗任是卽生子不育之義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摯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保聚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說未聞也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

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昬時中于南方。畢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昊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倮者衣毛。毛蟲虎爲之長。商金也。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金臭腥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祭先之。用所勝也。一曰。肝沈金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鷹搏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用是時乃始行殺戮刑罰。順秋氣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駱。逵吉按。黑毛之毛讀曰旄。謂尾及鬣也。爾雅曰。白馬黑鬣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處西宮也。其兵戈。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其兵鉞。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行是月之令。狗金畜也。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九里之外郊也。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武勇者功名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四方天下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也。殺氣始行也。贏盛也。故曰不可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進也。命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內也。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宮室。是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故備水潦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幣也。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所不宜行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也。陰氣升。故戎兵來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干。故不節。多瘧疾。瘧疾寒暑所生也。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楝。楝實鳳皇所食。今雒城旁有樹楝。實秋熟。故其樹楝也。楝讀練染之練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昬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昬時中于南方。觜巂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呂旅而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蟄所也。羣鳥翔。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逵吉按。諸家釋翔皆曰回飛。唯高氏以爲大飛不動。亦曰六翮不動。又曰翼一上一下曰翔。義更精。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言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還。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書閱租之。豢讀宦學之宦。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純也。粹讀禍祟之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爲害。儺讀躁難之難。氣或作兵。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脩囷倉。穿竇所以通水。水不欲地淫也。穿窖所以盛穀也。窖讀窖藏人物之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涸或作盛。盛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

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之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行冬寒氣激之令故有風災又冬閉藏故收雷先行草木蚤死也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羊舌大夫爲中軍尉柘說未聞也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柳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旦中于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是月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稺弱故在後爾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爲蛤也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戮猶殺也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冢大也宰治也卿官也要簿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宮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百縣圻內之縣言百舉全數爾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遂吉按注學宮本或作學官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曰五戎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旌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疋曰門內之垣謂之樹垣者也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以教導也插置帶閒贊相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命主祠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于四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謂伏爲俛無留言當斷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曰所養者無勳於國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也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至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利也鼽讀怨仇之仇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純陰姦謀所生故多盜賊使邊竟之民不安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並興春氣陽溫故煖風至民氣解隋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也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七星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日也盛德在水水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甲蟲龜爲之長羽屬水也律中應鐘其數六陰應于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水臭腐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也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爲蜃虹陰中之陽也是月陰盛故不見天子衣

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其兵鎩其畜彘鎩者却內象陰閉彘水畜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此月令也命有司脩羣禁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司禁也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覿也門城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斷罰刑殺當罪諸罰刑當決也當罰正罪故殺之也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也誅治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矜恤之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楗閉慎管籥固封璽封璽印封也脩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飾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營邱壟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邱壟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達吉按禮記作功致故注云功牢也致即密緻之緻古無緻字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讀鹽會之鹽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也于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爲天宗也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貴神故曰公也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也勁強貌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亡象陽氣布散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陽氣溫故盛冬不寒令蟄伏之蟲

復出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干冬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時也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其土地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閉講武故官司馬也檀陰木也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黃鐘者陽氣聚于下陰氣盛于上萬物黃萌于地中故曰黃鐘也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鴠鳴不鳴虎始交鴠山鳥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室故曰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達吉按有諸本皆作又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故命曰暢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敕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酋主酤酒官也醞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酋酋讀酋豪之酋齊讀齊和之齊也作麴糵當得其時不時則不成也湛熺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熺炊必令圭潔也水泉香則酒善也湛讀審釜之審熺炊熾火之熾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炊亨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興雲雨故祀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色也有貪欲濫求者禁之寧身體安形性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螾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邱螾蟲也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

氣也)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罷省)涂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故氛霧冥冥也。十一月雷發聲，非其時，故言乃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氣水之母也，故雨水水金用事，故有大兵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蟲螟敗穀，水泉竭也。陽干陰氣不和，故多疾癘也。)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棗取其赤心。)

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氐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于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雁在彭蠡之水，皆北向將至北漠中也。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雉雊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是也。雉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頭室也。)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今之逐陰驅疫爲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耦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十二次窮于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于天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祅，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祅災，金氣爲兵，故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夭傷，國多篤疾。逆風之由也，故命之曰逆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斷，故官獄也。櫟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亦應除氣也。)

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遼吉按太平御覽引無山字，注云碣石在東北海中，朝鮮東夷，東方有大人之國也。)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遼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皆日所出之地也。)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伏羲氏，東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挻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爲北向戶，故曰北戶孫。遼吉按太平御覽作北戶烏孫，注云北戶日在其北向以爲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爲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死爲火神也。遼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赤帝著明審諟也，祝屬融工也，萬物盛長屬而工也。程文學云此亦古注，宜存，然未定卽是高許二家耳。)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恆山常山。言兩未聞也。遼吉按太平御覽無兩字，注云恆山北岳。)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江出隴山，漢出番冢也。)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遼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堙洪水以爲中國九州，州水中可居)

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為軒轅氏死為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號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為土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黃中色地道載物故稱名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昆侖之西南爾達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沈羽弱水弱沈羽毛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為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脩死祀為金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少皞白帝之號少皞用物浩成也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令正作令止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為玄冥師死而祀為主水之神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顓頊黑帝號頊大言陰用事振翕而寒也陰閉不視故神為玄冥也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遊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達吉按太平御覽塞作索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注云幾終也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毋釋刑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二月播植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四月陰始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脩皆在至前也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德畢陽始窮也刑畢陰殺盡也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也春行夏令泄象盛陽發泄也行秋令水水生于申故水也行冬令肅象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木氣多也行秋令蕪象秋氣蕪穢生行冬令格格攱也象冬斷刑恩澤致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象夏氣樹華茂行春令榮象春氣生榮華行冬令耗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炎陽行秋令霧秋氣陰亂故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繩正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達吉按廣大以容明本作廣下以容眾非是故上帝以為物宗宗本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挫折也流而不滯流行也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也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

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正讀評議之評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遏也垸轉也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規之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匝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子卷五

淮南子卷六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覽冥訓（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
平公癃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卽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
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虒也癃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
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
傷折海水大出（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
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
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權輕飛羽（尚主也葈
者葈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葈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復賤於主葈之官故曰權
輕飛羽也）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
（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
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
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武王伐紂渡于
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
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水而死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
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
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
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
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
時也撝下令反卻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
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
聖人質成上通爲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
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閒謂士爲武逵吉按意林引作勇士
一人是竟改武爲士非異本也）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

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爲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
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觀九
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而
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者謂心一生與道同者也不與觀九鑽等也）昔雍門
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
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
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欷唈失聲也狼戾猶交
橫也歍讀鴛鴦之鴦也唈讀左傳嬖人婤姶之姶）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
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神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使
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爲形
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
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
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騖來趨鉤餌故曰騖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
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
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
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
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于外如
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
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讀連圍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
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圍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
于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爲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昚注云有軍事相圍守
則月暈以蘆灰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于上）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
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爲之道故澤及萬民也）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
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內向爲珥在上外出爲冠）
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
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大湇水）

（也雲出於岑似波水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讀大夫之大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天地之閒巧厯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閒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爲厯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怳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傅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飂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也）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一說陰行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卻走馬以糞老子詞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田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于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以兩輪之閒爲軌）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于馳傳沈浮冥明與道合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難成之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于荆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卽位復獻之王以爲石刖其右足抱璞而泣血及成王卽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王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　逵吉按文王至不書十四字葉近山茅一桂二本皆有藏本無今增入）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一曰衞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嶢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山窮相通也一曰薄落涇水也）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區讀歌謳之謳區越人善冶劍工也淳鈞古大銳劍也）紂爲無道左强在側（左强紂之諛臣也教紂無道勸以貪淫也）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立成）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忽然來至無形兆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韋之質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人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　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鯈魚（鯈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自藏匿者也　逵吉按意林作聖人若鏡）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于聲也五主于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

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純温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也温和也淪沒也喻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欲終始于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屬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噆味含甘步不出頃敵之匽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噆味長美也蛇鱓自以爲能勝赤螭青虬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四海之內悉畏之也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七百尺也度深曰仞傳曰仞溝洫也熊羆匍匐邱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人咆嗥援狖顛蹶而失木枝狖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狖援屬長尾而卬鼻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皇爲至德之君而來翔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佼或作茭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逵吉按說文解字宇屋邊也義與此同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曾猶高也逝猶飛也一曰回也翼一上一下曰翱不搖曰翔外猶表也逵吉按古曾與層通此曾卽層字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昆侖之上過猶歷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東湍浮水至疾瀨清皆激浮也急流邅回蒙汜之渚邅回猶俳佪也蒙汜日所出之地池決復入爲渚渚小洲也尚徉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入于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躡或作絕徑過絕歷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灌羽翼于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喙注地不敢動也裔邊也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于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也斂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也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滅沒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駢驂也步趨之力若鞭夾一說言掉鞭教論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爲主爾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燿有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兆朕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于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過讀責過之過軼鶤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鶤雞鳳皇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鴈便復東南軼過鶤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一說矢在後不能及之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猋及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極言疾也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爲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于胷臆之中喻和也以弗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孰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鄉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言所有餘狗彘吐菽粟於路

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翔猶止也)麒麟游於郊(游行也郊邑外也)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廢頓也裂分也)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消)猛獸食顓民(顓善)鷙鳥攫老弱(攫撮)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是)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載山卞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于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蟲狩也)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榘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蹎讀填寘之填)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壚黃壚泉下壚土也壚讀繩纑之纑)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有交暉也)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駕應德之龍在中為服在旁為驂有角為龍無角為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一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為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謂車之垂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于前奔蛇騰蛇也從在于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方中央)朝帝於靈門(在朝于上帝靈門也)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故巧詐)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仁義道不復脩飾之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曰國無道危行言遜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子之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墿裂(言不禮於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犬羣嗥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入淵也一說言犬禍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之澳言豕禍也一說銜蓐自藏)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挐首亂頭也草與髮弁編為挐首不脩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為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飛鳥鎩翼走獸廢腳(鎩翼縱翼也廢腳跛蹇也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也)山無峻幹澤無洼水(峻幹美材也洼水渟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草名也莎薠讀猿猴蹯蹂之蹯狀如蔵蔵如葭也)金積折廉璧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璧讀辟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為無道不脩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也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是也)蓍策日施(易曰再三瀆瀆)

則不告也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春秋
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羋燕姓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
也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縱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縱西與東合爲橫
故曰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也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
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古者伐不徹
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除戰道便死路犯
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
也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爾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甲鎧也在車曰士步
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軵車奉
饟廝役徒衆也牛曰牧馬曰圉軵推也饟資糧也軵讀揖拊之拊也道路遼遠霜雪
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虔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不完言民窮也人羸
車奬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于役頓仆于
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身枕格而死格搮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搮之於格
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
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
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甘猶耆也故
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
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虐害所以然者何也諸
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
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
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
職天下混而爲一混同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
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
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
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脩太常隳
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弃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

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犧氏
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
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
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嘤喋苛事也嘤喋猶深算也
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
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爲本喻申韓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
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刻削之法也捽拔
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
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
謂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喻也不養之也殫病也
太半過半也逵吉按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爲少半韋昭說也而忻忻然常自
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過三
月必死植謂材也橡杙于溝邊因生爲條木也以喻申韓商鞅之所爲法比于梓條也所以
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
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折曲潦水不泄瀇瀁極望旬月
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瀷雨瀷疾流者故曰無源瀷讀燕人
強春言敕同也逵吉按強春疑當作強秦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
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
入月中爲月精奔月或作坌肉藥坌肉以爲死畜之藥復可生也逵吉按姮娥諸本皆作恆唯意林作
姮文選注引此作常淮南王當諱恆不應作恆疑意林是也悵然有喪無以續之
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
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知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
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
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六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芠讀抆滅之抆閔讀閔子騫之閔澒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陰陽也煩氣爲蟲煩亂也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誘猶惑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以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溝鼻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虛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歙讀脅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肺爲氣肺火也故爲氣肝爲風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腎爲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爲光故爲電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踆讀踆巍之踆而月中有蟾蜍蟾蜍蝦蟆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讀享薄之薄逵吉按享薄太平御覽作厚薄古字厚與享形近而誤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也餘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止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專一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胷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己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遯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也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

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達吉按不定本亦作不寧下同）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邱山喻大識知也）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尚也爲治也）豈直禍福之閒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道故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昏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不聰聽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秏（越失勞病秏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天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天殞以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詞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減）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

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繇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己者己不憎也人有尊己者己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喻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閒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撮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之官也埏泥坯取之于地已爲器無以異于土也瞑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汶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澹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業事也）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襍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顛）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

五八

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直猶但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供養之養。）與道爲際，與德爲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眞人者，性合于道也。（眞人者，伏羲、黃帝、老耼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抮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强與持著，守其物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糅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逯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逯讀詩綠衣之綠。渾讀大珠揮揮之揮。逵吉按：說文解字逯，行謹逯逯也，與此義近。別本或誤作逮，非是。）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紃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抱其太淸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惝而虛，淸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頬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也。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頬，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頳，稀世之頬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頬醜，言極醜也。逵吉按：頬頭見周禮。說文解字有頬，云醜也。又有䫏，杜林亦以爲醜。）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渾讀揮章之揮。）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也。其智不萌，無思念也。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于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象之貌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閒，役使鬼神，（言耐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耐使之者，道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閒，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人莫能得焉。）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上至于道也。或作蝦蟇雲氣。）是故眞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頻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蹏，是非眞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眞人之心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喻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爲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于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心喻神，神不損傷也。）有綴宅而無耗精。（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

（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精也）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或作介介被甲者禮介者不拜而能趨于步故曰不變也狂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也　逵吉按錢別駕云癩或作介者介卽兀字莊子有兀者王點或作介是也雖于高注之外闕一解與本文義更覺切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曰化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地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喻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無留累于物也）細萬物則心不惑矣（以萬物爲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懾矣（齊等也不畏義死不樂不義生其志意無所懾懼故曰等也）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眩惑）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明）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麗美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加密石之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讀雞枅或作刮也）珍怪奇異（逵吉按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特之賴粢讀齊衰之齊）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任讀任俠之任）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傳禪）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守爲省省視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勞憂也）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滑亂也和適也蝘蜓蚚蜴也或曰守宮東方朔射覆對武帝曰謂爲龍無有角謂爲蛇而有足騤騤脈脈喜緣壁非守宮卽蜥蜴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逃去）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喩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齊等）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𦙶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僂脊管下竅也高于頂出頭上也𦙶肝胸也迫薄至于頭也兩脾下在上軀正員也𦙶讀精神歇越無之歇也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也）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以其禪舜）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矣（以其視龍猶蝘蜓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匍匐窺于井此之謂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于不可拔搖之柱行于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遂也）無至而不通（至而通也）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偕也斥澤之鷃雀飛不出頃晦喻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故）

日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華周皆齊士爲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劫以兵也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言不爲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鄉士之子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以至德見貴許由務光是也故曰不待爵也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富楚狂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百鎰聘之欲以爲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堯是也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務光是也外此，其餘無足利矣。外猶除也利猶貪利或作私私獨受也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攷觀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金滕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瓴器叩之有音聲故曰自以爲樂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仍仍或作聆聆猶聞也逵吉按乃性仍仍然性本皆作始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厚利重祿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據天下之圖籍行其權勢而刎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于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虧損羨過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以立常滿倉也在今滎陽縣北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竭盡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篅笆，有其井，一實也。篅笆受穀器井家人之井水也篅讀顓頊之顓逵吉按說文解字笆篅也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急就篇所云笆篅箯筥籅箅篝是也與注義合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原道訓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清明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也厭也楚人謂厭爲眛喻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揭舉也钁斫也臿鏵也青州謂之鏵有刃也三輔謂之鍋也籠受土籠也逵吉按鏵說文解字作茉鍋即鑼字解字又曰鑼相屬讀若嬀蓋因讀鑼爲嬀因之誤爲鍋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

矣菻蔭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菻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巖穴之閒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跔跔讀車軥之軥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于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以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能使之畏死言不畏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不貪利欲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不知未爲牆冰之時偃凝能變也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爲之外喻極大也無內言其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當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閒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徵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滑亂

達吉按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縱放也肆緩也儀法也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季路菹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天也季路仕于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醢之以爲醬故曰菹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子夏學于西河喪其子而失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于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直猶但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爲利矣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己雖欲之能以義自已也非能使人弗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肴

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仇讀仇餘之仇。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晉大夫荀息謀于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璧馬，假晉道。既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禽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豔曰豔，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故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君，仇由、虞公、晉獻、齊桓、胡王也。適，猶節也。動，猶惑也。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不治矢，言不為而得用之。然則為者不得用之。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箑，扇也。楚人謂扇為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已，止也。

淮南子卷七

淮南子卷八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本經訓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亂之本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淨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嫈物也寂漠不擾民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質性也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也動行也文文章也便利也物事也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略約要也侻簡易也侻讀射侻取不覺之侻逵吉按侻取不覺義當是敓字敓今之奪字也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素樸也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同一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生也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五星熒惑太白填辰歲星也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玄至碭而運照玄天也元氣也碭大也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偏照四海也鳳麟至蓍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于門庭蓍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藏否也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鐫山石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鍥金玉擿蚌蜃鍥刻金玉以爲器也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夭麋子也爲類見害故不來游也覆巢毀卵鳳皇不翔鳥未鷇曰卵也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

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疏通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雹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燋夭霜雪之害不止則萬物燋夭不繁茂也菑榛穢聚埒畝茂草曰菑木聚曰榛積之於疆畝芟野菼長苗秀芟殺也菼草也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也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受雀頭著桷者一曰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逵吉按縣聯縣卽邊字栟帶之義見楚詞九歌橑檐榱題橑椽也檐屋垂也榱椽也題頭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阿曲屋夫容蕅華也芰菱角交菭也荷夫渠也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脩掞曲挍夭矯曾橈芒繁紛挐皆屋飾也芒讀麥芒之芒挐讀上谷茹縣之茹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剞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劂鑢尺削兩刃句刀也剞讀技尺之技劂讀詩蹶角之蹶削讀綃頭之綃也逵吉按原道訓注云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與此注異錢別駕云剞劂二字古無定解說文解字以剞劂爲曲刀應劭曰剞曲刀劂曲鑿又與許君不同淮南書高許二家注本相溷故多前後互異歟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箘露夏槁松柏根茂箘露竹筦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箘讀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逵吉按箘露之露當作簬江河三川絕而不流三川涇渭汧也出于岐山絕竭也故曰不流國語曰河竭而商亡也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蟬蠛蠓之屬也一曰蝗也沇州謂之螣螣讀近殆緩氣言之蛩讀詩小珙之共天旱地坼坼燥裂也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鸇之屬也居牙熊虎之屬也距讀拒守之拒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特小室也蓬廬籧篨覆也言小有賓客歸之無所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衆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差也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

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賞可賞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夭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逵吉按乘人氣本作乘一氣唯藏本作人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為不為不成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一曰褒大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眾宜旁並薄近也眾物宜適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眾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諝謀也性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襍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未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

而人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說也言尚德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大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表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曆推得也曆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斅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也遷移也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上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紂之民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詐偽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豪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于昆侖之山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也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齧其指以明

巧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鑵倕身于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爲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但口辯者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損減酌焉而不竭酌猶予也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歷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逵吉按擾人之擾當作犪古柔字也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讀車軋履人之軋貐讀疾除瘉之瘉猰貐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楚人謂豕爲豨也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邱之澤羿于青邱之澤繳遮使不爲害

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邱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十日並出羿射去九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庳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阨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也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逵吉按呂梁有兩說一說在西河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是也水經注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今離石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過峘至是乃爲巨險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河百有餘里道元雖駁正郡國志然亦主西河之說矣一說在彭城卽注是也云石在水中者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攷詩在彼淇梁在彼淇厲以砅推之厲亦卽砅字梁砅俱置石水中以渡行旅之義段國沙州記云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砅亦其事矣毛鄭注詩恐未得其解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闕伊闕在洛陽西南九十里廛澗兩水名廛讀裏纏之纏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琁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淫役也琁或作旋瑤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爲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爲園圃積酒以爲淵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邱酒池處是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道紂剖其心而觀之故曰刳諫者孕婦姙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剔觀其胞裏故曰剔孕婦也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殿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

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可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檝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眘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佗此不免于惑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讀屋霤楚人謂牢為霤彈壓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也)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伸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無私(普太也氾衆也無私愛憎害皆公也)蠉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嬴縮卷舒淪於不測(嬴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于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歙讀曰脅敘次也)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其餘無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也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

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施延也延于遠方之外)名聲傳于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並併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鞼(鞼折也)寬而不肆(肆緩雖寬不緩過齊非也)肅而不悖(肅急也雖急不促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類也)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為正(撥任也扶治也)壞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矯正也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為諸夏所侵陵)王者法四時則削(為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為鄰國所侮辱)君者失準繩則廢(為臣所廢黜更立賢君)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密也不為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陿隘而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情性也)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矜自大也)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褋焉(褋糅也)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也)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遁逸也)大構駕興宮室

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逵吉按文選注駕作架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
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棲井榦復屋鈔井也刻花置其中也標林欂櫨標林柱類欂枅也櫨
柱上拊卽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
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儼讀儼然之儼也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
鏤雕畫也玉曰琢皆巧飾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淌游瀷淢菱杼紾抱
淌游瀷淢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淌讀平敞之敞瀷讀
燕人強春言敕之敕減讀郁乎文哉之郁杼讀楚言杼紾讀紾結之紾抱讀岐嶷之嶷芒繁亂
澤巧僞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象文章貌挐讀人性
紛挐不解之挐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崖垠也來谿谷之
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
之水邊爲脩碕或作旋石旋石切以牒累流水邊爲脩碕脩碕曲中水所當處也抑淢怒瀨
以揚激波抑止也淢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止也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迴以
像湡浯拂戾也邅迴轉流也湡番隅浯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邅迴故法
而象之也湡讀愚戇之愚也逵吉按錢別駕云浯靈門水名湡形國水名亦通益樹蓮菱
以食鼈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芰也皆可以養魚鼈蓮讀蓮羊魚之蓮也鴻鵠鸘鷞
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鸘鷞雁類一曰
鳳之別類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鷁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舟中吹籟與竽以爲樂故曰浮吹
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
爲險阻令難攻易守也積土高丈曰臺加木曰榭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
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盡極要之觀望也魏闕之高上際青
雲大廈曾加擬於昆侖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大廈大屋也曾重架材木相
乘架也其高與昆侖山相擬象脩爲牆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踊躍之
踊道讀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殘墮也增益也接徑歷遠直
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阸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
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鐘音之君也重器大器蓋鐘鼎也華
蟲疏鏤以相繆紾書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繆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

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焜昱錯眩照燿
煇煌錯襍也眩惑也照燿煇煌焜光澤色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
之飾鍛錫文鐃乍晦乍明雕畫也緣錯鍚鐃文如脂膩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掇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
故曰乍晦乍明也逵吉按鐃說文解字作鐃鐵也
籧篨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席籧篨葦席取其邪文次敘劍鏡
若此也纏錦經冘似數而疏劍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冘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
人目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
酸之變荊楚言二國善酸鹹之和而窮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
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筩埵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鑠
靡流堅鍛無猒足目逵吉按盧詹事云無猒足目別本作足日山無峻幹
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
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白素也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
遁於火也殄盡也殄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五者之中
有一則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
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
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須宜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
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土事不文
文質也木工不斲樸而已斲或作琢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舒文飾也鏤
讀婁之婁逵吉按婁之者字從毋中女卽婁子義也此讀從之孔戶部繼涵疑句有脫字恐未必然
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
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龍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干贏之贏
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脩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
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
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
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煥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亡也亡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盛氣血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衰讀曰崔杍之崔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爲哀所容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慈柔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也故聖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逆制也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責其稅斂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贅從嫁也或作賃妻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惷讀近貯益之胜戇龍口言之也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父母曰孝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閒無憾恨各得其願也夫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非强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于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思思慕之心未能自絕于哀戚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胸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界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上令者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誨教也變更也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幷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傒繫囚之繫讀若雞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澹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言兵爲禁暴整亂設不爲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所以自爲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爲自淫過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爲詐僞佯哀戚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濟敬爲上也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處居也喪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爲主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所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喪也故曰道廢

淮南子卷八

淮南子卷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辦而不自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蔽筵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璪十二公侯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黈讀而買黈蓋之黈也）天子外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在中）懷其仁誠之心。（懷思）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植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遷延猶俳佪也已說在本經也）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愨。（端直也愨誠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一同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很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事治）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撝棁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逵吉按棁說文解字云木杖也攷禰衡執棁以罵曹操亦是杖此撝棁義當從之）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端息之喻也）政苛則民亂。（言無聊也）（逵吉按說文解字喁魚口上見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蓋亦衆口上向之義水濁則魚喁政苛則民亂十字出韓詩外傳淮南之文博采通人信而有證此乃改喁爲噞噞喁古音相近古字無卯異文與）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塺塺也楚人謂之堁堁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澹給）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誠實）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脩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脩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

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過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逵吉按應云宜遼名也姓熊）軮軩鐵鎧瞋目扼擘（逵吉按擘卽捥守本或作擘者非）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于德不及之遠）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于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蘧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人也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史墨也）（覿觀之也）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猶勝也）故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皋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招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鶩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鸞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縩車之縩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哀威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為相）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太師也）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諭教教之鼓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以亢）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橫扃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亂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衡銓衡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蠡首（蠡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

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小細憯猶利也以智意精誠伐人爲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故以莫邪爲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爲大故以枹鼓爲小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爲自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王故曰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道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才智也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騊駼黃馬白腹曰騵詩云駟騵彭彭騊駼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偏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也索絞也歙讀協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觡作觡注云舟觡椎作推犧作戲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焦或作巢逵吉按焦與巢古字通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埳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鴟鴟鵂也謂之老莵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騖疾也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盬嫚捕器嫚讀慢緩之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也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猒欺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燕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不枉爲善也一人被之而不褒褒大也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褊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愼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贛物也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

橋桔皋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喻君也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善惡惡之名人猶有強知之人爾不如掩聰明而本脩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與之時湯武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若伊尹爲湯謀傅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聖之任國語曰武丁以象旁求聖人得傅說于傅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知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猒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匡也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各得其

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脫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強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推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也詭違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營典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中夫鳥獸之不

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耐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楚靈王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句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實眞僞之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業事以效其功效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專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竝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偏運照海內中正羣臣公

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庶衆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于軍功也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任任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謗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仇殺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

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强淩弱，衆暴寡，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百姓力屈，强弱相乘，衆相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翦作剗，是古字。越席不緣，越，結蒲爲席也。太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毇，毇，細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粢飯不鑿。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衰，老也；憫，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蹝也。言甚易也。逵吉按：文選作許脊注，甚作其。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猒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黎，齊。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正性，詐僞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舟，船也。方兩小船，竝與共濟爲航。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櫚榱，櫚，屋垂；榱，隱也。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枅讀曰雞也。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氂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失。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幷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奧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機，理。是猶以斧劗毛，以刃抵木也。劗，翦也。劗讀鷩攢之攢。皆失其宜矣。宜，適。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羣臣歸君，若輻之湊轂，故曰輻湊。喜

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立而不廢逹吉按本皆作威厲立而不廢聽明先而不蔽蔽闇也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解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商音清宮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言平也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理官士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無專行也專擅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𥝩𥝩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𥝩禾穗𥝩孚揄頭芒也十𥝩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政謂之本也逹吉按𥝩古累黍字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惑眩也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閒而反以自正反還也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己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于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于民亦自脩之不廢于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于身言其正己以正人也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等同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表正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耐令行于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閒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正也而旋曲中規曲屈規圓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蹻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夫據榦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

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一曰氄）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公正）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執制也）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度量也）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為人所禽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猨狖失木，而禽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為持位，（無所為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冐）（為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為之，（不任用臣智能也）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

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阿曲從也）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無所私好）有為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讒諛之人）（乘志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惑）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制猶禽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逵吉按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越散）耳目淫則竭。（竭滅）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道常末知）以奈何為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為貴也）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局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

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皇之術通六蓺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風化）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役事）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徧猶盡也）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亡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士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庇也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鉳頭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帶位鉳鏑也逵吉按藏本如是本或作曰郭洛帶係鉳鎬也文義皆難通疑有誤字）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也）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為司馬因為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趙以善擊劍聞㵄猶擊也）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劍拊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橈刺船櫂也資用也橈讀煩嬈之嬈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堿決唐（堿水城也唐隄也皆所以畜水逵吉按唐古塘字）故循流

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齊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再舉殺比干斮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不樂其大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匡牀蒻席非不寧也（匡安也蒻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匡床蒻席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飢寒）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鐘石磬管簫也絃琴瑟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效致）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事治業事）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

過十畝。(蹠蹈。)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憫憂無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鹿子曰麛。麋子曰夭。)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不焚林而獵。(為盡物也。)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未祭獸。罝罦不得施也。)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獱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取鯉四面陳之水邊也。世謂之祭魚。未祭魚不得捕也。)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摯矣。未立秋不得施也。鷹或作雁。)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物。)是故草木之

發若蒸氣。(發生。)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之時。)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在四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于南方也。)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宿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轂以喻王。逵吉按。不穀之訓。古皆云穀善。錢別駕云。道德經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河上本作轂。注云。不轂不為輻所湊也。又別一解。與此轂以喻王之注正同。知古兩義並有。後人但識穀善而不知有輻轂之訓矣。)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應和。)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弱曲也。)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掌也。戾破也。)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

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鼓。過若豪氂，而既已備之也。備具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當此之時，鼚鼓而食，鼚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鼚。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政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漕運之橋。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振疲民。封比干之墓，比干紂之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顯其里。穆稱篇又云老子業于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于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宏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大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為勇力也。伎巧不知，人不知其有伎巧也。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為魯定公司寇。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舍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萇宏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于斷割之色，不見于顏色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

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忤逆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惑不知所詰也懷伎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野外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唐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也國厚故人道生也國之所以存者

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士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日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效也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子卷九

淮南子卷十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繆稱訓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達吉按此下三篇標目下皆無因以題篇四字注又簡略蓋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缺無據證並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玄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大通謂之衢尊酒器也達吉按六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觖不滿也滿如陷，陷少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纊繭也曝繭蛹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慼也一曰慰極達吉按困慰本或作困懟注並同疑作懟者是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剟疏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恚聲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

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誋。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眇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為賜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昭道誋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

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鷹翔川，魚鼈沈，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必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為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言蹠乃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為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不樂子之如此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也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釐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憯

恒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蹝蹝焉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拊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猶闇而無爲人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爲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而復生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薶也聲揚天地之閒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宏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食懿公其肝在宏演剖腹以盛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

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己不自隱身之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信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結發動也雖著結快民心達吉披著本或作著）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卻（卻謂耕者卻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達吉披陽吉也本或誤作告也攻易陽爲吉陰爲凶故訓陽爲吉作告非是）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

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書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伋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伋急也逵吉按急字從及下心此作心旁及字本同耳矜怚生於不足怚驕也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伋如鴞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伋伋也如鴞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為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噈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伹倨佝知情僞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詞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詞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人傳詞詰之獄繁而無邪繁多也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

辭矣失事之情則為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于人不受于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予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貪憂閉塞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

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慶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脩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照，曉。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羸我。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為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為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而得仁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為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曰：趙魯獻之于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共雍，楚臣。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踰，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遣共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至于道也。夏政行。行，尚麤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己，殷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飲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則其化民逾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

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强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剌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輒之難)萇宏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暉目知晏(暉目鴆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逵吉按暉目疑當作暉日說文解字鴆運日也廣雅雄日運日雌日陰諧晏無雲也當是曣字封禪書作曣並同)陰諧知雨(陰諧暉目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爲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嘰(嘰唬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爲杯必極滋味)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

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崝峭也陀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也)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絚(絚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强廣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駮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爲而民蒙純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

者士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曆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木）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攖繆）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嘗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兼覆而并有之無蓋字）

淮南子卷十

淮南子卷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齊俗訓（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宂之獸（逵吉按太平御覽自宂作食肉疑非）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逵吉按頓卽鈍字故頑頓卽頑鈍是）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踦適也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鷂也）水蠆爲蟌莣（蜻蛉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孝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樠（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邱者起于象樠）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于紂熱以爲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擧也拼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它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筐作莛）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

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不厭薄（角觿刀劍羽閎之覆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逵吉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史記山行乘欙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橇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椐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澤行乘毳徐廣史記注又作山行乘橋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蕝呂不韋書山用欙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楯又有沙用鳩本書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蔂水行乘舟沙行乘鳩澤行乘楯與此而七其字各殊玫之欙爲正字蔂欙皆欙字之別也肆字音與欙相近通用檋椐亦同聲橋又檋字之轉聲檋乃駕馬大車橋卽俗輴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別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輴輶楯三字同類橇毳蕝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輴又下棺車亦曰輴古字無輴楯乃以闌楯借用耳僞孔傳尚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別駕所肆玫而附詳之如是）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緣（狟狟豚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濊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坋塵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它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同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

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酷也。曾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契作齧，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昚注云：契，剋臂出血也。歃，御覽引作啑，啑，歃之別字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括，結。笄，簪。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拂，放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拂作祓，有注云：除其不祥。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紟。笏佩玉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圓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强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期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

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紐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泠道九疑山不煩市井之所廛）禹葬會稽之山（禹會羣臣于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為顓項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其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逵吉按太平御覽絹作飾）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蒭而已（逵吉按太平御覽蒭作芥芥正字蒭奇字）夫有孰貴之（言棄之不貴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誰貴之哉）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言始）

（廢于武王也）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弦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也為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也病厲入山導引輕舉假上也遠吉按俗本赤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閒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遠吉按莊子大宗師篇堪坏襲昆侖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人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鵶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欽駓古駓鵶本一字錢別駕云古丕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也檖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埵皆治具坊土刑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鬄髮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吐作坦疑坦字之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眾虛之閒（眾虛之閒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鐖運開陰閉眩錯

逵鑯鑯發也運閉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
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閒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
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
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
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
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
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
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
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
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
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
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
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
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
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
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
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
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
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飾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
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
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
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
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論返作叛

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
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逵吉按太平御
覽引自作從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
疑親母爲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
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
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
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
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
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
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
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
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
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
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
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
所謂五兩逵吉按文選注引俔作綄見作候許昚注云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
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莧爾此字義當作綄爲是無須臾之間定
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
有爲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
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
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
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
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
脩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强脊者使之負土脊强
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于下也）博聞强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為一物離而為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角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殳木杖也）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閒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四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

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澹足也)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趨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稽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其口(荊吳國也芬珍味也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繒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夏則)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逵吉按太平御覽兩引支作止一引仍作支)一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一解札作蔽體一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爲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當是異本故兩引兩異耳)短褐不揜形而煬竈口(煬炙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注作煬炙也向竈口自溫煬讀高尚之尚也解讀甚精當是今本脫之)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論作喻有注云喻猶方也)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菹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一

淮南子卷十二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爲。無爲，有形而不爲也。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之，謀，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己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

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恥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椑榼也達吉按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椑榼也皆爲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讎夷(讎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强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皋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蟨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蟨)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驢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蟨有患害蛩蛩駏驢必

貧而走逵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攷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獨鹿邛邛岠虛獨鹿卽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曰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蹷作蟨從虫駏驢作巨虛邛作蛩字爲正然則作邛者省作岠者借作蹷及駏驢者別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

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逵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己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强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置酒也)莊王許諾(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脫文京臺卽强臺下並同)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疏徒跣也揖擧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逵吉按料山太平御覽引作獵山)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覿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强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

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作入作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爲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禍已成于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逵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

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氾水厓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于人者)

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銀擊也鉤釣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厲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三玉爲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玄豹黃羆青犴(犴胡地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閒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閒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注該備也卒一人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細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同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眾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群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

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為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所行比之，則如窔奧中也。)若我南游乎岡㝗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逵吉按：黨，所也，方言云。)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氾，(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氾，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氾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蛁蟟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曰：昭昭者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日澤出之也。)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閒，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摶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無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閒，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為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頤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

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達吉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卽俗寨字）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挾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

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灃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

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也。句星守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也。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卮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瞀被髮也。木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

淮南子卷十三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氾論訓（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也）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褒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褎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窟室逵吉按復穴之復應作覆）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寒露似非）夏日則不勝暑蟄蟲蝱（蝱讀詩云言采其蝱之蝱也）聖人乃作爲之（作起也）築土構木以爲宮室（構架也謂材木）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檼也宇屋之垂相乘架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緂讀恬然不動之恬）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臿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耰讀曰優櫌塊椎也三輔謂之僂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竝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靻蹻靻轂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儋不勞也）故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于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逵吉按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竝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中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女立于申寅爲木陽申爲金陰亦是）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于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遠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堲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椁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殷人用槨（用柏爲椁厚之宜以棺爲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椁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平日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王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

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彠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緦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咎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亡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爲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之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耐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

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己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愼之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犂孎之孎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平除之也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扆而朝諸侯負背也扆戶牖之間言南面也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決之於心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卻故調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于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龎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龎器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黄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逵吉按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錣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義解同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爲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之后也逵吉按說文解字詬或作詢此用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蠐螬之螬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塹也一曰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幨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鬭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紺綃之綃也古之伐國不殺黄口不獲二毛黄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幼小也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之下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耐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

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也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任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

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外乖也。定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取其西河之地。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讀汶水之汶。湣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上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

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夏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褻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勑之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致其忠。是爲無有其材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入芻稾之稅。以供國用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救百姓之命。祈之于皇天也。當

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儁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誠作威）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逵吉按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為卽鵲尾冠以始生竹皮為之卽劉氏冠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疑怪也）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隅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閒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惷亦愚無知之貌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為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禽也）湣王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卽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卽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為善而耐王天下故曰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為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于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悔恨也臺或作宮）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古牖字）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脩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逵吉按文選注引作三光日

月星也。無辰字。以爲許愼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愼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爲于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爲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謀度事也。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享。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卻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誕爲功者。弦高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逵吉按。古聲陰鄢同。故以鄢陵爲陰陵。非九江之陰陵也。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繩之維。微讀抆滅之抆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兄則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誼。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强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蹵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捽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聚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也。乾

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鵲讀告退之告。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宏，周宣王之大夫。數，曆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宏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嬴，籯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爲武安君。初帶嬴囊襜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免于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荊文誤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鏤以死。屬鏤，利劍也。一曰長劍鐔施鹿盧，鋒曳地，屬鏤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機，要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爲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蝨，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蝨，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詘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于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也，人君不可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

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蹏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逵吉按：古孟芒同聲，故通用。）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曰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予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瞍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弒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弒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璧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磐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志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爲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爲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爲大由。事在道應訓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也。）夫發于鼎俎之閒，（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尚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縛人，謂管仲也。）興于牛頷之下，（興，起也。謂伯里奚也。頷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爲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知，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于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爲德；（秦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爲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笄好者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笄作竿，是。）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濫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于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

爲不善也爲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己順其天性故易爲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矯善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

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恆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諭若桀紂無道術度量不得與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荊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鷇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燗燗若燃火也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達吉按梟陽見爾雅數云說文解字作梟羊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梟楊山海經謂之贛巨人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烏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太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枕戶橉

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逵吉案、太平御覽引作不待戶牖而行、是。）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禨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于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于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爲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

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三

淮南子卷十四

漢涿郡高誘註　　武進莊氏校本

詮言訓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于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爲物所制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尸尸主也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劍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弒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子路葅於衞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爲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爲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沈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愼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

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持舟檝者謂近岸爲歙遠岸爲張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得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

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卻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柏莒達吉按柏莒卽柏舉古字通用也)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

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籌也。）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擧其疵則怨人。（擧說己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爲美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之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貿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同，子產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蘇秦死于齊也。）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智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

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

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自偩，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主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爲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耐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昆山之玉瑱，（昆山，昆侖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形筴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干己。）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脩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鵰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邱山，嵬

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為期直己而足物己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也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為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眾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為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為也故不得已而

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強為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棊不傷為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馳者不貪最先馳競驅也達吉按馳卽騁字省文孫編修程文學皆說如是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鑽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弦至周有七律增為七弦也南風愷樂之風周公殽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達吉按史記龜策傳日取前足臑骨徐廣日臑臂說文解字云臑臂羊矢也吳人沈形云解字誤豕為矢令人難解蓋謂羊豕之臂耳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畮一守百畮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也啓開也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無害者可以為尸也不能御者不可以為僕無害於為佐佐君位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

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逵吉按吳處士江聲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參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藏本如是故不遵改）兩人相鬭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鬭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鬭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止成文（羣而不黨）（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凋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己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

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向于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閒反生鬭（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鬭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于邪）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之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于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至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席之先所從生出于雚與蕈葦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盛泰羹不調五味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于火）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

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于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而天下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帀也。從子至亥爲一帀。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以數帀之壽，有注云：帀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垂盡之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脩極（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沖，調也）。

淮南子卷十四

淮南子卷十五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兵略訓（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略謀解論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略）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略獲得也）將
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
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
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
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
不澹則爭爭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
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鑠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
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
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
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王中相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
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
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周山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天柱折也四字逵吉）故黃
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
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于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也）啓攻有
扈（禹之子啓伐有扈于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
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
禽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
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
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
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
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
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
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
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亂）害百姓肆一人之
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
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
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獺之類食魚者也）養
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
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
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
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
木毋抉墳墓毋爇五穀（爇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
收六畜（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征國民為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
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其作某）傲天侮鬼決獄
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兵
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
賊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帥作為）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
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
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
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
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
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
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
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至於不戰而心服）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女牆）
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
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
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
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

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取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明作陽）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象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無之字）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㥄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戻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四宇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潯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鬭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下支）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響因民而慮天下為鬬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要遮者（斥候也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相望（錞錞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綰而鼓之（綰貫枹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

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奇賌陰陽奇祕之要逵吉按說文解字云該軍中約也又漢書有五音奇胲史記倉公傳作奇咳古字賌胲咳皆應作該五音奇胲兵家書也故許慎以爲軍中約)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
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
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愼也)動靜時吏卒辨兵
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鎭衆也)
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度候視也)
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治軍隧道疾也)行輜治
(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
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脩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
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
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
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
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
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
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
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
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
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
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
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
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
裹郯邳(巴蜀郯邳地名)潁汝以爲洫(洫溝也)江漢以爲池垣之
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山高
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深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
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鎩短鏦(鏦小矛也)齊爲前行積弩

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矢金鏃翦羽之矢也)合如雷
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
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齊于
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
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爲天子富有天
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
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
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之民未及發而
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
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
相憀(憀賴也)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陰人也大
沛蘄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
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
錐鑿而爲刃(周內也撚矜以內鑽鑿也)剡摲筡奮儋钁(摲剡銳钁斫也)
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
蟻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
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
東面而迎歲(大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
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
可以埽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
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
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鬭明於禁
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
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
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

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也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公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垠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末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淩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强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權作鈐下知權事權同程文學云鈐當作鈐為是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硤作狹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宛屈也卻笠居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卻偃覆也笠簦也羊

腸道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羊腸一屈一伸此二注別本亦或有之發笱門發笱
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
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橧橧擠其揭揭
擠排也橧橧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言軍之反閒也審錯
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蕃盛曰蔚隱匿其形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隱遁其形出
於不意逵吉按太平御覽意作慮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
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摶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逵
吉按太平御覽撚作蹍注云蹍蹀踏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
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
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
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
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攻作數故兵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
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
一動動則淩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
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
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
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
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
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
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問急填其隙
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
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
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
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
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

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人不及步鋗車不及轉轂
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
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
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閉閉以
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
天之上放寄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
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
填填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
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
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
魚鼈不動不擐蜃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
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
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
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淩必
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
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挃擣也
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
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
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
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
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
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
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
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
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
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

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鬭，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睭睭，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箘簵，（栝，箭栝也。淇衛箘簵，箭之所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簳作路。御覽凡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箘簵，箭竹也，出于淇地。衛，箭羽也。程文學云：釋名：箭羽，齊人曰衛，所以導衛矢也。疑是許慎注。）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蓮華也。矰，猶矢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矰作橧，注云：橧，大盾也。當是異本。）然猶不能獨射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射作穿。）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邱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軍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向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如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

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迎，逆敵家。)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歙，弱；張，強也。歙讀如脅。)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竝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逵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視上如兄、視上如父兩句同。)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逵吉按：太平御覽親作視。)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於辯，(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嚂作濫。)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

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爲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鬭。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於人。）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爲人禽。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搴巨旗。（搴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淩。翼輕邊利。（邊利翼軍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堨。（梢小柴也堨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爲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則强。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禽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禽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禽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

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子卷十五

淮南子卷十六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說山訓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魂問於魄魄下魂魄竝互異曰以無有爲體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以可得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之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詰魂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魂將反于無形魄反顧魂忽然不見不見魂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瓫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輴棺下輪也輴讀若牛行輴輴之輴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二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之則其母也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絶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噉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蛇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草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螾一名蜷蟺也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一精專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則傷道不貴有爲也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日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不能行清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致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有言者則傷道貴不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載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道幾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處也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處以成音也故日視籟與竽也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展轉伏枕寤寐咏嘆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强自抑去念慮非眞無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一也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其詩故曰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于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綠能效人言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也故曰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爲新迹如鸚鵡知效人言不能自爲長主之言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剝以卜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鈞

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適作敵古字通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守其故不知變也月望日奪其光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為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為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為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埵堁猶席翳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小不可為內復小于秋豪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為外也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性香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性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性仁義也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為腴主之腴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內無外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豪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為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

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為天下正無所阿私也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弑齊簡公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之寶也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為寶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贖衛之罪殺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傅也兒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為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為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為跲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也厲鬼長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之心無外思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耗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守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也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關楗也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其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為上客刺不備豫諭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二氣也人

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爲冬夏自爲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也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于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充作亮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挺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揲讀揲脈之揲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蛖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爲遠月盛則蠃蛖內減故曰蠃蛖應于下月陰精也蠃蛖亦陰也故曰同氣也精能相感故曰不可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召猶致也剝牛皮鞟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于生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于殽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亡者不敢夜揭炬爲人見之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饒人也不敢畜噬人狗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無智謀不能免于鼎俎以喻將軍當兼于材不可以無權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螫毒一引作螫蟲

兩異爲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卻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爲常也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喻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于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轅二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猶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會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

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放也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殫盡也故澤失火而林憂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林木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爲越所殺也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亡爲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强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旁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虛空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元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鐘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裏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一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蔂土籠也始一簣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出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也水濁而魚噞魚短氣黃噞出口于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爲室家

也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以德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倕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手也謂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鉤鉤也可以得魚故愛之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惑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爲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己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達吉按桃部即桃棓詮言訓注云桃棓大杖以桃木爲之注義異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默止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也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于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憂世不能上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斥境并兼人國爲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燒薰自香也楚人謂之薰燧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脣而治

鬬桀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敢如是者，則盜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也；餓，困乏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躓爲蹪。愈，勝也。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舂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拔，以此譽人，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人，雖閒暇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讀曰科也）。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今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脩進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礛，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于日月之前）。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

一（一，同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解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不得，更復惑，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止，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己情，欲止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己乎）。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祈，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瓠。言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猨號，是也），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之徵，精相動也）。咼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也。咼，古和字）。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畫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亡）。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不可多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

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傳曰：祿之去公室。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小，勿遂大與同。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先稱之于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之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以爲實然。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言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曰不疾失其常也。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誓，水至不去，沒依而死之，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上名白，仲尼之曾孫孔伋之子也。子上之母被出，卒于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也喪之，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從而隆，道汚從而汚，伋則安能及乎？是不爲伋也妻，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豹胎，以極廣後，故箕子爲之驚號啼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爲之長嘆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也。髡屯犂牛，既犐以犄，決鼻而羈，髡屯，醜牛貌。犂牛，不純色。犐，無角。犄，無尾。決鼻，羈頭而牽。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所福祥之辭。祀河曰沈。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論語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咼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而我因其求炙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故曰求晨夜。見麖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麖，麻之有實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麖讀傳曰有蜚不爲災之蜚。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招簣，稱死者浴牀上之栖也。怨亦憎也。變文爾。簣讀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于罕不利玉人之寶，利于玉人自得玉以爲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依。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謚。居衰亂之世，脩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比干以忠

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多以不忠紂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顫讀天寒凍顫之顫字亦如此明月之珠出於蛖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蛖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賈值小物有賤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履也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俳善和也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之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法飛鳥詩云弋鳧與雁好魚者先具罟與罛罟細网傳曰數罟不入汙池罛大网詩曰施罛濊濊鱣鮪潑潑是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縛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爲禮記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爲羹也桀有得事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也一說不傳丹朱而傳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末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弊箄甑甐在袇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甐甑帶搏取也甐讀蠹龜之蠹也美之

所在雖汙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汙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饑而予秋豐而收故民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爲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縱其所之而已貂裘而襍不若狐裘而粹襍猶駮也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恆不可作爲巫醫故曰惡也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不知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郢是也棟欐木材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脩不足巨大也脩不足言其短也逵吉按脩各本作長依太平御覽改又巨字作大蘧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衛使史歟往覘之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故曰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痤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爲商君故曰商鞅商在京兆東南瑗以德化鞅以刑罪故曰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鍼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鍼所抵殫人雍痤出其惡血糈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貍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瘡貍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雁頭亦愈之也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推行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爛腐漆見蟹而不乾乾燥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踵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剝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截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

相去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
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
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
而顧活顧反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擊鐘
磬者必以濡木轂强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强
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
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者非學鬬爭也慬
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
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
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
用者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
也不鳴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
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
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論知也逵吉按論太平御覽作諭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故也一
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竝也足蹷地而爲迹暴行而爲
影此易而難蹷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
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
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
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故桑葉落而
長年悲也桑葉時將茹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
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能和五味故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火
以供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
也爲用謂調五味也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
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輕重則衡低卬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
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乃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以不用爲大用也先倮

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
示有所先饗猶食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曰不可也物之先後
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
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
溺死其神能爲大波爲人作害因號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或曰知其且赦也而
多殺人不仁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人也其望赦
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
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
殆殆危害也文王汙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
子汙膺陷胸也鮑申楚相傴背僂成治言賢也裨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
事裨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論
語曰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逵吉
按太平御覽引無徑字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
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冠難至聾者告盲者盲
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聾
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
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郢楚都鬻賣也食養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而無多
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鼈
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要蜂蠮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
螫讀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撥攫有所搏也兕
牛之動以觝觸兕獸名有角牛犎牛也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
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
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
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撽不正而可以正弓撽弓之掩牀讀曰檠
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撽正者弓也不利
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遫爲上齊讀齎之齎齊捷皆疾

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共應物而斷割也。劖靡勿釋。牛車絶轔。劖切楚人謂門切爲轔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轔讀近藺急舌言之乃得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日勃也。

淮南子卷十六

淮南子卷十七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于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惑無有大于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蝫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蹷者淺矣，然待所不蹷而後行。（蹷，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蹷，以手抗，不得其數。愈蹷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也。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爲。）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也。）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近其死也。）故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曰莫之能致也。）故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于詹諸。殆，猶畏也。蝍蛆，蟋蟀，爾疋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于蝍蛆也。達吉按：殆，太平御覽作困。）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修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爾疋謂禪茥，秦人謂之祀祝間。鵻時晨鳴，人舍者鴆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寄死歸，殤子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論語曰竊比于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甚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恤無聲，故得有聞。）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慊，快也。叫，譟呼也。不斲，不自斲。豆簋籩豆之器。大勇人不聞自畏之，不復鬭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蔟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鉒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鉒者，提馬雒家謂之投翮。金者金步徐跋，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以問于數，可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爲急務矣。）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其愚。）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又曰無耳爲鏏。鏏讀曰彗。鏏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是也。）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創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創，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蚙窮。（昌羊，昌蒲。蚙窮）

（蝱蛾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屋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礛讀一曰廉氏之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力亦功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烹猶殺藏猶殘喻不復用也）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粟不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絑，冠則戴致之，絑則躧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能惑）明於死生者不可卻以危，（危無能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溺）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水也）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也）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眘注云墣塊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軵讀軵濟之軵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貂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奮厲也）

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真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一物不當爲用逵吉按造卽戚字故戚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戚施說文解字作鼁䵶云詹諸也詹諸卽蝦蟇矣）舌之與齒，孰先礱也？（礱磨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錞矜下銅鐏也錞不休而刃先弊錞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箭）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執，（執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逵吉按說文解字竹部有篗字云收絲者也方言篗榬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然則蟬匷卽篗字矣依義推車之推字亦當爲椎）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謀或作豫也）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景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

測（不閉其情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此之類故不可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互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蔐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蔐苗荻秀楚人謂之蔐蔐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黂不類布而可以爲布（黂麻之有實者黂讀左傳有蜚不爲災之蜚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復隨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螘螘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蜹蜹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耐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隄防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爲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弒君齊莊公也）所爲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所以爲則異湯殺君以利與民杼以利與身故曰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故使小兒之嚋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轉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篙擿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走讀奏記之奏）豹裘而襍不若狐裘之粹（粹純）白璧有考（考釁汚也）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之輩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祀不禋于神而卒祀之故易爲黍肉易爲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不可以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父像故曰無形于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一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于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飢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弓也發遺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遁逃犴獄常以權變出關塞獄犴亡逃不可復不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

則不差。（衡稱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逵吉按：說文解字有挌字，云枝挌也，從手各聲。釋名：肢，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此言人之四肢如枝格。又戟格也，旁有格。解字言戟有枝兵也。此言戈戟如枝格。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卽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爲推廣之。）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適，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戶籥牡也。逵吉按：柳下惠義，藝文類聚以爲許昚注。）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脫；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礜石出陰山，一日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楚人謂之翣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投人，反先之熱。（皆一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投人，先自熱爛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

弗辟，與爲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炭熯，（一膊，一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百廿觔爲石。）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沈，吳不斷水。）釣者靜之，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罛讀沙槮。今沇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爲罛，幽州名之爲涔也。逵吉按：罛據爾雅、說文解字當作罧。今爾雅作槮，謂之涔。槮亦卽槮字。）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鬭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鬭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蔭，木景。撲，擊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雷霆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蝨，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蔽也。）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爲，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

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步徐行也人問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昀昀者獲。提提者射。（昀昀明也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烏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逵吉按鄭康成儀禮注曰以白造緇曰辱辱者汙）（辱也故與白對注家皆未得其義）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也）騈駁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以方驪姬豎牛故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民之意）若蹷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蚈馬蚿幽州謂之秦渠蚈讀蹊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周禮醠齊是醠讀瓮盎之盎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酺著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似槷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詩曰衮衣繡裳故曰宜譏人譏）（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獲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汗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孑孑為蟁。（水蠆化為蟌蟌青蜓也孑孑結）（蠆水中到跂蟲讀廉絜）兔齧為螚。（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螚螚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齧蟲名）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䕷燭捔。膏燭澤也。（燭光捔澤喻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

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礩也。)伏苓掘。兔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溼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杕。心所欲。毀鐘為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杕舟尾讀詩有杕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也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羨願。)明月之珠。蚘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眾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懊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舍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邱無壑。泉原不溥。(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邱無大壑故泉流不得溥。)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有原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也。)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眾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盛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翔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

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
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
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
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日易忍水
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
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
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爾故日亦有規矩準繩舟覆
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
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
無形于目不能思之于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
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于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
續傳斷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顧
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
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
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
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
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
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視之可察察別
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斲金者形性
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
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止城成
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
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
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
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
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閔其別也逵吉按太
平御覽作楊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
以黑練白也閔其化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
歲合一音也金日鐘石日磬雖久不變故日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
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爲作防害者故日不釋也
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
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
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
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
于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潦則具擢對旱
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
爲之悖戾臨淄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貌繒爲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
故纂讀曰綾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
其耳抮和切適舉坐而善抮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
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
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
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木大者根
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跳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
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賊害也尾
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爲誕以存國
故不如隨牛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爲信不爲誕乎一或作
一一猶待也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
者子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子卷十七

淮南子卷十八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人閒訓（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逵吉按：突隙當作罙隙，罙音式鍼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躓也。蛭，蟻也。逵吉按：各本皆作垤，唯藏本作蛭，依義作垤爲是。）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閒，（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閒有寢邱者。（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邱，名醜。）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好事鬼也。）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禽于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

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族）圍三帀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圍三帀矣）（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爲傷者戰鬭者也不傷者爲縱之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强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

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逵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逵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蔡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八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不爲福下爲禍爲福二句同）乃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丁壯者引弦而戰（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近塞之人（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

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無君子二字）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
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
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
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
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
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
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
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
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
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
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
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
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
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
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
（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
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
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
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
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
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
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
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
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
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
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
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
絕諸侯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
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
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
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
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達吉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
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
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
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
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短
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
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
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達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
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達吉按太平御
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
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

之戊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脩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

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讎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

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搏善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譖也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逵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藏本作定定題也雞藏本是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荊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蝱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萬穴唐隄也言隄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

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𧔧（𧔧。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逵吉按各本皆作徜徉藏本作析惕）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騖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顯者為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在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烏鵲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讙）曰。

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陵陽），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申菽杜茝，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禽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

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强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嬴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逵吉按太平御覽決作作水作陂）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因之（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因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以爲蓍龜以卜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

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無柰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逵吉按列子釋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蒱博似非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逵吉按列子釋文作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反兩下有稱字云音揭諸本皆無之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踹足躍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捕作搏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狂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八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㪚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必不能廢（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逵吉按太平御覽蠬引作蚌）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疾作疹）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溼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高陵也下隰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指土地之宜）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梳櫛也逵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霪雨梳櫛扶風太平御覽引無浴梳二字）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游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闢也逵吉按鮪一本作鯆字）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隨循也栞石栞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爲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雒家謂寡婦曰孀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逵吉按太平御覽色作邑）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任海內之事）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逵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下作湯爲旱多一爲字）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也逵吉按藏本無一字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爲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

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百里奚轉鬻，百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興也。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逵吉按：突音深，俗本作突字，訣。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度之事治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藨蓑耘耔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悼，傷也。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趍走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眾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以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趍走也。段干木闔門

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故不欲學之）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逵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沈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逵吉按文選注引許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此注略異）

啳睽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毋仳倠也（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睽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噅讀楚蔿氏之蔿籧蒢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毋仳倠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仳讀人得風病之靡倠讀近虺仳倠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毋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蹪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蹪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箠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眾（眾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為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為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駤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訬讀燕人言趮操善趮者謂之訬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鬢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

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偓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擧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權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于洛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與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親也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愊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逵吉按吳處士江聲曰羿有窮君不得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弱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皋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屢水也屢履也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剸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型朦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旃摩微細察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砥旃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也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昧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梱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梱叩椓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没黑耳亦言其巧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綬也沒黑見赤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鬭攫搏也肆極也蚑讀車跂之跂蟯讀饒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衞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

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摶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援也摽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徽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摽讀刀摽之摽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檠矯弓之材讀曰敬砥厲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之所在也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曰視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庶幾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學惟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跋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敕猶箸也蹻趹趣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觸犯荊棘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跰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跰足胝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鄉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猶了也鈍聞猶鈍惽也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為極如饗太牢三牲具曰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也達略天地達猶通也略猶數也察分秋豪察明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彊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石也達吉按錢別駕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蹶張上蹶發石張拔弓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發石是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如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于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一曰囊跣走不及著履也不從蹊遂曰跋涉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游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躐蒙籠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踐躐蒙籠之山一曰葛虆所蒙籠言非人所由歷僵蹠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荊是也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墨鶴跱時立貌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得秦救

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也。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一，同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逵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璞洞林以爲身是世身也之證。）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詩云小疋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專己眘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燿，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諭，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絶弦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絶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爲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横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疋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許眘注云：李奇，趙之善樂者也。）諸人皆爭學之。（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人，小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是者則貴之，古今一實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荊人和氏得美

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刖其右足及文王卽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刖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無文齧卷鋋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劍人名鋋讀豐年之稔琴或撥剌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剌不正枉橈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溪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堂營讀正急之營也通人則不然通人通于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遠慕聲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脇濫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逵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頌攷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辨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于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非孔墨所作也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攄抒也指書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諭上句作書爲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撓足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睛盼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奇牙出䣍酺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䣍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也癢心煩悶也憚悇讀慘探之探也逵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憛悇爲是形之譌耳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謳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身若秋葯被風擬象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葯白

（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騁馳言其疾也逵吉按太平御覽鶩作騖）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踊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弱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絶也言其非能自有絶眇之强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令長之長）砥礪礦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蟯蟯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楩枏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猶覺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以說在上章也）

淮南子卷十九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人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鼉屬也乳

（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而辯白不戴負（辯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强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

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犞）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同字）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尊作揖）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裕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達吉按怒疑當作怨）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忮作亂）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

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堤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詞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嘷（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

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逵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漸作漸，漸字為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擪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

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强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横，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

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逵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閭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逵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逵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逵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爲九龍之簴以縣鐘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簴爲九龍縣鐘也賈子云毀十龍之鐘也鞭荊平王之墓荊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也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鬭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

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閒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爲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

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山水之嘔歌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太羹不和五味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涓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挾以銜骨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原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

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隟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予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略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墬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潤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垺有無之精嬴繞匝也垺靡煩也逵吉按垺一本作埒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人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襃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

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繺之閒，（縩，綃繳也。）攕揳唲齵之郄也，（攕，餙也。揳，塞也。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施，衺。）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曬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摶囷，（摶，圜也。囷，芒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樹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閒，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舍。）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己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

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卦變爲六十四，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攟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

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烑，（挾，至也。烑，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宮中成市，（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爲周陳文王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逵吉按：太平御

覽蘂垂作畚插爲是此誤也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別爲九辟五湖，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支使水辟入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排去也濡不給扢，扢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許眘注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呴作雊有許眘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一朝用三千鐘贛。鐘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賚三萬斛也梁邱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怙恃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强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爲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鹽鐵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張氏考
證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鹽鐵論弁考證序

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爲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踳謬盧學士羣書拾補已嘗言之予向恨不見善本近因顧千里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淦涂禎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及其後錫山華氏活字所印細爲校讀知張之象之不可據在盧所云外者甚多而盧又時出己見頗有違失亦未可全據也爰取涂本重刻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後審正其文粗涉義例以貽留意此書者陽城張敦仁

鹽鐵論考證後序

漢書傳贊謂始元鹽鐵當時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次公推衍增廣條目著數萬言成一家之法今讀其書所以相詰難者大抵本羣經諸子而爲語歷世差久觀者茫昧不得其解如毀學篇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者浮邱伯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是其證散不足篇庶人即草蓐索經索經者以索爲經鄭注公食大夫皆卷自末云末經所終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皆云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是其證備胡篇春秋貶諸侯之後謂公羊春秋刺諸侯戎人而後至者襄五年冬戎陳十年戎鄭虎牢傳皆云孰戎之諸侯戎之曷爲不言諸侯戎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何休五年注云離至離別前後至也又云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是其證取下篇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履畝碩鼠爲一事當出三家詩之序公羊宣十五年傳云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又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正爲碩鼠詩而言三家詩公羊皆今文宜其說之相近潛夫論班祿云履畝稅而碩鼠作是其證又潛夫論下云賦斂重而譚告通班祿頗而傾父刺行人乏而緜蠻諷皆上見序下見詩今本譌舛致不可讀結和篇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者貴賤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戰國楚策唐且見春申君章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是其證鄭注考工記有博立梟棊也詔聖篇春秋原罪甫刑制獄制獄者哀矜折獄也乃今文尚書說大傳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故次公與春秋原罪並言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爲制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其說亦本諸大傳是其證伏生次公及班孟堅皆讀折爲制者今本大傳作哲漢書作悊非也此類皆徵驗明白然知之者或寡矣古餘先生雅好是書用功甚深既刻涂禎本而附之考證所以正其踳理其紛者皆精心獨詣刊落常聞批郤導窾不假穿鑿真有如兒說之解蔽結也間與廣圻往復講論援引載籍旁推交通多得要領因非涉字句譌錯者例不兼著故敢撮取一二附書於末具如右條俾學子

合而觀之尚能循緒探索曉其詞以識其意則西京儒家之言將昭然復顯尤先生所亟亟想望者也嘉慶丁卯六月元和顧廣圻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盧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寖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俱興新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吳郡都穆

禎游學宮時得漢盧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鈔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迺者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鹽鐵論目錄

卷一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卷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匱第三十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除狹第三十二

疾貪第三十三　後刑第三十四

授時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卷八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詔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鹽鐵論卷第一

漢　桓　寬　撰

本議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錯幣第四　禁耕第五　復古第六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盧云張本坊下竝同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盧云張本脫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盧云涂作費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盧云張本澹下竝同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盧云張本脫逆字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盧云憂字疑誤或作爲邊用之憂解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盧云乖大典作乏張云華本乖改乏按通典十一引亦然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

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
（盧云張本絺作死）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
之用（盧云張本二字脫大典有）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
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
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
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
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
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
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
居（盧云萃大典萃亦未詳案說苑反質篇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
變天下之視是亦從儉者也張云按卽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下朕
不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寶正相物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并其說若何耳此書所稱當是今
文而尚書最多駁異類如是矣拾補云大典萃乃萃之譌也）舜藏黃金高帝禁
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
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
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
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盧云下者俱無後有）也大
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
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
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
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盧云
通考有命字）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
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
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盧云農人納其
獲工女效其職依通典正）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

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盧云脫恣字通
典通考有）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
漢之布也亦民閒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
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
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張云按通典十一引上物作人下句無萬物二字凡杜所
引多互異或其本不同或有增損當分別觀之今不詳著）則物騰躍（盧云通典踊下
同張云華本躍改踊下同）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胡云張本重侔利自市四
字）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
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
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張云按通典十一引天作人譌字也管子山國軌云軌守
其時有官天財此語出於彼下文云執準守時拾補改天為人非）禁關市執準守
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
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
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
嚴山之銅（王云按管子言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𩜾賣子者言嚴山者東京世
避明帝諱追改若莊公之為嚴公莊助之為嚴助非次公舊本也）鑄幣以贈其民
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
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
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
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
災也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胡云張本十作什）澤梁以時
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
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

海之財通百味(盧云疑末)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盧云疑術)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范氏以強大亡(張云按范當作紀大當作本管子輕重乙載其事云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此語出於彼紀氏亡者卽春秋紀侯大去其國強本謂務農故大夫以之之難文學今本不可通下文云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其語亦出於彼)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張云華本蕩改易按通典十一引亦然拾補有)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驘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盧云當作流離)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盧云十字因上衍張云按非也此正因文學引而還以難之)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盧云張本田作佃)魚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盧云張本致)罵(盧云疑當作賈)內懷闚闔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盧云涂本注亳同)而女樂終廢其國今驘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錦綈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一也一揖(盧云挹通)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張云華本其改奇胡云張本奇)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殿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蹻之徒(張云按蹻字誤也謂務農之徒與盜跖莊蹻無涉後未通篇云民蹠耒而耕取下篇云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此必本作蹠耒王云按蹠耒後雖二見耒形殊異蹻不近或非誤字但別自一義非如諸篇之謂盜蹠莊蹻耳史記平原虞卿列傳躡蹻擔簦又漢書卜式傳布衣屮蹻師古曰字本作屩是漢人多借蹻爲屩此蹠蹻言蹠屩也)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偏天下故乃萬(盧云正作商張本脫)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強者無以充虛織不強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

齊之臨淄楚之苑丘鄭之陽翟（王云按戰國時人多稱韓爲鄭以韓滅鄭而徙都之也陽翟即春秋時之櫟楚靈王奪之戰國時地入於韓乃名陽翟在鄭自名櫟耳但此上已言韓則鄭自指鄭本國）三川之二周（胡云張本作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盧云張本材）然後鬻窳偷生（胡云張本窳作呰）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云當即近世之舊用之棺賣與人者）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

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揭夫匹婦（張云華本揭改褐）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張云張之象本孫叔敖改季文子楚改魯案所改謬漢世諸書說一事而人名各異者多矣下文云大儉極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言孫叔敖相楚大儉偪下決非季文子可知）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宮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廚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盧云疑末）利則本業所（盧云疑）出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羖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盧云白虎通肆）（雍篇亦作致何允中本改成張作成）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胸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胡云張本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宮室增臺榭

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雖雕文刻鏤（盧云：雖衍。）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盧云：償也。）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胡云：張本有無制其有餘四字。）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盧云：疑幣。張云：華本弊改幣。）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盧云：大典作正。）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即有龜貝金錢，（胡云：張本錢下有刀布之幣四字。）交施之也。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煑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胡云：張本三作二。）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貿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

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君有吳王（張云案人當在君上錯出耳於文中加自釋一句者如項羽本紀加亞夫者范增也一句於中之比先釋吳王而後敘之者欲下就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順其行文之便也通典十引無朐邴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十字乃杜節之張之象本移改全失其意今不更出胡云張本朐人三字改人君有三字吳王上無君有二字）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胡云張本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朐邴也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盧云人上脫而字從當作得所脫其字下欲字衍今依通典正）上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强抑弱而藏於跖（胡云張本蹠）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張云案通典十引寶下有路字此脫當依補下文云寶路開則百姓贍云云與此相承張之象本添而寶路開於寶路開之上拾補又添五穀熟於其上云三字脫當有盧意以爲五穀熟而寶路開方始成文不知寶路開自蒙此句開者謂不管山海與五穀熟迥不相蒙也拾補誤於張之象本又失校通典此句故所說全非）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張云案通典十二引生字皆作士此誤當依改拾補生改士不云通典亦非）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盧云自字通典無）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盧云居局今依通典作倨句張云案局當作句此考工記車人爲耒之倨句也居倨同字通典十引作倨蓋杜改之以合於周禮字耳管子弟子職云居句如矩可爲此作居之證拾補從通典句是而倨非）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壄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近鐵炭（胡云張本傲作校）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盧云四字句張於責下加句非）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盧云四字衍）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朐邴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錢（盧云當作鐵張云案今當作令後刺權篇令意所禁微兩見胡云張本作鐵）非獨

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幷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張云案下當作地見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張云豪當作奇見平準書食貨志奇民者奇袤之民也小司馬索隱云包愷音羈諸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其義似誤矣）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彊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煑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盧云大大典作殆張云華本大改殆）今自（盧云當作日）廣進賢之途練擇守尉（胡云張本練作揀）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麋鷺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卽位以來六年于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張云華本刪重人字案下人當作者此句與上句連讀）權縣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大夫曰宇宙之內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恥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文學曰鷰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翱翔千仞而遊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第一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晁錯第八　刺權第九
刺復第十　論儒第十一　憂邊第十二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盧云當有利字)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盧云當作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閒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盧云通典滿)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盧云當作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盧云疑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介祭仲亡也(盧云末當作未介當作爾據公羊桓十五年傳正張云按介當作余尒爾同字也作矣凡此書之春秋皆公羊〔具見各篇文有異者〔如矣也不同是也其末余之類乃傳寫譌不在此限蓋文公所稱與何劭公所注非一本〔故後執務篇稱傳曰予所積也而說之以行注積而成君子何劭公注僖四年傳則作序續也而云序次也績功也判然有異於此可決但如備胡篇之歸鄭鄭何作運和親篇之詁馳何作浩油論功篇之茅戎茅何作貿疑後人有以左傳字亂之者蓋文公不必盡同於何休又不得竟合於左氏也今亦未敢輒定其不在經傳者則公羊家之說)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張云按推當作椎後遵道篇而椎車尚在也世務篇無徒守椎車之語散不足篇古者椎車無柔並不誤椎車者但斲一木使外圓以爲車輪不用三材也蟬攫卽柔柔卽三材之牙也〔廣雅釋器蟬攫輮輞也淮南子說林訓作蟬匷蟬韓同字攫轋匷亦同字散不足又云郡國縣吏素桑楺說文作輮柔楺輮皆同字卽三材之牙者據周禮注鄭司農云韓非子八說云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椎車者又云故智者不乘椎車聖人不行椎政此語出於彼〔今本韓非淮南亦誤椎爲推皆當訂正)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張云按疲當作拔與下句疊字爲韻老子曰善建不拔此書多韻語如大論篇云是以嫫母飾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夸家爲韻倒作夸矜者誤拾補正之矣)善基者致高而不蹷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

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盧云狐當作隱㼌案申韓篇若括輔檠之正弧刺弧弧皆㼌之譌周禮形方氏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讀爲㼌哨之㼌㼌苦生切㼌邪不正也張云按狐當作弧後申韓篇作弧此蓋本與彼同拾補以爲皆㼌之訛未是文公所用不必同於鄭周禮注之字也說文亦不載㼌字）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幷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袵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卻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盧云戀當爲攣胡云張本攣）胸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盧云二字疑倒）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安（盧云或作於或作顏）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胡云張本作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强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强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盧云禍在患字上當乙）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弑君子罪莫重於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胡云張本無不臣二字）謀叛逆誅及宗族使（張云按使當在謀上錯出耳謂遊士使淮南衡山謀叛逆也）鼂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張云按族當作室涉上文誅及宗族而誤華本改爲臣非）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吳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斯亦誰殺之乎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胡云張本由）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絕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鯀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玼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鼂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鼂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張云華本楊改揚胡云張本揚）而薄於荊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張云夫當作吳爾雅釋地有其文具區不得單言越甚明王云吳全有具區及夫差世廣封句踐地始與越共之尒疋言吳越之間有具區張故疑夫爲吳之誤案下云宋之鉅野齊之孟諸尒疋則云魯有大野宋有孟諸此復與尒疋異知本書非據之爲說蓋魯地濱宋而宋得之齊湣滅宋而齊有之其義自通越滅吳得全制具區非字誤也）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強（盧云張本君作主守作一）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內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強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盧云孫貽穀疑散）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盧云張本脫咸陽二字）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煑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有僭奢之道著（胡云張本有作而）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衞輿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巷閣道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鬭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盧云張本作歈）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己爲之而彼取之

僭侈相効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大夫曰官尊者祿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盧云此書多以之作其字用如利議篇莫知之賈國疾篇識之事故皆是）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戶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虛望哉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妻子而已乎（胡云張本養下有其字）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盧云當有天下二字）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曰（張云曰字當衍此書篇首多云大夫曰故相涉而誤張之象本改曰爲乃似是實非後擊之篇首賢良曰文學既拜曰字亦當衍〔拾補有〕涉救匱篇首賢良曰而誤也）爲色矜而心不懌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胡云張本載作戴）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盧云沈諸梁也）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盧云當作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

鄰（盧云鄰與吝同大戴子張問入官篇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注鄰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胡云張本之作而）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叔之意（張云張之象本叔改椒按後訟賢篇云遭子椒之譖也所改蓋是）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遽即三公處周邵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位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張云張之象本非下添特字似是實非此句與下句文王之廣賢也連讀也邪同字前後多有之褒賢篇固若是也尤顯然可證）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與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張云按云東郭偃者誤也前刺權篇云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後輕重篇云咸陽孔僅增以鹽鐵平準書食貨志皆云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此或本作東郭咸陽或本作咸陽後人記東郭於旁以致錯入而又改去咸陽字）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張云按無當作兼公為上私為下兼者兼此二者也）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盧云張本咸作減）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間（胡云張本魯衛作齊魯）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為變當世不為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胡云張本世作勢）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不顯賢進士（張云按宣上當有威字顯上當無不字下文云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二世者威宣也餘烈者顯賢進士也今本脫衍不可通）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

舉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國西推三晉卻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捷子亡去張云拾補改子爲予按漢書古今人表中中捷子藝文志道家捷子二篇齊人史記孟荀列傳接子齊人索隱云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捷接同字皆作子唯田敬仲世家作予乃譌字而盧誤據之也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閒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胡云張本無如此二字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卽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卽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躄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化盧云張本作也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眄退而隱處張云華本眄改肸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御史曰論語親於其身爲不善者胡云張本語下有云字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胡云張本授下有受字不交爵孔子適衞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衞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盧云下當有出字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沈溺而弗救胡云張本弗作不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

遠於勞外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羣臣盡力畢議冊滋國用（胡云張本滋作茲）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羣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張云按內論當倒論字上屬句絕內下脫一字未詳內厶雅頌四字爲一句與下文外鳴和鑾相對）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張云華本君改羣）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沒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胡云張本無增字）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第二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輕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任任（盧云：疑衍。胡云：張本不重。）田官，以贍諸用，而（盧云：張脫。）猶未（盧云：張本不。）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張云：者當作耆。）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盧云：張本女績作女織。）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制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張云：菜當作采。薪采語出公羊傳，〔亦見毛詩板三章傳〕。薪采與粟米相對，下文菜果別見。）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假稅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盧云：張本辟。）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盧云：張本紅，後並同。）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張云：本篇又云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又云大夫各運籌策，又云上〔此字誤〕大夫君與〔此字誤，見下〕治粟都尉，凡二各字、二君字，皆當作名者，桑大夫之名也。卿云今一大夫宏羊耳，蓋始元議文本如此，而次公沿之者，一譌而爲各，再譌而爲君。）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張云：按足字當衍。華本刪縣字，非。）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盧云：張本四字脫，涂有四字。）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盧云：三字衍，雲谷雜記引無。張云：耕谷蓋楊可二字之誤。楊可告緡，江充禁服，後國病篇連言之。雲谷雜記不足據。）各以鋒銳言（盧云：雲谷作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爲（胡云：張本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

九府傲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閒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盧云張本達）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盧云張本之竝作乏）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盧云張本益下同）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內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內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內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絕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張云按寘當作爲平準書食貨志皆云而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元封元年可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

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盧云張本脫四字）皆瞻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產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皋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盧云張本役大典涂本皆作賦）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虛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內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溼不宜牛馬民蹠耒而耕負檐（盧云張本檐）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園圃（張云按圃當作圍涉下句而誤）卻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騊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盧云張脫）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

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盧云張本籍）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胡云張本惰）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張云華本穫改穫）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盧云張本二勤字皆作饉涂作勤非前通有篇云富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亦以饉對衍蓋饉有歉義此又涂本之不可全信者也張云張之象本所改最謬勤僅同字僅少也衍多也故以勤對衍言之非謂蔬不熟曰饉前通有篇云富者不獨衍貧者不獨饉饉蓋勤之誤集韻二十二稕有僅勵堇三文堇字見史記貨殖列傳又或作二廑字見漢書賈誼傳通有篇卽使歧異亦必非饉字歧異之例詳於下拾補云勤非又云饉有歉意誤於張之象本而爲此說仍迂曲無所當也）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盧云大典涂本皆同）而寡取之凶年飢饉而必求（義雖未詳甯仍之作狠戾者後人所改）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御史曰古者諸侯爭强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

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盧云疑衍）之事（盧云疑倒下同）民相倣傚田地日無（胡云張本蕪）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文學曰樹木數徙則𣨼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盧云訾貲同）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盧云張本督涂篤同後詔聖篇課篤責而任誅亦是篤字）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錄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傚（盧云張本二字脫涂有）去尤甚而就少愈多（張云按多字當衍愈句絕後散不足篇吾以賢良爲少愈）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議而頌聲作（盧云議疑義張云議當作讓後取下篇世務篇皆不誤）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盧云烏張本荼荼張本烏今並從涂本孫云困學記聞三亦如此）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

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園盧云案唐園又見後孝養篇呂氏春秋尊師篇亦有之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盧云張本鄉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盧云張本脫二十三字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張云南字譌也此必本作人後繇役篇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不譔墨子明鬼〔引商書〕矧任〔此字當作佳省惟爲佳也近江氏聲尚書注說之如此〕人面胡敢異心此語出於彼後漢書章帝紀迄惟人面靡不率俾和帝紀戒惟人面無思不服亦可證也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御史默不荅也

鹽鐵論卷第二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貧富第十七　毀學第十八
褒賢第十九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盧云疑西）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張云國字當衍）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强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張云國上當脫中字張之象本補胡云中字當有）何求而不默（盧云張本得下云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似默字是）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於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胡云張本遠）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盧云張本什下同）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繇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盧作管晏云張本仲張云華本仲改晏按所改未是而拾補亦改仲作晏蓋誤矣）非爲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盧云張本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盧作害云周訛）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胡云張本有而字）甯戚不離飯牛矣

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盧云張本以下同窮變節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盧云張本作不苟王云張改是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盧白圭作子貢云涂作白圭誤子貢作陶朱公云涂作子貢誤至下云當作致張云案張之象本白圭改作子貢子貢改陶朱公按所改未是拾補云涂誤者非也〔涂但依嘉泰本殊無以意見更易者卽如未通篇故商師若鳥周師若荼與困學記聞引同計王伯厚所見卽嘉泰本亦其一證閻百詩乃云涂本商荼周鳥其所見僅張之象以後本耳〕漢世諸書頗多異說此當別有所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子貢家累千金與下文云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不必相涉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閒耳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汙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盧云張本脫十五字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盧云張本室案書中專屋屢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張云按金當作全材當作杅全鑪者滿其鑪也後詔聖篇云鑠金在鑪金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子云富而

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張云張之象本付改附按所改似是實非此文出孟子而此書所稱孟子多不與今同付附同字必改公自用付也隸釋石經殘碑高宗彤日云天既付史記殷本紀作附梓材釋文云付如字馬本作附皆可證也）非其志則不居也（盧云張本脫）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盧云當從公羊傳作飧）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張云銀當作珉對下文垂棘言之垂棘玉也珉石也禮記所謂貴玉而賤碈碈珉同字）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盧云張本二字脫）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䵷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張云義當作議）雖言仁（盧云張本好）義亦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張云華本荀改孫按上文仍作荀所改未是也謂張之象本改爲〔謂爲多相亂）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

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幷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盧云張本陷）坎穽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盧云張本具）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啄腐鼠仰見鵷鶵而嚇（盧云張本脫仰字）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鵷鶵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盧云怨譌冤張云華本冤尤改怨惡）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胡云張本倍）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盧云張本養）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胡云張本少作小）鮮不及矣夫泰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

山之鵖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張云：按拾補云當作孃孃。盧據今貨殖列傳云爾，其實非也。漢書張敞傳云：長安中浩穰。師古音穰，人掌反。然則文公讀史記亦本作穰矣。大凡駁異之文，苟非必誤，宜各仍其舊。如史記又不得因此文而改爲穰也。）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不擇遠近。（張云：按嫗當作姬，嫗字不可通。史記云：今夫趙女鄭姬，此盡下皆爲利祿也。皆司馬子言，大夫取貨殖列傳櫽栝之。後孝養篇引孟子，亦櫽栝之。）商人不媿（盧云：當作醜。）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騖，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華騮且（盧云：疑脫難字。）同侶，況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盧云：當作以。）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朞年，（盧云：張本養食倒，今從涂。）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盧云：當作上。）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制於雲陽之市，（張云：華本制改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強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盧云：疑有重字。）幣請交，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橫任於秦，（胡云：張本橫作衡。）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張云：按爲當作謂，此引論語「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也。王云：按爲非誤，爲猶謂也，詳見經傳釋詞。）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後求祿。故香餌非不美也，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遜頭（盧云：張本身。）屈遰，無益於死。今有司盜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盜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盧云：當作一。）笑乎！大夫曰：文學節高行，（盧云：涂有節字，衍。）矯然若不可卷；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

縉紳之徒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盧云五字衍張云拾補云五字衍非也此亦自釋一句據禮記目錄長衣即深衣而必自釋之者欲見其爲法服也官之二字乃容衣二字形近之譌後孝養篇云雖公西赤不能以［此下二行養字］爲容卽史記儒林列傳所謂善爲容者也華本此處尤多脫貧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臧高逝者固若是也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爭相滅亡幷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呑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內蒙恬用兵於外胡云張本用作治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玆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祿樂位哉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汚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盧云張本足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閒足以觀禮閨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鴟盧云當作鴆涂作鵄未詳咽於求覽無所孑遺耳

鹽鐵論卷第四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頌賢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論誹第二十四　孝養第二十五
刺議第二十六　利議第二十七
國疾第二十八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文學曰禹感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盧云張本世)之後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盧云說苑雜言篇作子庚乃泄柳字)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內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誦詩書負笈不爲有道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盧云而下不字衍)孟子適梁惠王問利荅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盧云棘子當即箕子張云拾補誤上句已言內有微箕二子矣此言外有決非箕子可知當別有所出華本棘改諸因其不可解而爲之非有本也)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張云此句有誤史記列傳云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又案鄒陽列傳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下句連言戎人由余似即取彼語夷吾或子臧之誤也下文又云不患無由余夷吾〔依上則亦當作子臧〕之倫患無桓穆〔依上則當作穆威〕之聽耳亦有誤)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胡云張本仁)而商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

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盧云疑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張云華本也非改之罪也張之象本也改者王云張改是聽者過也是以荊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盧云智同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盧云張本作稱孔墨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中直者遭時蒙率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羣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食祿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修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盧云當作可胡云張本可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盧云誤以闞止爲宰予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祿不能更盧云償也與庚同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文學曰宋襄公知孔父之賢張云襄當作殤〔拾補有〕下句魯莊知季有之賢有當作子此皆見於公羊桓二年傳何休注而文公稱之者必舊說也公羊季子〔閔元年〕季友〔僖十六年〕一人而異義故此必云季子不知者改子爲友因譌成有字〔拾補作友非〕而不早

任故身死魯莊知季有（盧云有改友訛）之賢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為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張云金當作全全玉者考工記玉人所謂天子用全者也禮器郊特牲皆云大圭不琢鄭注皆云琢當為篆鄭意以為即典瑞瑑圭璋璧琮之瑑篆瑑同字也或當次公時禮家有如字說之者拾補云當作瑑是未）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鈆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雞亦無黨也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張云鑑識當作礛諸淮南子說山訓玉待礛諸而成器說林訓璧爰成器礛諸之功此語出於彼說文作厱諸云厱諸治玉石也讀若藍廣雅釋器云礛礸礪也礛厱諸礸同字）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檝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

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蒙以不潔（張云張之象本學下補日字王云蒙上有奪文）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事人加（張云事人當倒）則為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爨材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為姣故（胡云張本有不字）飾愚者自以為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張云目錄訟作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強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為宗廟器覩其為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盧云東疑乘子路欲從浮海故大夫云然張云案拾補大誤文學言東流無崖之川故大夫云爾亦者亦前篇也戰國趙策蘇秦說李兌章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文學之語出於彼）文學曰騏驎之輓鹽車垂頭於太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盧云筋作筋俗）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盧云之猶其或云知之二字倒）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大夫曰

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顒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强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没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盧云張作兩王云張改是]觀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爲知[張云華本狡改絞張之象本改徼案論語釋文云徼古堯反鄭本作絞古卯反此蓋亦作絞而在鄭前也後雜論篇云直而不徼今論語皆作絞然則絞徼同字故歧異與]訐而以爲直不遜以爲勇其遭難故[胡云張本固]亦宜也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强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妬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睢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盧云似有脫文]何肯[盧云疑有]不反諸己而行[盧云疑但]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沈淵遭子椒之譖也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盧無改惡胡云張本惡]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張云言字當衍]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囂囂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盧云疑道]之實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丞相史曰說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胡云張本始]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小人[張云案人字當衍]叡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

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此（盧作比云大典此）人本枉，以己爲拭（盧云大典拭從木張云華本拭改式）。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殃乎？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罰，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張云案後國病篇云諓諓者賤也與此岐異公羊文十二年傳云惟諓諓善竫言〔節秦誓截截善諞言也後漢書李尋傳王逸楚辭章句皆作諓諓國語亦有諓諓字說文引尚書又作戔戔見戈部與彼篇合潛夫論救邊云淺淺靖言與此篇合淺諓同字〔竫靖亦同字當兩存之力耕篇云故伊尹高逝遊薄險固篇云兼於濟亳薄亳同字而岐異訟賢篇云東海成顒河東胡建箴石篇云則恐有盛胡之累成盛同字而岐異散不足篇云棧車無柔又云郡國繇吏素桑標柔標同字而岐異箴石篇云亦未見其能用箴石餘篇屢見皆云鍼獨此岐異箴鍼亦同字詔聖篇云澹則爭止餘篇屢見皆云贍獨此岐異澹贍亦同字皆其例也餘準此求之），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絏。悲夫！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薑葦而有蘩，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內，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胡云張本作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閒。堯得舜、禹而殛鯀（胡云張本作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張云案拾補云叔向當是周舍未是此必漢世諸書有其語難用時代相及求之如後利議篇云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悖職〔悖〕勃同字也周秦篇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韓詩外傳三季孫之治魯也即此事〕柳下與季桓孔子臧文與子貢皆不相及也劉向所序各篇往往如此〔劉知幾史通嘗論之即其語之尚存於今者此書稱引廣博兼取雜說當時之學與都水正不甚相遠）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

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訕上故驪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恥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說不計其後若子之爲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內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蔬(盧云當作蔬下同)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胡云張本丞相史以下一段移入孝養)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絻雖公西赤不能以養爲容(張云張之象本删養字下句不能以養卒改卒養案此亦改而是者)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張云案其父母三字當衍與上文周襄王之母相承接而言之下文云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父字亦當衍其上文不見母故須言母也公羊傳二十四年傳不能乎母也此語出於彼不當連言父甚明)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祿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盧云衍)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者(張云案厭字不當有下文食蔬糲者葷茹者字不可通蓋者字本是厭字錯出於上而又誤加者於厭處也)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蔬糲者(盧云疑衍)葷茹膢臘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夫蔬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

文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囷而以養非孝也丞相曰（張云象本相下補史字案自前遭道篇丞相史進曰以下皆丞相史爲大夫詰難文學盡後丞相史默然不對所補是矣）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胡云張本作泜是）水五（盧云張本伍王云張本作伍是）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呂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虛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達（王云張本作逢是）其意以順其惡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張云林字桂字皆誤也林當作陵桂當作跬椒跬者山顛之半步也故下文云以成其崇）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盧云侯字衍）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佛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胡云張本眞）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殊（胡云張本作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明枯竹（盧云明意林作抱枯竹謂舊簡）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訩訩不可勝聽如品卽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

議計慮(盧云張本利)籌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也(張云張之象本成下補利字案下文云非有司欲成利所補是矣)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也文學裒(盧作褎云裒訛)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趨(盧改超胡云張本超)遷官祿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鳴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鶡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閉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盧云二人不同時或設言桓子時士師無柳下其人)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滅騶御之是猶柅驥鹽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大夫曰嘻諸生闒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胡云張本大夫曰嘻以下移入國疾篇)

國病第二十八(張云目錄病作疾)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張云序當作厚)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葅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胡云張本亦上有儒字)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闇闇爭鹽鐵亦非爲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去(盧云張作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盧云臧之二字衍)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

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胡云張本有而字)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諓諓者賊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賢良曰(張云賢上當脫謂字下文云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子大夫者賢良也後篇吾以賢良為少愈與此相承接〔前遺遺篇云謂丞相史曰〕面卽項羽本紀馬童面之之面〔張晏注漢書曰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面文學而謂賢良與面項王而指王翳無以異也張之象本不得其解但知以下非賢良語因妄改為丞相史曰而於此提行別起幾使讀者莫悟其謬實則上下隔截乖剌全不可通也)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溟涬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覩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卽少廉民卽寡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願分明政治失(胡云張本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閒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為輔雖卽(胡云張本既)異世亦既(胡云張本卽)閎天太顛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出入都市(張云案此句上有脫文今無以補之)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盧云衍)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盧云疑脫一字)大議

竊所(盧云疑所在以字下)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卽負贏(盧云疑贏滕之贏張云華本贏改贏)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張云案勝字當衍〔拾補有〕涉下文不可勝載而誤)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瘉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强宰尙有强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蹈(盧作蹀)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蹹鞠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斂從容傳白黛青者衆(張云案娶當作聚從字當衍聚其要〔要署同字〕斂其容傳以白黛以青〔說文曰黱畫眉也黱黛同字釋名云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可見畫眉曰黛故卽名其所以畫者為黛與此互證而義乃明凡四事與上句云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亦凡四事對文也此二句其意與通有篇田疇不脩男女矜飾相類張之象本不得其解輒附會之云斂古本作臉絕

謬。無而爲有，貧而强夸。文表無裏，紈跨枲裝。張云華本跨改袴。生不養，死厚送。胡云張本送作葬。葬死殫家。胡云張本葬作送。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盧改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盧云疑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盧云當有之字。疾矣。盧云此篇總目作國疾。當篇作國病。今觀此語，作國疾爲是。

鹽鐵論卷第五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鍼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疾貪三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張云按者當作諸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添史字下文丞相曰洽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卽此篇是也〕丞相史曰〔丞相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大夫屬官見漢表〕卽本議篇所謂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者也而丞相曰僅有二語又聊爲問辭獨無可否〔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卽雜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必爲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在大夫曰之閒上有大夫默然是更端下不見丞相之所以更端者以其非詰難也唯前孝養篇後箴石篇執務篇三丞相史曰爲脫去史字〔說具於彼〕張之象本一槪添之讀者莫辨矣今訂正願聞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閒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盧云張本遂驅殲罔罝掩捕麑鷇耽湎沈猶鋪百川鮮羔䍮𦏁胎扁張云按𦏁當作幾〔字書未見𦏁字〕扁當作肩此句與上句云鮮羔䍮下句云皮黃口文意同羔䍮者羊之小者也胎肩者豕之小者也黃口者鳥之小者也幾封也〔周禮故書作幾見肆師又見於犬人而鄭注讀爲刉亦必故書也皆謂封牲爲幾故卽名其禮爲幾說文作𧖴幾𧖴同字周禮又作刉見士師鄭小子注以刉爲正字然則幾卽刉而訓爲刉也〕皮剝也〔見廣雅釋言〕鮮者月令天子乃鮮羔鄭注改鮮作獻當時禮家或如字說之也列子湯問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義略相近〔墨子節葬鮮作解蓋誤〕張之象本於鮮字胎字斷句全不可通〔張失讀甚多皆此類〕皮黃口春鵝秋鶵冬葵溫韭浚茈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複盧云當作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稜楹士潁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脩張云按脩當作楯〔楯誤爲脩猶循脩相亂水旱篇故循行於內脩之誤也世務篇滑稽而不可脩循之誤也〕應劭漢書注云楯闌橫也〔李善注文選魏都賦景福殿賦皆引此〕堊憂壁飾盧云張本堊作堊憂訛當作夔卽夔字壁疑璧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閒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鬭虎唐銻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桅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蹏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盧云紬大

（典細張云華本紬改紬）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
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
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
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
木軨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軨蜀輪
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盧云當作蚤張云左字當衍搔當作蚤華蚤東
京賦謂之葩瑵）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靳飛鈴（張云鈴當
作軨尚書大傳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曰如今窻車也〔文選劇秦美新注引〕）古者鹿
裘皮冒蹏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
豹袪庶人則毛絝衳彤樸羝皮傳今富者鼲鼯狐
白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鼦代黃古者庶人賤騎
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張云華本薦改韉按所改是也〔拾補有〕薦韉同字）及
其後革鞍氂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革眞耳銀鑷⿰革巤黃
金琅（盧云御覽作馬腦二字）勒罽繡（盧云御覽有馬字）弁汗垂珥胡
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
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盧云本行張）柳陶瓠
（盧云當作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
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
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張云譏當
作嘰嘰唏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嘰見集韻入微嘰字下潛夫論浮侈云箕子所唏〔今本誤爲晞〕今在
僕妾其語意略倣文公也〔韓非子云卽淮南子云唏悕唏同字唏嘰同義也今本韓非譌悕爲怖不
可通〕）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
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
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
熟肉今民閒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鼈膾腥

麑卵鶉鷃橙枸（張云按此當作橙枸史記西南夷列傳云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
音蔞〕常璩巴志言果實之珍有辛蒟給客橙）鮐鱧醯醢衆物雜味古者
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
膢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
因折醒什半（盧云疑析醒升斗）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
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
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
縣佰（張云按此有誤也佰當作宿縣同字謂縣以賣〔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猶縣牛首於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屠家縣肉格見鄭周禮牛人注若如字不當在閭巷下〕縣有宿肉言閭巷賣肉者
之多下句阡伯屠沽屠謂殺沽謂賣言就阡伯之閒屠而賣之〔此段專言食肉下有明文〕語意相儷）
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
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
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
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中者南居
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
芳衞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
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
訑（盧云張本馳）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
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
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
取釐謝堅領健舌或（盧云林代意）以成業致富故憚事
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
杠樠之寑牀橔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

葉華之構，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單藺蘧蒢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獷皮代旃。（張云華本獷改獷〔字書未見獷字〕）闒坐平莞。（張云坐當作登，釋名釋牀帳有榻登〔其文云榻登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牀也，然則不當言坐明矣〕文之於裘溲貂席之閒，卽此也。闒榻同字。）古者不粥飪，（張云飪當作飪〔下有明文〕）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張云施當作旅，上文已有殽旅重疊之云矣，而此再見者，彼言作其食之所陳，此言其賣之所陳，以每段別爲義也。）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䐹馬朘，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腼羔豆賜，鷇膹雁羹，自鮑甘瓠，熱（盧云疑熟）粱和炙。古者士鼓由抱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胡云張本有其字）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楺，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張云貌當作繞，繞領帬也〔見廣雅釋器〕方言作繞衿〔郭注江東通言下裳〕衿同字，無繞領猶言無帬耳，拾補改作完，非。）桐人衣紈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閤，垣闕罘罳。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盧云辦同）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尙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褘，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盧云張本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

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胡云張本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芰（張云按鹿當作麤俗作麄麄見集韻十一模鹿乃麄之譌也說文麤艸履也麤麤同字芰屐同字）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閒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張云半當作六見史記淮南王列傳漢書伍被傳同華本改九更誤）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盧云疑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張云宣當作皇張之象本改宣帝作陛下非）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張云按修當作脩集韻六豪類篇目部皆云目不明）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盧云疑媛）口極（盧云大典窮張云華本極改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胡云張本丞相下移入救匱篇）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躄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

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張云張之象本彭改澎按漢書王子侯表澎侯屈氂劉屈氂傳注服虔曰澎音彭褚先生補史記云封彭城〔此字衍〕侯〔將〕相名臣表征和二年彭澎同字〔如氂〕氂同字不得竟改也復古篇云窮夫否婦否鄙同字刺復篇云豈云殆哉論菑篇云敬戒不殆殆息同字憂邊篇云故使廷尉評等評平同字地廣篇云道路迴避避辟同字毀學篇云猶爲賴民也賴厲同字相刺篇云西賓秦國賓擯同字授時篇云三代之盛無亂萌萌氓同字誅秦篇云號周子男君男南同字險固篇云重門擊柝柝橐同字刑德篇云吏舉苛而不止苛呵同字大論篇云聖人不費民之性費拂同字皆其例也餘以此求之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張云此及後鹽鐵取下以餘篇例之蓋皆衍鹽鐵二字目錄亦然

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按此即雜論篇所謂不能正議云云者也所補是吾聞諸鄭長孫曰張云孫字誤漢書藝文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謂儲說右上稱鄭長者聞之及鄭長者有言日也〕下文全在論語中不稱曾子者當時之學尚黃老而桑大夫尤輕儒故也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王云按孔子弟子公孫龍字子石七國時著書者又一人據下所言則平原君之客非聖門弟子也後又舉其字爲子石則二人俱字子石龍當讀如襲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盧云未詳懷箴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莅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脩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盧云意林雜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張云繩當作純謂綬文采純爲主也續漢書輿服志作淳漢官儀作純〔北堂書鈔引純淳同字拾補改繩爲綬非此句言青純不言綬猶下句言銀龜不言印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

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張云士字當重上士句絶下士屬下）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盧云張本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晳之僞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晳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況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張云教當作敎敎者聽之反也）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

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張云張之象本日改日按所改是〔日日多相亂〕）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張云民字當衍後詔聖篇不誤）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悋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盧云乏字當衍）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盧云道之二字脫當有張云之下以上當有脫文拾補補道之二字或不止二字未詳也下文則民從義而從善有誤亦未詳）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滀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盧云疑脩）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張云雨毛詩作雲顏之推改爲雨〔家訓書證〕有疑此亦當爲雲者今詳上文辭意似本作雨故下不更引雨我公田之云也凡此書所稱詩皆三家〔具見各篇〕）

與毛詩異者不少又未可必謂後人以今詩改此處豈三家有作爾者與後漢書左雄傳所引亦作爾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閒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張云貨當作貿或時貰民胡云張本無時字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䃘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盧以生字下屬云鎮疑鏥與鏉鏽銹同生疑坐張云鎮當作鉎鉎生者鐵衣生也〔廣韻十五青鉎鐵鉎集韻類篇皆有鉎鋥二文云鐵衣〕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張云啖當作淡〔此與上文皆雜鹽鐵而論之但鹽略鐵詳耳〕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張云此下有脫文陶冶盧以陶冶上屬云脫商人二字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胡云張本無而字

鹽鐵論卷第六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盧云上下字衍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馲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崐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脩之罇俎之閒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張云同當作國此即齊世家之靈公二十九年晉兵遂圍臨菑也非左傳凡此書不見左氏莊公弒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盧云特疑持張云華本特改持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盧云大典割張云華本害改割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張云不字當衍賢良引春秋爲之不採故大夫云爾正是以採難不採也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脩

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衞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張云滑服令三字未詳其誤下文氏僰云云別爲句張之象本以令字下屬非也僰字各本皆作棘人拾補云誤分爲二）氏棘人冉駹嶲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强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衞弱定傾扶危（胡云張有衞弱扶危四字）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牧罷極（張云牧當作收）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王云按公羊春秋西宮災何休說以僖公先取楚女西宮楚女所居故陳蕃亦云楚女怨而西宮災是西宮之女非魯妾也蓄飾說之異非必劭公之是）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說見上）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盧人改久張云華本人改久王云盧華改是）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

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脩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盧云：二字大典同。張作螟蟘。）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盧改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芭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張云：施當作尸，即板詩之載尸也。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曰：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蓋韓板詩之傳也。以彼訂此，行當是祿之誤。）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强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張云：鹽鐵當衍，說見上。）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

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張云公乎當作上公前未通篇上公之事兩見蓋三家詩七月云上入執公功三家者但三家之一也漢書田千秋傳贊不見文公治何家故無可分析言之而出於彼也〔毛詩正義曰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然則作正義時毛詩之本頗有涉三家而舛錯者毛作宮功故箋云宮中之事三家作公功則爲公家之事上公者上至公家也非毛傳入爲上之義張之象本乎改事非〕）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瘤也（張云瘤當作病〔以下文例之可知〕）縶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張云急下當脫也字〔亦以下文例之〕）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盧云張作搏似俱持之誤）粱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張云粃當作秳說文稽穅也秳稽同字〔秳之爲稽猶秳之爲稽檜或從米作糌見集韻類篇豈秳亦或從米與字書未見也凡昏旁之字隸變相承作舌又有作居者故譌而爲后〕）從容房闈之閑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顇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張云胡本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芳（張云芳當行華本菅芳改草菅非）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盧云而衍）請且罷郡國榷沽（盧云張作酤）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張云曰字衍見上張之象本改此至辭丞相御史入上篇末最謬）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爲蕃蔽窮極郡國（張云郡當作羣字或作群故譌也此謂通烏孫大夏等詳見史記漢書）

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車舡以訾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臿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張云違當作遺）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强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盧云張本記作紀)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胡云張本與作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稸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盧云或疑咸張云非也或有也文學自言尚有及其澤者存於時耳)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閒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盧云何衍張云非也大夫謂數見給爲可痛而以文學不然故作怪問之辭)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盧云疑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盧云必同)怒也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强淩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笞八極驂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箠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怒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暭蚩尤而爲帝(張云按兩暭未詳蓋雨師形近之誤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其事其文云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妭雨止遂殺蚩尤此句接軒轅戰涿鹿之下其爲一時殺之甚明或百家言黃帝者又謂並殺雨師也殺雨師者猶淮南子本經訓之言堯使羿繳大風高誘注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是也許慎注大風風伯也風伯雨師者能作風作雨之人非周禮所謂風師雨師鄭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可知其不相涉)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强東滅朝鮮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强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絶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南君。秦既并天下。東絶沛水。（王云。按沛水當即浿水。漢書朝鮮傳。衞滿東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此秦絶浿水也。說文。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是沛係浿之本字。）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胡云。張本負。）相侵。構兵爭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葥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盧正文作湖。云。張本海。大典湖。此當句。張云。華本海改河。〔拾補作湖。文云。大典湖似誤河爲湖也。〕）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絶。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胡云。張本作心腹。）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脣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者（盧云。張本脫者字。案大典涂本皆有者字。）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菑。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胡云。張本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張云。上當云輕計。下當云計還馬足。中或尚有脫文。因誤上計字爲下計字而佚去也。輕計。輕爲計也。計還馬足。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詳之矣。）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慴。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

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卻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胡云：張本下有者字。）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强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强，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張云：支字衍也，本作月氏。有記支字於旁者〔以支音氏也〕，後因錯入耳。〔拾補云：涂無，或盧筆誤，或所據非涂之元刻也〕）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强，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强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效，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張云：讓當作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絶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强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閒，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盧云：張本脫，大典有。）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絶之勞，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張云：羸當作嬴。方言云：擔儋也。莊子釋文、廣雅云：負也。今在釋言作擔。陸不分析言之耳。又釋詁二云：擔擔也。卽本方言。儋擔同字，嬴嬴皆同字。）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皋，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盧云：疑倒。）利，以爲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張云：雖當作權。）本議不順上意，未爲盡於忠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張云：故當作欲。）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强。先帝絶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埆之地，壯者死於祁

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强敵也輟幾沮成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張云當作徼史記匈奴列傳贊云患其徼一時權此語出於彼索隱曰徼工堯反）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張云史記大宛列傳云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此語出於彼亦見漢書李廣利傳如而同字前後多有之）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盧云張本作不）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盧云當作率卒譌）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寖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絶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强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盧云張本詰今從詩攷）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因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張云狄下當脫之執二字爲禮二字當衍此因上脫而下衍公羊僖二十一年之傳也上文宋襄公倍楚而不備當作信下文爲其無信也首尾一事言宋信而楚無信張之象本刪夷狄二字拾補添作夷狄與三字皆全失其意）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狠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飇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蹻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張云按此有誤交校同字受即交之複衍者今公羊成元年傳云莫敢當也蓋文公之本有異複衍例詳於下）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蹻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覿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張云市當作司司伺同字也）以襲

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張云華本哥改歌胡云張本作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胡云[illegible]本行王作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通關梁（張云梁當作市史記匈奴列傳云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又云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此字漢書無〕關市饒給之又云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漢書同可證也關市者交關爲市）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爲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䶵（盧云左作皋䶵公羊浩油）之會書公紿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廷鳳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胡云張本作人）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菑第五十四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横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强暴也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既而偃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盧云張脫十八字大典亦有）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盧云當作誡張云文公所稱作戒必三家詩如此毛詩作急爾雅誡急也爾雅與此以戒誡同字而駁異猶毛詩之以戒急同義而駁異也不得改而一之）武夫潰潰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豫禦之（盧云譏譌當爲大至下脫而字張云此當驪下未上有脫文而大字在未上也餘無以補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譏戎驪非）

（彼傳文〔依拾補則當并衍驪字〕）故四支强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强大小相凌是以强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繇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張云超當作招過秦論云招八州〔文選注引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盧云張本倡涂作猖俱難曉張云案龜猖當作鼉猖風俗通十反云俯伏甚於鼉蝟〔蝟同字〕物之至卑下者言猖之有介者猖之有毛如殼介也下句狐貉不能禽狐貉二字必有誤未詳）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衰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胡云張本有地字）左殽函右隴阺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

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而之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張云固當作困下文秦師敗崤嶔承此言之〔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二句相承言之文之互也〕敵於金城，楚莊王之圍宋，秦師敗崤嶔崟是也。張云按公羊云嶔巖穀梁云巖唫釋文唫本作崟崟即嶔不得復見當是初時寫作崟後改之作嶔傳寫乃復見而衍也〔張之象本崟改巖未是巖不當誤爲崟也〕下文今不敢取敢者取之複衍〔拾補有〕與此正同又通有篇雖雕文刻鏤雖即雕之複衍〔拾補有〕論誹篇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言即訾之複衍孝養篇膢臘而後見肉害害即肉之複衍〔屬下者非〕刺議篇侯僕雖不敏侯即僕之複衍〔屬上者非拾補有〕皆其例也餘以此求之刑德篇御史大夫曰亦改大夫爲御史而複衍者〔拾補有〕故曰：天時地利。張云時下當脫不如二字故曰者猶言故孟子曰〔上文天時地利亦有誤當是衍天時二字以語意推之自可見〕下文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與此相承接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盧云疑衍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句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盧云疑兩棠見呂氏春秋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張云河當作門史記趙世家言武靈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即此〔徐廣曰在常山〕九河非晉有甚明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脩德無恃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荊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拓，盧云張本柝下同棚原云柝栅篆作柘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千胡云張本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盧作尺八云三尺譌案史記刺客傳索隱引作尺八又於吳世家云匕首長尺八寸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憚盧云索隱作操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

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强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强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橿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大夫曰荆軻提七首入不測之强秦秦王惶恐失守備（盧云張本脫）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盧云當作縞）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强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盧云疑脅張云負當作貿謂劫之以爲質公羊僖二十一年何休注劫質諸侯拾補疑脅未是）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擿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張云張之象本得下添百里奚三字按史記匈奴列傳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一也〕緄戎〔二也〕翟〔三也〕豲〔四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五也〕大荔〔六也〕烏氏〔七也〕朐衍〔八也〕之戎漢書亦云然全與百里奚不涉也張之象本妄加之又於上句管仲之下添甯戚二字使其相配可謂巨謬矣）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以之召遠（胡云張本以作德）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廗（盧云大典席張云華本廗改席按拾補云大典廗此張守節所云廗下爲帶者）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盧云張本狐）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强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盧云大典木張云華本衣改木）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

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强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盧云史記作虜）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張云按沛字誤當作柳侵柳在宣元年圍郊在昭二十三年郊柳連言又郊在柳上者何休注公羊隱七年戎伐凡伯傳云與郊柳異必舊說也故次公稱之）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張云華本改忘）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强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張云珩當作衡〔臣瓚注漢書提衡云衡平也是其義也王云珩衡通用非誤字〕）爲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弒（胡云張本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盧云脫國字趙敬夫補）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張云列上脫先字下衍士字〔此篇所言與史記鄒衍列傳大略相同今本多誤故張之象本皆失其讀此以彼義訂之下同〕）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張云十下脫一字）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川（張云川當作州胡云張本下有州谷阻二字）絕陵陸不通（張云陵字當衍〔說見上〕史記所謂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也）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張云下當作地〔以困學紀聞所引證之下多已誤然則涂依嘉泰本而其本即王伯厚所見無疑矣〕）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逕（盧云張本作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

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張云誤當作迂史記所謂作怪迂之變者也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幷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內盧云張本由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嬴張云張之象本嬴改嬴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唶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夭壽各以其好惡爲命羿敖盧云說文生敖及殪敖卽奡大典作傲書無若丹朱傲說文又作奡亦通以功張云功當作巧謂羿巧而敖力也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狠亡其身天菑之證禎胡云張本作貞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盧云大典王大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況盧云案況賜也詩云降福攘攘胡云張本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盧云當作光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敘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盧云張本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胡云張本流血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盧云摩同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

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膢張云張之象本膢改膢按所改非文公稱月令必其明堂月令字如此也言立秋始殺而不及於嘗新不得以他書之膢字改之〔謂漢書注及風俗通古今注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又作劉又前孝養篇散不足篇皆云膢臘韓子五蠹云膢臘而相遺以水為其語之所自出膢者說文云楚俗以二月祭飲食者也〔此士庶人之禮也膢在二月臘在冬至後三戌言膢臘者舉終始之辭兩事也或誤認風俗通之言膢臘者為一事乃改其引楚俗以二月為十二月非仲遠本然也玉篇廣韻皆云膢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此必出字林等書然殊失許氏之意許意以楚俗證韓子故膢與臘接出膢二月對臘冬至後三戌也否則舍冀州八月專取楚俗二月乃何理乎又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春三月令天下膢五日此膢耳而注家皆以貙膢說之未必為當也尤與此絕不相涉彼曰膢此在他書亦必曰貙膢〔二字連言〕說文一曰始殺食新曰貙膢今本始殺作祈穀貙作雜者誤凡云一曰者必異義此固許例之可知者〔此天子之禮也後漢明帝永平元年六月丁卯初令百官貙膢見古今注言初可知武帝紀注之非其八月之膢殆又民放效食新而轉更後時正因不得言貙膢故亦曰膢以致牽溷也雖不詳何始但叔重之時未嘗有是則明矣膢與貙膢久莫之辨故附詳於此〔風俗通全引說文亦以又曰為異義仲遠自未必謂貙膢即膢矣然則其誤在晉以來也〕以順天令

文學曰張云華本刪曰字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盧云當作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徼倖誅誡。蹠蹻不犯。(張云。誡當作誠。誅誠與上文法不必相對。)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胡云。張本人。)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盧云。張本脫下十八字。)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胡云。張本有詩云二字。)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張云。此當云上殺下殺而服不過五。下文當云。上附下附而刑不過五。今本誤互易之也。上殺下殺者。五服降殺。自己之上己之下也。上附下附者。附比也。所謂上下比罪者也。不知者移殺以連刑耳。)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穽也。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矰弋(盧云。當作繳弋。)飾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皐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效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胡云。張本人。)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張云。馳行當作行馳。上文馳道兩見。如淳注漢書江充傳曰。令乙。乘騎〔二字今本倒〕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即其事也。車馬當沒入。則非其車馬。故以舉苛而不止爲盜馬。下文所言。謂吏舞令乙文。)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

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盧云二字疑衍）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張云張之象本改國者按曰字當衍）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强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轝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橛而禦捍馬也（盧云禦疑御捍疑悍）今刑罰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轝陷（胡云張本卒蹈）陷穽身幽因客死於秦秦（張云按身下脫一字未詳秦字不當重此因上脫而下衍身□幽四四字爲一句張之象本改下秦爲本屬下非）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稸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隄轝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盧云俱作亦趙云必字是胡云張本必）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胡云張本滋）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

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閒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盧云當作觚說見非鞅篇剌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張云從上當脫不字風字當衍下句而民不可化可字亦當衍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强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胡云張本作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盧云子貢與臧文仲不同時或從後論之民將欺而況民盧云疑衍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

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王云：案公羊閔二年穀梁隱元年傳俱云緩追以逸賊，親親之道也。此當本公羊而作免，是其所据與何休本異。）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王云：案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此亦當本公羊義，漢人所引則亦多作其身者。）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張云：健當作捷。司馬相如諫獵亦云捷言慶忌。）賁育之勇，莫不震懾悼（盧云：張本悚。）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故也。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知（盧云：當作恩，大典亦作知。）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為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盧云：當作殺，沒譌。）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張云：目錄詔作諸。）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盧云：當作裁，涂才通。）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一卒之令，（盧云：大典亦作一卒。未詳。張云：張之象本一卒改三章。）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胡云：張本作御拙。）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盧云：疑脫之民二字。）內潰（盧云：句下尚脫二字。）不能禁；峻法不（盧云：疑脫能字。）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刃，（盧云：與仞通用。）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張云：張之象本季下補難字。案張注引韓非子曰：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補難字是。）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蹻不顧；錢刀在路，

匹婦捘之。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盧云：涂本可與詩攷合。）不敢馮（盧云：詩攷憑。）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胡云：張本作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張云：張之象本往改任。）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盧云：當作闕。）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聾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張云：華本聞改闕。）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張云：此句當有誤。上文云湯武刻肌膚，蓋本與彼同也。）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胡云：張本所上有之字。）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蔂，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胡云：張本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盧云：當作質。）殷周以武，（盧云：當作文。案涂本指禪讓征誅言，與表記不同。）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張云：張之象本訟上補無字。）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胡云：張本作檃栝。）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張云：應少未詳。史記酷吏列傳，楚有殷中杜少。徐廣曰：殷一作假。漢

書作毀未詳此應當彼何字此云伯正下文云昆盧徐穀亦皆與史記白政〔漢〕書作百正堅盧〔漢〕書同徐勃〔漢〕書同武帝紀字作敦蓋敦形近之譌也駁異今無以訂之張之象本乃取漢書注於下名之曰古本幾使讀者誤謂其曾見鹽鐵論古本此處與漢書正同不亦厚誣乎凡張之象本所言古本盡皆出於懸揣實非世閒真有此本勿爲所惑可也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張云華本癰改痤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衞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張云華本不以改以不按拾補云大典以不此有誤也當作孔子以因進見呂氏春秋貴因有其語而不以能往非賢才也今本所誤不可通此與申韓篇孔子倡以仁義而民不從誤不從作從風者同皆傳鈔時未悉誣聖之意而失之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張云華本合改令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盧云當作矜夸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

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衞靈公圍張云按圍字誤也未詳此四句齊景衞靈陽虎桓魋皆稱其國謚姓名爲一例未必如張之象本所添有匡人圍之在其閒也上文大夫言魯齊衞匡陳蔡亦自爲一例文學不言魯匡陳蔡大夫不言陽虎桓魋皆順其文之便下脫之字張之象本於此處多以意添之全誤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張云按惑字當衍之人者此人也張之象本惑上添狡字非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倏逢雨張云倏當作倏焦氏易林有膠車駕東與雨相逢五輩解墮之云〔大過之蠱遯之益蓋當時語故下文云請與諸生解〔易林出東漢人手或即取於此〕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張云漢書載此〔在田千秋之傳贊〕哉作乎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盧云漢書作風論太盧云漢書陳治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盧云漢書騁其詞闇闇焉侃侃焉盧云漢書作斷斷行行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

稽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張云漢書雍作推拾補有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張云華本燥改慓漢書無此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張云華本惡改恧漢書無此二字）大能自解（張云漢書大作不）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盧云漢書倒）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盧云漢書性作生也當從之）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盧云漢書處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張云相下當脫史字此書言羣丞相史御史與漢書言丞相御史兩府之士文不必同此下不言兩府之士漢書上不言羣皆順其文之便凡漢書與此不同蓋孟堅多所潤色矣拾補以漢書補未是）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張云張之象本算改選按取漢書也算選同字未必非次公用算孟堅用選此類歟異皆當兩存之不得偏從）

鹽鐵論卷第十

校勘小識

鹽鐵論以明宏治十四年新淦涂楨所翻宋嘉泰本爲最善嘉靖閒雲閒張之象又有注本析爲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之其書竄易字句爲有識所譏盧文弨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古餘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盧所未及暇日檢閱因以拾補考證散入正文下取便觀覽湘潭王啓原君豫胡元常子彝搜討往牒復得若干條書中稱王云者君豫說也稱胡云者子彝說也先謙覆加審定見漏義尚多略爲補釋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一卷以貽讀者古籍代微展轉益誤又義蘊閎富未易推尋涉筆知疏臨文增喟大雅宏達幸匡益之先謙記

本議篇廣道德之端　通典十一道德作教道道與導同作教道義長

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　通典十一作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愨愨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唐諱民爲人通典引此書字句多刪節其不同處取備參證

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　盧出邊用度不足五字云度涂作費今案涂作度不作費也邊字當上屬爲句盧讀誤

縱然被堅執銳　縱字當衍

憂邊用損武略　盧云憂字疑誤或作爲邊用之憂解案文義言罷鹽鐵均輸則邊用乏絕可憂故曰憂邊用與損武略對文非誤字

隴蜀之丹漆旄羽　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丹漆旄羽並作丹砂毛羽

兗豫之漆絲絺紵　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同通典十一豫作荊河胡云唐代宗諱豫故云荊河

養生送終之具也　盧云張本終作死案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送終並作奉終張本誤

故聖人作爲舟檝之用　盧云張本之用二字脫大典有案通典十一亦有

廣德行以懷之　通典十一廣作勵懷作化

故川源不能實漏巵　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御覽七百六十一器物部引同白帖器物部作川源不能實漏巵不能滿係妄人所改

況上之爲利乎　通典十一同御覽七百六十五器物部上作導於義亦通

往來煩雜　盧云雜當爲難案通典十一正作難盧說是

或不償其費　通典十一無或字是

賤即買貴則賣　盧云即當爲則下句同案通典十一作則即則古書通用不煩改正

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　盧云貿張本牟通考曰上有命字案通典十一作牟曰上亦有命字

非獨齊陶之縑　通典十一齊作濟御覽九百一獸部引仍作齊

行姦賣平　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先鄭云質
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法言學行篇一
鬨之市必立之平李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
據此若今市中經紀平定時價長落矣故曰賣
平潛夫論巫列篇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
求者也與此行姦賣平同義亦曰賣評見後漢
蓋勳傳注
則商賈侔利自市　通典十一侔作牟
力耕篇王者塞天財　盧改天爲人云新通典改
塞兼幷非張駁之案今通典作塞兼幷
流有餘而調不足也　通典十一調作拯
而山東被災　通典十一而作今是
通百味之利　盧云味疑末案以通有篇無味利
證之則味爲末字之譌甚明盧說是古書末末
多相亂末譌爲未淺人因妄改作味耳
賢聖治家非一室　盧云室疑術案通典十一亦
作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多古之二字
是以贏驢馲駞　盧云張驢音離馲音宅下驒騱
音馱奚皆大誤驢音閭馲音槖驒音顛乃正音
也舉此一端不能悉正案盧序云張本音多士
音後人勿爲所誤
通有篇楚之宛丘　御覽四百七十二人事部引
丘作陳案御覽是也宛陳皆楚地宛漢南陽郡
今南陽府治陳漢淮陽國今陳州府治故曰天
下名都若陳有宛丘見於詩雅但此言富冠海
內不得專指一丘雖後代嘗緣宛丘立縣固非
漢世所侈稱也
日給月單　單窮盡也
無味利　盧云味疑末案盧說是也書中或云末
利或云利末其義一也本議輕重相刺利議諸
篇利末二字屢見雜論篇放於利末漢書公孫
賀等傳贊作放於末利尤其明證
錯幣篇民事不及　不及當作不給音相近而譌
愚者不更本之事　盧云更償也案對上智者有
百人之功言此之字當衍不更本事幷所業之
本事亦不更也此言愚智相懸與下愚智同功
意相鍼對盧說非其義
人君不調　調均也
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盧
云弊疑幣張云華本改幣案文義作幣是事類
賦錢部引作幣藝文類聚寶玉部御覽八百七
珍寶部八百三十六資產部九百四十一鱗介
部引並作弊幣弊古字通用下文幣數變幣數
易正作幣
禁耕篇尙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　通典
十函匣作猶柙人主作天地
賑贍窮小以成私威　通典十小作乏
姦形成也　通典十一也作矣
復古篇往者豪彊大家　通典十大作之案北堂
書鈔酒食部御覽八百六十五飲食部引並作
大通典非

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至聚深山窮澤之中　通典十作大抵盡流放之人案唐諱民故改人民爲之人原書當作大抵盡放流人民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多收字也字則文氣不屬收放形近致衍又誤加也字耳

非鞅篇昔商君相秦也　通典十相作理則原是治字

是以征敵伐國　通典十作征伐敵國是

而師以贍　通典十而作軍

故用不竭而民不知　盧云故下當有利字案通典十有

蓋文帝之時　盧云蓋當作昔案通典十作昔

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　通典十作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

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　通典十引同案初學記果木部引作桃李實多者來歲爲之穰御覽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果部引並同藝文類聚果部桃下引作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穰案凡物豐盛曰穰下云自天地不能兩盈若作穰則非其義作衰是也梅一作桃蓋所據本有異

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　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妄人所加以配上句通典十無者字

晝夜之有長短也　盧云有當作代案通典十正作代

楚人搔動　盧云張本搔作騷案漢書敘傳外內搔擾潛夫論邊議篇今邊陲搔擾並作搔與搔動意同

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　胡云張本作聖賢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並引作賢聖力耕篇賢聖治家非一室論儒篇賢聖之憂也賢聖恆言無庸倒轉

刺權篇鳴鼓巴俞作於堂下　藝文類聚樂部御覽五百六十八樂部引作上並有交字此脫

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　初學記帝王部引無其字

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　荀子儒效篇云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此語出於彼

刺復篇荆楚之士用　漢書李陵傳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此用荆楚士之明證

論儒篇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雖舜禹不能治萬民　胡云張本世作勢案世位不詞勢字是也御覽三百五十九兵部引正作勢位又二能字下並有以字

憂邊篇則謂之不樂　盧云當作爲謂譌案謂爲古通非譌字

故民流沈溺而弗救　沈字當刪流沈二字古書通用疑本作流溺後人改注沈字於下遂兩存之

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　儀禮他國之人則曰外

臣文意言北夷款塞自至然後以爲外臣胡制
於三字疑衍
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二句有誤字
園池篇廣田收　收當爲牧西域篇擅田牧之利
牧收二字形近致譌下田收同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張云者當作耆案御
覽三十六地部引正作嗜
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　之字衍
輕重篇水有猵獺而池魚勞　御覽九百一十二
獸部引猵作獱注云獱音頻又云獨曰獱羣曰
獺案猵獱同字淮南子兵略篇畜池魚者必去
猵獺
則后稷之烈　則法也
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　上云非天之
財少也此云亦非也亦下有奪文文學言妄刺
而無益於疾故御史答以用鍼石調均有無補
不足亦非妄刺而無益於疾也如此上下文乃
貫串
夏不失複　言當暑不去複衣
未通篇平百越以爲囿圃　張云囿當作園案張
說是御覽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果部事類
賦果部引並作園
莫不哀其生　哀思戀也
地廣篇誹譽訾議以要名采譽於當世　譽謂人
稱譽之要名采譽四字連文同意
貧富篇運之六寸　六寸算法也漢書律歷志其
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
六觚爲一握
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　羣書治要遠
下有道字案行遠道與下濟江海對文有道字
是
因資而假物者也　治要因下有於字
歐冶能因國君銅鐵　治要國君作君之御覽七
百五十七器物部引國君下亦有之字案有之
字是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與公輸子能因
人主之材木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相配成文
元書有之字明矣　以爲金鑪大鍾　張云金
當作全案治要御覽並作金張說非治要鍾作
鐘古通　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　張云材當
作杅案張說是也杅材形近故杅誤爲材一當
作壺壺鼎盤杅四器若作一鼎盤材則文不成
義治要正作壺鼎槃杅御覽作壺鼎槃盂盂杅
同字壺誤爲壹轉寫者因改爲一耳　君子因
人主之正朝　治要子下有能字以上文兩能
因例之此因上元書當有能字而轉寫脫去正
作政古通
子思之銀珮　張云銀當作珉案張說非也銀珮
蓋以銀爲之初學記器物部御覽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引並作子思銀珮
毀學篇安之於廣廈芻豢　於當爲如
夫泰山鴟　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鴟乎　藝文類
聚鳥部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引夫泰山下

並有之字惡並作焉
車制於雲陽之市　張云華本制改裂案華改是
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引正作裂
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　案
鴻字誤鴻門與上蔡遠不相涉御覽六百四十
五刑法部引作東門是也史記李斯傳斯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語出於彼
褒賢篇孔子爲之　盧云爲疑危案爲字是說詳
本卷
以儒術擢爲上卿　盧云涂作推案涂作擢不作
推盧誤
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
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
急　詳文義不當有此字蓋衍文
禹䆉洪水　䆉字無義䆉當爲感之誤字禹感洪
水者禹憂洪水也御覽四百三十一人事部引
作感感亦感字之誤北堂書鈔衣冠部引作治
則淺人妄改耳
誦詩書負笈　張本無誦字盧改詩爲誦刪一字
取與上王屑滿篋對文案文義自通盧刪未是
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　夫字衍
故曾子倚山而吟　藝文類聚人部引倚作傍
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　治要諫諍作𧩂言
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　治要作夏亡以下文商
滅例之治要是

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　治要
不上有故字倫作論論與聽對治要是
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　治要無適字疑適遇
形近致衍
屈原放逐於楚國　治要國下有也字
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
也　治要事人下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句終非
以此作此所以行而不合作行不得合
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　事類賦蟲部
引作以所不覩而不信御覽九百四十四蟲豸
部與此同
雷電之聲　電無聲疑霆字之誤
遭時蒙率　率當爲幸形相近而誤
方今人主轂之教令張而不施　轂當爲彀彀亦
張也施與弛同彀之教令句張而不弛句謂鹽
鐵法令不改也
殊路篇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
北堂書鈔儀飾部引香澤脂粉作脂粉香澤
案莊子齊物論麗姬毛嬙成元英疏毛嬙越王
嬖妾
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　御覽五百八十五文
部引質作實
訟賢篇騏驎之輓鹽車　藝文類聚獸部御覽八
百九十七獸部事類賦獸部引驎並作驥輓並
作負案文學以騏驥太公並論故下文大夫云
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正與此言相抵是此文

作騏驥甚明驎字誤御覽八百二十八資產部
亦作驥惟輓字與此同　垂頭於太行　案此
文語意不了太行下應有之坂二字戰國楚策
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
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
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阪坂字同謂山
陂極峻者驥至阪不能上方始垂頭非上太行
卽垂頭也唐儲光羲詩峻阪悲騏驥李白詩鹽
車上峻阪並用此語藝文類聚獸部御覽資產
部獸部事類賦獸部引本書太行下並有之坂
二字此脫
遵道篇言法教故沒而存之　言法教下當有也
字爲句
論誹篇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
　言字當衍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　所當爲而
相矜於後息　盧云句
孝養篇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御覽八百五十
二飲食部引然作焉上屬爲句
刺議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　卽用詩詢于芻蕘
意
利議篇鷃鴠夜鳴無益於明　鷃一作鶡音轉字
變御覽九百二十一羽族部引此作鶡旦
而使責之疾　當作責之使疾誤倒
國病篇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
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

是孔子相魯三月事非小位也事類賦天部引
作嘗居小位相魯三月是也居小位卽孟子所
謂委吏乘田承上諸侯莫能用言三月相魯下
屬爲義嘗當形近致誤又脫居字於亦作扵與
相形近而誤耳御覽十一天部作嘗居上位相
魯三月上字誤改而餘文並同
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　文義直貫至何況鹽鐵
均輸乎止莫字衍
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胡云張本
失作識案顧當爲願失上當有得字張改非
雖卽異世亦既閔天太顚而已　胡云張本卽作
既既作卽案雖卽猶雖則也則卽雙聲字張改
非
負迭羣之任　迭爲佚之誤佚軼字同
然居民肆然復安　上然字下當有後字
常民文杯畫案　藝文類聚服飾部北堂書鈔儀
飾部引常並作良
散不足篇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　乘
字語意不了馬字當在乘下此誤倒御覽八百
二十三資產部八百九十七獸部並作庶人之
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亦無其字　故行則服
枙　御覽資產部獸部引枙並作軛
今富者縟繡羅紈　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引縟
作綺　中者素綈錦冰　錦冰當作冰錦冰亦
素也故素紈謂之冰紈綈錦二物力耕篇不益
錦綈之實亦綈錦對文此誤倒御覽布帛部引

正作素綈冰錦
銀黃華左搔　盧云搔當作蚤張云左字當衍搔
當作瑵案御覽三百五十八兵部引亦作銀黃
華左搔盧張說疑非　珥靳飛鈴　張云鈴當
作軨案御覽兵部引正作珥靳飛軨張說是
革鞮皮廌而已　盧廌作薦云廌訛張云華本廌
改薦案御覽三百五十八兵部四百七十二人
事部引並作薦　革鞍氂成　御覽兵部引氂
作攻
鞼耳　盧鞼作韉案韉與鞼同篇韻並云鞮也韉
耳蓋以革爲之著馬耳
蓋無爵觴樽俎　御覽七百五十九器物部引作
蓋無爵樽觴豆　卽竹柳陶瓠而已　盧云瓠
當爲匏案御覽器物部引正作匏　中者舒玉
紵器　舒玉二字無義與紵器亦不相屬御覽
器物部引作野王紵器蓋此器出野王與下蜀
杯爲對野王漢縣屬河內郡今河南懷慶府治
舒與野玉與王並形近而譌
而熚豚以相饗　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引熚
作捭捭豚見禮記禮運
復薦草緣　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七百九服用
部引復並作複　庶人卽草蓐索經　顧云索
經者以索爲經案顧說是也索經卽草蓐之經
御覽服用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席下陳禹謨補
本並云草經雖文有更變可證本書索經二字
之義

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
今蠻夷交脛肆踞　四句相對爲文今字當衍
古者庶人鹿菲草芰　初學記器物部北堂書鈔
儀飾部御覽六百九十七服章部並引作麤扉
草履是也麤與鹿菲與扉芰與履皆形近致誤
一杯棬用百人之力　御覽七百一服用部引棬
下注云去遠反說文曰棬枋
救匱篇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北堂書鈔衣冠部
引庸夫作傭夫案傭夫與上僕妾對文言賤役
者之衣食也傭庸古字通用御覽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引仍作庸
無行人子產之繼　言無人修飾潤色之
鹽鐵箴石篇則恐有盛胡之累　盧云未詳案盛
胡卽前訟賢篇東海成顒河東胡建也成盛古
字通
疾貪篇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
之縣縣求之鄉　詳文義言小計權吏則行施
乞貸長吏則侵漁上下也府下二字當乙
後刑篇有策而勿用　治要用下有也字
民陷於罔　治要罔作罪
發其毒矢也不盡不止　治要其作以止下有矣
字
授時篇國無窮乏人　盧云乏字當衍案盧說是
也治要無乏字
曰教之以德　治要教之下再有教之二字無則
文不可通

則民從義而從善　張云有誤未詳案文義不當
有兩從字治要上從作徙是從徙形近而誤
夫何奢侈暴慢之有　治要有下有乎字
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二句文義難通治要
民上有富字無難與適道四字上文引管子倉
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曰富民易
與適禮治要是也難與適道四字涉卜文而誤
衍
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　治要德作得無
有字
故循行於內　治要循行作行修案行修與下聲
聞對治要是
爲善於下　治要善作之
周公載紀　治要載紀作在上
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北堂
書鈔帝王部白帖雨部引風不鳴條在雨不破
塊上藝文類聚天部御覽八百七十二休徵部
引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三句連文文
義應爾此風不鳴條四字誤倒在下
無丘陵高下皆熟　御覽三十五時序部引無無
字
今不省其所然　治要引所下有以字是
不知檢也　治要檢作斂
崇禮篇雖蠻貊之邦　治要作雖之蠻貊
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
設明堂辟雍以示之　治要獻下有見字盛作
威禮下無儀字故作宜案治要是
角抵諸戲　治要諸作之
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　治要作
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此句下有
故字
見恭讓之禮　治要禮下有也字案與下見大孝
之禮也相對爲文也字當有
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治要清作升
以玉璞抵烏鵲　御覽八百五珍寶部作烏鵲九
百二十一羽族部初學記寶器部藝文類聚寶
玉部烏部孔雀類鵲類事類賦禽部引並作烏
鵲烏字葢誤褒賢篇夫爲烏鵲魚鱉亦烏鵲連
文
隋和之名寶也　治要和下有世字是
不在犬馬珍怪　治要犬作戎怪上有也字
何衡之所能折乎　所字當衍
夫臣所在　臣上脫賢字
備胡篇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言德盛則備寡故大夫以此言折之中
外屬匈奴言於詞不順當作匈奴震懼中外釋
備傳寫誤倒中外二字於匈奴下下文中外不
寧咎在匈奴云云中外屬漢言卽其明證
鹽鐵取下篇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治要作天寒
乎哉寒乎哉下又有海春曰三字此脫
上漏下濕者之瘤也　治要瘤作痛
稱貸者之急　張云急下當脫也字案治要有也

字
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　治要檐作擔
同牀旃席　治要作匡牀蒻席
負輅　治要負作服
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　治要
邊作長飄作眺鄉作向
距敵方外之死者也　治要距作推者作亡
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
痛者也　治要伏作仗如文調作而調文求作
木案仗几猶據几謂聽訟者而如古字通用潛
夫論實邊篇坐調文書以欺朝廷伏几調文與
坐調文書同義木索箠楚對文並治要是
若易然　盧作若易易然云俱不重案張本重孟
子公孫丑篇今言王若易然不重爲是
刑人若刈菅芳　張云芳當衍案治要芳作茅芳
茅形近而誤張說非
輂車相望　治要輂作輜
擊之篇賢良曰文學既拜　盧云曰衍大典在篇
首涂本同
害算車舡　害亦當爲周之訛
地廣而不得者國危　治要得作德
虎兕相據　治要據作摶
結和篇何命亡十獲一乎　命猶名文學有此語
故折之
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　信伸同長城上當有
於字下當有之外二字

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箠以笞八極　御覽三
百五十九兵部引衡作銜案御覽是銜乃御馬
之具故云以御宇內刑德篇亦云轡銜者御之
具也銜以御箠以笞語意並相聯貫衡則非所
以御矣衡銜形近致誤下傾衡遺箠衡字並當
爲銜潛夫論衰制篇法令者人主之銜轡箠策
也以銜箠連文爲喻與此正同
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　詳文義與上下不貫李
牧二字當衍漢追匈奴以廣北州其事下誅秦
篇詳之
西域篇其往必矣　盧正矣作也
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　皓皓當作浩浩
世務篇見利如前乘便而起　如猶而
繇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　北堂書鈔地部引
底作宣
險固篇秦師敗崤嶔崟　盧正師作帥
論勇篇以道德爲軸　軸冑或字御覽四百三人
事部引作冑
鎬冠千里　盧云鎬譌當作縞案鎬縞古書通用
故縞冠亦作鎬冠非鞅篇縞素不能自分於緇
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引作鎬素亦其證也
論功篇匈奴無城廓之守　盧云廓郭同
旃廗爲蓋　盧云大典席案御覽一百七十四居
處部引亦作旃席
因山谷爲城郭　御覽一百九十居處部引郭作
池

使六國並存秦尙爲戰國未亡也　盧戰下補國
字案固卽國之誤當改不當補
論菑篇以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
御覽二百七十一兵部引以毋作其母不陽
作不傷
刑德篇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
德字誤治要作徑人作民民作人句末並有
也字
折手知足　治要作折乎知之
然而上下相遁　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
十九刑法部引遁並作趨
律令塵蠹於棧閣至而況於愚民乎　盧云張本
脫此十八字案治要有
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　治要禁下有滋
多二字是
上附下附　案張說是也治要與涂本同則其誤
已久
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治要作故治民之道
務篤於教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　兩千
字盧改十
申韓篇若癰疽之相濊　治要濊作漫是
非患銚耨之不利　治要耨作鉏
周秦篇親戚小坐　治要小作相
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治要
兩之字並作而

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　治要作則以
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
矣
以養疾子　治要以作似是
未聞什伍之相坐　治要之作而句末有也字是
令大嚴而仁恩不施　治要句末有也字是
嚴家之無悍虜也　治要悍作格
是以務知而不務威　治要知作和
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　治要施恩作恩施與
澤流對文治要是
下沒其身　盧云沒譌案治要亦作沒非譌字
詔聖篇則吏何事而理　治要作何事而可理乎
若拙御馬　治要作若拙御之御馬也今本脫三
字則文不成義
其亡益乎　治要亡作有義並通
上乎刑之　治要無此四字
是以虐也　治要作是虐民也
未聞刑罰行而孝弟興也　治要行作任是
不可立矣　治要矣作也是
渫篤責而任誅斷　治要渫作深篤作督
厲民悉者爲能　治要厲作斂
故過往之事　張云張本往改任案治要作任
聞不一朞而社稷爲墟　盧云當作閒案治要亦
作聞文義自通盧說非
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治要制上有
長字與上文不一期下文久字意相鍼對此脫

夫害言天者合之人害言古者考之今　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十八刑法部引之下並有於字

進見而不以能往者　盧云不以大典作以不

後序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覩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恤民隱之恉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榷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躐居輔道之位顧絀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令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邦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氐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涓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捄敝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逼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栞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縣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傳姚鼐輩所訾不足病也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長沙王先謙

揚子法言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都秦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閒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即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真適元和顧君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以爲善勸予刊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不改幷所譌誤舉摘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三卷本竟杳難再遘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

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四葉前八行）衍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三葉前四行）誤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二葉後八行）曰當作

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四葉後六行 震當作振音義
可證此震字依温公集注所改非其
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三葉後四五行 寶當作珍音義可
證此寶字蓋依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三葉後九行 洗當作灑注同音
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一葉前二行 假當
作假下同音義可證此假字依温公
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芚兮一葉後八行 注春木芒然而
生温公集注云李本芚作芒按音義
不出芚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芚是
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
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畫一

又

又從而繡其其鞶帨二葉前八九行 誤重其
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二葉後三行 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二葉後八行 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五行 注天云云 當作請問
蓋天正文天字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五葉後五行 六下當有世字音
義及温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
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巽以揚之一葉前四行 當衍巽字温公集
注可證

又

擊遼水二葉前四行 按擊當作繫繫屬也
史記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
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又

實蛛蝥之廟也（二葉後四五行）廟當作靡

又

曰非夷（下衍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十字）尚容（下衍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十六字）依隱玩世（下衍詭時不逢四字）其滑稽之雄乎（五葉前五六七行）按李本如此温公集注可證此本衍字皆温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人言仙者有諸乎吁（三葉後十行四葉前一行）乎當作曰

孝至卷第十三

石奮石建（一葉後四行）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五葉前六行）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四）則渾（一條）請問禮莫知（一條）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又

（卷第八）渾渾（一條）簡易（一條）當在焉得條之下

又

（卷第十）置守（一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上）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羈切）當分爲二條云抵（都禮切）巇（許羈切）

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言在仲尼也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茲此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治之名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蠕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名譽以崇之不倦以

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殆庶幾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皆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爲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

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習乎習.數所玩也.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操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人由禮義.閑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奉宣訓誨.聖人則異賢人矣.制立禮教.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其豈徒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禮知.自別於禽獸.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或曰.顔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顔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慕正考甫作魯頌.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御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仁義也.徒猶弟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

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畫止。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羣行豖穀，喻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揚子之所譏。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

或曰：使我紂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紂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紂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欲以此義嘲揚子。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御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揚子法言卷第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

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駁數之聲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雲之志或曰霧縠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使人多禮乎言狴犴使人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布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後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雜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真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

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末，無。）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硜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

或欲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再言史乎者。善之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闕廢。）

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戰，悸。）忘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偽名。實則窮。）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次虎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貓貉。）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穢亂。聽有淫後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習實生常。）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

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觀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

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雜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紙。單薄不可以禦冬寒。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陵，暴。）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帡幪，蓋覆。）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郛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違怨。）

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

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揚子法言卷第二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求己以返本守母以存子此其
大要

李軌注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
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也
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
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暢修其善則爲
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所謂混也氣也者所
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爲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
利適惡路則駑蹇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
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
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哉銘哉
有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聖人之辭可爲也
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
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珍其貨而後市貨珍價必貴
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
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
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

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
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
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也好
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
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覩聖
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
也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
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闚園此二子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
心不剛儔克爾儔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
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
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
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
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
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
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
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
不亦可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
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
遠不可以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

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爲闇人熒魂曠枯糟莩曠沈莩熟也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諭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犂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

敢以其犂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如封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封羊義見易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荅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妙寄而去其麤迹一以貫之應近而已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而逐末者是可惜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衆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神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

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者。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人順己。）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揚子法言卷第二

揚子法言問道卷第四（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以喻經學通於聖道）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通歸正之義）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之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義備則混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請問禮莫知（言己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禮如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饕冒之人）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絶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爲教也）

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它則苓（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閉之閛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諭無所見）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允信）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堯禮義

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正。）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今俱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大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無爲。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數無禮也。）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後盛其美善。）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閭背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與。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䄍也。見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禿。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節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凝時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閒。雖鄰不覿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

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
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惟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
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
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
王矣達之達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
達一間耳其殆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
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
四方人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揚精義人心其
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
則義存舍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
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其幽
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
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
混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
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蚖哉蚖
哉惡覩龍之志也與數之甚也或曰龍必欲
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
而潛既飛且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
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
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
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桎梏之屬或曰經可損
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
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
仲尼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文加春秋故
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
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九故曰過
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數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
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
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
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百篇而酒誥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又亡一簡
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深大
書灝灝爾夷曠周書噩噩爾不阿借也下周者
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

可使易知與（嫌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盛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唔唔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唔唔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歎不純也）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動而愈偽）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

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恆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或問文曰訓（訓順）問武曰克（克能）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卿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積德然後近名）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真而不能求己以絕僞）或問人曰艱知也（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難聖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貌深情）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

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知）烏呼能別似者爲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愆過也否不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可采取也）愆（欲問其義）語君子不出諸口

揚子法言卷第五

揚子法言問明卷第六防姦必有其統揆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芻蕘之言負薪之語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筭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強通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同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抏也抏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

盛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爲者命不可避也大理然者也

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

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詒伊感。吉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存不忘士。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惡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辰乎辰。數時逝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讇言敗俗。讇好敗則姑息敗德。則法。君子謹於言。愼於好。亟於時。亟急。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瞶。聖教非不明。不能化頑嚚之人。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遴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絜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於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利。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或問活身。曰。明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越於。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倩也。當成哀之世。並爲諫大夫。俱著令聞。號曰兩龔。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賢。復欲用之。稱疾。遂終身不仕。絜清其志者也。蜀莊沈冥。蜀人姓莊名遵。字君平。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是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沈冥也。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久幽。謂賣卜於成都。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不慕由卽夷矣。何鷽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喆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允信也。喆知也。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乎。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巢父洗耳河濱。河主逐之。皆非通理之談。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校諸實。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

朱鳥之謂與不愆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其本自挾詭情以說秦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

揚子法言卷第六

揚子法言寡見卷第七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其所以發揚德音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數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偭然不視聽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己也為己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正百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故也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無訓解故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惡在老不老也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

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但不邪。荒乎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子者賢於已耳。今之所論，自謂侍於君子也。侍君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窒，塞。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傳尸鳩，不能沖天，適足爲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辭在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

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之篡不言可知。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魯國嘗爲齊楚所侵，所以譏問。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皇皇，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悚懼也。一時暫用，猶至於是，況能終之乎。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賓。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興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櫂，不能濟難；雖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熙化。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曰：否。否，不也。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沈，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禦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誠，信也。或曰

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諸？（盍，何不也。）曰：譬諸父子，為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利之權。）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桑弘羊權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匡正矣。）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俾，使也。譬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為淫。秦法酷暴，雖欲使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鄭衛本淫，雖使夔拊之，而不能致簫韶。）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燠。）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燒書坑儒，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之辭。）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望之不可得見；非道而行之，不可得至。）非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已酷，吏又毒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失德之報，何其驗哉。）

揚子法言卷第七

揚子法言五百卷第八

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非經通之言故辨其惑罔之迷也

李軌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曰堯舜禹君臣也而竝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衞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者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與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祿食爲先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衡衡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捐棄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送道衞何所之詣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倫匹利孰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

(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易)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

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占之)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甘公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瓏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言可聞而不可彈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人得行其道)秦之人多病(道屈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道泰業隆故尊貴)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

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王道月未望則載魄於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出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終魄於東光稍虧於西面以漸東盡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彤弓盧矢不爲有矣以喻有君而無臣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

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可以彊世使行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舍或曰何謂也曰檠之而已矣弓良在檠格人良在禮樂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

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險克所以無德化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

揚子法言卷第八

揚子法言先知卷第九（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敢問先知曰不知（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緜作昞（眇緜遠視）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要）曰思斁（斁猒）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王正）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欲令徑）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爲政如此民所思也）若汙人老（汙慢）屈人孤（屈窮）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民猒苦也）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

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惡政）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抎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覩聖人）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唐虞象刑惟明

法度彰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
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
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
之迹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
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
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爲皆尊王
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或曰人君不
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議
其教化網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網目正股肱良則庶
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
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
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
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或苦亂苦患曰
綱紀綱紀然後網目正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
綱小作紀網賴綱紀君任輔佐如綱不綱紀不紀
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網無
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
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
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
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沓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

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或曰正國
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
覽察其人考其勳績也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
乎於乎者歔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
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
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雊鳴化其
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民可
使覿德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不可使覿刑是以
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
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
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歎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
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曰真偽用真人遠佞偽真偽則
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也如真
不真偽不偽則政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鼓
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
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
再制無二也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
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
羣遁離者是聖人乎言遁離者非聖人也雖之不
才其卵毈矣毈敗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

〔陶化。猶泥之在鈞。〕或問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刪也。〕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坏。〔甈，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不及則未，〔不及中，未盛明。〕過則昃。〔日昃明盡，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小桀；寡乎十一，大貉小貉。〕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田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與奢侈長僭亂。〕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為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揚子法言卷第九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重黎卷第十 真僞美惡成敗存亡人君之所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以事乎其上不可以不察也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李軌注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司主也僚官也少皡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 曰近義近和 堯有義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義和考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 或問黃帝終始 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 曰託也 假黃帝也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姒氏禹也 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太山盧人 夫欲讎僞者必假真 讎類 禹乎盧乎終始乎 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數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義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僞之分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 請問蓋天 欲知蓋天圖也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 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 子不語怪力亂神 或問子胥種蠡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 郢楚都也 鞭尸 掘平王墓而鞭其尸 籍館 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 皆不由德 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 謀越諫齊不式 式用 不能去 三諫不從於禮可去 卒眼之 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乎 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 邵美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爲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 此暴亂之人也 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 或問六國竝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 皆屬秦也 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

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是人事也。保。問保何等。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采食稅也。涇涇水也。激。問激者何。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節節度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久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矣。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鄜畤。宣公起密畤。靈公起上下畤。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所支也。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備有之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也。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刱業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數曰非我用兵之罪乃天亡我。諒乎。信如羽之言否邪。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惡。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典主。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今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主郊祀。若秦楚彊䦧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

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爲胙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已）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淳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橈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無妄之國（易有无妄卦此亦依義取譬）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閉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橈時箴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爲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毒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卽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爲是）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語在漢書）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劘近虎牙言其殆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強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戊良乎。（甘羅戊之孫也以張唐之相燕割趙之事發悟呂不韋也辟強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悟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意爲復戊良教之乎）曰才也戊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其父祖也）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令左漢右楚鼎足而立不能下之佯狂棄走）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有巇隙也）曰巇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

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
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
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霍漢大將軍霍光
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摧燕上
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
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
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
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馮唐所知魏尚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
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陽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
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罹禍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僞請人曰晉
荀息趙程嬰公孫杵臼秦大夫鑿穆公
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

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蹈義則未也
或問季布忍焉可爲也季布爲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既立購之千金困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
曰能者爲之明哲
不爲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爲之或曰當布之急雖
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
仕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問賢曰爲人所
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豈問長
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
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
之通使相如申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欒布爲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常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問臣自

得曰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慎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日磾爲人謹慎目不忤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慎丞相丙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田祁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爲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傳婢圍捕之而皆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扼（扼敧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揚王孫倮葬以矯世（悼厚葬也事見漢書）曰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葬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揚子法言卷第十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淵騫卷第十一

李軌注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力。（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魯仲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祿賞。）藺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或問鄒陽。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罿。幾矣哉。（鳥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蓍龜。（疾者。樗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策算國事如之。則吾以疾爲蓍龜者。有爲有行動而問焉。）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升。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以國易宗。（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何如。）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國地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猒人之肉。川

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爲奚何翦問王翦何
將也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咀嚙用牙言其
酷也欸者絕語數聲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
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
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
乎君親之難也離山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
蛛之虫小巧耳政問聶政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
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
也俠累韓相名也軻問荊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
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
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
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
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
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
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
則子貢不爲歟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
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
諸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儀不迹秦曰

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任佞才乎才
非吾徒之才也矣行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
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
從免陵乃得封文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收通晁錯犯憲奏誅錯折節
周昌汲黯折節直諫謂守儒轅固申公轅固守正
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爲所烹此二人終不
屈其道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
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刱於前如一
曹參奉隨於後不失滕灌樊酈曰俠介四人前後輔夾高帝
叔孫通曰槧人也見事敏疾爰盎曰忠不足
而談有餘挾私斬錯晁錯曰愚削諸侯以危身酷吏
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
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
博沒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
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
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周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或問近

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悟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絳侯勃之果誅諸呂立文帝霍將軍之勇處廢興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制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禮樂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已矣利在安身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不阿於意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至取而治之乃明巫成方遂也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鉏豪彊不避貴戚斯近世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

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欲知誰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飧也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

〔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豈伊仲元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爲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鄭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第十一

揚子法言君子卷第十二夫君子之所以爲美布護蔓延在乎衆篇豈惟於此而表其篇目者絕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漿衡不薺有諸樓航不抱漿衡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衡之器充大則不能小矣君子不器無所不施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允信也蹈履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彈駁數家侻合於教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謬曰吾於孫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戶異同述一聖而乖詭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

法制玄合大同仁義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色純曰睟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之備矣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宅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淮南鮮取焉爾浮辯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爾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傳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寄詼誕以自大假不學爲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吁者駭歎之聲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或

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覯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惡（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好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勸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言少雙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必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僞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齊死生若莊生）曰作此者其（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諭故問）有懼乎（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伏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

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爲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復甚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猶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真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論諸人哉。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

江都秦氏影宋本
揚子法言孝至卷第十三(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
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李軌注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
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父母子
之天地與(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
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
地乎(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
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
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不可得而
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孝
子有祭乎有齊乎(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
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
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
不賓(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禮記之論齊備
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人)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
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問子曰
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曰石
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
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
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者)
(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含食也菽
豆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
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
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
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爲名之名其至
矣乎(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如何)爲名之名其次也
(力行近仁斯亦次矣)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
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或曰邵如之
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庳則秦儀鞅斯亦
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販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堯舜
之道皇兮(皇美)夏殷商之道將兮(將大)而以
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
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
(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
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衣如華
(服文彩也)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
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

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
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
佩此亦泰況可滔天乎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
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或曰力有扛洪鼎揭
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
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
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形不測百人乎
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或問君曰明光問
臣曰若禔若順禔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
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
上明而光其下堯所以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所以爲臣也王莽之事漢則
傾覆其上篡其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或曰聖人事異乎曰
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
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
者未之有也或此之甚者必亡而已矣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
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
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
年彌高而德彌卲者是孔子之徒與王莽
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簒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

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
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
故有先瘳之愈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
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
小也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
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
傑也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
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
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或問羣言之長
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
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
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
而民說之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
習亂也縕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
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允信懷至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
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
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荒荒聖德遠人咸慕
上也荒荒大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

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仁少威多）鷹隼䎎䎎（攫撮急疾）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訩訩北夷被我純繢（純繒繢畫）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劒飾）珍膳寧餬（寧餬餬其口也）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盛也）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蕃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此也）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欲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無勞也）

曰於事則逸（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慙教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法言序（子雲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耳）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恣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闇塞之謂）訓諸理（訓導）譔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徽（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譔吾子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本諸身（自求之義）譔修身

芒芒天道（洪荒混芒之初）昔在聖考（聖人作而萬物覩謂

宓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五二得中然後利見不可姦罔譔問道。

神心忽怳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譔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遠周遍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譔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模譔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哲智譔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一槩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譔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譔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則開通也則法也譔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驩心譔孝至。

揚子法言卷第十三

揚子法言音義

學行卷第一

李軌注軌字弘範東晉尚書郎都亭侯撰周易音尚書音春秋公羊音小爾雅音各一卷泰始泰寧咸和起居注共六十七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八卷見隋書經籍志 好學呼報切下同 復駕扶又切 諸儒

金口而木舌柳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礲諸盧紅切 焉攸於虔切下焉知同 螟蠕上音冥下音靈 殪於計切 蜾蠃上音果下郎果切 祝之之又切 羿五計切

逢蒙薄江切 般音班 不能踰也俗本脫不字諸本皆有 鑄與音余下同 五石俗本作玉石誤 踧爾子六切 一閧下降切

桐子音通與侗同亦音同未成人也漢書曰毋桐好逸 不勝音升 之平皮命切鄭司農云質劑月平價也 於戲上音烏下音呼又虛宜切 為其于偽切下為道為利同 槖音節之

乘繩證切 易乎以豉切 啞爾於革切 相比毗志切

徒與音余下皆同疑者別出 鸒斯羊茹切鸒雅烏 如其富

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 猗頓於離切 其粗于胡切 紆朱豈俱切 其樂音洛下同 瞿然音句 祇其音支適也 有教

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天復本並作無止

吾子卷第二

少而詩照切 好賦呼報切 組麗音祖 狴犴狴邊兮切犴音岸獄也太玄曰蹶于狴獄家語曰獄犴不治 景差初佳切舊本作景瑳

枚乘繩證切 多哇烏瓜切 確乎苦角反俗本作榷非 惡烏路切 淈古忽切 屈原九勿切 如瑩烏定切又音滎

石次玉者一曰玉色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伉口浪切健也何休曰有辯護伉正者為里正陸德明一音苦杏切 稱則尺證切 足言將住切又如字下同

詭辭九委切 斷木都管切 梡革音緩又音款斷木也 為鞠居六切 茢葹上力紙切下移爾切 惡沱上哀都切下徒何切 舍書也切下同 惡覩音烏下同 好乎呼報切下好書好說同

山陘戶經切又口耕切孟子曰山徑之蹊 蒼頡胡結切 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音悅天復本作見羊而悅 虎

別彼列切下同 不要一遙切 則辟芳辟反 述正道 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哆昌者切又尺氏切天復本作稍正道 其較音角 且易以豉切下

恲懞並李善曰恲莫經切懞莫公同覆也恲又音幷又音萍

修身卷第三

矯思斯恣切 必中丁仲切 樂天音洛 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天復本作不可為也使人敬之 可以有為俗本作可以為友非是 好大呼報切 卑也如字又音婢 田圃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圃音甫

莠羊久切喬喬音驕作驕詩必矇音蒙瞢也熒魂戶扃
切糟莩李軌讀糟如字莩音浮熟也柳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見之用
者也糟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
曠久則沈不面日月則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舊本亦作精莩
擿埴他歷切宮職切下索塗山責切重行下孟切下行重
行輕同重好呼報切下好重好輕好問並同有觀古玩切則
賈音古俗本作史後人改之爾舊本皆作賈謂賈人衒鬻過實下篇云衒玉
賈石是也臞如其俱切瘠也捽茹上音在忽切下音人恕切菜也
之樂音洛鞹苦郭切騂息營切刲羊苦圭切罷賓
音疲勞也犒考告切惡在音烏鮮德息淺切引諸門
乎門本或作問夷貉莫白切肆乎羊至切三好呼報
切下並同人門俗本人作仁誤禔身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元
憞徒對切

問道卷第四

則渾戶昆切請問禮莫知天復本作請問莫知或曰
焉得直道而由諸天復本無或曰二字焉於虔切下以意求
之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天復本無或曰二字天
與音余撻提撻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擲也提徒計切亦擲也漢書云以
博局提吳太子則苓音聆閛然匹庚切閉門也俗本作闇然誤諸本
皆作闇疣贅羽求切下之瑞切而治直吏切下爲治同哨

哨音消又七笑切則貉莫白切則禮由己一本作由也
耾耾戶萌切俗本作肱誤宋玉風賦曰耾耾雷聲裨蒼曰耾聲皃狙
詐千預切又七余切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天復
本無堯舜也三字漸襟子廉切衒音縣賈石音古子將
子亮切螻螾上落侯切下餘忍切膢臘上音力朱切又落侯切
銛息廉切本或作銛誤砥音紙反目眩形一本作反自眩刑眩
音縣漸諸子廉切如台音貽

問神卷第五

請問之天復本作請聞之舍則書也切索至山責切
無閑閑廁之閑虻音元惡覿音烏食其不妄俗本作不
忘字之誤也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辭曰鳳亦不貪餧而妄食羑
里羊九切不手不制於人之手惷書容切又丑江切又丑用切
俄空苦貢切缺也渾渾戶昆切又胡本切灝灝胡老切
噩五各切譙乎俗本作誰舊本皆作譙詩傳云譙殺也殺所戒切故
注云酷烈易知以豉切下難易同覆物敷又切訾訾語巾
切爭訟也喊呼覽切又呼嫌下斬切之解胡買切曉也面相
息亮切捈他胡切又同盧切引也嚍嚍音卽刃切俗本作嚧嚧誤
㖧㖧呼昆切忞忞武巾切見矣賢遍切與我音預
者鮮悉淺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
名卿可幾也漢書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

幾師古注曰以身而無名爲病孟康曰盍何不也云何不因名鄉之埶以求名

幾音機下同君子德名爲幾韋昭曰言有勢之名鄉庶幾可

不朽揚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鄉用自

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爲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趙楚

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漢書曰梁齊楚

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虖成其名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於何也音烏

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

下名振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漢書曰谷口鄭

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與今文不同螘垤上魚綺切

下徒結切能別似者彼列切俗本作能參以似非是

問明卷第六

誖布內切眩眩胡涓切幽遠兒大知如字孟子疾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過古禾切不入室者孟子疾之不食實者

揚子疾之近人注法言誤以孟子疾爲句絕撫我音隻樂天音洛

下同庸行下孟切下庸行同去諸丘莒切抏也五官切漢

書云海內抏獘下秦同舊本皆作抗抏臯陶音遙譊女耕切譻譊天

復本作譊譊音于又音紆妄言也敗俗必邁切下同又如字譊好

呼報切下於好好文同亟於紀力切瞶五怪切在治直吏

切下同則見賢遍切弋人何慕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

作弋者何篡宋衷注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

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羅暴亂之害今篡或爲慕誤也鷦明上音焦說

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又司馬相如傳云鳩

鷫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鷫鸘狀如鳳皇遴集鄰振切蹌七羊

切翳路烏計切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

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

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兹以旃不亦珍

乎漢書孟康注曰湛深淵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爲苟顯之行不事

苟得之業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

國之寶乎三輔決錄曰子真名樸君平名尊毚欲士銜切貪也俗本作

利欲儃舜蟬戰切累克俗本誤作刻灑耳音洗翿翿

許緣切飛兒歸其肆矣注非也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

遂說難劉伯莊史記音義曰說難上式拙切下如字司馬正史記索隱

曰說音稅難音如干切言游說之道爲難故說難書其辭甚高故特載之然此

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少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

確苦角切問行下孟切

寡見卷第七

好假音遐本或作遐下同偭焉彌兗切好盡呼報切援

我音袁鶉兮音純譊譊女交切皆說一本說作訟曼

是莫半切曼衍無極也呱音孤璵璠上以諸切下附袁切鞶帨

上音盤下音稅惡在音烏拂乎符勿切而樂音洛焉事

於虔切窒珍栗切六翮下革切其累力僞切奠枕

章袵切樓航或作斻亦作杭榷利音角貂音彫

五百卷第八

參諸七南切有詘與屈同焉詘於虔切問陳直刃

切信道音伸下同強其其兩切捐與專切非天下

之至天復本作天下之至德賈如音古小則敗聖如

何天復本無如何二字厭觀一鹽切不厭於豔切渾渾

戶昆切又胡本切僴易以豉切下同焉得於虔切下焉支焉離

同瓏瓏上音龍下音靈多行如字曼之莫半切無也又母伴

切遡音素聆聽俗本作聆德非彊世其兩切羈角男角

女羈哺薄故切啗徒濫切撽之居影切所以正弓

先知卷第九

其幾音機下有幾同作昞音炳日易以豉切思斁音亦

召伯寔照切蔽芾上必袂切下非貴切果內音納汙人

哀都切杍軸直呂切樂其音洛下樂陶同衣人於既

切不抎于粉切天復本作聆音雲耳中聲也屬其音燭肉辟婢亦

切實予音與惡在音烏下惡得同於乎上音烏政核

下革切不離力智切下同毈徒玩切卵壞不剡以冉切

甄陶居延切甈五計切破瓦也坏芳盃切未燒瓦也俗本作坯字

之誤也注飄燥也俗本誤作燥坏濕也誤作坯懼也衆田音佃田侯

田上田同上音下如字

重黎卷第十

南正重直龍切以音似扁鵲薄玆切渾天胡昆切又

胡本切度之徒洛切幾乎音機下同俗本作幾幾乎尚書舜典

正義引揚子云幾乎幾乎藉館慈夜切筴種絶句種章勇切高

山本或作商山西采注云食稅倉代切或如字雍梁於用切

鹵音魯赦奴板切西時音止鄜芳無切天王不匡

俗本作天下誤爲羸工僞切下無爲同置守手又切屏營

上音弁守失其微本或作徽垓下古哀切楚憞徒對

切彊閱許激切震撲上如字又音真下音普卜切胎藉

胎當作跆徒來切跆蹋也藉慈夜切德行下孟切龕音堪與戡同

焉攸於虔切下焉用同虎㧊音列梟磔陟格切越與

音預俗本作與字誤橈辭女教切下同井幹胡安切之乘

繩證切蔡生史記作蔡生漢書作韓生亨之普庚切下同其

者末辯者衍字木侯漢書作沐猴逆訐居竭切劇

音摩辟彊必益切酈音歷食其異基二音說陳失贅切下

說齊同幾矣音機蒯通苦怪切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羈切

拊鍵上音撫下其輦切作相息亮切從浮才用切始

六世之詔天復本作始元之初廉頗滂禾切信亞音伸

鑿穆顏師古漢書注曰鑿謂所穿冢藏音在到切或如字焉可於虔

切下同黔婁其廉切又音琴韋玄天復本作皓韋玄成四欒
布之不塗天復本作不倍通使色吏切扼音厄歃器倮
葬郎果切

淵騫卷第十一

惡乎音烏曰寖俗本作曰在寖在衍字扛鼎音江魯仲
連傷而不制藺相如制而不傷傷與蕩同忼
辭苦兩切免罿音衝幾矣音機之知音智下知國如字
周之順赧諸本皆作順赧之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周之傾字之誤
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慎轉爲順赧奴板切東并音併
塹山七豔切臨洮音叨相也息亮切窬音踰擔石
都濫切又都甘切秦將于亮切下同牙欬烏開切又許介切
要離一遙切求反俗本脫求字蛛蝥俗本作蛛蝥誤賈誼
新書曰蛛蝥作網蝥音矛焉可於虔切下皆同爲嚴于僞切下爲姊
爲丹同刺相息亮切下董相同曼面謨官切塗面督亢
音剛惡諸烏路切秦行下孟切美行同鷙翰胡安切又侯旰
切說而失贅切任人音任難之乃旦切園公史記
留侯世家作東園公角里上音鹿漢書作甪里執正俗本作政誤
折節之設切菑異菑與災同樊酈音歷槧人七豔切
盎烏浪切晁錯曰愚天復本作由忠捋疎上音郎活切俗
本作將誤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沒齒然也雋京徂兗切

將子亮切下同冠軍古亂切奉使色吏切肩使同行不
下孟切下其行聖行賢行談行並同詼達上音恢舊本皆作詼達漢書曰
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本或作談達又作名字達皆誤惡比音烏滑
稽音骨朝隱直遙切妄譽音餘不累良爲切絀臣
與黜同愀如親小切舊本皆作俶如昌六切動色皃鄲聞鄲音
丹猶但也或古鄲但通用亦音但本或作但育賁音奔

君子卷第十二

弸中蒲萌切又普耕切般音班有中丁仲切其知音智
侻也他括切可也牛玄騂白俗本作玄牛騂白誤騂息營切
晬而晬與粹同隊乎直類切鮮取悉踐切下鮮儷同人
以巫鼓天復本作又以巫鼓其行下孟切下以行言行同好
人呼報切下同勸與倦同儷音麗囂囂五刀切虙音伏
偟音皇

孝至卷第十三

有齊側皆切下同屬荒音燭含菽本亦作唅音同爲名
于僞切庳音婢下也螘與蟻同之綸古頑切又音倫扛音江
揭渠列切若禔是支切又音支又音題諸傳直戀切與
有終而無始與如字孰寧天復本作孰愈知哲上音
智之長丁丈切羣行下孟切德行同東鞮都奚切世
鮮息淺切芒芒謨郎切下同璜璜音黃螭丑知切攙

㦸財千切又側板切訩訩許容切又詡拱切捐之與專切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柳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之矣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柳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法言序

倥侗顓蒙漢書揚雄傳鄭氏注曰童蒙無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侗又音通說文大貌詩神罔時侗一曰侗未成器之人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迄孔許訖切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以帝王之道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漢書揚雄傳作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子所謀微妙之言事有本真陳施于意漢書揚雄傳作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芒芒天道昔在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漢書揚雄傳作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旁無疆猶無極也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遐言周于天地漢書揚雄傳作假言周于天地師古曰假至也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世人之言也近經諸範漢書揚雄傳作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漢書揚雄傳尚作上鄧展曰鼓亦動也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初林切一槩諸聖師古曰一以聖人大道槩平槩工代切譔淵騫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君子純終領聞音問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其終而不失令名蠢迪檢柙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由也檢柙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柙也音狎寧親莫大於寧神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揚子法言音義

將仕郎前眞州六合縣主簿權國子
監主簿臣文　効
將仕郎前齊州禹城縣主簿充國子
監直講臣商　傳
將仕郎前汾州靈石縣令充國子監
說書臣牛　景
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陳州宛
丘縣令充國子監直講編校祕
閣書籍臣孫思恭
無爲軍判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
郎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
書籍臣錢　藻
宣德郎行太常寺奉禮郎管勾國子
監丞公事臣趙　越
朝奉郎行太常寺太祝監國子監賣
書庫武騎尉臣程　高
宣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
臣張無競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
兼駙馬都尉宅教授臣吳　申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
臣揚　褒
朝奉郎守太常丞知國子監書學兼
篆石經同判登聞鼓院騎都尉
賜緋魚袋臣揚南仲
編修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尚書度
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
討同知太常禮院兼丞事兼判
官告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呂
夏卿校定
看詳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
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臣邵　必
看詳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
誥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大府
護軍賜紫金魚袋臣祖無擇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
充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
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判尚書
禮部工部兼管勾修纂類篇兼

判祕閣祕書省同提舉集禧觀
公事兼提舉校正醫書上輕車
都尉汝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
魚袋臣范　鎮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
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判館事權判尚書都省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兼提舉集禧觀公
事上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珪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祕書省著作佐
郎充國子監主簿臣畢之翰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兼天章
閣侍講同知諫院兼管勾國子
監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
袋臣傅　卞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充
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
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判國子監
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抗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食實封捌伯戶臣趙　槩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
百戶食實封捌伯戶臣歐陽脩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中
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
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
百戶食實封貳阡貳伯戶臣曾
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七百戶食實封叁阡捌伯戶
臣韓　琦

桓子新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問經堂輯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桓子新論序

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啓寤袪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辯惑述策閔友琴道具見於范史本傳及章懷注譚書本十六篇光武勅言卷大令別爲上下故自王霸至辯惑皆分二篇惟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以成二十六篇隋書經籍志及新唐志俱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爲卷並目錄爲十七耳（古書多列目一卷隋志中甚多）宋史藝文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未言及則其亡軼當在南宋時裴松之補注蜀志引琴道篇語而不著琴道之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固確然可据也本傳言琴道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但有發首一章今緝逸篇雖於君山孟堅之文未分朱紫然既有選注足据故凡雍門與孟嘗語及譚論樂事皆可彙爲一篇以肖其舊餘諸篇目昔人徵引其詞未嘗顯標其題必欲臆爲分列恐蹈武斷之弊且如史記正義引三皇道理五帝德化三王仁義五霸權智初學記云王道之主德統乾元太平御覽云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此類以入王霸篇尚顯而易信又漢書注云古孝經異字四百餘經典序錄言穀梁多有遺文公羊彌失本事史通稱左氏於經猶衣之表裏北堂書鈔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諸語今以入正經篇亦或與桓子有合若選注漢高建立鴻基侔功湯武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論漢孝文孝武帝事末皆云此通而蔽者也既似王霸篇語又似袪蔽篇文是將焉歸乎他如本造求輔等目僅觀篇名而不得其詞則尚不知所謂何能一一强分也宋汪晫編曾子子思子以强立篇名爲通儒所譏豈可循其覆轍哉陶宗儀說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据故未採錄本傳述譚歷官始末自西漢成帝時以父爲大樂令任爲郎歷哀平至王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拜大中大夫光武即位徵待詔後拜議郎給事中出爲六安郡丞茲以新論考之譚自言爲黄門郎見乘輿鳳蓋之屬及爲奉車郎承命作仙賦書甘泉壁又典漏刻參晷景衞殿中小苑西門同時郎有冷喜佐有梁子初揚子林期門郎則有程偉至其爲典樂大夫以與典樂謝侯爭鬭坐免此皆可與本傳互證者也御覽載陽城張衡蜀郡王翁與譚俱爲講學祭酒此則本傳所未載可補范史之闕也至於方士王仲都董仲君與待詔景子春善占事范史方技列傳皆闕遺其人葛洪神仙傳張華博物志所載王仲都能忍寒暑並資於新論梁劉勰文心雕龍稱秦君延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說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未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連山易詳歸藏易闕語未詳所据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特著琴道篇能文嗜古數從劉歆揚雄遊辨析疑義古論中屢稱子駿子雲至欲以太玄次五經是亦可以徵譚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譽君山之論爲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爲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爲

搜存俾與劉賈二書。並行於世也。

考證

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閒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辭。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陽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渺之才。

又曰。桓君山易晁錯之策爲新論。共一思。

佚文篇曰。挾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定賢篇曰。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識。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案書篇曰。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又曰。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又曰。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

葛洪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人也。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張華博物志辯方士篇曰。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爲性耐寒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桓君山原本作恆山君蓋刊誤。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尙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秦君延漢書藝文志注引新論作秦近君。

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揚泉又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林寶元和姓纂卷二支韻曰。桓譚新論有時農。又魚韻曰。新論有通人如子禮。

章懷後漢書桓譚傳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据。

又曰。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目錄

本造篇第一

王霸篇上下

求輔篇上下

言體篇上下

見徵篇上下
譴非篇上下
啓寤篇上下
祛蔽篇上下
正經篇上下
識通篇上下
離事篇上下
道賦篇上下
辨惑篇上下
述策篇上下
閔友篇一篇
琴道篇一篇
後漢書桓譚傳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章懷注曰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又傳曰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桓子新論一卷

瀋陽孫馮翼輯

琴道篇 新論二十九篇昔人徵引皆不著篇名惟琴道之名見引於文選注今故編於卷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譖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諛詔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蜀志郤正傳注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舫龍舟張景陽七命注同引此句又潘安仁笙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又江文通恨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又江文通別賦注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又虞子陽霍將軍詩注雍門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陸士衡弔魏武文注並同引此四句又張孟陽七哀詩注雍門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廣廈邃房又前緩聲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又謝元暉和王主簿詩注琴道曰雍門周一赴絕國又任彥昇謝修卞忠貞墓啓注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又陸士衡豪士賦序注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又王仲寶褚淵碑文注雍門說孟嘗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又左太沖魏都賦注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强秦之勢伐弱薛譬猶磨蕭斧以伐朝菌也又陸士衡猛虎行注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劉休元擬古詩注雍門說孟嘗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又漢武帝詔注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相見無期又李陵答蘇武書注雍門周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又魏文帝與吳質書注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計文選注共引十六事

按裴松之注引琴道篇語最整而不標篇名李善選注所引八事並標琴道之名其未標者亦八事而皆雍門語則固可互證也其字句與裴注間有小異乃徵引傳寫之差池耳

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 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引琴道語又司馬長卿長門賦注傅武仲舞賦注

琴七絲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引琴道語

伯夷操以鴻鴈之音 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引琴道語

下徵七絃總會樞極 文選注同上引琴道語

堯暢遠一本作逸。七發注又作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文選嵇叔夜琴賦注。枚乘七發注並引琴道之語。

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文選琴賦注引琴道語。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六羽族部引微子操數語。同選注。而援琴作操句下。有其聲清以浮五字。

操似鴻鴈詠之聲。文選注同上。引琴道語。

舜操者。昔虞舜聖德元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文選注同上。引琴道語。

大聲不振。華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文選成公子安嘯賦注引琴道語。

已上文選注引琴道九事。

琴。神農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顧野王玉篇卷十六

八音廣播。琴德最優。文選潘安仁笙賦注。

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文選枚乘七發注。

神農作琴。初學記卷十六樂部。

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於是始削桐爲琴。練一作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卷八十八木部。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又白頭吟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十四布帛部。

八音之中。惟絃爲最。而琴爲之首。初學記卷十六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

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樂典。

昔夏之時。洪水懷山襄陵。禹乃援琴作操。其聲清以益。潺潺湲湲。志在深河。北堂書鈔卷一百九樂部。又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曰。夏禹之時。鴻水浮滔。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五色文飾之。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聲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服飾部。太平御覽卷七百一服用部。

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夙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後漢書陳元傳注。

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爲烙。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月成泥。璇室瑤臺。藹雲翳風。鐘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震商。太平御覽卷八十四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四十一政術部引紂爛金爲烙溢酒爲池骨月成泥三句。

神農氏爲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初學記卷十六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爲知音。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一樂部。

已上十三事。玉篇選注。及初學記諸書。均不標琴道篇名。因類附錄之。以成一篇。其餘本造王霸等十五篇。不能臆爲分列。姑依引書先後次第編之如左。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伯。王者往

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者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卷三。史記正義卷五秦本紀。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圖王不成。亦可以伯。（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林卷三。）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意林同上。）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隋侯。篋夜光。未足喻也。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弗用也。（意林同上。）

賢有五品。謹勅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延之士也。信誠（一作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絶。竦峙（一作疎殊）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意林同上。）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作文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意林同上。）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世。何補于君。（意林同上。）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絶。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罫目。生于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皐。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沙。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罫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衛罫中。死棊皆生也。（意林卷三。史記集解卷九十一黥布列傳。文選韋宏嗣博奕論注。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工藝部。）

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案王翁謂王莽。以曾仕莽。不可斥名。又不可稱公故也。）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意林卷三。）

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狐。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意林卷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

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意林卷三。）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慚。自悔其言之非也。（丞相大慚。御覽人事部引作丞相大尉。按大尉二字。應是大慚之訛。）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於德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意林卷三。）

讖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丘。誤之甚也。（意林同上。）

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

人也。意林同上。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意林同上。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置字疑有訛誤 意林同上。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聞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至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意林卷三、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藝文類聚卷七十二食物部、初學記卷四十五酒食部、白帖卷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資產部、卷八百六十二飲食部。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意林卷三、文選陸士衡文賦注、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意林卷三。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意林同上。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意林卷三、又漢書藝文志注。

左氏云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意林卷三、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一學部。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意林卷三。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意林卷三、北堂書抄卷九十八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六學部。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意林卷三。

以賢伐伐一作代下同賢謂之煩煩一作順，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四百二人事部。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意林卷三。

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意林卷三、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眾多。意林卷三。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意林同上。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服用部。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意林卷三、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體。琴者禁也。古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清以淳，選注引作清以浮。箕子操其聲淳以激。意林卷三、文選注、藝文類聚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十四布帛部。

已上三十五事意林引其中別見于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者一十五事其徵引字句多差池不同語亦詳略互異今並錄之以備參攷

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送迎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 劉昭續漢禮儀志注

天稱明故名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續漢祭祀志注又初學記卷十三禮部藝文類聚卷三十八禮部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邰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 續漢郡國志注又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曰扶風邠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民有會下同劉昭注

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矣 續漢百官志注

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 北堂書鈔卷五十九設官部藝文類聚卷四十八設官部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二職官部並引堯試大麓一事而較劉昭注多宜得大賢智二句

王莽時置四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曰爲四百石二歲而遷補 續漢百官志注

桓譚謂揚雄曰吾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玄黃五色飾以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者也 續漢輿服志注又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云乘車玉瓜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玉蚤作玉瓜劉昭注異又章懷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此二句又文選顏延年遊曲阿後湖詩注同又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二句

呈衣冠於裸川 任昉述異記卷上

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嫚佞 史記集解卷十二孝武本紀

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於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好愛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媢之性必憎惡而剸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 史記集解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又漢書高帝紀注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閼其一角得突出又白帖卷二十一曰高祖被圍平城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天下無雙急則進單于單于得必大重之則閼氏之寵衰也是謂出奇計也又藝文類聚卷十八人部二云陳平說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疏矣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二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乎曰陳平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閼氏言之單于而得免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 史記集解卷八十三鄒陽列傳

世有圍碁之戲 選注作俗有圍碁無之戲二字 或言是兵法之類也乃爲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 選注作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二句 中者則務相絕遮以爭便求利 選注無求字 下者守邊隅 隅字選注無 趨作罣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 然亦句選注無 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 選注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 其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 選注二云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塞城下選疑有脫字 下計云取吳下蔡據

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罣者也。選注無取吳下蔡四字。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罣中死棊皆生。選注多末二句。史記集解卷九十一黥布列傳，文選韋宏嗣博奕論注，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工藝部。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理，御覽作治，原本當是治字，史記正義避唐嫌名改。而五帝用德化，三王以仁義，五伯伯，御覽作霸。以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史記正義卷五秦本紀，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太史公造書，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史記索隱卷四孝武紀，卷二十八太史公自序傳。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史記索隱卷九封禪書。

關並字子場，材智通達。漢書溝洫志注。

張戎字仲功，習灌溉事。漢書注，同上。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漢書注，同上。

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漢書藝文志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人事部，卷七百四疾病部並引曰：余前爲王翁典樂大夫，得樂家書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所服食而至此耶？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爲樂，日講習以爲常事，臣導引無所服餌也。竇公少盲，專一內視，故有此壽。譚以爲少盲恆自樂，所以益性命也。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漢書藝文志注。

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注，同上。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水經河水注，又藝文類聚卷九水部曰：其流激峻，故爲平地災害。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藝文類聚作逸人。王仲都，詔問何所能，對曰：能忍寒暑。此下藝文類聚曰：因爲待詔。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於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水經渭水注，又三輔黃圖卷五引至曛然自若句止，又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惟引忍暑一事，其忍寒數語未引，又初學記卷三歲時部，太平御覽卷二十二時序部，卷二十四時序部，卷七百五十七器物部皆引之，而語並簡略。

莊尤字伯石。後漢書光武紀注。

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偏，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後漢書張衡傳注，又胡三省資治通鑑卷三十音注。

左氏傳遭戰國寖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矣。陸德明經典序錄。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

古論語與齊魯文異六百四十餘字。經典序錄。

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又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又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一居處部。

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文選左太沖蜀都賦

注。

道路皆蒿艸，寥廓狼籍。文選注同上。

揚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文選郭景純江賦注、顏延年五君詠詩注、謝元暉敬亭山詩注、任彥昇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注。

謂揚子曰：吾數見乘輿錦繡茵席。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

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並曰：余少時見子雲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時，上幸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臥，夢其五臟出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病一歲而亡。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並引之。

漢之三王，內置黃門工倡。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

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文選陸士衡宴元圃詩注。

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文選顏延年釋奠會作詩注。

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漢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服飾部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燈於幄帷，令帝居別帳中，遙望見李夫人之貌。又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九服用部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望見之。

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注。

黃門鼓吹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文選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注。

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二十萬萬，藏於都內。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

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注、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韋宏嗣博奕論注、陸士衡弔魏武文注。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有能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

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藝文類聚卷七十二食物部、初學記卷二十六服食部、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酒食部、白帖卷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資產部、卷八百六十二飲食部。

又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文選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注。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文選班孟堅典引注。

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文選范蔚宗皇后紀論注。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文選魏文典論論文注）

子貢對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

昔周公光寵周道澤被四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

治獄如水（北堂書鈔卷四十四刑法部）

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優伎樂蓋且千人（北堂書鈔卷五十五設官部）

茂陵周智典定文義（北堂書鈔卷六十八設官部）

諸儒覩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爲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也（北堂書鈔卷九十五藝文部）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北堂書鈔卷九十七藝文部）

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北堂書鈔卷九十八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卷六百十六學部）

高君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肎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北堂書鈔卷一百一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學部）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北堂書鈔同上連山原本作厲山刑誤）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北堂書鈔卷一百二藝文部）

周亞夫嚴猛哮吼可謂國之大將（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五武功部）

動如雷震住如岳立攻如奔電取如疾風前輕後重內實外虛（北堂書鈔卷一百十六武功部）

君太素曉習萬劍之名凡器遙視而知不須手持熟察（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二武功部）

楚之鄂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鮮而暮衣弊（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衣冠部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六車部）

余爲郎典漏刻燥溼寒溫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參以晷景（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儀飾部初學記卷二十五器物部又太平御覽卷二天部曰晝日參以晷景暮夜參以星宿則得其正）

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不敢觸犯（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酒食部）爲介子推故也（藝文類聚卷三歲時部太平御覽卷二十七時序部又後漢書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章懷注曰其事見桓譚新論）

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北堂書鈔同上酒食部）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白帖卷九）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爲最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

亡不可勝數此所謂通而蔽者也（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十二帝王部曰考合古今卷十三帝王部曰武義四加所征者服）

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環雍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藝文類聚卷三十八禮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四禮儀部）

鄙人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

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襜褕乘騂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賊夜來余令吏勿鬭乃相問而去（藝文類聚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衣冠部東亭作下邑亭中又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服章部卷八百十六布帛部曰余自長安歸沛道病蒙絮被絳罽襜褕乘騂馬宿於邑東亭亭長疑是賊發賊來攻余令勿鬭乃解而去此安靜自持也）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肎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藝文類聚卷八十火部又初學記卷二十五器物部曰傳曰記言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有火災即更爲曲突而遠徙其薪）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不衰（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木部）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三獸部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獸部）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椒丁櫟（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

日從天元以來訖十一月朔朝冬至日月若連璧（初學記卷四歲時部）

通曆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以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初學記同上）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初學記卷九帝王部）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初學記同上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三禮儀部）

言太山之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初學記同上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禮儀部同）

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礱之桷元酒不如倉吾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初學記卷十五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九樂部）

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衞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

予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關子陽以爲天去人上遠而四傍近以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去丈餘夜半在上視之甚數相去惟一二尺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不同乃差半焉日中在上當天陽之衡故熱於始出從太陽中來故涼西在桑榆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晨也（李嚴法苑珠林卷七日月篇又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下曰愴愴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今法苑珠林所引無愴涼語疑李嚴有所刪節）

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說天以天爲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曆數昏明

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東方。暮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以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天爲左轉。非也。太平御覽卷一天部。又初學記卷一天部曰。天如蓋轉。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又文選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注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又吳淑事類賦注卷一天部引。與御覽大同。

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太平御覽同上天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儀飾部曰。揚子雲好天文。問洛下黃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今七十始知其理。

天下有鶴鳥。郡國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取或雷震霹靂起。原夫天豈獨右此鳥。其殺取時適與雷遇耳。太平御覽卷十三天部。又卷九百二十五羽族部。

世俗皆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太平御覽卷三十五時序部。卷八百三十七百穀部。又北堂書鈔卷五十六歲時部引同。惟刪上下饒羨句。

大司馬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道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太平御覽卷六十一地部。事類賦注卷六地部。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尚權詐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豕。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太平御覽卷八十六皇帝部。又北堂書鈔卷十一帝王部曰。朝九州之俊。

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送死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卽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攝紀綱。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而溺於私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愼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謂通而蔽也。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七帝王部曰。聖德元達。卷十五帝王部曰。總攝紀綱。

博士弟子韓生。居東。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使清晨起。廁中祝之。三旦而人告以爲咒咀。捕治數日死。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居處部。卷四百人事部。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居處部。又北堂書鈔卷二十九政術部曰。梁棟大臣。

余年七十爲奉車郎中。衞殿中小苑西門。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五職官部。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盂津之北。武王已畢

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燎祭降烏，天應也。二年聞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於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九兵部。）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公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耶。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人事部。）

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太平御覽卷四百二人事部。）

諺言：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太平御覽卷四百四人事部。）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太平御覽同上。）

揚子雲何人耶？答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二人事部。又卷六百二文部曰：揚子雲才智開通，卓絕於衆，漢興以來，未有此也。又王充論衡超奇篇曰：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審矣。）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叢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人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奇。）

公孫龍，六國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哀帝時，有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人。（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六人事部。）

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廷中，丞相語次言：聞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耶？有德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太尉自悔其言之非也。郡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惡揚善，鳥獸尚爲之諱，而況於人乎。（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曰：王翁時，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余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然乎？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之於禽獸，尚爲之諱，況人乎。）

鄙人有得脠（原注：音羶，生肉醬也。）醬而美之，及飲，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醬，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亡新王莽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胃予，是昔唾脠之類。（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人事部。又卷八百六十五飲食部曰：鄙人得脠醬而美，與人共食，少唾其中，因棄之，俱不得食。原注：脠音延。與人事部注異。）

余前爲典樂大夫，有鳥鳴於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鬬，俱坐免去。（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曰：余前爲典樂大夫，有梟鳴於府樹叢中，皆懼。余後與典樂侯鬬，皆坐免。）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甚可傷。（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六禮儀部。又卷七百三十五方術部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甍帶金銀錯鏤其上也。（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一禮儀部。）

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六禮儀部。）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聲。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深。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樂部。

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

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閑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書。何云盡棄耶。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秩禮記有四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學部。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揚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學部。

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治道部。

近哀平閒。方士臨淮董仲君。坐繫獄病死。數日目陷生蟲。吏捐棄之。便更活云。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三刑法部。又卷七百三十七方術部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佯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又卷九百四十四虫豸部曰。雎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嘗坐重罪繫獄。佯病死。數日目陷虫出。而復活。又張華博物志卷四。李嚴法苑珠林卷七十六咒術篇並引董仲君事。

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治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七衣冠部引魏牟見趙王至敗縱而冠不成與句。止文義並同。惟縱字作縰。

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太平御覽同上服章部。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婦父朱若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服章部。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耶。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服用部。

雒陽季幼賓有小玉檢。謁衞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傳之。已顧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太平御覽卷八百五珍寶部。

淮南王之子。迎道人作金銀。又云。字鉛與公鉛。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二珍寶部。

期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婦得性女。偉無衣焉。婦致兩疋縑。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筒中藥以投之。立成。偉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太平御覽同上珍寶部。

部

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及寑疾豫買棺槨多下綿纊立被發塚（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布帛部）

宓犧之制杵舂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羸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資產部又卷七百六十二器物部曰伏羲制杵舂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代碓而利十倍）

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飲食部）

九江太守龐真按縣令高受社祭釐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盜上請逮捕詔（原本二字模糊）贓天下緣是諸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頭（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二飲食部）

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燋秃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余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火部）

舉火夜坐燃炭乾牆（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火部）

呂仲子婢死育女四歲數來爲沐頭浣濯道士云其家青狗爲之殺之則止陽仲文亦言所知家嫗死忽起飲食醉後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行壞垣得老狗便打死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妖異部又卷九百五獸部曰呂仲子婢死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爲兒沐頭其家惡之以告方士曰有狗爲妖殺之婢遂不復來又曰陽仲文家嫗死已殯未葬忽起坐棺前牀上飲酒醉而狗形見殺之）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子優劣（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獸部）

衞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疋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太平御覽同上獸部）

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菜部）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生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鉤藤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爲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礜石賊鼠桂害獺杏核殺猪天非故爲作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藥部）

齊桓公行見麥丘人問其年幾何曰八十三年公曰以子壽祝寡人乎答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太平寰宇記卷十二河南道又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引齊桓公行見麥丘人一句）

桓子新論一卷

潛夫論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湖海樓
陳氏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鏜本。何本出於程。不爲異同。別有舊本。與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三書出於同時。蓋元刻也。元刻文字。視程本爲勝。邊議巫列相列夢列釋難諸篇。簡編脫亂。不如程本。其務本遏利愼微交際明忠本訓德化志氏姓諸篇。各本脫亂並同。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採經書。爲之箋註。謹案王氏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令今可行。不爲卓絕詭激之論。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說。未爲醇儒。然符以邊隅一縫掖。閔俗陵替。發憤增歎。未能涉大廷與論議。以感動人主。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獨蓄大道。托之空言。斯賈生所爲太息。次公以之略觀者已。是本以元刻爲据。其以別本及他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据某本某書改。舊脫某。据某本某書補。其以己意改補者。止曰舊脫某。舊作某。采獲衆說。各稱名以別之。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三月汪繼培序

潛夫論目錄

第一卷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遏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第二卷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歎第十
第三卷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第四卷
班祿第十五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第五卷
斷訟第十九
衰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第六卷
卜列第二十五
巫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第七卷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第八卷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志第三十四
第九卷
志氏姓第三十五
第十卷
敘錄第三十六

潛夫論卷第一

讚學第一

蕭山汪繼培箋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且聖人之所尚者義也論語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尚與上通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漢書董仲舒傳云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知與智通雖有至聖不生而知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雖有至材不生而能說苑建本篇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故志曰黃帝師風后史記五帝紀云黃帝舉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鄭語史伯云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昭注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堯師務成白虎通辟雍篇云帝堯師務成子按荀子大略篇云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新序雜事五又作務成附舜師紀后禹師墨如盧學士文弨云墨如疑是墨台繼培按路史後紀四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默台國名紀一云怡一曰默怡卽墨台禹師墨如或云墨台湯師伊尹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誘注小臣謂伊尹白虎通云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呂氏春秋云文王武王師呂望白虎通云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白虎通云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昭十九年穀梁傳云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博碩韻淮南子泰族訓云人莫不知學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詩簡兮云碩人俁俁毛傳碩人大德也而況於凡人乎呂氏春秋云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新序云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此言十一君名與新序同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舊作智据魏徵羣書治要改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說文云讀誦書也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象詞志王弼本作識釋文云劉作志按周禮保章氏鄭康成注云志古文識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韓詩外傳二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夏后之璜定四年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淮南子精神訓云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楚和之璧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文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史記鄒陽傳云卞和獻寶不琢不錯說文云厝厲石也經典多假借用錯不離礫石楚辭惜誓云相與貴夫礫石王逸注小石爲礫夫瑚簋之器哀十一年左傳云胡簋之事杜注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按禮記明堂位云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禮記月令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說文云繭蠶衣也絲蠶所吐也使巧倕山海經海內經云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書堯典作垂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鹽鐵論殊路篇云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淮南子說林訓云黼黻之美在于杼軸羣書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大繭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爲美錦大君服而朝之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羞舊作著据治要改隱三年左傳云可羞于王公可薦于鬼神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大戴禮五帝德云長而敦敏攝之以良朋詩既醉云朋友攸攝常棣云每有良朋教之以明師漢書董仲舒傳云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文之以禮樂論語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治要讚上有幽字王先生宗炎云明下有脫字當與幽讚對其不有濟乎有字舊脫据治要補程本作不有晉語胥臣曰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宛鶺鴒今作脊令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易乾文言非直爲博己而已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直猶但

也。博己。即論語言博我。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引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按毛傳云。聿。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箕子陳六極。書洪範。國風歌北門。詩衛風。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僖廿四年左傳云。豐厚可也。非爲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莊子至樂篇云。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乃將以底其道。孫侍御志祖云。底與致同。論語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而邁其德也。莊八年左傳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王侍郎紹蘭云。振當作賑。說文云。賑。富也。賑窮對文。家富也。身貧也。是其證。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見漢書。凡史記兩漢書有列傳者。云見某書。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漢書京房字君明。賢難篇考績篇並稱京房。景京古通用。急就篇有景君明。得銳精其學。方言後劉子駿與揚雄書云。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漢書董仲舒傳云。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高誘注。精。微密也。材子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有才子八人。才與材通。倪寬賣力於都巷。巷當作養。漢書云。倪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顏師古注。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蔡邕勸學注云。傭。賣力也。匡衡自鬻於保徒者。漢書云。匡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按欒布傳云。窮困。賣庸于齊爲酒家保。孟康注。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禮記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當世學士。漢書董仲舒傳云。學士皆師尊之。恆以萬計。而究塗者。爾雅釋言云。究。窮也。究塗。言非半塗而廢也。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朞其年歲。朞疑稽之誤。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曰。稽廢時日。此

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及疑反之誤。荀子不苟篇云。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楊倞注。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王先生云。逮疑違。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鹽鐵論相刺篇云。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子。漢書酷吏傳郅都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韓信傳云。曠日持久。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報書云。去家慕鄉。求謝師門。必無幾矣。幾讀爲冀。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云。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傳也。爾雅釋詁云。仇。匹也。傳爲仇之假借。而及其成名立績。韓非子功名篇云。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爾雅釋詁云。績。功也。德音令問不已。詩南山有臺云。德音不已。文王云。令聞不已。釋文。聞音問。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作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漢書賈誼傳云。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漢書蔡義傳云。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後漢書胡廣傳云。稽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禮記祭義云。結諸心。周語云。必問於遺訓。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舊作而。何本改作使。並誤。託乘輿。孟子云。今乘輿已駕矣。坐致千里。水師泛軸。周語云。水師監濯。韋昭注。水師掌水。軸當作舳。謂舳艫也。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艫。王先生云。軸。車軸。所以持輪者也。解維則溺。方言云。維之謂之鼎。郭注。繫船爲維。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荀子勸學篇云。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大戴禮勸學篇生作性。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云。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檝之利。則可以絕江河之難。此託字所本。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韓詩外傳四云。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說苑建本篇云。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史記李斯傳云。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荀子儒效篇云。鄉也

效門室之辨混然會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不苟篇云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墨子經說下篇云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禮記仲尼燕居云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己明矣舊脫已字依下文刪補天地之道神明之爲易繫辭下傳云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荀子哀公篇孔子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鄭注術猶藝也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則爲己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管子君臣上篇云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典者經也太平御覽六百八引釋名云經徑也常典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事物紀原七引尸子云古者倕爲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昔倕之巧目茂圓方茂當作成禮記仲尼燕居云目巧之室鄭注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皆目成圓方之意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定元年左傳云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公班即禮記檀弓公輸般釋此四度而倣倕自制必不能也淮南子修務訓云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凡工妄匠□規秉矩空格本作執蓋以意補之他皆倣此錯準引繩說文云措置也經典多假借用錯則巧同於倕也韓非子用人篇云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是故倕以其心來制規矩舊脫故字其字依下文刪補後工以規矩以上五字舊脫盧學士補往合倕心也故度之工度上脫一字王先生云疑脫信字孟子云工不信度幾於倕矣王先生云幾上疑脫巧字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漢書孫寶傳云著於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淮南子繆稱訓云懷情抱質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東都賦云案六經而校德李固傳云俯案經典按與案通依也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造程本作就後人以經典以上五字盧補往合聖心也舊脫也字依上文刪補故修經之賢漢書儒林傳序云諸儒始得修其經學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車舝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敬之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書立政云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漢書外戚傳班倢伃賦云揚光烈之翕赫兮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爲治之大體治舊作人據治要改北堂書鈔卌九引亦作治韓非子有大體篇漢書鼂錯傳云明於國家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管子治國篇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以正學爲□禮記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史記儒林傳轅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空格程本作基民富乃可教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說苑建本篇河閒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漢書食貨志云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學淫則詐僞呂氏春秋知度篇云至治之世其民不好淫學流說

高誘注不學正道爲淫學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
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禮記仲尼
燕居云天下太平書洪範曰休徵漢書董仲舒傳云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楚元王傳劉向
封事云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此文祥作隆夫富
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管子五輔篇云明王之務在於強本
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治國篇云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
而利農事牧民篇云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
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也遂昭帝紀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百
工者以致用爲本易繫辭上傳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以巧飾
爲末周禮司市凡市僞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鄭注玄謂飾行儥
慝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買者禮記月令云毋或作爲淫巧鄭注淫巧謂僞飾不如
法也商賈者以通貨爲本周禮太宰九職任萬民六日商賈阜通貨賄以
鬻奇爲末類聚貨作乏奇作貨按漢書食貨志云通財鬻貨曰商三者守本
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
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
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漢書揚雄傳云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大氏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王褒傳云辭賦大者與古
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列士者荀子大略篇云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
下列士風俗通論士云列士有不士易之分見意林以孝悌爲本論語云子貢問士子
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以交遊爲末禮記曲禮云交遊稱其信也孝悌
者以致養爲本禮記祭義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以華觀爲
末孟子云非爲觀美也人臣者以忠正爲本六韜盈虛篇云吏忠正奉
法者尊其位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
以媚愛爲末晉語云其臣競諂以求媚詩假樂云媚於天子鄭箋媚愛也五者
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與崩韻愼
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孝經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
也管子立政篇云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游
業末事以收民利昭廿六年左傳云大夫不收公利後漢書朱暉傳云往來市珍
寶收采其利此貧邦之原也兩也字並据治要補忠信謹愼此德
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
富國也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力田爲生之本也今民去農桑赴游
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
貧矣管子治國篇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禁藏篇云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百工者所使備器也考工記云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器
以便事爲善鹽鐵論國病篇云器足以便事以膠固爲上爾雅釋詁云膠
固也今工好造彫琢之器漢書王吉傳云古者工不造琱琢商不通侈靡彫琢
義與琱琢同淮南子齊俗訓云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巧僞飭之以欺民
取賄漢書禮樂志云桑閒濮上鄭衞宋趙之聲並出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
以求利列國以相閒巧僞飭之治要作僞飾之巧其義亦通見上以巧飾爲末句注雖於姦
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以上二十
字舊脫据治要補界當依上下文作計計界聲相近漢書地理志琅邪郡計斤顏師古注即春秋左
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此其比也白虎通商賈篇云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
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物以任用
爲要以堅牢爲資禮記月令云命工師效功必功致爲上淮南子時則訓作堅致
爲上高誘注堅致功牢也鹽鐵論力耕篇云工致牢而不僞今商競鬻無用之
貨尚書大傳云聖人在位其商不通無用之物淫侈之弊淫下舊有極字卽淫之駁
文据治要刪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
矣後漢書桓譚傳注引東觀漢記載譚言云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
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齊策云爲國計者過矣高
誘注過誤失也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漢書高帝紀云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疏廣傳云令子孫勤力其中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治要作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史記平準書云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晉語云通商寬農漢書翟方進傳云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此以寬假寵遂連言蓋即本於彼）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漢書揚雄傳贊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爭著彫麗之文（後漢書樊宏後準傳云儒者競論浮麗）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品人猶言衆人晏子春秋外篇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論衡量知篇云人未學問曰矇或與惑通程本作惑）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周禮太師鄭注頌之爲言誦也容也）洩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漢書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興喻以盡意（周禮太師注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饒疑撓之誤淮南子齊俗訓云誕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稽而不訣）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說文云戇愚也淮南子氾論訓云愚夫惷婦高誘注惷亦愚無知之貌也惷與戇通）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說文云誖亂也或从心作悖孟子云孩提之童）而長不誠之言者也（韓非子難二云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史記高祖紀云人乃以嫗爲不誠）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盡舊作內據治要改鹽鐵論孝養篇云閨門之內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所以爲列士也（舊脫爲字列作烈據治要補改）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世治要作勢按管子牧民篇云偷取一世韓非子詭使篇云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偷世者數御世字似不誤）以取濟渡（濟渡以涉水爲喻詩匏有苦葉毛傳舟子舟人主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漢書匈奴傳贊云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王先生云逼疑違）而眩世俗之心者也（眩舊作衒據治要改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眩惑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禮記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孟子云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韓詩外傳一曾子曰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禮記月令云飭喪紀文王世子鄭注紀猶事也）盛饗賓旅以求名（晉語云禮賓旅韋昭注旅客也）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羣書治要載崔寔政論云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櫄梓黃腸多藏寶貨亨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恥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遺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殁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佚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後漢書趙咨傳云廢事生而榮終亡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意與此同）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魯語臧文仲曰居官者當事不避難）今多姦諛以取媚（昭七年左傳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撓法以便佞（漢書酷吏甯成傳云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論語云友便佞治要作玩法以便己）苟得之徒（舊脫徒字淮南子人閒訓云忠臣之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繆稱訓云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辭云姦邪不容皆務貞良）而開亂危之原者也（舊脫者字據治要補）五者外雖有振（與震同）賢才之虛譽（管子明法解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荀子王霸篇云闇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孔安國論語注固蔽也）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易豐彖曰與時消息爭疑事）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從利以生者也（商子君臣篇云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

（旁無擇一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爲之者此下舊有故君子曰一段凡二百卅七字今考定入遏利篇）是故務本則雖虛僞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論語云行篤敬）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鹽鐵論褒賢篇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度篇後漢書陳蕃傳並作居漢書敘傳幽通賦云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用論語文抱朴子博喻篇亦云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下有脫字）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莅國（晏子春秋諫下云莅國子民）必崇本抑末（鹽鐵論本議篇云王者崇本退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之危漸（當作治亂之漸危亂字形相近又誤倒之字於上也）不可不察也

遏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疑是多釋廉而甘利釋舍通之於字衍人字屬下句）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利人疑倒宣十四年左傳晏桓子曰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知脂蠟之可明鐙也（說文云鐙錠也徐鍇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鐙燈正俗字）而不知其甚多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己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文有脫誤疑當作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襄廿八年左傳晏子曰利過則爲敗昭十年傳晏子謂桓子曰蘊利生孽皆此意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僖七年左傳云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此用其文楚辭離騷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春秋繁露云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闇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勿鑒於水（吳語申胥云王其盍亦鑒於人無鑒於水）象以齒焚身蜂以珠剖體（襄廿四年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蛖象之病人之寶也高誘注蛖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本經訓云擿蚌蜃高注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匹夫無辜懷璧其罪（桓十年左傳辜今作罪）嗚呼問哉（問疑闇）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貴者二字舊空据程本補漢書景十三王傳贊云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莫不猶言莫非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漢書朱博傳云得無不宜顏師古注得無猶言無乃也）鄧通死無簪（見史記佞幸傳）勝跪伐其身（跪當作詭公孫勝羊詭見史記梁孝王世家王先生云伐疑戕）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王先生云私勸疑是私歡）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卅一年左傳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語穆子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王先生云力當作立周語高位實疾顛顛卽立顛也繼培按力蓋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淮南子人閒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有勳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八孔子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至舊作止据程本改禮記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語）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舊作遂按班祿篇作隧與今詩同）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彘（周語）虞公屢

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左傳。公叔戌崇賄以爲罪。定十三年左傳。桓魋不節飲食以見弑。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弑當爲討。王先生云：公羊昭廿五年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是上殺下亦可謂之弑也。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楚鬭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子文舊作文子。楚語云：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策莫敖子華曰：令尹子文朝不謀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成十六年左傳云：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杜注：二君，宣、成。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疏云：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則爲相三君也。此云四君，蓋并文公數之。子罕歸玉，襄十五年左傳。晏子歸宅，昭三年左傳。按宅與夕、帛韻。此皆能棄利約身，老子云：絶巧棄利。吳語云：身自約也。漢書王莽傳云：克身自約。論語云：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注：克己，約身也。皇侃疏云：言能自約儉己身。故無怨於人，禮記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鄭注：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云：放於利而行，多怨。世厚天祿，論語云：天祿永終。令問不止。止疑亡。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論語。白駒詩小雅。介推僖廿四年左傳。遯逃於山谷，顏、原、公析，顏回、原憲、公析哀也。史記游俠傳云：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季次，哀字也。因饉於郊野，守志篤固，爾雅釋詁云：篤，固也。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孟子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固疑回之誤。回猶移也。昭卅一年左傳云：不爲利回。逸周書官人解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或云：固讀爲蠱，文夫人之蠱惑也。雖有南面之尊，易說卦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班與辨通。孟子云：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撓志如芷，貧心若芬，貧當是熏。易艮九三：厲熏心。馬融注：熏灼其心。漢書路溫舒傳云：虞美熏心。按熏，說文作蔑，蔑、貧字形相近。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荀子儒效篇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禮記投壺鄭注：鈞猶等也。守志於□作程本一盧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故君子曰：君字疑誤。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呂氏春秋察微篇云：智士賢者。厲之以志，弗厲以詐；詐字與下複，何本作辭。按三略云：厲之以辭。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禮記檀弓：曾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貽之以言，弗貽以財。說苑雜言篇：晏子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並見漢書。疎，漢書作疏。廣韻六魚疏字注云：疏姓，漢有太子太傅東海疏廣，俗作疎。按晉書束皙傳云：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是漢時已以疏爲疎矣。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漢書疏廣傳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昭卅二年左傳云：無徵怨於百姓。杜注：徵，召也。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晉語：僖負羈言於曹伯曰：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韋昭注：宜，義也。今□程本作或。家賑而貸乏，爾雅釋言云：賑，富也。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鄭注：振窮，拯捄天民之窮者也。昭十四年左傳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杜注：振，救也。振聲誤爲賑。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其議所以振貸之。顏師古注：振，起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賑字從貝者，非也。則必不□程本作久。居富矣。句有誤字。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說叢篇云：賑窮救急，何患無有。易曰：天道虧盈以沖謙。謙彖詞。以沖，王弼本作而益。故以仁義□於彼者，天賞之於此。空格，程本作費。以仁義舊作仁以義。按墨子天志中云：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此文本之。襄廿八年左傳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

賞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見上挹與抑同則亦舊作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乾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君子曰至此舊錯入務本篇今移正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敘傳答賓戲云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而蕉萃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阨窮之謂也辱上脫一字程本辱作困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見史記殷本紀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法言淵騫篇云西山之餓夫傅說胥靡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注胥靡刑罪之名也而井伯虞虜也井伯虞虜舊作井白處虞僖五年左傳云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史記晉世家執作虜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漢書云敞傳云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故論士苟定於志行淮南子原道訓云士有一定之論管子八觀篇云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荀子榮辱篇云志行修臨官治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足舊作可以爲輕處隸圉哀二年左傳云人臣隸圉免周語云湮替隸圉韋昭注隸役也圉養馬者不足以爲恥撫四海不足以爲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荀子王制篇云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故曰寵位不足以尊我以下舊衍爲字而卑賤不足以卑己新書大政上篇云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禮記祭法疏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此云二命蓋不數受命卜列篇云命有遭隨御覽三百六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爲命也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誤逢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忤暴氣雷至滅日動地絕人命沙鹿襲邑是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論衡命祿篇云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必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或潛龍未用或舊脫據程本補亢龍在天易乾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仲長統昌言云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見意林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真程本作貞誤淮南子有俶真訓說文云俶善也經典多通用淑堯聖父也而丹凶傲書皐陶謨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堯典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昭元年十三年十四年左傳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莊卅一年閔二年左傳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襄廿一年左傳祐今作右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昭廿年左傳苑何忌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疏云此非康誥之全文引其意而言之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墨子非命下篇云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新書過秦下篇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語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疑衍爲世士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使賢者教之以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莊子盜跖篇子張曰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故曰仁重而勢輕位蔑而義榮春秋繁露云今人大有其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新語本行篇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詩桑柔鄭箋云蔑猶輕也程本蔑作辱誤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

獲眞賢矣（漢書貢禹傳云求士不得眞賢）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論語）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產於八蠻（蒙舊作象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云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閔元年左傳云諸夏親暱杜注諸夏中國也）令名美譽（襄廿四年左傳云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周語云爲令聞嘉譽以聲之）載於圖書（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圖著其名大體篇云豪傑不著名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並見史記）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詩青蠅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史記蘇秦傳云左右賣國反覆之臣按漢書息夫躬傳王嘉言寵躬傾覆有佞邪之材恐必撓亂國家亦用青蠅詩義皆）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王先生云族承上或以九族言俗承上或以所來言）中堂生負苞（王先生云堂是唐之誤中唐見詩防有鵲巢苞當爲芻爾雅云蕢王芻是也古者多言負芻）山野生蘭芷（史記日者傳云蘭芷芎藭棄於廣野）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珠產於蜃蛤（隋氏當作隋侯漢書敘傳答賓戲云龢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蜯蛤顏師古注龢古和字淮南子覽冥訓云隋侯之珠和氏之璧高誘注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御覽九百四十一引墨子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蜯蜃）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谷風）故苟有大美可尙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漢書陳湯傳劉向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淮南子氾論訓云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成十六年左傳云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按國士謂本國之士卽下所云此土之士也若呂氏春秋忠廉篇王子慶忌謂要離天下之國士不侵篇豫讓曰智氏國士畜我長利篇戎夷曰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國士皆謂士蓋一國者故漢書韓信傳國士無雙顏師古注以國士爲國家之奇士與左傳義別後世書用國士以爲士美稱而於本國之義微矣）而患其非忠（舊作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王先生云世非患無臣當作非患無世臣此四語亦族俗分承言之）蓋無羈縻（未詳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王先生云羈縻當是羈旅以下文非此士之人知之）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藩輔京師）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詩大東云私人之子毛傳私人私家人也漢書賈誼傳云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詩采薇毛傳玁狁北狄也鄭箋云北狄今匈奴也漢書匈奴傳揚雄云北狄真中國之堅敵也）郡河西惟其任也（陳平韓信衛青霍去病並見史記）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白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荀子王制篇云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以我尙而不秉我勢也（不字疑衍秉或乘之誤韓非子八說篇云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難勢篇云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外儲說左下東郭牙曰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舊脫難字）乃將言乎循（當作脩古書循脩多相亂）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楚辭離騷云各興心而嫉妒下舊有也字據諸子品節刪）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孟子云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放殛謂此）子胥之所以被誅（哀十一年左傳）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妒則又況乎中世之人哉（況字舊脫程本有況無又按本書則又況數見今補正）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白虎通辟雍篇云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然猶不得直道而行（論語）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管子問篇云處士修行足以教人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處士不仕者也文選鸚鵡賦李善注引風俗通云處士者隱居放言也）朝臣不

得直其言管子明法篇云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淮南子覽冥訓云大夫隱道而不言高誘注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云國無道危行言遜也此俗化之所以敗漢書董仲舒傳云習俗化之變貨殖傳云傷化敗俗闇君之所以孤也闇君見務本篇注管子法法篇云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羣齊侯之以奪國哀十四年左傳魯公之以放逐謂昭公哀公程本以上並有所字誤下云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即其闕亦見本訓篇史記吳世家云商之以興蓋此闕所本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襄卅一年左傳子產語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見史記秦始皇紀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豈獨品庶說文云品衆庶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品庶每生史記伯夷傳作衆庶馮生說苑反質篇墨子曰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方言云恡恨也恡正俗字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見史記佞幸傳故鄧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昭十九年左傳云盡心力以事君其字舊脫依下文例補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桓十八年左傳云無所歸咎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說苑政理篇孔子曰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荀子臣道篇云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漢書楊王孫傳云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王先生云且字衍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詩裳裳者華云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純駁註詳實貢篇然則循行漢書陳湯傳云司隸奏湯無循行宋祁曰循疑當作修此循亦當爲修高帝紀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行讀如字論議之士漢書諸葛豐傳云使論議士臣無補長吏素餐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屬官有大夫掌論議龔勝傳御史中丞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漢時多以論議稱人蓋功令有其文平當傳公卿薦當論議通明師丹傳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蕭望之傳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楚元王後向傳元帝詔河東太守堪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傳喜傳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皆據令文言之息夫躬傳云論議亡所避衆畏其口王商傳云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知之亦疏商京房傳云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則此所云不能免於刑戮者也得不遇於嫉妒之名史記鄒陽傳云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楚辭九辨云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或云此名當爲害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論語云免於刑戮又云幸而免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史記殷本紀伯宗之以死成十五年左傳郄宛之以亡昭廿七年左傳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妒過己者豈希也列女傳魯季敬姜云其所與遊者皆過己者也予以惟兩賢爲宜不相害乎史記季布傳云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然也范睢絀詘之借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並見史記程本白起作白公按白公見史記蔡澤傳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爭字上下有脫字史記屈原傳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隱四年左傳石碏云寵祿過也惟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按史記孫子傳云臏生阿鄄之閒阿鄄皆齊邑見司馬穰苴傳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亦云齊孫子而呂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云孫臏楚人爲齊臣蓋別有所本龐涓自魏變色誘以刖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

之（並見史記。治，諸子品節作法。按非傳云：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惟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史記高祖紀：雍齒雅不欲屬沛公。集解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使條漢法而不亂。（舊無條字，品節有條無使。按使條與使制對，今補正。漢書刑法志云：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循吏傳顏師古注：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並見漢書。）此材明未足衛身。（詩烝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莊十六年左傳云：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淮南子繆稱訓云：世治則以義衛身。）故及難邪。（閔二年左傳云：周公勿從，故及於難。）惟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史記夏本紀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文王以仁故拘。（淮南子道應訓：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事詳史記周本紀。）夫體至行仁義。（按至字疑衍。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云：太公體行仁義。史記三王世家云：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莊子漁父篇云：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莊子盜跖篇云：削跡於衛。）叔嚮縲絏。（襄廿一年左傳。）屈原放沈。賈誼貶黜。（並見史記。）鍾離廢替。（鍾離意也。）何敞束縛。（並見後漢書。）王章抵罪。（見漢書。）平阿斥逐。（平阿侯名仁，王莽諸父，事詳漢書元后傳。）蓋其輕士者也。（疑當作蓋是其輕者也。晉書華譚傳云：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用此例。）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十月之交。敖敖，今詩作囂囂，釋文引韓詩作謷謷。爾雅釋訓云：敖敖，傲也。與此合。）彼人之心。于何不臻。（菀柳。不，今詩作其。）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媚當作娼。說文云：妒，婦妒夫也。娼，夫妒婦也。史記五宗世家：常山憲王王后以妒娼不常侍病。索隱云：娼，鄭氏本作媚。媚字形相近易誤也。黥布傳贊云：妒娼生患。顏氏家訓書證篇嘗辨之。）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

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老子文。）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漢書李尋傳云：充備天官。詳忠貴篇注。）柬在帝心。（論語柬今作簡。）宿夜侍宴。（管子禁藏篇云：宿夜不出。按宿當作㑛。說文云：㑛，早敬也。㑛，亦古文夙，从人西，宿从此。詩有駜云：夙夜在公，在公載燕。漢書嚴助傳云：助侍燕從容。宴與燕通。）名達而猶有若此。（王先生云：名達下有脫字。繼培按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名達亦謂名達朝廷矣。）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漢書梅福傳云：隱士不顯，佚民不舉。莊子刻意篇云：此山谷之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時義與時亡之時同。）其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莊子田子方篇云：口鉗而不欲言。史記袁盎傳：盎說絳侯曰：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漢書袁盎傳作箝。五行志又云：臣畏刑而拑口。箝拑與鉗同。顏師古注並云：籥也。鄧析子轉辭篇云：左右結舌。漢書李尋傳云：智者結舌。杜周傳：杜業上書云：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括囊共默而已者也。（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共為拱。漢書鮑宣傳云：以拱默尸祿為智。後漢書左雄傳云：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且閭閻凡品。（說文云：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漢書武帝子戾太子傳云：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何獨識哉。苟望塵剽聲而已矣。（後漢書馬融傳云：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剽，舊作傈。按交際篇云：苟剽聲以羣諛。今據改。漢書朱博傳云：耳剽日久。顏師古注：剽，劫也，猶言行聽也。）觀其論也。非能本閨閤之行迹。（閤蓋閣之誤。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閣。淮南子主術訓云：責之以閨閣之禮、奧窔之閒。史記汲黯傳云：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身直為閨閤之臣。循吏文翁傳云：使傳教令，出入閨閤。顏師古注：閨閤，內中小門也。閨閤行迹，猶云門內之行也。漢書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贊云：察其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詩抑云：未知臧否。）直以面譽我者為智。（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面譽者不忠。）諂諛己者為仁。（孟子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處姦利者為行。（漢書張蒼傳云：蒼任人為中侯，大為姦利。貢禹傳云：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竊祿位者為賢爾。（周禮太宰八則治都鄙，四曰祿位，以馭其士。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無益而厚受祿，竊也。論語云：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文子上仁篇：老子曰：不以德

貴（竊位也。後漢書杜詩傳云：久竊祿位。）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疑真），綱紀之化（詩棫樸云：綱紀四方。），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說苑雜言篇云：鮑焦抱木而立枯。事見韓詩外傳一。），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漢書鄒陽傳上吳王書云：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人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風俗通正失篇言淮南王事云：後人吠聲。遂傳行耳。又怪神篇言李君神事云：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晉書傳玄後咸傳云：一犬吠形，羣犬吠聲。皆本此諺。）世之疾此固久矣哉！（論語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吾傷世之不察真僞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襄四年左傳虞箴云：獸臣司原。易繫辭下傳云：以佃以漁。釋文引馬融注：取獸曰佃。）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爾雅釋天云：宵田為燎。郭注：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燎與獠通。）鹿斯東奔，（詩小弁云：鹿斯之奔。）司原縱譟之。（御覽八百卅二作縱而譟之。鄭語云：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韋昭注：譟，讙呼。）西方之衆有逐豨者，（方言云：豬，南楚謂之豨。豨與豨同。）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楚辭離騷王逸注：競，並也。）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己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王先生云：俗惡當作浴堊。白土也。豕浴於堊，則色白。故司原誤以為白瑞。及澤兩灌豕，堊塗渝敗，乃復艾猳之本質耳。）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御覽九百十四引白虎通云：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楚語云：芻豢幾何。韋昭注：草養曰芻，穀養曰豢。呂氏春秋仲秋紀高誘注：圓曰囷，方曰倉。）豕俛仰嚘咿，（後漢書文苑傳趙壹賦云：伊優北堂上。章懷注：伊優，屈曲佞媚之貌。嚘咿與伊優同。）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漢書陳平傳云：居無何。顏師古注：無何，猶言無幾時。）烈風興而澤雨作。（王先生云：澤疑淫之誤。按說苑辨物篇越裳氏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灌巨豕而惡（當作堊）塗渝，逐駭懼。（王先生云：逐當為豕。）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猳爾。（定十四年左傳云：盍歸我艾猳。說文云：猳，牡豕也。猳與豭同。）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疑足）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鬼谷子內揵篇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漢書韋賢傳韋孟諫詩云：明明羣司。）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說文云：麟，大牝鹿也。）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舊作過，據程本改。）風雨（舊脫）之變者（疑衍）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兩當作雨。論衡定賢篇云：文墨兩集。誤與此同。其自紀篇云：筆瀧漉而雨集。雨集本孟子。）則險隘之徒，（楚辭離騷云：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闒茸之質，（史記賈誼傳云：闒茸尊顯。）亦將別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又云：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翟方進傳云：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讒妒羣吠齧賢，（楚辭懷沙云：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傑兮，固庸態也。晏子春秋問上云：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齕，韓詩外傳七作齧。）為禍敗也豈希。（晉語云：禍敗無已。）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管子五輔篇云：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後人猶不能革。（襄十四年左傳云：失則革之。杜注：革，更也。晏子春秋諫上云：行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楚語觀射父云：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又云：失其官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文王云：天命靡常。）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山。）嗚呼！時君俗主，（漢書藝文志論諸子云：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呂氏春秋異寶篇云：其主俗主也。高誘注：俗主，不肖凡君。）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一

潛夫論卷第二

蕭山汪繼培箋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漢書梅福傳云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其（舊脫据治要補）所以闇者，偏信也。（荀子不苟篇云公生明偏生闇）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必疑當作心僖二年穀梁傳云宮之奇達心而懦新序善謀篇作通心王先生云必疑聽以下通四聽證之）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趙策馮忌曰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王先生云說疑讒以下靖言庸回證之）則愚日甚矣。（愚舊作過据治要改管子君臣上篇云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史記袁盎傳盎謂申屠嘉曰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亦聖愚並舉之證）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板）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書堯典通舊作達据治要改史記五帝紀述尚書作通漢書王莽傳同韓詩外傳六亦云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鼂錯傳云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尚書文）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管子九守主明云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照舊作昭据治要改獨斷云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並見書堯典靖今書作靜漢書王尊傳論衡恢國篇並與此同）秦之二世，務隱藏己，（鄧析子無厚篇云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而斷百僚，（書皋陶謨云百僚師師）隔捐（舊作損）疏賤，（管子明法解云疏遠鬲閉而不得聞鬲即隔之省）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明蔽於驕妒之人，（漢書谷永傳云抑遠驕妒之寵）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漢書賈捐之傳云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賈山傳云天下已潰而莫之告）皆高所殺，（治要作皆知高殺並有脫誤）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闇，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治要作乎事見史記秦始皇紀）故人君（舊脫据治要補）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言字舊空据程本補孟子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引尚書曰禹拜讜言今書皋陶謨作昌言漢書敘傳今日復聞讜言顏師古注讜言善言也）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矣字舊空据程本補襄廿六年左傳云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夫朝臣所以統理，（漢書孔光傳策云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薛宣傳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而多比周，則法亂；（舊無法字按文義當有下云官無亂法之臣可證管子任法篇云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王先生云多當是朋字之誤下脫黨字）賢人所（舊空据程本）以奉己而隱遯伏野，則君孤。法亂君孤，（以上四字舊脫）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管子明法解云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是故明君莅眾，（易明夷象曰君子以莅眾）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治要言上有之字昭外下有也字疑衍昭當作照王先生云納字當在務字下昭當作招觀下無距言無慢賤平列可見）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乃懼距無用而讓有用也；（晏子春秋諫下云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距與拒通新書大政下篇云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乃懼以下十字舊脫据治要補讓與攘通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卻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大，（表舊作責据治要改新書大政下篇云聖王選舉也以為表也）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書秦誓云番番良士）下情達於君也。（管子明法篇云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故上無遺失之策，（文子自然篇云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史記主父偃傳云謀無遺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姦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見史記范睢傳）袁絲進說而周勃黜，（見史記袁盎傳敦與勃同）是以當塗之人（當塗之人見韓非子孤憤篇孟子當路於齊趙注云）

得當仕路。當塗猶言當路。恆嫉正直之士，詩小明云：正直是與。得一介言於君，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按介之言間也。漢書杜周後欽傳云：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以矯其邪也。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蒼頡篇云：矯，正也。故上舊脫。飾僞辭以障舊作彰。主心，漢書董仲舒傳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下設威權以固士民。秦策范睢曰：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豫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己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按魚爛本僖廿九年公羊傳。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下當脫之字。願一見高，不能而死。見史記秦始皇紀及李斯傳。夫田常囚簡公，田常卽陳恆，事見哀十四年左傳。踔齒懸湣王，秦策范睢云：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事詳齊策。踔、淖，湣、閔，古字俱通用。史記田完世家作湣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韓非子南面篇云：襲亂之迹。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周語云：師箴，近臣盡規。不受民氓之謠言。晉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祆祥於謠。後漢書蔡邕傳云：令三公謠言奏事。章懷注引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史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也。劉陶傳云：聽民庶之謠吟。自以己賢於簡、湣，而趙高賢以上三字舊脫。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舊作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書西伯戡黎云：惟王淫戲用自絕。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文有脫誤。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皋陶謨。故治舊脫，據治要補。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周語邵公曰：爲民者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漢書谷永傳云：驕臣悍妾。孟子云：進不隱賢。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史記商君傳云：日繩秦之貴公子。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治要載崔寔政論云：其達者或矜名嫉能，恥善策不從己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棄。是以郄宛得衆而子常殺之，昭廿七年左傳。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搆舊作挺，據治要改。新序節士篇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乃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按史記屈原傳不載子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謀，見漢書酷吏嚴延年傳。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校其功。見漢書陳湯傳。校舊作拔，據治要改。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效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矣。據治要補。韓非子八說篇云：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乘舊寵沮之於內，乘舊作特，據治要改。按乘猶特也。考績篇云：富者乘其才力。而已接賤舊無而已二字，據治要補。按接當作疏，疏誤爲跡，又轉誤爲接也。韓非子孤憤篇云：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賤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此文本之。漢書趙充國傳：疏捕山閭虜。顏師古注：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亦疏跡相誤之證。欲自信於外，此據治要補。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皦，而終不得遇者也。皦疑噭。禮記曲禮鄭注：噭，號呼之聲也。王先生云：噭，明白之貌。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漢書谷永傳云：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谷永傳云：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善惡信，則直疑眞。賢不得見障蔽，漢書李尋傳云：忠直進，不蔽障。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高誘注：竄猶容也。夫劍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藝文類聚五十七

引班固擬連珠云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群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此
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
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
怠慢之節焉荀子君道篇云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漢書薛宣傳冊免宣云有司法君
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
慄則懃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漢書疏廣傳廣云顧自有
舊田盧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賈山傳
云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顏師古注解讀曰懈佞幸董賢傳
哀帝策免丁明云將軍遂非不改按也字疑當作此屬下句讀耗業破家之道也
舊無破字不成句按下云子孫惰而家破窮今据補漢書嚴助傳云破家散業父子兄弟
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總猥治公事
者哉禮記月令云寒氣總至鄭注云總猶猥卒按總猥猶離騷言總總也詩瞻卬云婦無公事
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襄廿七年左傳善惡作賞罰彰作章是故
大人不考功史記刺客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曰將為大人麤糲之
費正義引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父嫗為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
骸去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是也繼培按後漢書黨錮傳范滂白母曰惟
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亦稱母為大人然此本為父母通稱說苑建本篇曾皙擊曾子仆地有頃蘇進
曰囊者參得罪於大人史記高祖紀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越
世家陶朱公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漢書疏廣傳兄子受曰從大
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
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馮緄傳父煥為幽州刺史怨者詐
作璽書譴責煥賜以歐刀煥欲自殺緄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朱暉
傳云張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瞻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
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崔駰後實傳實從兄烈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
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傅燮傳子幹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皇甫嵩
傳從子酈說嵩曰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董卓耳列女傳鮑宣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

賤安侍執巾櫛是皆以大人稱其父及父之兄弟非獨父嫗也則子孫惰而家破
窮官長不考功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二千石官長綱紀人倫顏師古注謂郡
之守尉縣之令長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孟子云般樂怠傲書堯典云寇賊姦
宄釋名釋言語云姦奸也言奸正法也宄佹也佹易常正也帝王不考功則直
疑真賢抑而□僞勝空格程本作詐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或詐僞為吏臣瓚曰
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堯典蓋所
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
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牧舊作物按牧養本管子問篇形勢解云主牧萬民
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是故有號者必稱
於舊脫典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
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敎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
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
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按典名二字疑倒名理者必效於實六韜舉賢篇文
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
得舉賢之道也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漢書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
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翼奉傳云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夫守
相令長效在治民續漢書百官志云每郡置太守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其次置長
侯國令長為相注云皆掌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百官志云每州刺史一人
注武帝初置刺史成帝更為牧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漢書朱博傳云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方進
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聽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
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罷退任重職大按憲疑悉之誤于定國傳云丞執綱
紀務悉聽明王嘉傳云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聽明顏師古注悉盡也務聽明者廣視聽也九
卿分職以佐三公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
皆卿一人太尉司徒司空皆公一人說苑臣術篇云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三公總統
典和陰陽漢書丙吉傳云三公典調和陰陽陳平傳云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皆當考治以

效實爲王休者也。詩江漢云對揚王休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侍中屬少府博士屬太常大夫議郎屬光祿勳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漢書鮑宣傳云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及選茂才。漢舊儀云刺史舉民有茂才者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按茂才本稱秀才後漢避光武帝諱改之孝廉。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賢良方正。文帝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爲此科之始惇樸。下作敦厚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二科並列以爲中興後所增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後漢書吳祐傳注引漢官儀稱光祿四行敦厚質樸遜讓節儉是也成帝紀永始三年又云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平帝紀元始元年舉敦厚能直言者後漢書獨行譙玄傳亦作敦樸則敦樸敦厚非有二事且亦不始於東京矣有道。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令舉有道之士按永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五年詔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有道卽有道術者明經。見上寬博。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武猛。後漢書安帝紀建光元年詔舉武猛堪將帥者按漢書武帝紀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卽武猛也治劇。見上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史記晉世家師服曰名自命也物自定也春秋繁露有深察名號篇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漢書郊祀志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貪殘專恣。漢書鮑宣傳云公卿守相貪殘成化楚元王傳劉向云尹氏世卿而專恣又云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不奉法令侵寃小民。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古注引漢官典職儀云刺史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王莽傳云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寃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漢書于定國傳云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云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尚書不以責三公。百官志尚書屬少府後漢書虞詡傳詡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三公不以讓州郡。說文云讓相責讓州郡不以討縣邑。說文云討治也是以凶惡狡猾。昭廿六年左傳云無助狡猾按漢時

劾奏有云狡猾者蓋律令文也漢書陳湯傳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翟方進傳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韓延壽傳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王尊傳五官掾張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孫寶傳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宣帝子淮陽憲王傳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其事也易相寃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應劭漢官云侍中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漢書司馬遷傳云不能拾遺補闕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後玄成傳云自傷貶黜父爵詩蓼莪鄭箋之猶是也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論衡命祿篇云頑魯而典城以桀逆應至孝。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五年詔舉至孝與衆卓異者桓帝紀延熹二年詔曰桀逆梟夷孔融傳云劉表桀逆放恣按說文云桀傲也屰不順也桀逆卽桀屰假借字貪饕應廉吏。說文云饕貪也文子上義篇云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漢書酷吏尹賞傳云輕薄少年以空虛應有道。論衡量知篇云空虛無德後漢書第五倫傳云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以嚚闇應明經。闇當作瘖晉語胥臣曰嚚瘖不可使言韋昭注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瘖不能言者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漢書王莽傳云名實不副求貢不相稱。抱朴子審舉篇云靈獻之世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黽節信所言則非獨靈獻時爲然矣富者乘其材力。材當作財漢書貨殖傳序云以財力相君貴者阻其勢要。呂氏春秋誠廉篇高誘注阻依也以錢多爲賢以剛强爲上。漢書貢禹傳云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王侍郎云官聽疑是官職繼培按作職是也上云官無廢職位無非人此承其文言之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于定國傳云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又云勉察

郡國守相羣牧非其人者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史記夏本紀云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以上六字舊脫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古者諸侯以下本武帝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見漢書本紀事詳尚書大傳附下罔上四語說苑臣術篇以爲泰誓文斥作退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疑嚴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詩文王云濟濟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漢書董仲舒傳云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今世廢而不修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三代舊作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祚當作阼大戴禮有武王踐阼篇載祀四八而猶未者未者舊作者未按新書數寧篇云然又未也者語與此同教不假當作修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鹽鐵論鹽鐵鍼石篇云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申韓篇云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韓非子有度篇云繩直而枉木斲此羣臣所以樂總猥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譯疑當作鐸法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鐸也論語云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皇疏云鐸用銅鐵爲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爲舌若行文教則用木舌謂之木鐸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顏師古注前學之師也眭孟傳稱先師董仲舒此其例也科察考功漢書京房傳云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辠率相准如此法以遺賢俊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延登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毛詩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

詩卷阿鄭箋云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欲字當在爲上管子法法篇云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云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無舟楫而欲濟大水管子七法篇云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云濟大川而無船楫雖或云縱疑從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知當作如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此意與彼同羣僚師尹咸有典司文選班固西都賦云各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效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程本作嚴其實則奉職不解讀爲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韓非子主道篇云羣臣陳其言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備內篇云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眾眾端以參觀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書皐陶謨今書賦作敷試作庶僖廿七年左傳趙衰引夏書與此同能今並作敢無下誰字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書堯典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呂氏春秋務本篇云嘗試觀上古記高誘注上古記上世古書也近古以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穢當作滅賢難篇云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滅穢字形相近漢書食貨志彭吳穿穢貊朝鮮史記平準書作彭吳賈滅朝鮮誤正類此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亡國不可勝數高誘注不可勝數亡國多也夫何故哉故字舊脫據治要補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惡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治要以作與亂治上並有以字惡舊作忘據治要改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是故據治要補

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引樂叶圖徵云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其歷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過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共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限隔九州，新語道基篇云九州絕隔殊俗千里，晏子春秋問上云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然其亡徵敗迹，韓非子亡徵篇有若重規襲矩，爾雅釋山郭璞注襲亦重稽節合符。孟子云若合符節禮記儒行鄭注稽猶合也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荀子非相篇云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考觀也雖有桀紂之惡，必譏於版蕩。並詩大雅版今作板爾雅釋訓作版禮記玉藻鄭注幾猶察也譏與幾同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蕩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韓非子孤憤篇文豈虛言哉！老子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之舊脫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文子微明篇云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是故病家之廚，說文云廚庖屋也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兩於字治要無按定四年左傳云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荀子正論篇云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說苑建本篇云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齊策蘇秦曰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三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比皆遂亡連文之證夫生飰秔粱，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云飰飯食也玉篇以飰爲俗飯字生飯未詳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豆羹白飯綦膾熟肉生飯或白飯之誤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莊子有養生主篇淮南子泰族訓云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糠糟欲清者，欲當作飲楚辭招魂云挫糟凍飲耐清涼些王逸注凍冰也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之舊脫言者。

漢書李尋傳云諸闒茸佞讇抱虛求進此其將亡之徵也。舊脫也字據何本補治要載尹文子曰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韓非子亡徵篇云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九五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兩永字有誤程本作國脈脈永按脈字疑非是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淮南子說山訓云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上醫醫國，其次下醫醫疾。下醫二字衍晉語醫和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呂氏春秋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後漢書崔駰傳載崔寔政論云爲國之法有似理身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瘂跛眇尫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治身有黃帝之術，漢書藝文志醫經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治世有孔子之經。白虎通五經篇云孔子定五經以行其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舊作唯鍼石之法誤，鍼石治要作灸鍼素問血氣形志篇云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八正神明論云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疑用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易繫辭下傳云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呂氏春秋分職篇云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鑽燧不得火，說文云鐩陽鐩也論語云鑽燧改火鐩與燧同鼓石不下金，論衡量知篇云銅錫未採在眾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昭廿九年左傳云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疏云冶石爲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驅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驅馬進舟舊作金馬土舟據治要改鑽鼓驅進同類凡此八者，天之張道，張謂張著漢書王莽傳云事勢張見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

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易乾彖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真藥也真藥舊作良醫据治要意林改御覽數引並同治疾當得舊脫据何本補真人參說文云蓡人蓡藥艸出上黨參為蓡之借反得支羅服意林及御覽七百卅九九百九十一羅服字皆从艸作無支字御覽九百八十引正論云理世不得真賢猶治病無真藥當用人參反得蘿菔根支蘿菔卽蘿菔根也當得麥門冬反得烝穬麥得字舊脫据御覽七百卅九補穬舊作橫按證類本草六引陶隱居云根似穬麥故名麥門冬今据改下同己而不識真王先生云而字衍繼培按而字非衍勸將篇云己而不能以稱明詔是其例合而服之墨子非攻中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注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釋文合如字又音閤病以侵劇說文云侵漸進也漢書哀帝紀贊云卽位痿痹末年寖劇王莽傳云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顏師古注並云寖漸也寖侵義通史丹傳云上疾稍侵師古注稍侵言漸篤也又云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師古注寖漸也藝文志論醫經云拙者失理以瘉為劇揚雄傳注鄭氏云劇甚也不自知為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療病舊脫療字据御覽七百卅九補說文云𤻲治也或从尞作療因棄後藥而弗敢飲御覽作弗敢復飲而便御覽作更求巫覡者雖死可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素問五藏別論云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新語資賢篇云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祝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直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與真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大意言人君求賢與直下應以鄙與枉己不識真猥受官之耳傎倒脫誤遂不可讀繼培按此卽漢書董仲舒傳所云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也國以侵亂不自知為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賢不復求進呂氏春秋疑似篇云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更任俗吏以上文例之當作而更任俗吏者漢書賈誼傳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雖

滅亡可也管子八觀篇云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穬麥合藥病日痁而遂死也小爾雅廣名云疾甚謂之阽痁與阽同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書洪範今書作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史記宋世家邦亦作國避高祖諱也循當作修修羞聲相涉而誤藝文類聚六十二引後漢李尤雲臺銘云人修其行而國其昌其證也是故先王為官擇人書呂刑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必得其材淮南子泰族訓云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功加於民舊作人据治要改德稱其位荀子富國篇云德必稱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易繫辭下傳務順以動天地如此繫辭上傳云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三代開國建侯三代忠貴篇作五代本傳注云謂唐虞夏商周也易屯初九利建侯師上六開國承家所以傳嗣百世治要傳上有能字歷載千數者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相舊脫權臣必以親家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而起親謂父母家謂夫也漢時則以親家為親戚進稱後漢紀明帝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後漢書東海王彊傳稱親戚是其證也後漢書馬皇后紀諸姬主朝請列女傳作諸王親家朝請又郭皇后紀云后弟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皇后紀云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後漢紀章帝建初三年竇憲兄弟親幸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續漢書禮儀志載上陵儀有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後漢書應奉傳章懷注引汝南記云親家李氏奉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妙讀為眇書顧命云眇眇予末小子魏志陳思王植傳上疏求自試云終軍以妙年使越妙亦眇之借未脫桎梏王先生云易蒙九二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周禮大司寇疏引鄭注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又大畜九四童牛之告李氏集解引虞翻曰告謂以木楅其角侯果曰牿楅也以木為之橫施其角止其觝之威也書費誓今惟淫舍牿牛馬正義稱鄭注以牿為桎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佚詳稽經訓並以桎梏為拘囚之具因而凡就拘制者皆謂之桎梏故學校謂之校荷校亦謂之校取義木囚亦其例也童蒙情識未定宜用防閑故脫桎梏則吝此云未脫桎梏正言不離童幼耳未可以關木之罪人槩就塾之童子也

由字誤藉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毛詩車舝序云德澤不加於民而取侯漢書李廣傳云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又云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而取侯不辭疑侯上脫封字或云取侯當為列侯多受茅土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白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論衡量知篇云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位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恣行淫侈不軌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諸侯或驕奢怵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破敗上疑脫此以二字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襄卅一年左傳是故世主世舊作也何本作人並誤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授舊作受漢書董仲舒傳云量材而授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齊語云勸之以賞賜趙策左師觸讋見太后曰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此文本之令結怨於下民漢書李尋傳云為主結怨於民縣罪於惡韓非子亡徵篇云懸罪而弗誅莊子寓言篇云無所縣其罪郭注縣係也漢書陳湯傳云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按縣罪於惡以下當有二字與下民對此文大意與忠貴篇末段相同彼云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天心此惡字蓋即天心之誤志氏姓篇於諸侯無惡晉語作諸侯無二心亦一證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後漢書馮衍傳云社稷顛隕按隕亦作殞隗囂傳云妻子顛殞鄧析子轉辭篇云終顛殞乎混冥之中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襄卅一年左傳先主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記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文有脫誤賢難篇云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蓋同於彼或當云人君世主不察而苟以親戚色官之人典官者色舊作邑按墨子尚賢中篇云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色官本於彼譬猶以愛子易御僕詩出車毛傳僕夫御夫也正月鄭箋僕將車者也以明珠易瓦礫呂氏春秋樂成篇云民聚瓦礫淮南子精神訓云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皐陶謨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功舊作力按鄭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本書忠貴篇亦云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閔元年左傳云其必蕃昌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富之則是與天鬭也使無德況之人爾雅釋詁云貺賜也況與貺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醴天地況施應劭曰況賜也管子四時篇云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德況猶言德賜與皇天鬭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按漢書鮑宣傳宣上書言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非天意也又言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官爵乃天下之官爵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又言董賢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云云此篇大恉與彼同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魏相傳云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又云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元帝紀初元三年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漢書鮑宣傳云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爲本，恤民二字疑誤。按文義當云得臣，方與下合。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以選上脫二字。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僞則邪黨貢。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慰，慰舊作愍，據程本改。下同。按愍俗總字，見廣韻一董。天心慰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詩七月毛傳云：眉壽，豪眉也。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漢書魏相傳云：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按相所云，大指本於董仲舒。張湯後安世傳相上封事云：朝廷尊榮，天下鄉風。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天當作民。述赦篇云：貞良善民，淮國之基。救邊篇云：國以民爲基。皆其證也。漢書谷永傳云：王者以民爲基。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國政，利器喻賢才。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此文大指本於彼。治要載桓譚新論亦云：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二人字當作民。必先審擇其人。

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漢書京房傳云：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呂刑。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鄭氏詩譜云：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欲以成太平，致雅頌。論衡須頌篇云：天下太平，頌聲作。否泰消息，陰陽不並。劉向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易萃彖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稷、卨、皋陶聚而致雍熙，卨即契字。後漢書方術傳：第五倫令班固爲文薦謝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災異。詩十月之交。踽今詩作楀。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論語。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疏。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見史記秦始皇紀。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灌嬰、樊噲、黥布、彭越也。並見史記。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迹。漢書遊俠傳序云：衆庶樂其名迹，覬而慕之。遠迹漢元以來，漢書賈誼傳云：竊跡前事。顏師古注：尋前事之蹤跡。迹與跡同。漢元謂漢元年。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曰：漢元至今。律歷志云：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驕貴之臣，每受罪誅。漢書王嘉傳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黨與在位。管子八觀篇云：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弁伏辜者，詩雨無正云：既伏其辜。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播授私人，進姦黨也。管子明法解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誡篇云：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呂氏春秋重己篇云：人主貴人，高誘注：貴人謂公卿大夫也。賤人

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續漢書百官志云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纂位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漢書陳湯傳云策慮愊億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漢書元后傳云莽爲攝皇帝改元稱制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義見翟方進傳）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奉下脫一字按救邊篇云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此當云奉上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鹽鐵論褒賢篇云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國俱作邦此避高祖諱列女傳柳下惠妻傳亦作國）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白駒）巧言如流俾躬處休（雨無正）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上傳）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分聞賢韻韓詩外傳五云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問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漢書元后傳成帝謂王章曰惟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魏志杜襲傳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蓋本此）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郤於貴人之風指（風指有二義漢書何武傳云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顏師古注風謂風采也指意也王莽傳云莽色厲而言之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風讀如字孔光傳云莽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嚴助傳云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顏氏並讀風爲諷後漢書宦者傳論云蔡倫受竇后風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章帝子清河孝王傳云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傳致其事西羌傳云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皆用諷本字此風旨當讀如字郤當爲劫劫與下脅字同義禮記儒行云劫之以衆鄭注劫劫脅也劫亦作刦劫刦郤字形相近莊子田子方篇盜人不得刦釋文元嘉本作郤誤正類此）脅以權勢之屬託（漢書鄒陽傳云脅於位勢之貴蓋寬饒傳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顏師古注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狎也屬讀如本字按屬託同義顏說非也尹翁歸傳云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於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佞幸淳于長傳云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外戚傳孝武李夫人病篤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後漢書竇融傳云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馬援後嚴傳云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翟酺傳云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楊震傳云外交屬託擾亂天下又云屬託州郡傾動大臣白虎通三綱六紀篇論朋友云生不屬死不託分合言之其義一也）請謁闐門（韓非子八姦篇云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爲重漢書申屠嘉傳云門不受私謁史記汲鄭列傳贊云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漢書傳作填顏師古注云填滿也）禮贄輻輳（說文云轂輻所湊也湊輳古今字後漢書郎顗傳云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己其當選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爲非所謂率由舊章也）迫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鄭注且先言未遑餘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真賢（鹽鐵論刺復篇云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事詳說苑敬慎篇及尊賢篇）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左傳襄三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韓非子詭使篇云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藉亢龍之勢以陵賢（後漢書云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帝欲封之興固讓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漢書元后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楚元王後向傳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顏師古注持謂扶持佐助也荀子解蔽篇云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楊倞注持扶翼也晉書山濤傳云時人欲危裴秀

（濤正色保持之石鑒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以爲不然保持之）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漢書鄒陽傳云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君下書有者字据治要刪）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漢書京房傳云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楚策蘇子曰人臣莫難於無妒而進賢爲主）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秦策范雎曰小者身以孤危）而道獨抑於下也（道下脫一字獨舊作猶据治要改）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軌治要作先按本書皆作先）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韓非子詭使篇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列士之（舊脫据治要補）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孫侍御云代疑殆王侍郎云代當作伐與絕奪爲韻繼培按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夫以不肖代賢是爲奪也以賢代不肖是爲伐也）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無法治要作思私按韓非子定法篇云臣無法則亂於下人主篇云大臣太貴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爲（舊作謂据治要改）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閉（塞治要作隔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閉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外戚杜隔恩不得通又云親疏相錯杜塞閉隙塞隔義同）咸（治要作亟）使不相得者也（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呂氏春秋似順覽云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容悅也漢書朱建傳云義不取容）不墮（舊作惰据治要改）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詩烝民云剛亦不吐撓法見務本篇注）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禮記儒行云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宣十六年左傳）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成十五年左傳）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淮南子詮言訓云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而（立下舊有之字而作夫据治要刪改）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汙吏之言（孟子曰暴君汙吏）此所謂與仇選使（選舊作遷据治要改）令因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洪範）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論語）故聖人之施舍也（周語王孫說曰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韋昭注施予也舍不予）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漢書敘傳班彪云主有專己之威後漢書陳元傳云博詢可否示不專己）必察彼己之爲（治要作謂）而度之以義（周語王孫說曰主德義而已）或舍人取己（孟子云舍己從人此反言之中論慎所從篇云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意與此同）故舉無遺失而政（治要作功）無廢滅也（見明闇篇）或君則不然（或與惑同荀子臣道篇云闇主惑君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人主之惑者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則何本作乃按則字是與下紂則大怒相應）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王年卽耆邪（卽耆御覽四百九十四作既老按當作既耆曾子疾病篇云年既耆艾）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詩羔裘毛傳渝變也）妲己恐天下之愈進

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淮南子俶真訓云：醢鬼侯之女。呂氏春秋行論篇高誘注：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妲己之譖，曰以爲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過理篇注同。鬼侯卽九侯也。史記魯仲連傳云：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殷本紀又云：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禮記月令云：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重閉，外內閉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閨門重襲。）惟恐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於君，以爲駿馬。二世占之曰：「鹿。」（方言云：凡相竊視，南楚或謂之占。按說文云：覘，窺視也。引春秋傳「公使覘之」。卽覘之省。）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王侍郎云：收目當作披目。披卽說文「㨷」字。王先生曰：獨疑屬）曰：「丞相誤邪？此鹿也。」高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莫敢正諫。（說苑正諫篇云：諫有五：一曰正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竟以亡。（見史記秦始皇紀、新語辨惑篇。載此事，以爲趙高駕鹿。）夫好之與惡效於目。（效舊作放。按禮記曲禮「效馬效羊」，鄭注云：效，猶呈見。）而鹿之與馬者（疑衍）著於形者也。（新語云：鹿馬之異形，衆人所知也。）已又定矣，還至讒如（疑當作妒，屬上讀。）臣妾之飾僞言而作辭也。（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漢書董仲舒傳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韓非子詭使篇云：造言作辭。）則君王失己心，而人物喪我體矣，況乎逢幽隱囚人，（幽囚同義。荀子王霸篇云：公侯失禮則幽。楊倞注：幽，囚也。呂氏春秋驕恣篇云：厲公游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高誘注：幽，囚也。秦策姚賈曰：管仲，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史記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幽囚受辱。幽隱囚人，亦猶言幽囚矣。）而待校其信。（齊語韋昭注：校，考合也。）不若察妖女之留意也，其辨賢不肖也。不（不舊作必。）若辨鹿馬之審固也。（禮記射義云：持弓矢審固。）此二物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矣。（心臣未詳。程本作廷臣。按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朝堂，注詳救邊篇。王先生云：心臣當是心目，以下文君目、君心定之。）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燿君目。（楚辭離騷云：世幽昧以眩曜。王逸注：眩曜，惑亂貌。淮南子氾論訓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燿。炫燿、眩曜、眩燿並同。）變奪君心，便以好爲醜，（舊脫）以鹿爲馬，而況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史記魏世家李克曰：臣在闕門之外。趙策蘇秦說李兌曰：造外闕，願見於前。）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進黨也。（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君道篇：太公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漢書李尋傳云：微言毀譽，進類蔽善。）自古而然。（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云：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昔唐堯之大聖也，聰明宣昭。（詩文王云：宣昭義問。）虞舜之大聖也，德音發聞。（韓非子說疑篇云：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堯爲天子，求索賢人，訪於羣后，羣后不肯薦舜，而反稱共鯀之徒，賴堯之聖，後乃舉舜而放四子。（見書堯典。）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爲佞而位者（位上疑脫在字。）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達矣，（達當作遠。）而俗之荒唐，（莊子天下篇云：荒唐之言。）世法滋彰，（老子云：法令滋彰。）然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幾讀爲冀。）文王遊畋，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諮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歸。（見六韜。注詳卜列篇。）委之以政，用能造周。（宣十五年左傳羊舌職曰：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說苑尊賢篇云：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豈若殷辛秦政。（晉語云：殷辛伐有蘇。韋昭注：殷辛，殷紂也。漢書賈山傳云：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按政，始皇名。）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決滯猶言去留。周禮廛人注：鄭司農云：貨物沈滯於廛中不決。按決則不滯，義相覆也。或云決卽沈，沈之誤。周語云：氣不沈滯。韋昭注：沈，伏也。滯，）

讚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誅殺正直而進任姦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惑於嬖媚不棄疏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管子七法篇云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漢書翼奉傳云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按此卽所謂參而任之也故有周之制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治要作詩按周語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曲或誤為典王氏所用國語本與韋昭不同未敢据彼以補此也瞽史獻書周語無瞽字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舊作叟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周語作不悖也末世則不然易繫辭下傳云其當殷之末世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苟媚治要作宿媚按苟媚亦見上文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憸咎憸俗憸字見廣韻二仙論德議者見尤惡於是諛臣說苑臣術篇云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治要諛臣下有佞人二字又從以詆訾之法漢書哀帝紀云除誹謗詆欺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漢書嚴安傳云此民之始苦也文與此同治要始作迺迺遇也義亦可通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治要作驕妒之臣噬賢之狗也卽賢難篇所云羣犬齧賢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噬齧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權如權兵之權注見勸將篇而外招賢以上九字治要作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也治要至下有理字蓋誤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二

潛夫論卷第三

忠貴第十一（後漢書本傳作貴忠。）

蕭山汪繼培箋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以無莫大之功。竊亢龍之極貴者。（舊脫）未嘗不破亡也。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注見思賢篇。）帝王之所尊敬。（本傳作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按春秋繁露郊義篇云。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之所甚愛者民也。（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漢書鮑宣傳云。為天牧養元元。）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漢書高帝紀十一年詔曰。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鼂錯傳云。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易繫辭下傳云。萬民以濟。）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桓六年左傳云。上思利民。忠也。說苑建本篇云。賢臣之事君也。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政理篇云。知為吏者。奉法利民。）達上則思進賢。（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楚策蘇子曰。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功無大乎進賢。）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後不殆也。（文子道德篇老子曰。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皋陶謨。）王者法天而建官。（後漢書劉玄傳李淑云。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論衡紀妖篇云。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桓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為三公。北斗九星為九卿。二十七大夫。內宿部衛之列。八十一紀以為元士。凡百二十官焉。）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按後漢時有上司小司之稱。中論譴交篇云。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小司。謂官職之卑者。其稱上司者。皆謂司馬。光武改司馬為太尉。故太尉稱上司。見後漢書郎顗劉愷楊震傳及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若史弼傳云。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吳祐傳章懷注引陳留耆舊傳云。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則皆以為上官之通稱矣。）輒（疑孰）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管子法法篇云。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僖廿四年左傳介之推語。）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注見思賢篇。）皆以能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詩破斧。）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詩甘棠。）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史記商君傳集解引新序云。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今新序佚此文。）此其後之封君多矣。（史記樂書云。封君世辟。）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百。是人何也哉。（而莫以下文有脫誤。按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敘引杜業說云。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以往況今。甚可悲傷。此文自五代以下。大指本於彼。是何也哉。見勸將篇。此人字亦疑衍。）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論語。）以仁撫世。澤及草木。（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恩至禽獸。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土。（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明堂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章懷注。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亦溥也。）莫不被德。（漢書禮樂志董仲舒云。德化被四海。）其所安全。真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衍。（漢書敘傳王命論云。福祚流於子孫。）本枝百世。（詩文王。枝今作支。莊六年左傳引詩與此同。）季世之臣。（昭三年左傳晏子曰。此季世也。）不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起蒙恬。（並見史記。）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並見漢書。）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漢書元后傳。王

章云上順天心下安百姓王莽傳云承順天心快百姓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屯上六泣血漣如旅上九旅人先笑後號咷淮南子繆稱訓云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繫辭下傳今本作小唐石經作少按晉書山濤傳云德薄位高力少任重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列傳贊章懷注引易同荀子儒效篇能小而事大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亦用易語錢宮詹大昕云三國志王修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今本少作小惟北宋景祐本是少字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注見賢難篇天奪其鑒僖二年左傳云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鑒明之資王先生云鑒明當依本傳作明察鑒察形近而譌繼培按鑒蓋賢之誤漢書五行志云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而王褒傳云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舊作損据傳改喪其本心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皆疎骨肉而親便辟史記伍子胥傳云疎骨肉之親辟讀爲嬖漢書佞幸傳贊云咎在親便嬖薄知友而厚狗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說苑正諫篇咎犯曰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財貨滿於僕妾史記孟嘗君傳云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祿賜盡於猾奴漢書貢禹傳云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一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猾黠惡也史記貨殖傳云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而不可食高祖紀云實不持一錢田敬仲世家云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御覽八百四十一斗作一升按此文即墨子尚同上篇所云腐朽餘財不以相分人多驕肆管子霸言篇云富而驕肆者復貧負債不償說文云償還也債本書多作責責債古今字骨肉怨望於家毛詩角弓序云骨肉相怨鄭玄詩箋云骨肉之親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生怨按怨望同義史記陳餘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云望怨責也細民謗讟於道晏子春秋諫下云不顧細民昭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前人以

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與嬰二字舊空据程本釋名釋長幼云人始生曰嬰兒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也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貴臣程本作貴人按本傳及意林竝作貴臣下同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失嬰兒常病傷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詩思齊毛傳媚愛也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後漢書陳元傳云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哺乳太多漢書賈誼傳云抱哺其子顏師古注哺飤也則必掣縱而生癇說文手部摩引縱曰摩疒部瘛小兒瘛瘲病也戴侗六書故云瘛瘲謂小兒風驚作掣作縱掣搐也縱則掣而作舒也玉篇云癇小兒瘨病按素問大奇論云癇瘛筋攣貴富太盛則必驕佚而生過趙策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成六年左傳云國饒則民驕佚是故媚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者非一世也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云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賊軀猶賊身漢書梅福傳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此文意與彼同或以背叛橫逆不道橫逆不道即述赦篇所云大逆不道也漢書陳湯傳云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大逆不道之劇者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奠功司命舉過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四曰司命禮記祭法司命鄭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云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白虎通壽命篇云隨命者隨行爲命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後漢書張衡傳章懷注引春秋佐助期曰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後漢書劉盆子傳章懷注相拒而殺之曰格按漢書馮奉世後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按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顏師古注不首謂不伏從收捕也或拉髆掣胷莊元年公羊傳搚幹而殺之何休注搚折聲也釋文搚亦作拉釋名釋姿容云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續漢書五行志載梁冀事云吏卒掣頓

折其要脊掊死深穽周禮掌囚凡殺人者踣諸市鄭注踣僵尸也掊與踣同穽傳作穽按穽蓋穽之誤廣韻云穽與牢同漢碑太牢字多作牢鹽鐵論褒賢篇云身在深牢莫知恤視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傳論云幽深牢破室族銜刀都市漢書王嘉傳云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衆萬殭屍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氐者也而後人貪權冒寵蓄積無極楚語鬭且廷見令尹子常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貪於飲食冒於貨賄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杜注冒亦貪也思登顛隕之臺太玄經上七升於顛臺文樂循覆車之迹新書連語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韓詩外傳五云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後漢書隗囂傳云循覆車之軌願禪福祚詩采菽云福祿膍之毛傳禪厚也禪與膍同儀禮覲禮鄭注禪之為言埤也詩北門毛傳埤厚也以備員滿貫者史記平原君傳云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張丞相傳云自申屠嘉死之後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宣六年左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韓非子說林下云有無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事見漢書高后紀晉語云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按方言云摩滅也摩與靡通漢書司馬遷傳云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字亦作靡賈山傳云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事見漢書霍光傳屏當作秉魏相傳相奏封事言光死子復為大將軍云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張禹傳云總秉諸事亦秉事之證王先生云本族疑帝族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漢書王莽傳云家凡九侯五大司馬五將即五大司馬也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五行志云五將世權朱輪二十

三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事見漢書王莽傳按此言呂霍王氏事大恉本劉向封事夫鳥以山為卑而橧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曾子疾病篇文大戴禮橧作曾穿作鑿說苑敬慎篇說叢篇並作穿貴戚懼家之不吉而聚諸令名史記秦始王紀云阿房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聚傳作制按聚乃製之誤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製名亦一證懼門之不堅而為作鐵樞說文云樞戶樞也卒其以敗者本傳其下有所字天中記十五同非苦禁忌少漢書藝文志論陰陽家云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漢書禹貢傳云相守崇財利王商傳云王鳳顓權行多驕僭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論語作患所以立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漢書梅福傳云厲志竭精推誠輔君效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氐上承順於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泰山之安漢書枚乘傳諫吳王書云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為朝露之行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危如朝露而思傳世之功墨子所染篇云功名傳於後世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云傳世無疆譬猶始皇之舍德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漢書賈山傳云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豈

不惑哉

浮侈第十二

王者以四海爲一家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荀子王制篇云四海之內若一家以兆民爲通計閔元年左傳云天子曰兆民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管子揆度篇云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受其寒者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新書無蓄篇云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告曰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按漢書貨殖傳云童手指千孟康曰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舊作功据本傳改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聞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地理志云漢興立都長安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詩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漢書匡衡傳衡上疏引詩與今同漢紀載衡疏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宏後準傳又引云京師翼翼四方是則章懷注謂出韓詩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薛綜注云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此文引詩以證洛陽疑本作京邑後人据毛詩改之今察洛陽後漢書光武帝紀云建武元年冬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按洛當依下文作雒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顏師古注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爲非爲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舊作則据傳改上天降災則國危矣管子八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墨子辭過篇云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泆之行凡姦邪之心饑寒而起淫泆者久饑之詭也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也新書孽產子篇云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按數家所言意指相同此文所從出也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孫子兵勢篇云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漢書董仲舒傳云憂勞萬民淮南子氾論訓云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勞猶憂也勞讀勞勑之勞教之誨之詩緜蠻愼微防萌以斷其邪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漢書王吉傳云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彖詞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豳風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史記蘇秦傳云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而習調欺廣雅釋詁云調欺也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通俗文大調曰謾蒼頡篇謾欺也以相詐紿說文云詒相欺詒也紿與詒通比肩是也晏子

春秋雜下云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本傳注云合任謂相合爲任俠也按合疑當作會詳述赦篇漢書酷吏尹賞傳受賕報讎漢紀成帝永始三年作受任報讎任卽合任之任疑漢書爲後人所改或以游敖博弈爲事漢書循吏召信臣傳云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或疑衍丁夫世不傳犁鋤傳本傳作扶蓋本是傳字尚書大傳云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世當爲卅說文云卅三十并也懷丸挾彈攜手遨遊說文云彈行丸也管子輕重丁云挾彈懷丸遊水上彈翡燕小鳥輕重戊云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詩北風云攜手同行柏舟云以遨以遊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按北堂書鈔一百廿四引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好彈一大老從旁舉身曰噫嘻哉東京時挾彈成俗父老數息王氏所言爲不虛矣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宣二年左傳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惟無心之人羣豎小子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坐疑衍蓋卽化字之駁文釋名釋樂器云簧橫也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御覽五百八十一傳作塞甘作口按漢書五行志云有口舌之痾傳謂塗附之如漢書佞幸傳云傅脂粉也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排何本作俳說文云倡樂也俳戲也漢書霍光傳云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按俳排古亦通用莊子在宥篇云人心排下而進上釋文排崔本作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漢書地理志云趙中山地薄人衆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成帝紀云永始二年詔曰將作大匠萬年妄爲巧詐新書瑰瑋篇云飾知巧以相詐利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詩東門之枌女今詩作市按本傳亦作市今多不修中饋易家人六二在中饋休其蠶織詩瞻卬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說文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頟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史記淮南

王傳云熒惑百姓漢書作營顏師古注營謂回繞之按說文云營惑也熒營並與營通周禮凡以神仕者鄭注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大禮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闇其義何明之見何禮之行正神不降或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夫婦女羸弱說文云羸瘦也漢書匈奴傳云見其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方言云愁恚憒憒毒而不發謂之氐惆郭注氐惆猶懊憹也易林訟之升憒憒不說憂從中出大有之蒙李梅零墜心思憒憒懷憂少愧亂我魂氣齊策孟嘗君曰文倦於事憒於憂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漢時有避疾之事漢書游俠原涉傳云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卽往候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魯恭後丕傳云趙王商嘗欲避疾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按漢書孝平王皇后傳師古注云便時取時日之便也崎嶇路側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史記作陭嶇按說文作敧嶇上漏下濕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下濕風寒所傷素問玉機真藏論云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漢書王吉傳云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匈奴傳云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顏師古注中寒傷於寒也敍傳云道病中風師古注中傷也爲風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說文云禍害也祟神禍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不治也論衡辨祟篇云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之祟不得命自絕謂巫不審俗人之知也或裁好繒說文云繒帛也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雇程本作顧漢書鼂錯傳顏師古注顧讎也若今言雇賃也廣韻十一暮雇九雇鳥也相承借爲雇賃字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虛飾巧言欲邀多福詩天保云詒爾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說文云紡網絲也王先生云而當作爲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

吉凶長字衍下文云此無益於奉終卽其例而空殘滅繒絲縈悸小
民縈與煢通漢書酷吏田延年傳霍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韋昭云心中憺息曰悸
御覽廿三引風俗通云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五綵辟五兵也又永建
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
脫禍今家人織新縑皆取著後縑絹二寸許繫戶上此其驗也卅一引云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
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八百十四引云五月五日賜五色續命絲俗說益人命此文所云蓋卽指
此類或舊脫據御覽八百十六引補剋削綺縠剋與刻通說文云綺文繒也縠細縛
也寸竊八采寸竊當作刌切說文云切刌也刌切也御覽八十引春秋合誠圖面八彩
注云八彩彩色有八也以成榆葉方言云揄鋪艦極帗縷葉輸毳也郭璞注今名短度
絹爲葉輸輸玉篇作揄榆葉疑卽葉輸之誤無窮廣雅釋器云無緣緣也緣窮聲相近後漢
書馬援傳章懷注引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隸釋國三老袁良碑孝順時都拜梁相冊
云賜玉具劍佩書刀繡文印衣無極手巾各一無極亦無窮之義水波之文淮南子本
經訓云贏鏤雕琢詭文回波高誘注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碎刺縫紩說文
云縫以鍼紩衣也紩縫也又云䊴會五采繒色黹鍼縷所紩衣刺與黹通碎疑當作䊴䊴黹縫紩四
字義同作舊作詐爲筒囊裙襦衣被襦舊作襦按襦與襦同周禮司服注費繒百縑說文
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釋文襦本亦作襦莊子外物篇云未解裙襦
云縑并絲繒也用功十倍此等之傳既不助長農工女王侍
郎云長農當作良農繼培按良字是也桓十四年穀梁傳云國非無良農工女也無有益
於世而坐食嘉穀書呂刑云農殖嘉穀消費白日漢書宣帝紀元康二
年詔曰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按禮記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鄭注日中時亦白凡言白
日者如此義毀敗成功以完舊作見爲破以牢爲行傳作破牢
爲僞按古者謂物不牢爲行沽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器械行沽周禮司市害者使亡鄭注害害於民謂
物行苦者胥師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疏謂後鄭以爲行濫行沽行苦行濫義並同書舜典朕堲讒
說殄行史記五帝紀作朕畏忌讒說殄僞行僞同訓故傳易行爲僞鹽鐵論力耕篇亦云工致牢而
不僞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宜禁者也新書瑰瑋篇云雕文刻鏤
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
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
貧而不足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淮南子氾
論訓云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鹽鐵論本議篇云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
壑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集上
書囊以爲殿帷見漢書東方朔傳按弋綈賈誼傳作皁綈廣韻云黖皁也弋卽黖之
省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爲奢費而不
作也漢書文帝紀贊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
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王嘉傳云孝文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己不作按百萬卽百金隱
三年公羊傳百金之魚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今京師貴
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
漢書食貨志云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從奴僕妾皆
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文選左思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
弱於羅紈劉淵林注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按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章懷注白越越布
絕書外傳記地傳云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越布之名起此華陽
國志蜀志云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筩盛藝文類聚六十一引揚雄蜀都賦云其布
則筩中黃潤一端數金本傳注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
貢布爲女子布也細緻釋名釋采帛云細緻染縑爲五色細且緻不漏水也綺縠見上
冰紈漢書地理志云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也顏師古
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者也紈素也按冰蓋卽綾之古文藝文類聚六十九引
六韜云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韓詩外傳七陳饒曰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
風而弊綾紈卽冰紈也方言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釋名云綾凌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
錦繡說文云錦襄色織文也繡五采備也攷工記云五采備謂之繡犀象珠玉虎
魄虎魄舊作琥珀據傳改按漢書西域傳亦作虎魄瑇瑁石山隱飾本傳注云
謂隱起爲山石之文也金銀錯鏤說文云錯金涂也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麞麂
履舄急就篇云麞麀麂皮給履顏師古注麞卽今之麞也釋名釋衣服云履複其下曰舄按
此文履當作屨周禮屨人鄭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方言

云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屨其通語也文組綵褋組謂屨組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善注引晏子春秋云景公爲屨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褋當爲屧說文云屧屨中薦也漢書賈誼傳云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條以作履緣組卽牙條也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淮南子說山訓云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方言云哀而不泣曰唏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富貴嫁娶車駢各十釋名釋車云軿車軿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按各十謂送迎之車也詩鵲巢云百兩御之毛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御迎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此亦其比也或云各十當爲駱驛漢書王莽傳云十駱驛道路顏師古注駱驛言不絕後漢書獨行范冉傳云車徒駱驛騎奴漢書何並傳云王林卿令騎奴還至寺門持刀剶其建鼓侍僮按說文云僮未冠也童男有辠曰奴女曰童後世多以僮爲童以童爲僮夾轂節引文選羽獵賦李善注引春秋感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周禮大馭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鄭注舒疾之法也漢書蕭望之傳云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鹽鐵論國病篇云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漢書地理志云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王吉傳云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漢紀作貧人恥不相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漢書地理志云好稼穡務本業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麋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今者既不能盡復古漢書貢禹傳云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荀子王制篇云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禮記曲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生上作綵衣必細緻履必麞麂組必文采飾襪必緰此說文云襪足衣也襪與韤同見廣韻十月王先生云此當作帶急就篇服瑣緰帶與繒連顏注緰帶揚布之尤精者也繼培按說文云緰緰貲布也繫傳本又作緰

紫校飾車馬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校飾厥文徐廣曰校一作被被猶拂也漢書作被飾此校字疑文之誤卽上所云車輿文飾也墨子辭過篇云飾車以文采說苑反質篇侯生諫秦始皇亦云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爲蠹賊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賊謂蟊賊詩瞻卬云蟊賊蟊疾鄭箋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下傳時王弼本作數按傳亦作數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後世以楸梓槐柏杶樗杶舊作杔据傳改樗傳作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所致新語道基篇云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詩泮水戎車孔博鄭箋云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致緻古通用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江淹集銅劍讚云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用細腰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枰兩頭大而中央小仍鑿棺際而安之因普漆其外一棺凡用細腰五十四枚大略如此按細腰亦作小要禮記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祄每束一鄭注祄今小要喪大記云君蓋用漆三祄三束大夫蓋用漆二祄二束士蓋不用漆二祄二束鄭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祄小要也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曰緘緘函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要約小也又謂之祄祄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魏志文帝傳終制云棺但漆際會三過周禮弁師鄭注會縫中也藝文類聚七十引後漢張紘瓌材枕賦云會緻密固絕際無閒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云鏟削平也靡當作磨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當作樗梓豫章楩柟淮南子修務訓云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邊遠下土漢書劉輔傳云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亦競相倣傚漢書匡衡傳云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新書資質篇云楩柟豫章

天下之名木也生於深山之中產於谿谷之傍治要構作梓文選劉公幹公讌詩注司馬紹統贈山
濤詩注引同昭四年左傳云深山窮谷經歷山岑漢書哀帝紀云經歷郡國按廣雅釋
詁云陘過也陘與經通爾雅釋山云山小而高岑釋名釋山云岑嶄也嶄嶄然也立千步
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成十三年左傳云踰越險阻崎嶇不
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詩甘棠毛傳伐擊也說文伐斫
並訓擊然後訖說文云訖止也會衆然後能動擔說文云儋何也儋擔
正俗字齊語負任擔荷韋昭注背曰負肩曰擔管子八觀篇云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
大木不可獨運也牛列然後能致水王先生云列疑引形近之誤繼培按論衡
效力篇云任車上阪強牛引前油潰入海油當作漕漢書趙充國傳云臣前部士入山伐
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顏師古注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
都賦云通溝大漕潰渭洞河章懷注引蒼頡篇云渭傍決也連淮逆河王先生云孟子
從流上而亡反謂之連此連淮之訓行數千里然後到雒新語資質篇云楩柟
豫章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工匠雕治說文云雕琢文也積累日月
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
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漢書武帝紀云元封
三年朝鮮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西至敦煌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分武威酒
泉地置張掖敦煌郡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鹽鐵
論散不足篇云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可為痛心成十三年左傳云痛心疾首呂
氏春秋禁塞篇云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古者墓而不崇仲
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
曰禮不修墓禮記檀弓崇作墳墮作崩禮作古本傳與記同鯉死有棺而
無槨論語文帝葬於芷陽舊作芒碭据傳改史記將相名臣年表云孝文帝九
年以芷陽鄉為霸陵明帝葬於洛陽後漢書章帝紀章懷注引帝王世紀云明帝顯
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
陵事見漢書文帝紀後漢書明帝紀陵墓雖卑而聖高傳作德最高今
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管子輕重甲云吾國之豪家史記呂不韋傳云子楚夫人

趙豪家女也生不極養死乃崇喪卽務本篇所云約生以待終注詳前或
至刻金鏤玉後漢書梁統後商傳云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章懷注壽器
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舊儀云帝崩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
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檽梓楩柟良
田造塋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升於瑕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伯
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鄭注刺其欲害人良田又云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鄭注墓謂兆域今之
封塋也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
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也今厚資多藏器用如
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楺偶車櫓輪漢書韓延壽傳云賣偶車馬下里為物顏師古注偶謂木土為之
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
上僭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
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罘
罳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漢書食貨志云世家子弟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
秩家也每有喪葬都官後漢書郎顗傳云洛陽都官按漢書宣帝紀顏師古注云
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屬縣漢書薛宣傳云歷行屬縣各當遣吏齎奉周禮
小祝及葬設道齎之奠注杜子春云齎當為粢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後漢書桓榮後曄傳云
父鸞卒楊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
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
擾傷害吏民易節彖曰不傷財不害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
之陵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文武周公葬於畢史記周本紀集解引皇覽云文王武王周公冢
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正義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崔寔
政論云文武之兆與平地齊南城之壘曾析之冢傳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
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按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有南城縣注故屬東海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作南
成曾析論語作曾皙孔安國曰曾參父也名點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
孝也以為褒君顯父白虎通諡篇云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孝經云以顯
父母不在聚財揚名顯祖禮記祭統云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不在車

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儀禮聘禮云。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作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此以爲孔子語。而文又異。或別有所本。晉靈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非君。宣二年左傳。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成二年左傳。呂作舉。呂氏春秋安死篇高誘注引傳作呂。按文十八年宜二年傳並作呂。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漢書貢禹傳云。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見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舊脫武字。據表補。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冢過制髡削。未詳。周禮冢人鄭注。漢律曰。列後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今天下浮侈離本。僭侈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崔實政論云。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漢書匡衡傳云。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易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漢書嚴安傳云。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按此篇大指本鹽鐵論散不足篇。東西京風俗靡敝略同。詔告頻煩。莫爲衰止。今錄兩書詔文。以明王氏之意。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地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其申飭有司。以漸禁之。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章帝紀建初二年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其科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和帝紀永元十一年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安帝紀永初元年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毋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桓帝紀永興二年詔曰。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慎微第十三

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成而舊倒。山海經西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漢書敘傳班彪王命論云。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文選作崛起。李善注云。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倔同。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斷而顛陷也。說文云。陷。高下也。一曰陊也。必陂池而稍下焉。史記司馬相如傳云。陂池貏豸。索隱引郭璞曰。陂池旁頹之貌。按池讀爲陂陀。又云罷池陂陁。即貏豸陂池也。是故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釋名釋山云。山大而高曰嵩。嵩。竦也。亦高稱也。按嵩古作崇。積下不已。必極黃泉之深。隱元年左傳云。不及黃泉。史記鄭世家集解引服虔注。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漢書揚雄傳解嘲云。深者入黃泉。非獨山川也。人行亦然。有布衣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王先生云。三字不辭。疑有脫誤。積善不怠。禮記曲禮云。敦善行而不怠。必致顏閔之賢。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荀子榮辱篇云。爲桀跖則常危辱。非獨

布衣也。人臣亦然。趙策蘇秦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積正不
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暴弑之心。非獨
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王先生云德當作得與下失字對文必
致安泰之福。老子云往而不害安平泰舉錯數失。必致危亡之
禍。易繫辭下傳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錯與措通趙策客見趙王曰今治天下舉錯非
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故仲尼曰。
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之
廢興也。在其所積。漢書賈誼傳云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
積漸然不可不察也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
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人君
聞此。可以悚懼。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
悼懼者也說文云懼恐也古文作愳布衣聞此。可以改容。史記司馬相如傳上
林賦云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淮南
子人閒訓云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
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誠欲
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克己三省。昭十二年左傳仲尼
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見是圖。成十六年左傳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此下舊接夫賢聖卑革至胡福不除又複足以滅身四字今移正小
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謂無傷而不
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繫辭下
傳王弼本謂作為不為不去不俱作弗是以作故按新書審微篇云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
謂小而無傷又見連語古易蓋有作謂者淮南子繆稱訓云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
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
子禁於微此蹶踽舊作屬据本政篇改今詩作蹻所以迷國而不返。按詩

外傳一云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按迷國論語作迷邦漢人避高祖諱改漢時劾奏大臣
多用之漢書王尊傳劾奏匡衡張譚懷邪迷國王嘉傳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師丹傳策免丹
云懷諼迷國蓋當時律令如此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晉語郭偃
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漢書敘傳敘天文志云三季之後厥事放紛顏師古注三季三代之末也史
記樂書云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周語云踣斃不振
韋昭注振救也夫積微成顯。積著成下脫一字按漢書律歷志云三微而成著
三著而成象易乾鑿度云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鄂譽鄂譽。鄂致存亡。
文有脫誤按漢書韋賢傳云睮睮諂夫咢咢黃髮如淳曰睮睮自媚貌顏師古曰咢咢直言也此文
疑當作鄂鄂譽譽以致存亡鄂鄂與咢咢通譽譽與睮睮通鄂譽致存亡卽史記商君傳趙良所謂
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也韓詩外傳十云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
聖人常慎其微也。淮南子人閒訓云聖人敬小慎微漢書董仲舒傳云衆少成多
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
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洽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
者大慎微者著按畫小者大二語本荀子大略篇文王小心翼翼。詩大明武
王夙夜敬止。詩閔予小子按此為成王詩武當作成思慎微眇。早防
未萌。漢書賈誼傳云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故能太平而
傳子孫。詩閟宮鄭箋云文王武王纘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烈文箋云文王武王以純德
受命定天位又云天之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此卽用詩詁
與鄭氏同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得並盛。
淮南子詮言訓云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
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
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正性勝則遂重己不忍虧也。故伯夷
餓死而不恨。論語邪性勝則忸怵而不忍舍也。怵當為忕
爾雅釋言云忸復也郭注忸忕復為後漢書馮異傳云忸忕小利章懷注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
事復為之忸忕字通詩四月疏蕩釋文並引說文云忕習也今說文無忕字愧字注習也忕當卽愧
之別體怵說文訓恐與狃習義別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怵於邪說服虔曰怵音裔應劭曰狃忕

也如淳曰怵音怵惕蓋服應本作怵如本作怵字形之誤如此故王莽竊位而不慙漢書積惡習之所致也夫不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積惡習以下文有脫誤漢書董仲舒傳云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此文蓋本之世品人遂下舊接俾爾多益至末今移正然此四字下尚有脫文夫聖賢卑革革疑恭之誤後漢書竇融傳云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則登其福昭十五年左傳云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慶封伯有舊脫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襄廿八年卅年左傳晉平殆政孫侍御云殆與怠同繼培按新書道術篇云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為殆詩玄鳥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是鄭讀殆為怠也淮南子泰族訓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鹽鐵論論菑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方言後劉子駿與揚雄書收藏不殆並以殆為怠惑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昭九年左傳楚莊齊威始有荒淫之行毛詩雞鳴序云哀公荒淫怠慢削弱之敗秦策云地削兵弱幾於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周語云勤恤民隱勞精苦思精舊作積漢書張敞傳云勞精於政事論衡命祿篇云勞精苦形韓詩外傳五云勞心苦思孜孜不怠漢書平當傳云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成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按新序一稱楚共王有疾命令尹爵筦蘇遣申侯伯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逐申侯伯出之境呂氏春秋長見篇筦蘇作莧譆說苑君道篇作筦饒並以為荆文王事申侯伯即僖七年左傳申侯楚文王死後出奔鄭是二人皆在文王時新序以為共王者誤也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有陳應在楚嚴王箴尹克黃五參之後申公子培樂伯優孟之前楚薳賈申叔時孫叔敖之下則為莊王時人無疑但表列陳應於中上必賢大夫不應被出且與管蘇不同時疑此陳應當為申侯陳申應侯字形皆相近遂以致誤然事在文王時此以為莊王則又誤也召即墨烹阿大夫齊威王事見史記田完世家故能中興彊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令名載在圖籍韓非子用人篇云書圖著其名由此言之有希當作布衣漢碑布作希與希相似人君其行一也知己曰明自勝曰彊老子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彊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以稱庶幾也易繫辭下傳詩曰天保舊作祿盧學士云下仍以天保解之當依今詩作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今詩作單厚胡福不除此下舊接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云云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詩天保蓋此言也蓋舊作善下有也字按本書班祿篇引詩其下亦云蓋此言也今依刪改之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甚庶衆焉不字誤或當作且王侍郎云上云甚堅固也甚衆庶下疑脫也字焉不二字屬下讀遲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德輶如毛詩烝民為仁由己論語莫與併蠭自求辛螫詩小毖併蠭今作并蜂按併當作拼桑柔詩并云不逮釋文云并本或作拼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襄廿三年左傳閔子馬語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易繫辭上傳所尚王弼本作所助本書巫列篇同亮哉斯言爾雅釋詁云亮信也可無思乎

實貢第十四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王先生云忌當依本傳作佞繼培按佞字是也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尹文子大道篇云危亡繼踵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說苑說叢篇云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論語小衛多君子襄廿九年左傳以漢之廣博士民之衆多多字舊空據程本漢書梅福傳云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本傳漢上有大字按下文云以漢土之廣博急就篇云漢地廣大無不容盛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詩大明云會朝清明漢書伍被傳云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

也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今世之無賢也乃
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爾漢書朱雲傳云廢錮終元
帝之世按成二年左傳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注禁錮勿令仕夫志道者少友
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比質而行
趨華傳作朋黨用私背實趨華按韓非子孤憤篇云臣利在朋黨用私漢書貨殖傳序云僞民
背實而要名此以朋爲多以背實爲比質並誤行字亦疑衍程本又誤用爲朋古書多朋用三字往
往相亂戰國策韓公仲朋亦作韓侈史記甘茂傳作公仲侈漢書古今人表又作公中用霍去病傳
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顏師古曰功臣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二事正與此類
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
掃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
孝廉且二百員通典十三云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一人
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
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續漢書百
官志劉昭注載此詔稱漢官目錄云按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云茂才孝廉歲以百數丁鴻傳
載和帝時定郡舉孝廉之數通典引之注云推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鴻傳語詳實
邊篇注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按漢時保舉人皆有狀後漢書朱浮
傳章懷注引漢官儀博士舉狀云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
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卅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
某甲保舉他狀當類此窮微闡奧下通典十三有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五人以上論語云德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淮南子精神訓云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最其行
能漢書公孫弘傳云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
別行能必由鄉曲按科別行能卽周禮鄉大夫職所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司農云興
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漢書周勃傳顏師古注最者凡也多不及中
漢書李廣傳云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顏師古注中謂中庸之人也史記作才能不及中人誠
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
曷爲譏譏舊作饑漢書董仲舒傳云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

也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
各試其功災異可息此文大指如房所言此非其實之効漢書魏相傳云今郡國守
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
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夫說粱飯食
肉漢書王莽傳云王業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視莽云日居民食咸如此有好於面目
王先生云此語與下有悅於心句當互易面字衍繼培按淮南子說林訓云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
面而皆悅於目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於口也白虎通諫諍篇
云藜烝不熟藜卽藜蒸之省圖西施毛嬙有舊作可悅於心管子小稱篇云
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論衡言毒篇云好女說心
而不若醜妻陋妾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北堂書鈔
五十四引東觀漢記云鄧豹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彊蔽疵瑕僖七年左傳云不女疵瑕
以相誑耀漢書宣元六王傳張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元后傳莽日誑耀太后王莽傳所以
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又云欲以誑耀百姓燿與耀同有快於耳漢書
息夫躬傳云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於官也
周顯拘時脫一字故蘇秦故下脫一字疑是疏疏與蘇聲相涉而失之史記蘇
秦傳云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燕噲利虛譽故讓子
之史記燕世家皆舍實聽聲嘔哇之過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天下多
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列子說符篇云爰旌目餓於道狐父之盜
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譆汝非盜耶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据地而歐之狐父
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歐與嘔同夫聖
人純賢者駮論衡明雩篇云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駮漢書梅福傳云一色成體謂之純
白黑雜合謂之駮周公不求備四友不相兼論語友舊作肢据傳改博
物志云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按尚書大傳云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
乎羑里之害指此四人故孔子以回賜師由擬之章懷注此傳卽以此四友屬孔子非也春秋繁露天
地之行篇云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新語懷慮篇云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
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舊作肢義亦可通然與下末世云云文意不合故

定從本傳況末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
遂偽舉不責兼行尹文子大道篇云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
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前後左右之宜遠近遲疾之一閼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右
治闕矣後漢書韋彪傳云夫人才行少能相兼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
舊作損二祖任用以誅暴亂成致治安漢書文帝紀元年有司固
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顏師古注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賈誼傳云陳治安之策
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橫選而不得真甚可憤
也真舊作直按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馬融上書云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
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詳譽審得其真語意與此同夫明君
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當如響應荀子彊國篇云下之和上
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象形也新書大政上篇云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
說文云咊相譍也譍以言對也應與譍同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和
也是故求馬問馬求驢問驢求鷹問鷹求駹問駹
鷹蓋驪之誤說文云驢似馬長耳驪馬深黑色駹馬面顙皆白也馬驢驪駹為一物又以馬驢為一
物驪駹為一物馬驢以形驪駹以色也漢書匈奴傳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
方盡騂馬此駹驪並舉之證由此教令則賞罰必也夫高論而
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漢書張釋之傳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韓非子八經
篇云人臣忠論以聞姦說苑說叢篇云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且攻玉以
石詩鶴鳴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淮南子說山訓云玉待礛諸而成器高誘注礛諸攻玉之石說
文作厱諸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儀禮喪服傳云冠六升外
畢鍛而弗灰士喪禮云冪奠用功布鄭注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既夕禮注功布灰治之布也禮記
深衣注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雜記加灰錫也疏云取緦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考工
記云㡛氏湅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鄭注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
垢和灰請澣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智者
棄其所短而採其所長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猶
是也管子形勢解云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功無不立後漢書第

五倫後種傳云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物有所宜不廢其材況於
人乎夫修身慎行孝經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敦方正直清廉
潔白呂氏春秋離俗覽云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恬淡無為莊子
胠篋篇文化之本也憂君哀民獨覩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
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五行相生篇云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
源豫禁未然之前鹽鐵論申韓篇云塞亂源而天下治好善嫉惡漢書竇嬰傳籍福曰
君侯資性喜善疾惡顏師古注喜好也賞罰嚴明治之材也明君兼
善而兩納之惡行之器也為金玉寶政之材剛鐵
用無此二寶惡行以下文有脫誤苟務作異以求名詐靜以
惑衆則敗俗傷風淮南子齊俗訓云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
漢書師丹傳哀帝策免丹云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寖以成俗敘傳敘貨殖傳云侯服玉食敗
俗傷化今世慕虛者此謂堅白公孫龍子有堅白篇史記平原君傳云公
孫龍善為堅白之辯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齊物論云以堅白之昧終釋文司馬云謂堅石白
馬之辯也堅白之行明君所憎而王制所不取禮記王制云行
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是故選賢貢士必考覈
其清素清當作情史記蔡澤傳應侯云披腹心示情素治要載尸子分篇云達情見素則是
非不蔽據實而言其有小疵易繫辭上傳云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漢書平
帝紀詔曰不以小疵妨大材勿彊衣飾方言云凡相被飾亦曰奬衣飾猶被飾也後漢
書黃瓊傳云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舉者亦不加命以壯虛
聲韓非子六反篇云世主聽虛聲而禮之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
聲一能之士各貢所長淮南子主術訓云有一能者服一事漢書丙吉傳云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說苑君道篇云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出處默語
易繫辭上傳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勿彊相兼則蕭曹周韓
之論當作倫蕭何曹參周勃韓信並見史記何足得矣得矣蓋美之訛專吳
鄧梁竇之徒吳漢鄧禹梁統竇融並見後漢書而致十十當作也而致上蓋

脫二字。楚策。莫敖子華曰。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此或卽可得而致四字。各以所宜量材授任。漢書董仲舒傳云。量材而授官。則庶官無曠。書皋陶謨。興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詩麟之趾疏引鄭康成答張逸云。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此言太平致麟。蓋亦用詩誼矣。且燕小。其位卑。然昭王尚能招集他國之英俊。興誅暴亂。成致治彊。史記燕世家云。燕昭王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盡取其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惟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漢書敘傳云。招韓英俊。顏師古注。輯與集同。今漢土之廣博。天子尊明。而曾無一良臣。此誠不愍兆黎之愁苦。漢書王莽傳云。期於安兆黎矣。苦字舊空。據程本。不急賢人之佐治爾。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論語。忠良之吏。誠易得也。成十七年左傳云。能與忠良。吉孰大焉。後漢書循吏王渙傳。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顧聖王欲之不爾。

潛夫論卷第二

潛夫論卷第四

蕭山汪繼培箋

班祿第十五

太古之時禮記郊特牲鄭注唐虞已上曰太古烝黎初載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覺寤黎烝顏師古注黎烝衆庶也烝黎與黎烝同蔡中郎集陳留太守胡公碑銘亦云悠悠蒸黎蓺文類聚十一引此文烝作兆兆黎見上篇詩大明云文王初載毛傳載識按此文初載卽爾雅釋詁初哉並取始義載哉古字通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書呂刑云奪攘矯虔後稍類聚作末後或相陵虐襄十八年左傳云陵虐神主杜注神主民也侵漁不止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詔曰侵漁百姓顏師古注漁者若言漁獵也爲萌巨害呂氏春秋高義篇高誘注萌民也按萌爲甿之借說文云民衆萌也甿民也讀若盲新書大政下篇云民之爲言也瞑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疏云民萌何以勸勉顏師古注萌與甿同陳勝項籍傳贊云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萌民也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使不類聚作勿令四海蒙利漢書食貨志云百姓蒙利莫不被德莫不類聚作草木按淮南子氾論訓云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僉共奉戴謂之天子僉共類聚作恭儉誤說文云撿拱也拱斂手也二字連文僉共卽撿拱省文襄廿五年左傳子產云奉戴厲公杜注奉戴猶奉事文十八年傳云同心戴舜以爲天子新書威不信篇云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以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按管子君臣下篇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此文意與彼同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淮南子兵略訓云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又云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漢書嚴安傳云興利除害誅暴禁邪蕭望之後育傳云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谷永傳云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按嚴安傳云元元黎民黎元卽元元黎民也史記文帝紀索隱引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是以人謀

鬼謀能者處之注見思賢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今詩作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詩作莫蔡中郎集和熹鄧后謚議云參圖考表求人之瘼蜀志馬超傳云兼董萬里求民之瘼晉書武帝紀云皇天鑒下求人之瘼後漢書循吏傳序云廣求民瘼蓋本三家詩此文當作瘼後人或据毛詩改之孫侍御云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云慮深求瘼李善注云詩求民之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爾雅曰瘼病也今漢書敘傳亦作莫顏師古訓莫爲定與毛鄭同宋書符瑞志引漢書作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今作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指今作耆按詩正月有皇上帝伊誰云憎鄭箋云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所用詩與此同憎其式惡今作廓乃睠今作眷釋文云本又作睠西顧此惟與度今作宅論衡初稟篇亦作度漢書韋玄成傳注臣瓚曰按古文宅度同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大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前哲貞人哲舊作招成八年左傳云賴前哲以免也詩黃鳥云殲我良人疾□□程本作奢夸廓三字無紀極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乃惟度法象周禮太宰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明著禮秩莊八年左傳云衣服禮秩如適爲優疑修憲藝縣之無窮文六年左傳云陳之藝極杜注藝準也漢書蕭望之傳云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哀七年左傳天之道作天之大數是以先聖籍田有制禮記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供神有度周語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昭七年左傳云上所以共神也奉己有節毛詩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階級衰殺宣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杜注威儀有等差桓二年傳云皆有等衰杜注衰殺也禮記月令云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各足祿其爵位祿當作保愼微篇亦誤保爲祿孝經云保其祿位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文有脫誤成二年左傳云器以藏禮禮以行義杜注車服所以表尊卑尊卑有禮各得其宜此文大意蓋與傳同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

千里爾八百國。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云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書賈山傳云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爲附庸蓋千八百國此有脫誤其班祿也。以上農爲正。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公下舊衍侯字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本王制功成者封。白虎通考黜篇云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漢書賈誼傳云國耳忘家公耳忘私鮑宣傳云志但在營私家子弟事學。不干。舊作於何本改與並誤干誤爲于又轉誤爲於也財利閉門自守。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隣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不與民交爭。而無飢寒之道。漢書董仲舒傳云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而不陷。而上脫三字臣養優而不隘。漢書韋賢後玄成傳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云宜優養玄成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爲隘矣鄭注隘猶狹陋也吏愛官而不貪。史記平準書云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民安靜而強力。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此則太平之基立矣。毛詩南山有臺序云立太平之基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書堯典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詩七月上務節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己。奉戴其上。毛詩吉日序云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是以天地交泰。易泰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陰陽和平。淮南子氾

論訓云陰陽和平風雨時節民無姦匿。讀爲慝魯語云下無姦慝韋昭注慝惡也機衡不傾。書堯典云在璿機玉衡史記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漢書楊雄傳云玉衡正而泰階平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宣十五年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此後所述詩義皆與毛傳異蓋本三家之說背宗族而采蘩怨。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取下篇云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賦斂重而譚告通。舊脫而字譚作譯按毛詩大東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班祿頗而傾甫刺。顧茂才廣圻云高陽當作頌甫[illegible]字形令楊著碑頌甫班爵頌甫卽毛詩所[illegible]相近而誤繼培按志氏姓篇以畢頌[illegible]可不慎說與此合按毛傳坼父司馬也鄭箋申之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其說蓋採之三家正類此刺舊亦誤作賴治要載陸景典語[illegible]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illegible]釋繁陽令楊君碑云民思遺愛奔[illegible]真莫肯慰揚頌亦謂頌甫安平相孫根碑[illegible]甫考績行人定而綿蠻諷。顧茂才云定[illegible]按尚書大傳[illegible]謂之乏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illegible]資曰乏是行人得言乏矣或云定[illegible]文云乏貧病也乏定字形亦相近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韓詩外傳五云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下大亂燕策太子丹曰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足也說文云饕貪也重文作叨按考績篇作貪饕重賦斂以厚己。強臣下以弱枝。春秋繁露盟會要篇云強幹弱枝以明大小之職文德不獲封爵。漢書公孫弘傳封弘詔云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篇引崧高烝民詩而釋之云申伯山甫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文德獲封蓋三家詩說有之列侯不獲。下脫二字當是不獲治民卽三式所云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也是以賢者不能行禮以從道。詩北門云終窶且貧毛傳窶者無禮也箋云君於己祿厚終不足以爲不能無枉以從利。品臣猶言眾臣通典卅五引應劭漢官儀載張敞蕭望之言曰

夫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損益篇云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崔實政論云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賦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性所愛也妻子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君又驟赦以縱賊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咸氣加而化上風咸當作戾戾氣與下和氣相對說苑貴德篇云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患害切而迫飢寒漢書魏相傳云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軌所繇生也此臧紇舊作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襄廿一年左傳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桑柔爾之教矣民斯效矣角弓今詩作胥傚白虎通三教篇引詩作斯效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淮南子本經訓云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諄諄如也詩抑云誨爾諄諄按禮記中庸肫肫其仁鄭注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懇誠貌也春秋繁露相生篇云孔子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說苑至公篇作敦敦諄諄敦敦屯屯忳忳義並同惟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爲民極周禮云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又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管子五輔篇云公法行而私曲止三府制法後漢書郎顗傳云委任三府章懷注三公也按太尉司徒司空皆開府故曰三府未聞赦彼有罪詩小弁云舍彼有罪釋文舍音捨又音赦周禮司刺鄭注赦舍也獄貨惟寶者也書呂刑云獄貨非寶是故明君臨衆必以正軌隱五年左傳云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既無厭有句有誤字務節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周語云所以阜財用衣食章昭注阜厚也而競於廉恥也管子牧民篇云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淮南子泰族訓云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是以官長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姦匿絕匿讀爲慝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平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彖辭爲本君

以臣爲基然後高能可崇也文有脫誤當云國以民爲本君以臣爲基基厚然後高能可崇也鹽鐵論未通篇云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考工記云匠人爲牆厚三尺崇三之鄭注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詩有駜毛傳駜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鄭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忠人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二字當乙而望高牆淮南子泰族訓云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驥瘠而責遠道其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本傳在愛日篇後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素問玉機真藏論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論評虛實論岐伯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之所結莊子達生篇云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素問舉痛論帝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然後爲之方素問至真要大論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漢書藝文志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鹽鐵論輕重篇云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墨子兼愛篇云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管子法法篇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後漢書桓譚傳云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此倒用其語漢書刑法志文帝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奚以明之哉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孝經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不犯上禁從生至死無銖兩罪銖兩言其輕漢書趙廣漢傳云銖兩之姦亦此意數有赦贖未

嘗蒙恩漢書文三王傳云比比蒙恩又云數蒙聖恩得見貰赦常反為禍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直舊作真據程本改詩小明云正直是與不避強禦漢書蓋寬饒傳王生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後漢書鮑永傳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按詩烝民不畏彊禦文十年左傳引詩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杜注云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秦策高誘注引詩亦作不辟彊禦誘多用韓詩疑韓詩畏本作辟辟與避通不辭上官辭謂謁辭漢書尹翁歸傳云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後漢書丁鴻傳云竇憲兄弟各擅威權鴻上封事曰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梁統後冀傳云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郭伋傳云召見辭謁章懷注因辭而謁見也循吏傳云任延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從事督察續漢書百官志云司隸校尉及諸州皆有從事史漢書翟方進傳云司隸督察公卿顏師古注督視也方懷不快易艮六二其心不快漢書高帝紀六年張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而姦猾之黨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曰姦猾為害又加誣言說文云加語相增加也誣加也漢書五行志淮陽王上書寃博辭語增加顏師古注言博本為石顯所寃增加其語故陷罪皆知赦之不久則且共橫枉侵寃誣奏罪法崔寔政論云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於□府州郡側目以為負折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捕攝妻子乃今主上妄行刑辟昭六年左傳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辟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高至死徙下乃論寃漢書尹翁歸傳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按高下猶重輕也而被舊作彼寃之家乃甫當乞鞫告故以信直信讀為申說文云鞫窮治辠人也經典通用鞫禮記文王世子云告於甸人鄭注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注鄭司農云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史記夏侯嬰傳云嬰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時侯趙弟坐為太常鞫獄不實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

晉灼曰律說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亦無益於死亡矣漢書刑法志緹縈上書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詩尸鳩為讒佞利口所加誣覆冒論語云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漢書王尊傳云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列女傳齊威虞姬傳云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虞姬曰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明德馬后傳云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妄相覆冒承閒為上言之後漢書皇甫規傳云今見覆沒恥痛實深覆沒卽覆冒冒沒聲近義同下士寃民漢書于定國傳云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民下士注見浮後篇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尚書空遣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覆當作覈說文云覈實也考事西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覈州郡轉相顧望漢書王嘉傳云外內顧望留苦其事舊作留吾真事按漢書西域大宛傳云不敢留苦顏師古注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易林咸之豫萃之咸巽之井未濟之需並云稽難行旅留連愁苦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漢書楚元王後向傳云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魏相傳云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擇莫犯土句有誤字程本土作法謹身節用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急就篇云鬼薪白粲鉗釱髡不肯謹慎自令然積累纖微以致小過後漢書梁統後商傳云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後漢紀安帝永寧元年岑宏議云幾微生過遂昭不義論衡累害篇云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韓詩外傳九云禍起於纖微漢書張湯後安世傳云累積纖微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禮記月令云黑黃蒼赤莫不質良鄭注質正也良善也按此當作貞良言當作皆蓋當作善此皆貞良善民為句貞良見敘錄史記秦始皇紀琅邪臺刻石辭云姦邪不容皆務貞良崔實政論云競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輕薄惡子漢書酷吏尹賞傳云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國基注見本政篇不道凶民漢書翟方進傳云丞相宣以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蕭望之傳云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思彼姦邪

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漢書王尊傳云五官掾張轉貪汙不軌凶惡弊吏掠殺不辜漢書魏相傳云人有告相賊殺不辜漢書谷永傳云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侵冤小民注見考績篇皆望聖帝當爲誅惡治冤漢書胡建傳云誅惡以禁邪以解蓄怨楚語云蓄怨滋厚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詑漢書高帝紀云置酒高會服虔曰大會也老盜服臧而過門臧舊作藏据傳改臧謂所竊物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有臧者罰周禮司厲注鄭司農云今時盜賊臧加責沒入縣官孝子見讎而不得討哀十三年左傳云越子伐吳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亡主見物而不得取漢書于定國傳云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顏師古注不急追賊反繫失物之家亡主猶亡家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恨之人也漢書于定國傳云民多冤結夫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韓非子難一云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按韓子語本管子明法解後漢書梁統傳云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漢書董仲舒傳云傷肌膚以懲惡斷人壽命者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壽命者上命也淮南子精神訓云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易繫辭下傳云不威不懲後漢書陳寵傳云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管子明法解云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漢書谷永傳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亦見成帝紀建始三年詔及王莽傳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共讀爲恭書甘誓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五刑五用書皋陶謨罰今作討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瞻卬反脫今作覆說古

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敵讎書微子云小民方興相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書呂刑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王先生云消即鴟之誤以革命受祚易革彖云湯武革命爲之父母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違當作遵崔實政論云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鯨鯢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鄰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荀悅漢紀云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過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大過二字今本漢紀缺据初學記廿補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舊無物字据本傳補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仁之善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天常以愛利爲意以養長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一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非得以養姦活罪爲仁放縱天賊爲賢□也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天賊即忠貴篇所云天以爲賊或云當作大賊或非今夫性惡之人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淮南子時則訓云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呂氏春秋處方篇云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高誘注悍兇也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善注引桓譚新論云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明以威侮侵利爲行書甘誓云威侮五行史記匈奴傳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此用其文以賊殘酷虐爲賢賊殘疑倒漢書哀帝紀詔曰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李尋傳云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閒者宜以時廢退翟方進傳劾奏朱博等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故數陷王法者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云多陷法禁此乃民之賊孟子云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下愚極惡之人也漢書古今人表序云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王莽傳贊云窮凶極惡雖脫桎梏而出囹圄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終無改悔之心自詩以羸赦頭當云自恃以數赦贖字形相近而誤出

獄踧踖。（論語云踧踖如也。）復犯法者何不然。（何不然言何所不然也。漢書韓信傳何不誅何不服何不散。顏注如此。匡衡傳云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說文云諧詥也詥諧也合乃詥之省。續漢書五行志載桓帝末童謠曰河間來合諧。王先生云諧合殺人若今律云私和頂兇矣。）謂之會任之家。（會任浮後篇作合任。按史記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漢書作儈。顏師古注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聲類云儈合市人也。會與儈同。）受人十萬。謝客數千。又重饋部吏。吏與通姦。（漢書宣帝子東平思王傳云通姦犯法。）利入深重。幡黨盤牙。（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牙卽互字。谷永傳云百官盤互。顏師古注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也。楚元王傳劉向云宗族盤互。師古注亦云字或作牙。後漢書滕撫傳云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章懷注磐牙謂相連結。黨錮傳序注引謝承後漢書云中官黃門磐牙境界。魏志曹真後爽傳根據槃牙。吳志陸瑁傳九域槃牙。按牙並當作互字形相近而誤。師古謂如豕犬之牙非是。盤磐槃古字通。）請至貴戚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漢書外戚恩澤表注如淳曰律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爲聽行者皆爲司寇。）是故雖嚴令尹。（謂洛陽令河南尹也。）終不能破攘斷絕。（王先生云攘是壞字之誤。繼培按破壞見救邊篇。）何者。凡敢爲大姦者。（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云敢必行也不畏爲之。史記酷吏張湯傳云趙王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材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智伯有五過人之材。史記衛將軍傳云以和柔自媚於上。）多散苟得之財。（禮記曲禮云臨財毋苟得。）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第五倫也。見後漢書。）孰能不爲顧。（詩正月鄭箋云顧猶視也念也。按爲顧謂曲法瞻徇。論衡逢遇篇云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顧亦謂委曲承意也。）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終不可化。雖歲赦之。適勸姦耳。（舊脫赦之二字。按匡衡傳云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此文多本衡語。今據補。崔實政論亦云雖日赦之亂甫繁耳。）

或云三辰有候。（云舊作之。初學記廿引或三辰有候。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鄭注日月星辰。）天氣當赦。（開元占經六十五引黃帝占云天牢中常有繫星三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暮視之其一星去有喜事其二星去有賜令爵祿之事三星盡去人君德令赦天下甲子期八十一日丙子期七十二日戊子期六十日庚子期八十一日壬子期六十二日而赦。御覽六百五十二引風角書云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申上來爲大赦。又云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又引望氣經云黃氣四出注期五十日赦。）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未必然也。（然舊作殺。然誤爲煞。又轉作殺也。未必然也見史記自序。）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御覽七十六引春秋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淮南子天文訓云人主之情上通於天。御覽九八百七十六引情並作精。覽冥訓亦云遭急迫難精通於天。）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易是類謀云主有所貴王侯元德天下歸鄉心有所維意有所慮未發顏色莫之漸射出天地災捉挺患無形之外准萌纖微之初先見吉凶爲帝演謀。忽之可也。勿之無也。此文本於彼。彼文有脫誤。後漢書楊震後賜傳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亦本易緯。）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書洪範。）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或字誤。王先生云疑感之誤。）若忽不察。是乃己所感致。而反以爲天意欲然。非直也。（直當作真。漢書息夫躬傳王嘉曰天之見異所以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孔光傳云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谷永傳云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又云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俗人又曰。（風俗通云止繫風俗見善不徙故謂之俗人。見意林。）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韓非子解老篇云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者也。）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見小貴則言將

饑見小賤則言將穰。兩小字當作米字。然或信或否。由此觀
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讀如下。兩之下。前世贖赦稀疏。民稠
無覬覦。桓二年左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近時以來。赦贖稠
數。說文云：稠，多也。故每春夏輒望復赦。崔實政論云：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
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一赦，亡命之子皆老於草野，窮困之懲艾比
之於死。頃閒以來，歲且一赦，百姓忸忕，輕爲姦非，每迫春節，徼倖之會，犯惡尤多。或抱罪
之家。僥倖蒙恩。說文云：徼，幸也。僥倖即徼幸之別。經典通作徼幸。昭六年左傳云：徼
幸以成之。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爲天
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
熾。而吏不制。漢書刑法志云：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故赦贖以解之。此
乃招亂之本原。本傳作此未昭政亂之本源。政當是治，唐人避諱改之。本書斷訟篇
云：必未昭亂之本原。語意亦未足。按文義當作此乃未昭治亂之本原。昭九年左傳云：木水之有本
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管子君臣下篇云：審知禍福之所生。
正世篇云：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
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凡民之舊脫所以輕爲盜賊。吏之所以
易作姦匿者。匿讀爲慝。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
罪之人終身被命。漢書刑法志云：已論命。晉灼注：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張耳傳云：
嘗亡命遊外黃。顏師古注：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鮑宣傳云：名捕隴西辛興。師古
注：詔顯其名而捕之。被命猶言名捕也。得而必刑。則計姦之謀破。而
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良疑赦，可疑行。孺子可令姐。釋名
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濡也，言濡弱也。說文云：[女盧]，驕也。姐乃[女盧]之省。言中庸之人。
可引而下。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引舊作弘。新書連
語云：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申鑒政體篇云：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
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讀爲駑。
崔實政論亦載此諺。困學紀聞十三引政論，奴作好。或云好兒即好人，非也。噫嗟，政論作暗噁。史記
韓信傳云：項王暗噁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暗噁，懷怒氣。漢書作意烏倅嗟。晉灼注：意烏，恚怒聲也。方

言云：宋衛之閒，凡怒而噎噫謂之脅閱。莊子知北游篇云：生者暗醷物也。釋文：李郭皆云暗醷，聚氣
貌。一切經音義十五：暗噫，大呼也。噫嗟、暗噁、意烏、噎噫、暗醷、暗噫並聲近義同。淮南子繆稱訓云：意
而不戴。高誘注：意，恚聲。戴，嗟也。意嗟，急氣言之則爲意。言王誅不行。則痛瘀
之子皆輕犯。急就篇云：瘧瘚瘀痛瘼溫病。說文云：瘀，積血也。況狡乎若誠
思畏。思字衍，即畏之駁文。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是爲國
爲姦宄報也。按漢書韓安國傳云：丞相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
恢，是爲匈奴報讐也。陳湯傳：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
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爲國爲姦軌報讐，艮民而得放釋，不啻爲
姦人報讐，與湯所言同意。蚡夫天道賞善而刑淫。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良
君將賞善而刑淫。天工人其代之。書皋陶謨。故凡立王者。將以
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漢書刑法
志：宣帝詔曰：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注：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且
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
國亂。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不可恆也，存亡治亂之所從出。又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
大治。韓非子有度篇云：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弱。法無常行。
亦無常弛。亦舊作法，據諸子彙函改。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
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御覽二百六十五、六百五十二並作荊州。
舉茂才。按作荊州是也。下云部南郡從事，續漢書郡國志南郡屬荊州。過闕謝恩。賜
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續漢書郡國志巫縣
屬南郡。漢書朱博傳云：縣有劇賊。刺史數以竊郡。竊當作察。漢書朱博傳云：部刺
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竊察聲相近。莊子庚桑楚篇：竊竊乎。釋文：崔本作察察。齊物論篇：竊竊然知
之。釋文：司馬云：竊竊猶察察也。家語好生篇：竊夫其有益與無益。王肅注：竊宜爲察。皆其證。訖
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
怒。書洪範云：帝乃震怒。振震古字通。管子七臣七主篇云：臣下振怒。曰。賊發部中。
而不能擒。然材當作才。何以爲茂才。捶數百。便免官。而
切讓州郡。十日之閒。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

賊在於明法不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舊作帝曰謀反大逆不道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漢舊儀云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使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文與此同崔寔政論云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褒己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歲歲灑之然未嘗見姦人冗吏周禮槁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鄭注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上直者疏云冗食者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王先生云冗疑宄有肯變心悔服稱詔者也悔服謂悔過服罪漢書蕭望之傳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宣帝子東平思王宇傳云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有司奏事又俗疑欲彙函作乃以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詔亦不信也漢書平帝紀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為舉者皆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巧言故不若希其令必其言若艮不能了無赦者了舊作子廣雅釋詁云了訖也王侍郎云子疑于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世當作卅謂三十年也老蓋放字放與攷字形相近攷通考轉誤為老漢書貢禹傳云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是其證崔寔政論云今如欲遵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一赦意與此同則姦宄之減十八九可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

知治慎無赦而已矣後漢書夫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繫辭上傳人之情皆見乎辭繫辭下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慎舊作修行則必憂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疑政務則必舊作交內懷隱憂詩柏舟云如有隱憂有願為者也人君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隱十一年左傳云既伏其罪矣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鷙拳莊十九年左傳李離史記循吏傳孰肯刑身以正國循吏傳論云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御覽六百九十四接作挾下有夫字按接讀為挾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鄭注古文挾皆作接大射儀注同漢書賈誼傳云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淮南王諸子也與狐議裘無時焉可與狐舊作與瓜據御覽改按與狐議裘蓋相傳有是言抱朴子博喻篇云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天中記引符子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而議之左邱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謀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宣十六年左傳夫有罪而備辜漢書王莽傳云所征殄滅盡備厥辜按備俱犕之誤後漢書皇甫嵩傳董卓曰義真犕未乎章懷注犕古服字寃結而信理信讀為申後漢書馮異傳云申理枉結此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民勞若枉善人以惠姦惡此謂斂怨以為德詩蕩先帝制法論衷刺刀者衷與衷甲之衷同或當作衷漢書金日磾傳云何羅褎白刃從東箱上褎衷同字刺刀疑刺刃禮記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何則以其懷姦惡之心有殺害之意也聖主有子愛之情漢書匡衡傳云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而是有殺害之意故誅之況成罪乎尚書康誥王曰於戲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今書作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戒今作式爾有

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惡（舊作惡）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漢書王嘉傳云：人情不能不有過差。）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乃有大罪匪（今作非）終乃惟省哉（今作眚災）適爾既道極厥罪，（今作辜）時亦（今作乃）不可殺。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周禮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過，無本意也。司刺：再宥曰過失。鄭司農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後漢書郭躬傳云：法令有故誤，誤者其文則輕。）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形，赦作宥罪。（書堯典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皆謂良人吉士，（詩黃鳥云：殲我良人。卷阿云：藹藹王多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襄廿一年左傳：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先王議讞獄以制，（議讞衍一字。昭六年左傳叔向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景帝紀中五年詔曰：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張湯傳云：平亭疑法，奏讞疑。說文云：讞者，議辠也。讞與讞同。）原情論意，（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後漢書霍諝傳云：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以救善人，非欲令兼縱惡逆以傷人也。是故周官差八議之辟，（小司寇。）此先王所以整萬民而致時雍也。（莊廿三年左傳曹劌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書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易故觀民設教，（觀象辭。）變通移時之議，（繫辭下傳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捄世，莫乎此意。（何本乎作先。按當作莫急乎此。）

三式第十七

高祖定漢，與羣臣約：自非劉氏不得王，非有武功不得侯。（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孝文皇帝始封外祖，（史記外戚世家云：文帝追尊薄太后父為靈文侯。）因為典式，行之至今。孝武皇帝封爵丞相以褒有德，後亦承之。（漢書公孫弘傳云：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惟弘無爵，上於是下詔封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卨伯夷皋陶伯翳，日（疑皆）受封土。（詩長發疏云：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又云：考河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皋陶益土地。卨卽契字。）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頌疑當為誦。詩崧高云：吉甫作誦。毛傳：作是工師之誦也。）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崧高。是舊作二，据程本改。今詩國下無于字。按志氏姓篇引詩纘作薦，謝作序，于是作為，此書引詩不用毛氏，後人或据毛詩改之，遂致兩引互異。）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烝民。）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漢書梅福傳云：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按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升平卽登平。受封與志說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鼎九四。刑，王弼本作形。）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卨伯夷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鸞之賜。（王先生云：鸞當作鑾。）其尸祿素餐，（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李善注引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漢書貢禹傳：禹上書云：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谷永傳云：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書康誥。）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書皋陶謨云：百僚師師。寮與僚同。一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注：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易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然

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荀子大略篇云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按張官置吏本管子明法解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白虎通考黜篇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又云百里之侯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毛詩伐檀序云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當今列侯獨斷云漢制皇子封爲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爲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御覽一百九十八引風俗通云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饗爵也率皆襲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漢書張湯後延壽傳云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此卽本其意言之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令酎金以黜之而益多怨酎舊作酹漢書景帝紀元年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武帝紀元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酎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律金布令云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白虎通封公侯篇云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或有凶頑醜脫一字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漢書王吉傳諫昌邑王賀云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張敞傳顏師古注上聞聞於天子也按漢書景帝子河閒獻王傳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趙敬肅王彭祖傳彭祖取淖姬生一男號淖子彭祖薨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外戚傳云霍光以許皇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君國子民蓋亦漢時律令文語本湯征見史記殷本紀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論語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節南山毛傳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肎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以四牡項領而靡所騁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氏異誼蓋本三家詩說中論爵祿篇云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新序雜事五云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隸釋堂邑令費鳳碑云退己進弟不營榮祿栖遲歷稽項領滯畜易林履之剝否之屯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夷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抱朴子嘉遁篇云空谷有項領之驥者孫陽之恥也勗學篇云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博喻篇云兩絆而項領則騏騄與蹇驢同矣誼竝與此同今列侯年卅以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十九關內侯二十列侯又云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以信讀爲申其志以旌其能周語韋昭注旌表也其有韓侯邵虎之德詩韓奕江漢邵今作召上有功於天子舊作下下有益於百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書皐陶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彰與章義同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懷姦亦漢時律令文漢書孫寶傳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翟方進傳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又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皆內懷姦猾元后傳解光奏曲陽侯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晉語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韋昭注人懷悖逆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章懷注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

符受策（史記高祖紀六年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釋名釋書契云漢制約勑封侯曰冊說文云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冊與策同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鄭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國大臣也雖身在外而心在王室（書顧命云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宜助聰明與智賢愚（句有謨字淮南子主術訓云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以佐天子（詩六月）何得坐作奢僭驕育負責（育蓋贏字之壞大戴禮曾子制言上篇云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守亦作盈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恐驕盈無厭淮南厲王傳云驕盈行多不軌敘傳云武安驕盈又云常山驕盈）欺枉小民淫恣酒色職爲亂階（詩巧言）以傷風化而已乎（漢書韓延壽傳云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按景十三王傳趙王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此文本之）詔書橫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雄傳云特選横調紛紛不絕楊震後秉傳云秉上言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又云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宜絶橫拜以塞覬覦之端李固傳云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横選特進猶云特拜横拜也）而不令列侯舉（下當脫士字）此於主德大洽列侯大達（兩大字疑當作未一切經音義六引蒼頡篇云洽遍徹也）非執術督責總覽獨斷御下方也（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鼂錯傳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史記李斯傳云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又云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云明愼政體總攬權綱覽卽攬之省）今雖未使典始（當作司）治民然有横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闕也是誠封三公以旌積德（書盤庚云汝有積德）試（舊作誠）列侯以除素餐上合建侯之義（易屯利建侯）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下蒙福（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書云內則百姓蒙福）素餐委國（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云退讓委國而去）位無凶人（文十八年左傳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誠如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

國矣（制舊作刺按刺乃剌之誤剌卽制字說文云剌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漢書賈誼傳云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張敞傳云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誘進忠賢（漢書循吏傳云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爾雅釋詁云誘進也）移風易俗之法術也（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式）昔先王撫世選練明德（定四年左傳云選建明德史記趙世家云選練舉賢任官使能）以統理民（史記陸賈傳云統理中國）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王先生云百里下脫字繼培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白虎通封公侯篇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昭七年左傳云諸侯正封）以爲賢人聰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漢書食貨志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顏師古注孅與纖同）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漢書薛宣傳云衆職修理）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舊脫）所治多荒亂也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鹽鐵論除狹篇云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不可不熟擇也呂氏春秋務本篇云處官則荒亂）昔宣皇帝興於民閒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見漢書循吏傳序後漢書左雄傳亦載之）姦宄減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謂王成黃霸見漢書循吏傳崔實政論云漢法亦三年一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其耗亂無狀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漢書宣帝紀贊云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按韓非子五蠹篇云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羣臣畏勸

競思其職。宣帝紀贊云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續漢書禮儀志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詔曰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羣臣奏言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列爲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爲中興論衡宣漢篇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爵二年神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於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爵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於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爵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韓非子六反篇云聖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昭廿年左傳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歛爲姦此所云正其事矣初學記廿四引崔寔政論云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縱意出入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引云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懇惻罵詈極筆由復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細民冤結。無所控告。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云獨冤結而亡告襄八年左傳云翦焉傾覆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郡縣負其如此也。說文云負恃也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噬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故凡欲變風改俗者。其行賞罰者疑衍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漢書賈誼傳云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谷永傳云臣永所以破膽寒心顏師古注言懼甚後漢書崔駰傳實政論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民乃易視。漢書鮑宣傳云曠然使民易視聖主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者。漢書薛宣傳云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又云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無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鐵鑕鈇鉞之決。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當云則有鐵鑕斧鉞之誅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龔遂邵信臣之徒。並見漢書循吏傳邵傳作召顏師古注召讀曰邵按召邵古通用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朞年而致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三式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疑衍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後漢書張純後奮傳云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崔寔政論同管子八觀篇云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淮南子主術訓云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周語云豐殖九藪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孟子云今國家閒暇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以長者。非謁羲和而令安行也。藝文類聚五十二謁上有能字下同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故

堯因此而立義和之官以主四時楚辭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也安行亦弭節之意又非能增分度本傳注引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而益漏刻也說文云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周禮挈壺氏鄭注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商子墾令篇云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所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類聚作君暗則百官亂而姦宄興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法令鶩而役賦繁則希民困於吏政說文云偽訟面相是也徐鍇曰面從相質也希乃稀之省仕者窮於典禮典疑曲之誤崔寔政論云長吏或實清廉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於□府魏志荀彧傳云文帝曲禮事或是也漢書儒林傳云嚴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君臣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曲禮即小禮曲意按武帝紀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曲加禮王莽傳云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皆曲禮之證冤民□獄乃得直空格程本作就漢書酷吏田延年傳霍將軍曰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按就獄得直吏政猶未大壞此當爲鬻獄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鬻獄乃得直即所謂買直也烈士交私乃見保漢書張湯傳云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元后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姦臣肆心於上昭十二年左傳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亂化流行於下隱五年左傳云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毛詩凱風序云衛之淫風流行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類聚作賄而趨走後漢書皇甫規傳云載贄馳車懷糧步走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皇者華言在古閑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詔曰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意與此同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論語是故舊脫據傳補禮義生於富足史記貨殖傳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淮南子齊俗訓云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盜竊起於貧窮鄧析子無厚篇云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足舊作貴據傳改漢書郊祀志公孫卿曰非少寬暇神不來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國基注見本政篇故務省役而爲民愛日是以堯勑義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書堯典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詩甘棠鄭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此訟上當有決字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定九年左傳杜注召伯決獄於蔽芾小棠之下能與時雍而致刑錯書堯典云黎民於變時雍刑錯注見德化篇今則不然萬官撓民逸周書史記解云外內相閒下撓其民說文云撓擾也令長自衒傳作衒以神自蓄按說文云衒行且賣也或从玄作衒賣衒也讀若育賣蓄聲相近百姓廢農桑農字據傳補下文亦云民廢農桑而守之而趨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晡傳作餔按說文云餔旦也餔日加申時食也又申字下云吏以餔時聽事申旦政也高誘淮南子敘云除東郡濮陽令以朝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後漢書趙熹傳云朝晡入臨晡餔古通用非意氣不得見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誡篇云氣近臣外戚宦豎請托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獨行陸續傳云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蜀志法正傳云以意氣相致鄧芝傳云性剛簡不飾意氣風俗通窮通篇云韓演爲丹陽太守法車徵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意氣過於所望莊子列禦寇篇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釋文引司馬彪注云竿牘謂竹簡爲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世說紕漏篇云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䱥魚鰕䱹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以餽獻爲意氣漢晉人書語也訟不訟輒連月日舉室釋作以相瞻視辭人之家說文云辭訟也輒請鄰里應

對送餉比事訖竟亡一歲功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則天下獨有受其饑者矣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覺也郡縣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遠詣公府後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章懷注公府三府也公府不能照察真僞照舊作昭按實邊篇交際篇並作照察今据改楚辭九辯云信未達乎從容王逸注君不照察其真僞亦一證管子形勢解云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人主不得昭察其臣下昭亦照之誤照察本於彼九辯又云彼日月之照明兮王逸注三光照察詩柏舟鄭箋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東方之日毛傳人君明盛無不照察禮記哀公問已成而明鄭注照察有功論衡吉驗篇照察明著皆其證也則但欲罷之以久困之資罷讀爲疲故猥說一科盧學士云說疑當作設繼培按設字是也後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選設科條令此注百日王先生云科令爲句此注百日是比之誤乃爲移書廣韻五支移字注云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爲移書箋表之類也其不滿百日輒更造數按造數疑當作遣赦甚違邵伯訟棠之義此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者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見論語從此觀之中材以上史記魏豹彭越傳贊云中材以上且羞其行皆議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疑當在皆字下或當作耳帶上讀鄉亭部吏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周禮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司農云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蜡氏有地之官鄭司農云有地之官有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足以斷決禮記月令云審斷決使無怨言僖廿四年左傳云且出怨言然所以不者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昭廿八年左傳繁作蕃夫直者貞正而不撓志晉語云撓志以從君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按說文云橈曲木也後世橈曲字皆从手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務當作賂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是也

列女傳齊威虞姬傳云周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主者即執事者周禮訝士鄭注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史記呂不韋傳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張丞相傳任敖擊傷主呂后吏外戚世家竇姬請其主遣宦者吏皆所謂主者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爲排直家說文云排擠也後反覆時吏坐之周禮鄉士旬而職聽於朝鄭注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方士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鄭注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故共枉之於庭傳作廷謂縣廷也史記游俠傳縣廷漢書作庭王先生云以上下文例之枉當爲排此枉字疑後人据傳改之以羸民與豪吏訟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居縣爲豪吏其勢不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皆有丞尉是爲長吏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舊脫郡訟其舊脫勢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錢刀傳作日月按錢刀字非誤漢書薛宣傳云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則貧弱少貨者終無以舊作已据傳改曠旬滿祈王先生云祈疑期之誤豪富饒錢者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平準書云募豪富人相假貸小爾雅廣詁云饒多也取客使往治要載崔寔政論云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訟若此爲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說文云鎮博壓也漢書酷吏嚴延年傳云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此反言之江充傳云交通郡國豪猾何冤之能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怨故未讎史記蔡澤傳云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讀爲申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漢書陳萬年傳云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論衡商蟲篇云豪民猾吏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除上天感動降災

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除舊作於據傳改按但當作且本書邊議篇云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後漢書竇融傳亦云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皆其例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此文本之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詔曰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亦此意也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續漢書百官志云凡縣主蠻夷曰道及從事督郵百官志諸州刺史下有從事屬國都尉下有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周禮小司徒云聽其辭訟說文云訴告也或从朔心作愬管子任法篇云告愬其主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下有脫文日廢十萬人人疑衍或當作又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王先生云獲當是護傳云二人經營亦護持之意繼培按護獲形近易誤儀禮大射儀授獲者退立於西方獲者興共而俟鄭注古文獲皆作護此其類也是為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尉繚子將理篇論決獄云農無不離田業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三百當作二百中農食七人三十萬人當食二百一十萬人云二百者舉成數也漢書貢禹傳云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此文本之然則盜賊何從消漢書嚴安傳云盜賊消則刑罰少消與銷同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傳注云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冤之也乃勅公車受章無避反支續漢書百官志公車司馬令屬衛尉掌吏民上章上明聖主當作上聖明王為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孟子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漢舊儀云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計室掾史一人大音者讀勅畢遣勅曰詔書數下禁吏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蓋所謂有君無臣

僖二年公羊傳文有主無佐按漢書鼂錯傳錯對策云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今執事之臣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有主無佐蓋即本於彼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書皐陶謨詩曰何本作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山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論語患不得之今作患得之按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說苑雜言篇同論語古本亦當有不字漢書朱雲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漢書朱博傳云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又云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此其聰明智慮韓非子難三云恃盡聰明勞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漢書鮑宣傳云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說苑臣術篇云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水今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嗟哉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第四

潛夫論卷第五

斷訟第十九

蕭山汪繼培箋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史記秦始皇紀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韓安國傳王恢曰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匡衡傳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數家語意相襲而文或少異淮南子齊俗訓云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高誘注推移猶轉易也修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符當作御御符字形相近或當爲撫聲之誤也御世見敍錄撫世見忠貴三式德化篇皆革定法。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商子更法篇云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壹言篇云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高祖制三章之約，漢書高帝紀元年召諸縣豪傑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孝文除克膚之刑，漢書文帝紀十三年除肉刑法刑法志載詔云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克與刻通說文云克象屋下刻木之形是故自非殺傷盜臧臧程本作賊誤漢書高帝紀李奇注云傷人有曲直盜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文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漢書刑法志云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循吏黃霸傳張敞云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壍，以有防矣。楚語云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壍當作塹說文云塹阬也周禮雍氏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鄭注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衆，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持。舊作治據下文改塞其原則姦宄絕，鹽鐵論申韓篇云塞亂原而天下治大戴禮盛德篇云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漢書董仲舒傳云一歲之獄以萬千數鹽鐵論申韓篇云今斷獄歲以萬計然辭訟之辯，說文云辡辠人相與訟也辯治也從言在辡之間鬭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漢書鼂錯傳云獄官主斷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漢書韓延壽傳云吏民不忍欺紿紿與詒同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書堯典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己喉舌，喉舊作唯詩烝民云王之喉舌以元示民。元當爲玄德之玄荀子正論篇云上周密則下疑玄矣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易繫辭上傳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繫辭下傳脈脈規規，玉篇云眽眽姦人視也亦作脈脈脈與眽眽通漢書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顏師古注脈脈視貌莊子秋水篇云規規然自失釋文云規規驚視自失貌荀子非十二子篇莫莫然瞡瞡然楊倞注瞡與規同規規見小之貌按莫莫與脈脈聲亦相近常懷姦唯，唯當爲詐禮記經解云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王侍郎云唯疑睢姦睢猶恣睢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襄廿六年左傳云楚王是故昧於一夫杜注昧猶貪冒周語云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昧利冒猶冒沒也漢書匈奴傳云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說苑正諫篇云吳王欲伐荊舍人少孺子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鹽鐵論結和篇云登得前利不念後咎苟且中脫一字後則榆解奴抵，榆蓋偷之誤解讀爲懈奴抵字未詳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君舊脫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崔寔政論云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

老弱凍餓痛號道路守關告哀終不見省孟子云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書呂刑云皇帝哀矜庶獄之
不辜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史記酈生傳云吾高陽酒徒也淮陰侯傳云始
爲布衣時貧無行漢書五行志谷永云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傳空引滿漢書
敘傳云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傳空猶舉白也啁啾罵
詈禮記三年問云猶有啁噍之頃焉釋文啁噍聲啁啾與啁噍同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蒼頡篇
云啾衆聲也史記魏豹傳云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晝夜鄂鄂慢
遊是好書皐陶謨云惟慢遊是好又云罔晝夜頟頟按頟鄂聲相近幽州人謂頟爲鄂見釋
名釋形體或毆擊責主入舊作人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
無異史記酷吏傳云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貨殖傳云閭巷少年攻剽椎埋
劫人作姦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劫略雖會赦贖不當復得
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
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
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成二年左傳云
淫湎毀常詩蕩云天不湎爾以酒釋文引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春秋之義責
知誅率王侍郎云公羊桓五年葬陳桓公何休注云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
不謹而失之也襄二十五年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何休注云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是
責知也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
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是誅率也繼培按後漢書孔融傳云漢律與罪人交關
三日已上皆應知情卽責知之意鹽鐵論疾貪篇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漢書孫寶傳云
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皆用公羊誼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
陽侯陳信坐負六月免國月舊作日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云坐不償人
責過六月奪侯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
不與免國漢書外戚恩澤侯表作田祖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此脫歸字史記惠景間侯
者年表亦作彭祖軹侯作章侯誤表無章侯軹者薄昭所封國也黎陽侯邵延坐
不出持馬身斬國除除舊空據程本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作黎侯漢書功臣
表作黎侯並無陽字此蓋與周陽相涉而誤邵史漢並作召漢書顏師古注云時發馬給軍匿而不

出也按武帝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食貨志云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適
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牡馬持馬蓋特馬之誤特卽牡馬周禮校人凡馬特居四
之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莊子徐無鬼篇
云錢財不積則貪者憂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漢書王尊
傳云絕詐欺之路必國家之舊脫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磾傳云亂
國大綱開禍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寖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
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以利民也故
一人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
平時後漢明帝紀元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此其後皆
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史記平津侯傳後載王元
后詔云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崇推讓
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消與銷同今諸侯貴戚或曰字誤勑民王先生云疑己
之誤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孝經未嘗負責身絜規
避王先生云規避當作珪璧繼培按後漢書馮衍傳衍說鮑永云珪璧其行志厲青雲
淮南子氾論訓文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後漢
書孝明八王傳云梁節王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梁相舉奏暢不道暢慙懼上疏辭謝不敢復有所
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此類是也此乃殘掠官民掠與
略同注見下而還依縣官也依讀爲薆蔽也史記絳侯世家索隱云縣官謂天子
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其誣罔慢
易罔程本作國誤誣罔亦漢時律令文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樂通侯欒大坐誣罔是也說文云
嫚侮易也經典通作慢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罪莫大焉昭五
年左傳昭子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
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
美化息辭訟以閑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白虎通辟雍篇
云顯有能褒有行痛誅無狀晏子春秋諫下云痛誅其罪導文武之法
明詭詐之信疑罰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下有脫文姦宄

遂多。豈謂每有爭鬭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絶。韓非子初見秦篇云削迹無遺根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漢書匈奴傳陳饒曰摧破故印以絶禍根。則或轉而滋蔓。隱元年左傳云無使滋蔓。人疑必。若斯邪。疑也。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昭六年左傳云明察之官。臣主之所以憂勞者。越語范蠡曰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其本皆鄉亭之所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漢書刑法志云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豻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豻。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姦宄遂多至此當在篇末蓋總結一篇之意。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詩采蘋鄭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鮮絜猶言潔清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水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今以已同適矣。無顏復入甲門。適下當有乙字。古人稱人以甲乙韓非子用人篇云罪生甲禍歸乙此其例也周禮司刺疏云甲乙者與喻之義。縣官原之。周禮司厲疏云漢時名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故令使留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亂上當有治字說見上述赦篇。不惟貞絜所生者之言也。詩南有喬木鄭箋云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蝃蝀箋云淫奔之女大無貞絜之信。貞女不二心以數變。史記田單傳論王蠋曰貞女不更二夫成三年左傳云無有二心。故有匪石之詩。柏舟。不枉行以遺憂。詩斯干云無父母詒罹毛傳罹憂也鄭箋云無遺父母之憂史記韓安國傳帝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故美歸寧之志。詩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草蟲箋云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詩氓。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詩關雎窈窕淑女毛傳幽閒貞專之善女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列女傳宋鮑女宗云婦人以專一為貞梁寡高行傳頌云貞專精純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若然之人。又何醜恡。方言云恡恨也恡與悋同。輕薄父兄淫僻婦女。禮記經解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列女傳周主忠妾傳頌云主妻淫僻。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史記貨殖傳云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逃亡抵中。史記孟嘗君傳馮驩云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周禮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抵中之抵義與抵負抵冒同。乎當作卒屬下讀乎卒字形相近儀禮士冠禮啐醴鄭注啐古文為呼此其比也。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呂氏春秋順說篇云刈人之頸刳人之腹芟當作艾艾與刈通。何所無之。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舊脫不字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禮記坊記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絶其原。書呂刑云遏絶苗民管子正法篇云遏之以絶其志意毋使民幸。初雖慙恡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周語云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韓非子難一文公曰雍季言萬世之利也。小懲而大戒。易繫辭下傳戒王本作誡。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小下當脫人字易曰此小人之福也。夫立法之大要。漢書陳萬年傳顏師古注大要大歸也。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昭卅一年左傳云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絶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漢時有劇縣平縣之目見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元年。乃可以毒其舊作者據何本改。心而絶其後。說苑政理篇云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姦亂絶則太平興矣。史記秦始皇紀云欲以興太平漢書路溫舒傳云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又貞絜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漢書地理志云民以富饒。欲守一醮之禮。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列女傳蔡人

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宋鮑女宗云婦人一醮不改陳寡孝婦傳頌同成同穴之義詩大車云死則同穴執節堅固列女傳齊孝孟姬頌云孟姬好禮執節甚公漢書賈捐之傳云守道堅固執義不回齊懷必死列女傳節義傳序云惟若節義必死無二召南申女傳云守節持義必死不往終無更許之慮列女傳息夫人云人生要一死而已終不以身更貳醮遭值不仁世叔爾雅釋親云父之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漢書陳平傳云平貧迺假貸幣以聘聘與娉同或貪其財賄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益不肯正此類也詩氓云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毛傳賄財遷徙也鄭箋云以女車來迎我我以所有財遷徙就女也貪其財賄奪之使不得還矣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穀梁傳云爲之中者歸之也范甯注中謂闕與婚事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莊卅二年公羊傳云季子和藥而飲之絶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命當爲令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王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又云趙王元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或後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說文云拚扶也將即拚字漢書外戚傳孝景王皇后傳云女逃匿扶將出拜後漢書列女陰瑜妻傳云扶抱載之連日乃緩與彊掠人爲妻無異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曾孫何坐略人妻掠與略同方言云略強取也婦人軟弱廣韻云輭柔也軟俗史記貨殖傳云妻子軟弱按輭軟蓋偄之別體說文云偄弱也漢書王尊傳又作耎弱猥爲衆彊所扶與執迫幽阸連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絹漢書司馬遷傳云嬰金鐵受辱顏師古注嬰繞也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素車嬰組嬰絹猶嬰組即上云自縊也吞藥下有脫文何本增晚矣二字大謬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王先生云慢疑憲形近之誤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白虎通五刑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襄廿九年公羊傳何休注引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云孝經說文行賞罰而齊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管子明法篇云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是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商子靳令篇云法平則吏無奸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義下舊衍身有二字無也字商子君臣篇云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按下文云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此有脫誤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管子法法篇云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任法篇云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弒而民幾於亂矣商子君臣篇云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藝文類聚五十四引申子云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尹文子大道篇云公法廢私政行亂國也御覽六百卅八引崔寔政論云君以審令爲明臣以奉令爲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箠策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荀子

臣道篇云闇主惑君託坐於左而姦臣逆道史記李斯傳云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繻所以沈胡公於具水繻舊作傳楚語云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古書需字多作耑與專相似具水經注巨洋水篇引國語作具水云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為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元和夏孝廉文燾云具巨朐聲相近則作具是也宋羊叔牂所以弊華元於鄭師宣二年左傳按僖十年傳敝於韓杜注敝敗也弊與敝同而莫之能御也楚語云遺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韋昭注禦止御與禦同是故陳恆執簡公於徐州哀十四年左傳作舒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楚策孫子曰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事詳史記趙世家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毒字衍卽素之駁文文言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蚤變也王易故下無也字蚤變作早辨古字並通用由之變舊作辯蓋後人以王本改之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變通注見述赦篇王先生云叔當作救昭六年左傳子產曰吾以救世也繼培按漢書元帝紀云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此文意與彼同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書堯典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皇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巧言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蓋舊作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商子畫策篇云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禮記中庸云譬

如登高必自卑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也令也者己之命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云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先王之政所以與舊脫眾共也己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呂氏春秋處方篇云法也者眾之所同也商子修權篇云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悉心從己令矣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勉悉心顏師古注悉盡也己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管子重令篇云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禮記雜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按說文恬憺並訓安澹則憺之假借亦作淡莊子胠篋篇云恬淡無為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易觀象詞作舊作坐古㘴字與坐相近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商子更法篇云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抑今詩輿作車戈作戎作則作戎作逖作逷按說文云逷古文逖故曰兵之設也久矣襄廿七年左傳涉歷五代以迄於今迄治要作迄國未嘗不

以德昌而以兵彊也(史記自序序律書云非兵不彊非德不昌)今兵巧之械(史記律書云其於兵械尤所重正義云內成曰器外成曰械械謂弓矢殳矛戈戟漢書藝文志論兵書云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盈乎府庫(禮記樂記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曲禮云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月令云審五庫之量御覽一百九十一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淮南子時則訓云七月官庫高誘注庫兵府也說文云庫兵車藏也)孫吳之言聒乎將耳(韓非子五蠹篇云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漢書藝文志兵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四十八篇說文云聒讙語也一切經音義廿引蒼頡篇云擾亂耳孔也)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韓非子五蠹篇云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孫子謀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始計篇云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商子戰法篇云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則衆勝負可先知也六韜兵徵篇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治要無自字按晉語梁由靡論慶鄭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又云戰而自退退後不可用此自退之證或云自卻而之駁文讚學篇亦以而為自)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治要作嶼誤楚策汗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漢書鼂錯傳云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出馳千里(莊子秋水篇云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出馳治要作步驟按荀子哀公篇云步驟馳騁)馬之禍也然節馬(治要作騏驥王先生云節馬當是良馬涉下節士而誤)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以王良治要作以御者良按王良疑當作良工呂氏春秋知士篇云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惟賢者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死也(史記貨殖傳云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韓詩外傳十卞莊子曰節士不以辱生楚策張儀曰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凡人所以肯赴死亡

而不辭者(舊脫據治要補)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賞當作實史記魯仲連傳云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下文亦云榮名厚實)不避恥辱(恥舊作聖據程本改)則避禍亂也(舊脫據治要補)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管子形勢解云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韓非子難一云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說苑復恩篇云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使親疏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商子賞刑篇云所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摶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故愚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為上用也)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說苑指武篇子路曰鐘鼓之音上聞於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呂氏春秋期賢篇云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害治要作空按作空是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羔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漢書高帝紀項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蘇林曰特但也顏師古曰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乃義士且以徼其名(徼舊作激據治要改徼與下求字同說苑說叢篇云人激於名不毀為聲激言於不義言其漢書揚雄傳云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顏師古注徼要也字或作激激發也按激亦字誤顏說非也)貪夫且以求其賞爾(淮南子兵略訓云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謂其賞信而罰明也)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商子壹言篇云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管

六六八

（子權修篇云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韓非子六反篇云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眾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此其所以人懷沮解（舊作懈据治要改鹽鐵論擊之篇云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漢書趙充國傳云欲沮解之顏師古注解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不肯復死者（据治要補）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史記蒙恬傳云暴師於外十餘年）典兵之吏將以（舊作下据治要改）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漢書高帝紀云日日合戰蕭何傳云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据治要補）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孫子地形篇云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六韜奇兵篇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管子法法篇云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兵法篇云賞罰明則勇士勸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效當作故韓非子初見秦篇云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又難二云趙簡子圍衛之郛郭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眾生之福此其（据治要補）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者也（鄧析子無厚篇云御軍陣而奔北）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孫子始計篇云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魏武帝注將宜五德備此益以敬蓋所見本異）是故智以折敵（折疑料之誤史記白起傳論云料敵合變）仁以附眾（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英謀得（英程本作陰按英疑策之誤詩兔罝鄭箋云此兔罝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賞罰必則士盡力勇氣益則兵勢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衝擒敵（大戴禮王言篇云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先零羌滇零以

永初元年為寇明年自稱天子六年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偽號至元初四年為任尚客刺死隴右始平詳後漢書安帝紀及西羌傳）將帥以定令之羣（管子霸形篇云朝定令於百吏王先生云羣字是郡字之誤）藉富厚之蓄（史記游俠傳序云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據列城而氣（當作虛）利勢權十萬之眾（下篇云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眾或疑權為擁之誤按史記呂后紀灌嬰曰諸呂權兵關中易林益之臨帶季兒良明知權兵權兵言執兵柄史記袁盎傳云絳侯為太尉主兵柄是其義矣本書潛歎篇權噬賢之狗義與此同）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弱虜（漢書終軍傳云萬事草創後漢書隗囂傳章懷注草創謂始造也）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令遂雲烝（脫一字）起合從連橫（漢書刑法志云合從連衡轉相攻伐顏師古注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國為橫）掃滌并涼（舊作源据下篇改後漢書隗囂傳討王莽檄云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章懷注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內犯司隸東寇趙魏（續漢書郡國志趙國魏郡屬冀州）西鈔蜀漢（郡國志蜀郡漢中屬益州後漢書循吏王渙傳章懷注鈔掠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云遮取謂之抄掠抄與鈔同）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漢書趙充國傳云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按天水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國志金城隴西漢陽安定北地屬涼州上郡屬并州）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非舊作亦据下文改孫子地形篇云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越絕書計倪內經計倪曰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作戰篇文舊脫家字据孫子補）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將謂郡守漢書酷吏嚴延年傳顏師古注云謂郡守為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既無斷敵合變之奇（斷治要作料按史記白起傳論云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料斷義相近古亦通用史記韓信傳云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新序善謀篇作自斷又新序雜事一宋玉對楚王問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文選斷亦作料）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吳語云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韋昭注簡習也）將恩不素結（史記淮陰侯傳

云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卒讀爲猝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治要作屈遇敵巧此爲將據治要補吏驅怨以禦讎漢書鼂錯傳云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顏師古注言發怨恨之民人使行戍也士卒縛手以待寇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縛手走不能疾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六韜軍略篇云凡帥師將軍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漢書鼂錯傳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舊作治數也据治要改補管子兵法篇云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饒士處世饒士謂士之才德優饒者但患無典爾典司也故苟有士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彊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商子錯法篇云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彊又云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漢書食貨志云今弘羊令吏坐市列顏師古注市列謂列肆夫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六韜立將篇云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之舊作丈又重而字据程本刪改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漢舊儀云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數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漢書鼂錯傳云其不稱明詔求賢之意此亦陪克闒茸詩蕩云曾是掊克按敘錄亦作掊闒茸見賢難篇無里之爾里當作俚之下脫一字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贊云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夫世有非常之人

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疑遇非常之失然後見下脫四字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文當同之是故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漢書孔光傳云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顏師古注踔高遠也踔躒猶言踔絕後漢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逴犖諸夏典引云卓犖乎方州文苑禰衡傳英才卓躒並與踔躒同說苑說叢篇云德以純厚故能豪按越取謂不次擢用漢書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顏師古注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云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是其義也材明權變任將帥者後漢書南蠻傳永和時日南象林徼外蠻夷攻圍日南李固議亦云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不可苟惟疑推基序或阿親戚墨子兼愛下篇云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漢書貢禹傳云不阿親戚使舊作便典兵官蓋謂鄧隲也隲以車騎將軍討羌戰敗羌遂大盛朝廷不能制詔隲還師以鄧太后故拜隲爲大將軍見後漢書西羌傳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注見上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疏遠鹽鐵論地廣篇云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吉凶禍福與民共之共意林作同易繫辭上傳云吉凶與民同患哀樂之情恕以及人漢書杜周傳杜欽對策云克己就義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漢書路溫舒傳云愛民如赤子按傳云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此節大指本於彼救禍如引手爛鹽鐵論刑德篇云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詩雲漢云靡有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淮南子兵略訓云勇敢輕敵疾若滅沒荀子議兵篇云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說文云𤓯火所傷也或省作焦𤋮火餘也盡與𤋮同詩桑柔具禍以燼鄭箋云災餘曰燼釋文燼本亦作盡而內郡

之士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韋昭曰中國爲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
爲外郡不被殃者咸云當且放縱後漢書烏桓傳班彪上言烏桓天性
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以待天時越語范蠡曰天時不
作弗爲人客韋昭注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敕讓充國云今五星出東方中國
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後
漢書王昌傳云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章懷注須待也用意若此豈人心
哉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詔曰何用心逆人道也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
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
三輔服虔曰皆治在長安中朝廷不聽後羌遂侵下有脫字而論者
多恨不從惑疑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
有悔者爾秦策云三國攻秦王欲割河東而講公子池曰講亦悔不講亦悔高誘注講
成也講媾古字通未始識變之理地下脫不可二字無邊無邊亡
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
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
猶有邊也後漢書龐參傳云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上
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
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參奏記於鄧騭曰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
大夫所笑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
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
又虞詡傳云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議者咸
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
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節信言與詡合參傳西州士大夫蓋卽指節信諸人所
今不厲武以誅虜逸周書酆保解云靜兆厲武大武解云武厲以勇厲選材
以全境漢書王嘉傳云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而云邊不可
守欲先自割示侮寇敵不亦惑乎示字舊脫孫侍御補按說文侮
弱也趙策虞卿曰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又云割地以和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史記廉頗藺相如

傳亦云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昔樂毅以慱慱之小燕按齊策貂勃云安平
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傳傳卽惴惴之誤莊子
齊物論云小恐惴惴是其義已漢書賈捐之傳論珠厓云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顓顓與惴惴同顏師
古注顓與專同專專猶區區一曰圜貌其說非也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眞
可謂良將矣事見史記樂毅傳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
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
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事見史記田單傳舊作田單帥窮率
五千騎擊走卻據單傳改傳云夷殺騎劫自序云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圍聊莒連年
終不能拔史記魯仲連傳云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此文聊莒當作聊
城莒未嘗降燕也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論語
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而猶不能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
守恆有餘也漢書趙充國傳云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後漢書馮異傳云夫攻者
不足守者有餘章懷注孫子兵法之文按孫子軍形篇云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前日諸郡
皆據列城而擁大衆羌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
郡縣之阨未若聊莒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
昭廿七年左傳云有堅守之心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
邑走詳實邊篇注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
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後漢書西域傳延光二年
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其下計謂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尚書陳忠上疏以爲蹙國
減士經有明誠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意與此同齊魏
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夷
柝境柝舊从手作按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柝八極高誘注柝開也古亦省作斥漢書武五
子傳燕王旦上書云孝武皇帝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韋賢後玄成傳云孝
武皇帝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匈奴傳云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顏師古注並云斥
開也地理志云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夏侯勝傳云孝武皇帝廓地斥境立郡縣又云武帝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斥境卽柝境字亦借拓後漢書傅燮傳云世宗拓境列置四郡文苑傳杜篤論

都賦云孝武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鮮卑傳蔡邕議云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面數千里東開樂浪漢書武帝紀在元封三年西置燉煌元鼎六年南踰交趾卽定南越也阯紀作阯地理志作阯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章懷注云阯與趾同古字通應劭漢官儀曰始開北方遂交趾於南爲子孫基阯也北築朔方元朔二年卒定南越元鼎六年誅斬大宛太初四年武軍所嚮宣十二年左傳潘黨曰君盍築武軍杜注築軍營以章武功後漢書隗囂傳討王莽檄云有不從命武軍平之無不夷滅漢書武五子傳贊云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梅福傳云至於夷滅顏師古注夷平也謂平除之也今虜近發封畿之內史記文帝紀後二年詔曰封畿之內勤勞不處而不能擒亦自痛疑病爾非有邊之過也脣亡齒寒體傷心痛鹽鐵論誅秦篇云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脣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按脣亡齒寒本僖五年左傳必然之事又何疑焉燕策云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君子見機易繫辭下傳機王弼本作幾況已著乎乃者漢書曹參傳顏師古注云乃者猶言曩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詩常武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云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談者皆諱之曰猋并竊盜猋舊作焱按說文云猋犬走貌从三犬猋并竊盜猶史記叔孫通傳云鼠竊狗盜也王先生云猋并當是犬羊之誤漢書王莽傳嚴尤云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也後漢紀安帝永初四年虞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馬稜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温飽耳明府無以爲憂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書秦誓云惟截截善編言俾君子易辭文十二年公羊傳作惟諓諓善竫言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說諓諓之言鹽鐵論國病篇亦云諓諓者賊也論誹篇又云疾小人淺淺面從按莊子在宥篇而使人之心翦翦者釋文引李頤注云翦翦淺短貌翦翦淺淺並與諓諓同俾君子怠亦見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文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諺曰諺字舊脫據御覽八百卅六補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己無慘怛寃痛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慘怛於心顏師古注慘痛也怛悼也故端坐相仍鹽鐵論禁耕篇云端坐而民豪按端坐猶言安坐也吳志虞翻傳孫策云端坐悒悒諸葛恪傳云端坐使老晉書東海王越傳云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又不明修守禦之備舊脫守字據邊議篇補六韜王翼篇云修溝壍治壁壘以備守禦齊語云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史記秦本紀云鄭君謹修守禦備陶陶閑澹詩君子陽陽毛傳云陶陶和樂貌臥委天□程本作聽疑非羌獨往來六韜兵道篇云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深入多殺史記吳王濞傳云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己乃陸陸後漢書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章懷注陸陸猶碌碌也按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漢書蕭何曹參傳贊當時錄錄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說文云逯行謹逯逯也娽隨從也陸陸碌碌祿祿錄錄鹿鹿逯逯娽娽並通相將詣闕諧辭禮謝後漢書橋玄傳云詣闕謝罪退云狀狀上當脫無字無狀注見斷訟篇會坐朝堂周禮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鄭注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云鄭據漢法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也按後漢時國家有大事皆於朝堂會議後漢書鄧騭傳云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袁安傳云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又云竇太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班超後勇傳曹宗請擊匈奴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應奉後劭傳中平二年漢陽賊東侵三輔皇甫嵩討之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陳球傳竇太后崩將葬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盧植傳董卓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鮮卑傳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夏育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皆其事也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漢書傅喜傳云忠誠憂國按漢時每以不憂國責大臣成帝紀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孔光傳策免光云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朱博傳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蓋詔奏之文相沿如此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顧望注見述赦篇止當作正後漢書郅惲後壽傳云違衆正議以安宗廟皇甫規傳云互相瞻顧莫肯正言皆此意獨斷云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

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違正卽駁議也日晏時移議無所定漢書
龔勝傳云日暮議者罷己且須後禮記學記云雖舍之可也鄭注舍之須後漢書食貨
志詔書且須後後漢書循吏衞颯傳須後詔書顏師古章懷注並云須待也後得小安
詩民勞云汔可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閒虜復爲害軍書
交馳羽檄狎至漢書息夫躬傳云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
狎文選陸倕石闕銘李善注引作狎襄廿七年左傳云晉楚狎主諸侯之盟杜注狎更也
乃復怔忪如前方言云征伀遑遽也江浙之閒凡窘猝怖遽謂之征伀怔忪與征伀
同玉篇云怔忪懼貌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臧覆出爲
惡詩雨無正佪佪潰潰爾雅釋訓云儚儚洄洄惛也釋文洄洄本作襛襛按玉篇作佪
佪與此合說文衣部又引襛襛潰潰說文無潰字當依此作潰今爾雅無潰潰蓋脫佚也當何
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閔二年況棄人乎一人吁嗟
王道爲虧後漢書魯恭傳云一夫吁嗟王道爲虧鮑永後昱傳云一人呼嗟王政爲虧蓋
當時成語也小爾雅廣訓云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此卽傷痛之義矣況
百萬之衆叫號哭泣叫舊脫據實邊篇補詩北山云或不知叫號感天
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淮南子泰族訓云國主之
有民也猶城之有基老子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新書大政上篇云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爲
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
不爲本也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養民如子新
序雜事一養作愛說苑政理篇太公曰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憂之如家漢書
翟方進傳云憂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趙策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
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救其災患除其禍亂襄十一年左傳云救災患恤禍
亂廿八年傳云救其菑患是故鬼方之伐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非好武
也周語祭公謀父曰是先王非務武也玁狁於攘詩出車攘作襄釋文襄本或作攘後
漢書蔡邕傳釋誨云獫狁攘而吉甫宴邕集難夏育擊鮮卑云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荊蠻
非貪土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略將以存亡繼絕
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以振民育德易蠱象詞安疆宇也後漢書馮

衍傳云安其疆宇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昭廿三年左傳沈尹戌語自彼
氐羌莫不來享詩殷武普天思服行葦賴德詩北山云普天
之下文王有聲云無思不服行葦義見下篇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
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
禍則不仁禍舊作福據程本改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
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
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埽醜虜詩常武云仍執醜虜漢書黥布傳云
埽淮南之衆顏師古注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爲埽與埽同而州稍稍興役意林
州下有郡字按本書皆以州郡連言此亦當作州郡漢書西南夷傳云州郡擊之不能服連連
不已詩皇矣云執訊連連漢書東方朔傳云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若排簾障
風探沙擁河簾舊作樓擁舊作灌並據意林改御覽九簾作簍簍與篷通扁也八百五
十四簾又作糠探作陶按陶當作掏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云捎出曰掏探掏義同無所
能禦徒自盡爾意林作無益於事徒自弊耳今數州屯兵十餘
萬人哀元年左傳云夫屯晝夜九日杜注夫猶兵也疏云屯是戍守之名故詩序云屯戍於母
家十舊作才據程本改後漢書西羌傳虞詡說任尚云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
未有功効勞費日滋皆廩食縣官急就篇云稟食縣官帶金銀顏師古注稟食縣官官
給其食也漢書地理志顏注稟給也廩與稟同後漢書南蠻傳李固云計人稟五升章懷注古升小
故人日五升也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後漢書陳寵後忠傳注引謝承書云
施延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但此人耗不可勝供
耗猶費也漢書西南夷傳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顏師古注共讀曰供而反憚
暫出之費甚非計也且舊作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
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襄廿六年左傳析公
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壤舊作懷思慕未衰漢書元帝
紀永光四年詔曰頃者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
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易獎厲也獎舊作將按說文云獎嗾犬厲之也經典多作獎漢書哀
帝紀云獎厲太子逸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孔晁注厲獎厲也誠宜因此

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逖破壞之書多方云離逖爾土漢書趙充國傳云虜破壞可日月冀如寬假日月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曰非少寬假神不來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周祝解凡作觀趨作趣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漢書高帝紀韓信曰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此文意與彼同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飾移也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云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韓非子內儲說上惠子曰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浮游之說聖人不聽禮記緇衣云大人不倡游言鄭注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漢書韓安國傳云誅邪臣浮說史記蘇秦傳云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何者計不背見實而更爭言也詩小旻云維邇言是爭漢書灌夫傳韓安國云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孫子九變篇云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王先生云附疑搏草食散亂草食疑當為草舍後漢書馮異傳云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未有都督漢書敘傳敘西域傳云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都督卽謂都護總督也魏志夏侯惇傳云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其後遂以名官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偄不敢擊奴讀為駑漢書蘇建後武傳李陵曰陵雖駑怯亦見霍光諸葛豐傳武帝紀天漢三年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偄棄市閩越王傳云東粵王餘善發兵距漢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畏偄畏懦義並同擊上當有討字見下篇後漢書西羌傳云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本此及實邊篇

故令虜遂乘勝上彊史記高祖紀云秦兵彊常乘勝逐北上疑自之誤黥布傳云楚王恃戰勝自彊破州滅郡日長炎炎吳語申胥曰日長炎炎韋昭注炎炎進貌殘破三輔覃及鬼方詩蕩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說文云癡不慧也癡騃也癡騃也佁癡貌讀若騃癡擬凝佁騃同字方言云癡騃也周禮司刺三赦曰蠢愚鄭注蠢愚生而癡騃童昏者漢書息夫躬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後漢書獨行傳戴就曰薛安庸騃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說文云恕仁也管子版法解云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鼂錯傳云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杜周傳杜欽對策云克己就義恕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魯語云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周語云言智必及事韋昭注能處事物為智文十八年左傳云德以處事事以度功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物猶事也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孫子作戰篇云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各懷一切後漢紀和帝永元十三年班超上書曰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後漢書左雄傳云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按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顏師古注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所脫避前句有誤字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載延光四年馬融上書云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所脫避前意當與苟脫目前同漢紀成帝永始元年王仁上疏云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前者目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管子禁藏篇云法令為維綱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易蒙上九利禦寇盧學士云制疑利詩美薄伐漢書韋賢傳劉歆議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顏師古注小雅六月之詩也自古有戰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趙策蘇秦說趙王曰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襄廿七年左傳齊桓晉文宋襄衰世

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公羊傳云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況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己之身而有相侵。成十六年左傳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況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孫侍御云漢儒相承以行葦為公劉之詩蓋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後漢書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並與此同況含血之人，己同類乎。史記律書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孟子云聖人與我同類者一人吁嗟，王道為虧，況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洪範父母二字舊脫據程本補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為寇賊之所屠剝。漢書王莽傳云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孟子云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漢書貢禹傳云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除其仁恩。莊子天下篇云以仁為恩淮南子繆稱訓云仁者積恩之見證也漢書丙吉傳云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且以計利言之。商子算地篇云民生則計利孟子云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御覽一引尚書中侯云天地開闢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下上舊互置按管子山至數篇云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荀子富國篇云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楚語云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詩江有汜鄭箋云以猶與也夫以小民受天永命。書召誥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方言云惟凡思也遠慮禍福之所生。管子君臣下篇云審知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化。變舊作愛史記蔡澤傳云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平準書贊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推移注見斷訟篇智者揆象，不其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文三年左傳范蠡收責於姑胥。姑舊作故姑胥卽姑蘇也後漢紀光武紀二方望謝隗囂書云范蠡收績於姑蘇後漢書隗囂傳作范蠡收責勾踐章懷注收責謂收其罪責也按收責讀如齊策收責於薛言破吳以償會稽之敗如歸責然也後漢紀作績蓋袁氏所改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秦策蘇秦曰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今邊陲搔擾，成十三年日放族禍。左傳云虔劉我邊垂垂陲古字通說文云騷擾也搔與騷同漢書敘傳云外內搔擾後漢書竇融傳云隗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將及寒朗傳云舊制大罪禍及九族放疑當作被實邊篇云百姓暴被殃禍卽其證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己，襄十六年左傳穆叔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杜注庶幾晉來救漢書韓信傳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後漢書西羌傳虞詡云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意與此同是以，以猶與也晏子輕囷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何異？今晏子無此文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難動，漢書高帝紀云常繇咸陽應劭曰繇者役也顏師古注繇讀曰傜說文云役戍邊也傜繇役役並通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鹽鐵論地廣篇云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急就篇云邊境無事中國安寧後漢書龐參傳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上書云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宜且振旅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節信所云正謂參等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北山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史記蘇秦傳蘇秦說魏襄王云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大王孰察之此文大旨本於彼願才智未足使議，藝文類聚四十八引桓子新論云堯試舜於大麓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處

議持平焉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新書過秦上篇云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漢書佞幸董賢傳王閎云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寄其身者各取一闋闋讀為缺一缺猶今言一任矣故常其言不久行其業不可久厭久行上有脫字方言云厭安也漢書匈奴傳贊云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上之所獨斷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霸言篇云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今言不欲動民以煩可也卽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來字舊不重按後漢書陳俊傳云光武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卽此意也漢書鼂錯傳云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令民不患寇既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孫子用閒篇文民作人無非人之主句且夫議者明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呂氏春秋離謂篇云辭者意之表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詩裳裳者華諺曰何以服很莫若聽之說文云很不聽從也禮記曲禮云很毋求勝鄭注很鬩也謂爭訟也今諸言邊可不救而安者宜誠疑試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救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僖廿八年左傳云民之情僞盡知之矣預禍福之所從來預下脫一字說苑權謀篇云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呂氏春秋召類篇云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乃能盡羣臣之筋力莊子徐無鬼篇云筋力之士矜難而保與其邦家詩瞻彼洛矣云保其家邦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御覽三百五十七作遑遽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郡縣皆大熾後漢書西羌傳論云永初之閒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詩六月云獫狁孔熾毛傳熾盛也續漢書五行志云姦慝大熾王先生云郡縣下有脫文宜言五郡縣不為意以至寇熾之事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哀當作褢與懷同史記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云人懷怒心如報私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史記李斯傳云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漢書匈奴傳顏師古注調發也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後漢書皇甫規傳云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按規所言乃永和時事而情狀正與此同漢書王莽傳田況上言亦云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五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己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朔危曰公傾側法令漢書刑法志宣帝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寖深趙充國傳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按便身利己卽賈誼傳所云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也而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匱舊作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後漢書龐參傳云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西羌傳云自羌叛十餘年閒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其為酷痛甚於逢虜後漢書南蠻傳云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王氏所言正指就等漢書王莽傳云田況言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又云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意與此同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

傷至吏舊作使所搜索剽奪方言云搜略求也就室曰搜於道曰略說文云索入家搜也經典通用索游踵塗地游當爲旋漢書王子侯表序云旋踵亦絕鼂錯傳云前死不還踵顏師古注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蒯通傳云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王先生云孤下當有脫字繼培按當作幼孤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幼孤爲奴或云孤婦女謂略取婦女使之孤獨也漢書南粵傳文帝賜佗書云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爲人奴婢遠見販賣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和賣買人至令舊作今不能自活舊作治者不可勝數也疑衍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魏相傳相上書亦用淮南語且夫士重遷當作安土重遷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戀慕墳墓見救邊篇注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王先生云於徙疑畏徙之誤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後漢書班超傳云狐死首丘代馬依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韓詩外傳云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邊民謹頓讀爲鈍尤惡內留雖知禍大舊作人猶願守其緒業鹽鐵論論誹篇云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列女傳魏曲沃負曰有禍必及吾家故爭郡縣以內遷爭下當脫壞字敘錄云令壞郡縣毆民內遷至遣吏兵漢書何並傳云並自從吏兵追林卿發民禾稼發徹屋室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趙策孟嘗君曰毋發屋室按發字與上複此當讀爲廢說文云廢屋傾也夷其營壁漢書趙充國傳云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呂氏春秋似順論云往而夷夫壘高誘注夷平也破其生業漢書荊王劉賈傳云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高帝紀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後漢書循吏仇覽傳云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彊

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詩雨無正云鼠思泣血叫號見救邊篇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廷依官吏家迫將威嚴威舊作滅据程本改韓非子六反篇云吏威嚴而民聽從不敢有摯摯疑違字形相近而誤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飢匱舊作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曰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或云此東疑奔之誤後漢書隗囂傳討王莽檄云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幽冀兗豫荊揚蜀漢飢餓死亡復失太半後漢書馮衍傳云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漢書高帝紀韋昭注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一分爲少半邊地遂以丘荒意林云邊境牛羊不可久荒牛羊即上文太半之誤丘舊作兵据敘錄改後漢書梁統後冀傳云包含山藪遠帶丘荒文選陸士衡歎逝賦云慜城闕之丘荒隸釋廣漢太守沈子琚緜竹江堰碑云躬耕者少溉田丠巟亡巟即丘荒按廣雅釋詁云丘空也漢書息夫躬傳丘亭後漢書龐參傳丘城皆取此義西羌傳虞詡疏曰衆羌內潰郡縣兵荒兵荒疑亦丘荒之誤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後漢書西羌傳云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戰守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皆本此文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敵心開敵心舊作開墾据意林改敘錄亦云今又丘荒慮必生心列女傳晉獻驪姬云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按晉語開作啟漢避景帝諱以啟爲開且扁鵲之治病也史記云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審閉結漢書藝文志論經方云通閉解結反之於平而通鬱滯素問六元正紀大論黃帝曰鬱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滯字舊脫据意林補淮南子俶真訓云血脈無鬱滯虛者補之實者瀉之素問三部九候論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

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管子地數篇云：昔日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賈誼痛於偏枯躄痱之疾。（新書解縣篇云：天下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說文云：痱，風病也；瘺，半枯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漢書文帝紀二年，顏師古注：財與纔同。）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漢書劉屈氂傳云與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中州內郡，（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在乎中州。顏師古注：中州，中國也。內郡注見救邊篇。）規地拓（與析同。）境，不能半（舊作生，孫侍御改。）邊，而口戶百萬，（口戶疑倒。）田畝一全，（王先生云：全當作金，謂直貴也。古以一斤為一金。繼培按：一蓋不字之壞。管子禁藏篇云：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不全，即不備之謂。）人眾地荒，無所容足，（荒當為狹。商子算地篇云：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來民篇云：土狹而民眾。史記貨殖傳云：地小人眾。又云：土地小狹，民人眾。鹽鐵論園池篇云：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眾，皆其諺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今青齊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今宜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民之術也。晏子春秋雜下云：不得容足而寓焉。）此亦偏枯躄痱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匱（舊作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逸周書文傳解云：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又云：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孔晁注：政以人土相稱為善也。禮記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之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今邊郡多害而役劇，（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動入禍門，（史記趙世家李兌曰：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不為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內（舊作門。）有寇戎之心。（管子法法篇云：期於興利除害。治國篇云：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鹽鐵論未通篇云：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徐樂傳云：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埶也。晁錯傳云：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闚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其外。（白虎通五行篇云：丁者，強也。論衡無形篇云：身氣丁彊。）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蛩蛩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呂氏春秋不廣篇云：北方有獸，名曰蹷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蹷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爾雅釋地作卬卬距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不恃仰人而食。新書道德說云：物莫不仰恃德。論衡感類篇云：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詔書以下文有脫誤。按後漢書丁鴻傳云：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

(三歲舉一人)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
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毛詩卷耳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汝墳鄭箋云賢
者而處勤勞之職)賢俊蓄積而不悉(不字舊脫据程本補新語術事篇云道術
蓄積而不舒吳越春秋伍子胥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衣冠無所覬望(漢書杜周
傳云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顏師古注衣冠謂士大夫也說文云覬欽幸也小爾雅廣言云覬望也)
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
其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利其民之利當爲理理治也襄廿六年左傳云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杜注樂行賞而憚用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
設教(觀象辭)是故建武初(後漢光武紀元)得邊郡戶雖數百
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
一人廉吏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
將妻子來占著(占舊作召史記田叔傳云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云言卜日而
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餘口顏師
古注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二家說占字各異顏氏得之)五歲以上與
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
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爵九級五大夫)可
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可蓋其之誤賈讀爲價墨子號令篇云牧
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爲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
少賜爵欲爲吏者許之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此文
本於彼)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
能止也此均(二字舊倒)苦樂平傜役充邊境安中國之
要術也

潛夫論卷第五

潛夫論卷第六

卜列第二十五

蕭山汪繼培箋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御覽一引尚書中候云天地開闢楚語觀射父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名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亨禍災不至求用不匱路史前紀三引此文誤以神民為帝者名民又以行字帶上讀陳耀文天中記十一書正之行有招召荀子勸學篇云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命有遭隨莊子列禦寇篇云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春秋繁露重政篇云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閉者其政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遭隨者神明之所接絶屬之符也遭命隨命注見論榮篇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詩大明諶今作忱漢書貢禹傳後漢書胡廣傳續漢書律歷志論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篇說文諶字下並與此同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禮記祭義云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史記龜策傳云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白虎通蓍龜篇云聖人獨見先覩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論衡辨祟篇云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卜筮篇云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實知篇云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孔子稱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而嚮並易繫辭上傳而嚮而字王弼本作如古通是以禹之得皋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六韜文師篇云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乃載與俱歸立為師宋書符瑞志上史編作史偏云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按志所言皆本緯書

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脫一字聞惡則循當作修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下脫六字聞惡仁字補卽懾懼而妄為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與衰之期令人修身愼行以迎福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云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論衡卜筮篇云世人言卜筮者多得誠實者寡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鴻今作洪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書西伯戡黎假爾今作格人史記殷本紀作假人禮記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小旻從此觀之蓍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易繫辭上傳云辭有險易釋文引京房注險惡也易善也古字險儉通用易屯卦動乎險中隸釋劉修碑作儉否卦儉德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儉或作險襄廿九年左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不以誠邪將世無史蘇之材僖十五年左傳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廿二年左傳莊叔之筮穆子昭五年左傳可謂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矣易繫辭上傳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桓十一年左傳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哀十八年左傳敬鬼神而遠之論語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史記吳世家專諸曰是無奈我何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哀六年左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論語

今俗人筴（疑狎）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論語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論衡詰術篇云：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云：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士犯罪遇禍。王先生云：傳當作傳。）其爲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帝右據行氣，（家語五帝篇：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釋名釋天云：五行者，五氣也。白虎通五行篇云：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王先生云：右疑當作各。繼培按：各字是也。漢書律歷志云：三代各據一統。）以生人民，（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疏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文耀鉤文。宣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疏云：此五帝者，卽靈威仰之屬。）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敬民蓋氏之誤。）號名字者，蓋所以別衆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紀（舊作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論衡詰術篇云：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耶？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口張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夫魚處水而生，（莊子至樂篇文。）鳥據巢而卵卽，（疑衍，蓋卵之駁文。）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卽（與則同）呼鳥爲魚，可內（讀爲納）之水乎？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說文云：西，鳥在巢上。或从木妻作棲。）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必（舊作不）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王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漢書律歷志云：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御覽五引尚書考靈耀云：歲星，木精；熒惑，火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開元占經十九引春秋運斗樞云：歲星帥五精聚於東方七宿，蒼帝以仁良溫讓起；熒惑帥五精聚於南方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略起；塡星帥五精聚於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太白帥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誠信多節義起；辰星帥五精聚於北方七宿，黑帝以清平靜潔通明起。塡與鎮同。）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論衡詰術篇云：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隩，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文有脫誤。）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鬭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論衡調時篇云：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既然者於（舊作放）其上增損門數，卽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也，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論衡詰術篇云：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太陰、將軍之屬，（韓非子飾邪篇云：豐隆、五行、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王逸離騷注云：豐隆，雷師。漢書揚雄傳云：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按抱朴子登涉篇有諸皐太陰將軍。）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漢書律歷志云：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利，何本作吏。按利、吏並誤，當是利字。說文云：利，裁也。从刀从禾。𥝢、利字形相近而誤。）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

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論衡譏日篇云堪輿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歷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說文云譴責望也經典通作望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詩定之方中云秉心塞淵毛傳秉操也淮南子氾論訓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魯語云血氣強固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禮記曲禮鄭注婢之言卑也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莊子漁父篇云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論衡感虛篇云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而彊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考工記云人長八尺說文云夫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辜也。句有誤字然而至於遂不損者損謂病也後漢書減袁安傳云封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遂稱風疾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方言云損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亦謂之不斟郭注言雖少損無所益也精誠去之也。漢書東方朔傳云精神散而邪氣及孟賁狎猛虎而不惶舊作蓋奔押猛虎而不惶按韓非子守道篇云服虎而不以柙此賁育之所患意與此背荀子臣道篇云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論衡遭虎篇亦云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廣雅釋詁云惶懼也嬰人畏螻蟻而發聞。嬰人猶嬰兒發聞謂發聲聞於人也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是亦孟賁嬰兒對舉之證今通士荀子不苟篇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淮南子修務訓云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或欲彊羸病之愚人禮記問喪云身病體羸韓非子十過篇云士大夫羸病必之其所不能。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彊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論語云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讀爲猝解也。惟王者能變之。漢書地理志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淮南子泰族訓云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巫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己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己使生者也在於己者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祈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哀十五年左傳云大命隕墜末如之何。論語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孟子云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己心思改過脫一字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幾讀爲冀不若修己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必令疑倒述赦篇云姦軌之減十八九可勝也即其例或云必令謂罰嚴而必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論語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鬼舊脫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昭廿年左傳云鬼神用享國受其福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執競板板今作反反此言人德義美茂。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虢公舊脫延神而亟亡。莊卅二年左傳趙嬰祭天而速滅。成五年左傳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事也。昭元年左傳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莊卅二年左傳楚昭不禳雲。哀六年左傳宋景不移咎。呂氏春秋制樂篇子產距禆竈。昭十七年左傳邾文公違卜史。文十三年左傳此皆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禮記中庸云君子居易以俟命身上脫一

守當是修字孟子云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昭廿年左傳季梁之諫隨侯桓六年左傳宮之奇說虞公僖五年左傳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矣夫妖不勝德史記殷本紀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邪不伐正淮南子繆稱訓云正身直行衆邪自息天之經也孝經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史記留侯世家贊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索隱姚氏云物怪物說文云毅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漢書藝文志雜占類有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非有守司真神靈也大戴禮曾子天員篇云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賣平以市道爲喻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漢書食貨志云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爲其市平法言學行篇云一鬨之市必立之平李軌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鹽鐵論本議篇云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禁耕篇云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本議篇又云姦賣平農民重苦賣平即所謂高下在口吻也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姓後漢書竇武傳章懷注引平作武蓋勳傳注引續漢書云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勳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爲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評與平同郭太後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月旦評亦取月平之義漢時市列每月評定貴賤如今時朔望有長落矣若或誘之說文云羑相訹呼也或从言秀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宣十二年左傳云必有大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莊十四年左傳炎正義本作燄釋文作炎按漢書五行志藝文志並作炎顏師古曰炎讀與燄同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人之所忌炎自取之續漢書五行志贊云妖豈或妄氣炎以觀亦用此傳文也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禮記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百辟卿士有功於民者禮記月令云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祭法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天子諸侯所命祀也僖卅一年左傳云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畏土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論衡解除篇云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安集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鍾離意傳章懷注引東觀記曰意在堂邑出俸錢帥人作屋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論衡解除篇云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應瑞漢書車千秋傳云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王莽傳云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按應瑞字倒瑞應見三式篇子孫昌熾詩閟宮云俾爾昌而熾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遠夷樂德歌詩云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僖八年左傳云示之弱矣昭十八年傳云下陵上替殆非致福之招也易震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周禮男巫招弭以除疾病鄭注招招福也嘗觀上記注見思賢篇人君身修正漢書匡衡傳云聖德純備莫不修正賈山傳顏師古注修正謂修身正行者宣帝紀元康元年詔云吏民厥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召誥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易繫辭上傳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漢書李尋傳云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

（至治要載仲長統昌言云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衆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意與此同）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烝民）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淮南子精神訓云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論衡骨相篇云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又云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又云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按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按五氣五行之氣論衡物勢篇云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逸周書太子晉解云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易之說卦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王先生云四白謂睛之上下左右皆露白易所謂多白眼也相婦人法目有四白五夫守宅見唐書方技袁天綱傳）經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繫辭下傳）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繫辭下傳）（王本有下有以字無至字諸下有其字）此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論衡骨相篇云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面部欲溥平潤澤（王先生云溥當作博）手足欲深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按安穩古作安隱隱亦安也詩緜鄭箋云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三國志武帝傳裴松之注引鄭康成盤庚注云安隱於其衆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士而海內安穩安穩與安隱同成二年左傳韓厥俯定其右杜注俯安隱之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司馬彪注徐徐安隱貌）音聲欲温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荀子非相篇云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論衡自然篇云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自紀篇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類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部位爲年時（脫字）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下有脫字）非聰明慧智（禮記中庸云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孫舊作妖王先生云妖當是姓字之誤古者孫姓通用詩麟之趾振振公姓毛傳公姓公孫也）聞其能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文元年左傳）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典哭（文十四年左傳王侍郎云典哭疑典喪繼培按喪字是也漢書武五子傳霍光徵王賀典喪顏師古注令爲喪主）魯竟立獻子（穀之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周語）子上幾商臣（文元年左傳按禮記玉藻鄭注幾猶察也）子文憂越椒（宣四年左傳）叔姬惡食我（昭廿八年左傳）單襄公察晉厲（周語）子貢觀邾魯（定十五年左傳）臧文聽欒說（莊十一年左傳）陳咸見張（張下脫一字程本作空格漢書有兩陳咸一陳萬年子見萬年傳一王莽時講禮祭酒見莽傳）賢人達士（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贊云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史記蔡澤傳）許負之相鄧通條侯（條侯事見史記絳侯世家佞幸傳云上使善相者相通不云許負此當別有所据）雖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韓非子有度篇云巧匠目意中繩）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輪直者宜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舊脫輪直者宜爲五

字按御覽九百五十二引崔實政論云師曠日人骨法猶木有宜曲者爲輪直者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今据補此其正法通率也率讀如律治要載崔實政論云不可爲天下通率若有其質而工不材材與裁同晉語云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舊作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穫易无妄六二不耕穫詩甫田毛傳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後漢書馬援傳云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尉繚子武議篇云良馬無策遠道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鹽鐵論殊路篇云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否則斯養之爨才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論語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孔安國注穀善也釋文引鄭康成注穀祿也此亦當訓穀爲祿或庶隸廝賤無故騰躍漢書食貨志云物痛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詩稱天難忱斯忱卜列篇作諶此蓋後人据毛詩改之性命之質德行之招質招皆以射的爲喻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淮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高誘注質的射者之準藝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云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高誘注招埻的也盡數篇云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中別類篇云射招者欲其中小也高注並云招埻藝也質準埻同字參錯授受舊脫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僕嘗受相人之術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五色之見王廢有時舊脫按夢列篇云五行王相謂之時今据補時與下之尤思災爲韻長短經察相篇注引相經云五色並以四時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黃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黃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黃與赤二色囚若得其時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時色王相若囚死者凶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當作修

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第六

潛夫論卷第七

蕭山汪繼培箋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王先生云掌疑文]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昭元年左傳]此謂直應之夢也[論衡紀妖篇云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詩云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斯干]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蓁蓁[無羊蓁蓁今作溱溱旟舊作旐據程本]此謂象之夢也[王先生云象下脫一字]孔子生於亂世[莊子讓王篇孔子曰今吾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論語]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王先生云今疑作同俗書同爲仝仝今形近之誤]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僖廿八年左傳]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迷離悲飛韻]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生明藏韻]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亦見列子周穆王篇]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熱發集韻]此謂氣之夢也[孫侍御云氣上當有病字繼培按素問舉痛論云黃帝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論衡訂鬼篇云病篤者氣盛]人之情心好惡不同[王侍郎云據下云心精好惡情當作精繼培按論衡書虛篇云情心不同超奇篇亦云表著情心是情心連文之證管子內業篇云彼心之情利安以寧襄卅一年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同凶從韻]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忒舊作武據天中記廿三改按說文云忒失常也忒更也經典多借忒爲忒]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脫文下云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而文止言其八必有解釋直象二夢而今佚之]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凶善二字舊倒]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注陰陽之氣休王前後白虎通五行篇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大義云五行體休王者春則木王火相水休金囚土死夏則火王土相木休水囚金死六月則土王金相火休木囚水死秋則金王水相土休火囚木死冬則水王木相金休土囚火死]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脫一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孟子云此其大略也]而決吉凶者之[疑衍]類以多反其何故哉[何舊脫按交際篇云斯何故哉今據補]豈人覺爲陽人寐爲陰[論衡紀妖篇云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己意大喜樂[以下文例之此脫二字]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己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爲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所謂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秋冬夢死傷疑是釋五行王相謂之時義上當有春夏夢生長語]凡察夢之大體清絜鮮好貌堅健[貌上脫一字]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晏子春秋問上景公曰謀必得事必成]諸臭汙腐爛枯槁絕霧[絕當作晻說文云晻不明也晻絕字]

（形相近。書盤庚「予不掩爾善」，五經異義作「不絕」。見詩文王疏。此其比也。霧與霿通。洪範曰蒙，鄭康成本作霿，云：霿者，氣不釋，鬱冥也。史記宋世家亦作霧。）傾倚徵（疑欲）邪劓刖不安（說文云：槷黜不安也。引易困九五：槷黜困于赤芾。王弼本作劓刖，乾鑿度云：至于九五，劓刖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為（下脫二字）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說文作祅蠥。）可憎可惡之事，皆為憂。圖畫卵胎（卵當作卵卵胎物之未成者故為見欺紿易林晉之益震之觀並云缺破不成胎卵未生弗見兆形或云殈聲誤為卵說文云殈胎敗也），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為見欺紿（與詒同）。倡優俳儛，侯（疑及）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為懽笑（懽舊作觀据何本）。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了為憭之假借。說文云：憭，慧也。悟不憭也。一切經音義廿一引作不了。後漢書孔融傳：小而聰了，亦以了為憭），而慒憒冒名也（說文云僾悟也僾不明也慒蓋懵之別體。爾雅釋訓云：僾僾洄洄，惛也。釋文：僾僾字或作懵，洄洄本或作懰。說文引爾雅懰懰潰潰。本書救邊篇又作佪佪潰潰懵潰即懵懵憒憒。今爾雅脫。憒憒詳救邊篇注），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尚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忘讀若怳。老子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為忽怳。淮南子原道訓云：驚怳忽。高誘注：怳忽，無之象也。禮記祭義云：夫何慌忽之有。管子水地篇云：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于荒忽。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軋物荒忽。張揖曰：不分明之貌。史記作洸忽。莊子至樂篇云：雜乎芒芴之間。怳慌荒洸芒忘義並通），亦可必乎？惟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所告者（呂氏春秋精通篇云：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此所言即其義。淮南子天文訓云：陰陽相薄，感而為雷。高誘注：薄，迫也；感，動也），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椉（舊作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禎舊作真，据程本改。禮記中庸云：必有禎祥）。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楚語），二世夢白

虎而滅其封（滅字舊脫，据何本補。事見史記秦始皇紀。封猶邦也）。夫奇異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為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善（舊脫）惡有不驗也。此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為難也（晏子春秋雜下：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漢書藝文志雜占類：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隋書經籍志五行類：京房占夢書三卷）。夫占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即（與則同）吉凶之符，善惡之效，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修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恣者，福轉為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為福（呂氏春秋制樂篇湯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治要載桓譚新論云：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無，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是故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羣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省（舊作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御覽八十四引帝王世紀云：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化為松柏柞棫。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按程寤解出周書，今亡。御覽及藝文類聚多引之）。虢公夢見蓐收賜之上田，自以為有吉，因（舊作因）史嚚令國賀夢（晉語），聞憂而喜，故能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繫辭下傳）。凡有異夢感心，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修省，以德迎之（易震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淮南子繆稱訓云：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乃其逢吉（書洪範云：子孫其逢吉），天祿永終（論語）。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王先生云庚疑唐字之誤唐空也唐子設詞卽亡是公子虛之類）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韓非子難一戈伐作矛楯詩小戎云蒙伐有苑毛傳伐中干也按伐爲瞂之借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舊作伐）爲賊伐爲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相於兩相加被之辭文五年左傳疏引鄭康成箴膏肓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易林蒙之巽患解憂除王母相於與喜俱來使我安居藝文類聚五十三孔融與韋林甫書曰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急就篇有尚自於一人言自於二人言相於呂氏春秋不侵篇云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爲念高誘注於猶厚也相於亦相厚之意矣）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伐害韻）舜伐何如弗得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堅賢韻兩伐字有一誤）且夫堯舜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禮記仲尼燕居云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前燭卽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而致太平之功也（德本作得德得古字通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莊子逍遙遊篇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詩簡兮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抱朴子廣譬篇云六翮之輕勁）騏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衆良相德（與得同）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力極則韻）伯叔曰（王先生云伯叔是唐子之誤伯是唐之壞叔字草書如子也）吾子過矣（儀禮士冠禮鄭注吾子相親之辭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稱）韓非之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墨子小取篇云辟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辟卽譬之省荀子非相篇云談說之術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淮南子要略云假象取耦以相譬喻）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茍自彊（自必以下文有脫誤）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舊脫孫侍御補史記管蔡世家云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本孟子）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王先生云庚子父當是武庚祿父庚上脫武字子是祿之蝕而僅存者繼培按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爲之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漢書翟方進傳云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文有脫誤）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滅上脫一字韓詩外傳十公子晏子曰昔者桀紂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白虎通禮樂篇云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斮涉刳胎殘賊天下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之（舊脫）而勿憂（晉語云輕其任而不憂其危）誅之而勿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云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紂（舊脫）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親（僖六年左傳引周書）帝王繼體之君（繼體注見五德志）父事天王者爲子故父

事天也（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詩北山）將而必誅（昭元年公羊傳）王法公也無偏無頗（書洪範）親疏同也（公同韻）大義滅親（隱四年左傳）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文有脫誤）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易繫辭下傳義斯知韻）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論語）敢問（敢舊作敦据程本）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襄九年左傳知武子語）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與則同）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說卦傳）天反德者爲災（此語上下有脫誤當設爲問辭下乃答之宜十五年左傳云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此文蓋用其說）潛夫曰嗚呼而未之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注見三式篇）宜處此位者惟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荀子議兵篇作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易蹇六二王臣蹇蹇詩烝民云夙夜匪解箴規見明闇篇注）憂君之危亡（毛詩山有樞序云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哀民之亂離也（詩四月云亂離瘼矣）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下脫二字）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孟子云陷溺其民）豈能墨乎哉（墨讀爲默說文云默讀若墨漢書李陵傳陵墨不應田蚡傳嬰墨墨不得意墨皆默之省）是以仁者必有勇（論語）而德人必有義也（文子微明篇云文五有德人）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呂氏春秋論大篇云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亦見務大篇）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水）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爲身作（字誤）夫蓋滿於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魯語叔孫穆子曰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大屋移傾（說文云陊落也傾仄也移傾卽陊傾假借字）則下之人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其當作共柱謂檐柱之太玄經上次七升於顛臺或柱之材或云其當爲檐聲之誤也亦作枝柱後漢書崔駰後實傳云枝柱邪傾楊震傳云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又章帝紀元和元年詔云支柱橋梁支與枝同）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井九三）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立當作柱列女傳云魯漆室女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續漢書郡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按論衡實知篇亦作次室）楚女揭幡而激王（亦見列女傳揭幡作持幟按漢書鮑宣傳王咸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後漢書虞詡傳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仁惠之恩忠愛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第七

潛夫論卷第八

蕭山汪繼培箋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書盤庚云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熹平石經作人維舊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新親韻襄廿六年左傳云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杜注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蓋本此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鬼谷子內揵篇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背故而向新列女傳晉趙衰妻云好新而嫚故無恩御覽四百九十五引東觀漢記云陳忠上疏稱語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悟當作啎說文云啎逆也負久要之誓言論語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書湯誓云爾不從誓言趙策云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新捐言韻斯何故哉退而省之論語云退而省其私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舊脫据意林補御覽八百卅六同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齊策譚拾子曰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風俗通窮通篇作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舉舊作譽据意林御覽改史記秦始皇紀趙高曰高素小賤幸稱舉令在上位漢書朱雲傳安相稱舉蓋寬饒傳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蕭望之傳恭顯奏望之更生朋黨相稱舉何武傳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楚辭九辨世雷同而炫曜兮王逸注俗人羣黨相稱舉也皆其證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當作振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哀三年左傳云官人肅給按官人荀子屢見彊國篇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楊倞注官人羣吏也正論篇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楊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此則以為居官者之通稱矣雖兼桀跖之惡桀跖見慎微篇注苟結駟而過士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士猶以為據意林補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處子即處士後漢書逸民傳序云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文選束晳補亡詩白華篇堂堂處子李善注云處子處士也雖苞顏閔之賢漢書儒林傳谷永疏云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包與苞通苟被褐而造門老子云聖人被褐懷玉說文云褐粗衣人猶以為辱而辱而舊空据程本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得宜意林作為客御覽客作交按宜適義同呂氏春秋適威篇高誘注適宜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論語云士志於道而恥惡衣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責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漢書諸侯王表序云有逃責之臺不候謂之倨慢意林作款候謂進謁漢書董仲舒傳云主父偃候仲舒數來謂之求食孟子云其志將以求食也空造以為無意見下貧財句注奉贄以為欲貸白虎通文質篇云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德舊作得据意林改此處子之羈薄薄讀為縛釋名釋言語云縛薄也使相薄著也貧賤之苦酷也適厄責食貸德酷韻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詩北門云憂心殷殷又云室人交徧讁我讁與謫同外蒙譏於士夫謂士大夫嘉會不從禮漢書賈誼傳云富人大賈嘉會召客餞御不逮眾詩六月云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漢書蔡義傳云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白虎通文質篇云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定十年左傳云兩君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漢書爰盎傳云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李尋傳云近臣已不足杖矣顏師古注杖謂倚任也歡忻久交漢書高后紀四年詔云驩欣交通歡忻與驩欣同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漢書外戚傳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即貴願無相忘夫以逾疎之賤伏於下流論語云君子惡居下流漢書楊敞傳楊惲報孫會宗書云下流之人眾毀所歸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詩小雅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僖廿四年左傳夫交利

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長下舊有敎字衍長誓卽詩考槃永矢鄭箋云永長矢誓）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相於注見釋難篇）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史記袁盎傳云諸君譽之皆不容口）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舊作除据諸子品節改尹文子大道篇云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己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此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交（程本作友）之所生而苟信貴臣之言此絜士所以獨隱翳（楚語韋昭注翳鄣也）而姦雄所以黨飛揚也（三略云姦雄相稱彰蔽主明淮南子精神訓云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誘注飛揚不從軌度也黨當作儻儻飛揚與獨隱翳對文程本作黨能臣誤）昔魏其之客（舊空据程本）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風俗通窮通篇用此四語事見史記魏其武安侯傳及衛將軍驃騎傳）廉頗（史記）翟公（史記汲黯鄭當時傳論）載盈載虛（文選陸士衡齊謳行及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詩注載並作再論衡講瑞篇云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夫以四君之賢藉舊貴之夙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漢書季布欒布田叔傳贊云雖古烈士何以加哉張湯傳湯客田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古烈卽謂古烈士魏志鮑勛傳上文帝疏亦云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爲不然爾恩有所結（漢書丙吉傳云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世（舊作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固也（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云彫依字當作凋莊子讓王篇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吾其幸乎爾雅釋詁云篤固也）侯嬴（史記信陵君傳）豫讓（史記刺客傳）出身以報恩（史記春申君傳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按出身猶吳王濞傳云棄軀也）鱄諸荊軻（並見刺客傳）奮命以效用（後漢書班超傳超妹昭上書云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張皓後綱傳云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南匈奴傳云耿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董卓傳云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皆奮命效用之意）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史記廉頗藺相如傳論云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按後漢書朱穆傳論云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埶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死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語本此）龐勛勃貂（龐勛未詳疑豎須之誤豎須卽豎頭須晉文公守藏者也敎貂卽寺人披史記晉世家稱爲履鞮李善注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及范蔚宗宦者傳論引史並作履貂後漢書宦者傳序作勃貂古書勃多作敎敎貂豎須事並見僖廿四年左傳）一旦見收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史記鄒陽傳獄中上梁孝王書語）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舊作輩漢書張耳陳餘傳贊云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盩也）是以欲速之徒（襄廿六年左傳伊戾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遑卹後（詩谷風云遑恤我後卹與恤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史記韓安國傳）而不能賑一窮（賑當作振振窮注見遏利篇）翟方進稱淳于長（漢書翟方進傳）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忠良見實貢篇注）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韓非子顯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漢書鼂錯傳云及其末塗之衰也）此姦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曰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顏師古注雍讀曰壅擁壅古字通後漢書朱暉後穆傳崇厚論云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

乎此文本之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照察見愛日篇注且夫怨惡之生王先生云怨惡當作恩怨恩者相對也怨者相背也若二人偶焉禮記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新書匈奴篇云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漢書鄒陽傳云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愛樂之隆史記張丞相傳云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輕相為死史記陳餘傳云安在其相為死荀子議兵篇云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互互卽互字漢書外戚傳杜欽說王鳳曰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王商傳云父子乖迕後漢書樂恢傳經曰天地乖互忤迕互並通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快舊作決易艮六二其心不快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見史記全諸子品節作香孫御侍云當作殄繼培按全蓋禽字之壞史記淮陰侯傳蒯生曰常山王成安君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卒相禽漢書蒯通傳作卒相滅亡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閒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注見慎微篇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注見夢列篇度量相萬億史記司馬相如傳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許由讓其帝位莊子讓王篇云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俗人有爭縣職韓非子五蠹篇云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厚薄之實異也孟軻二字舊空据程本辭祿萬鍾孟子小夫貪於升食億職食韻小夫卽孟子所謂小丈夫也升當作斗漢書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師古注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說斗食者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漢隸斗作升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論衡治期篇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誤與此同故曰鶉鷃羣游終日不休亂舉聚跱不離蒿茆游休茆韻莊子逍遙遊篇斥鴳曰我

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釋文鴳字亦作鷃司馬云鴳雀也周禮醢人茆菹注云鄭大夫讀茆為茅此亦當讀為茅鴻鵠高飛雙別乖離文選蘇武詩云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藝文類聚卅蘇武報李陵書云乖離邈矣相見未期通千達萬志在陂池飛離池韻禮記月令云毋漉陂池鄭注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按說苑政理篇云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是陂池非鴻鵠志矣陂池當為天池史記陳涉世家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索隱引尸子云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漢書張良傳高祖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莊子逍遙遊篇云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鸞鳳翱翔黃歷之上黃歷疑萬仞之誤淮南子覽冥訓云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鹽鐵論毀學篇云翱翔萬仞徘徊太清之中淮南子精神訓云遊於太清後漢書蔡邕傳章懷注云太清謂天也隨景風而飄颻爾雅釋天疏引尸子仁義篇述太平之事云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嬴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為永風按爾雅作景御覽八百廿引符瑞圖云祥風者瑞風也一日景風時抑揚以從容中容韻楚辭懷沙王逸注從容舉動也意猶未得喈喈然長鳴詩卷阿云雝雝喈喈啾號振翼陵朱雲薄斗極淮南子人間訓云奮翼揮攉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高誘注赤霄飛雲也斗舊作升按爾雅釋地云北戴斗極為空桐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得翼食韻楚辭遠遊云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惜誓云吸衆氣而翱翔王逸注衆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沆瀣之氣也其意尚猶嗛嗛如也續漢書五行志云言永樂雖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嗛嗛與慊慊同三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采薇而不恨史記巢父木棲而自願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之曰巢父淮南子泰族訓云山居木棲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禮記禮運云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凡百君子詩雨無正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

擧之烝民世有大難舊作男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恕則仁也家語顏回篇回曰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說苑貴德篇云夫仁者必恕然後行平者義之本也管子水地篇云至平而止義也恭者禮之本也易繫辭上傳云禮言恭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不恭無禮守者信之本也僖廿八年左傳晉筮史云信以守禮成二年傳孔子曰信以守器十五年傳申叔時云信以守禮十六年傳申叔時云信以守物九年傳范文子曰信以守之襄十一年傳魏絳語同昭五年六年傳叔向並云守之以信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王先生云彼下脫則字動作消息於心易豐彖曰與時消息王先生云消息疑則思之誤己之所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淮南子主術訓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孟子云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善人之憂我也故先勞人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淮南子氾論訓云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勞猶憂也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詩晨風云忘我實多方言云念常思也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己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詔曰凡事恕己動作不思心書洪範五曰思今文尚書作思心漢書五行志云思心者心思慮也無之己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晏子春秋問上云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己無禮而責人敬己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論語云其行己也恭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鳲鳩之恩詩鳲鳩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外執砥矢之心詩大東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程本矢作礪大戴禮五帝德云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論士必定於志行注見論榮篇王先生云志行疑當作埻的毀譽必參於效驗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云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魏策魏文侯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漢書楊敞傳楊惲報孫會宗書云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楚辭九辯云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禮記曲禮云毋雷同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措之借不忌富貴不諂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書洪範云無偏無頗外僭惑於知友王侍郎云惑疑忒書洪範云民用僭忒得則譽之哀廿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太子適郢杜注得相親說也怨則謗之平議無埻的說文云訂平議也後漢書樊宏後準傳云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埻的舊作惇均按說文云埻射臬也讀若準射準的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射堋曰埻埻中木曰的譏譽無效驗苟阿貴以比黨管子重令篇云阿貴事富禮記儒行云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苟疑衍剽聲以羣吠羣吠注見賢難篇程本作羣訣訣事富貴如奴僕史記貨殖傳云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視貧賤如傭客漢書匡衡傳云家貧庸作以供資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與傭通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管子明法篇云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執心若此列女傳趙將括母曰父子不同執心各異詩小弁云君子秉心鄭箋秉執也難以稱義矣舊脫依上文剏補之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大字疑衍上云外蒙譏於士夫士夫與室家對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逸周書官人解云其禮先人其言後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禮記曲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覩賢不居其上晏子春秋問上云覩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陋舊作德位安其卑

養甘其薄淮南子泰族訓云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慢易注見斷訟篇外輕侮於知友說苑尊賢篇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而輕不肖者敬愼篇舟綽曰輕侮人者義乎聰明不別眞僞心思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隱三年左傳云少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覩賢不相推禮記儒行云推賢而進達之會同不能讓管子八觀篇云時無會同喪蒸不聚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注云鄉里每時當有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廣韻云嗤笑也按說文云欰欰戲笑貌嗤卽欰字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爲行如此難以稱忠矣舊脫所謂守者心也有度之士情意精專心思獨覩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不驅於險墟之俗墟當作巇楚辭九辨云何險巇之嫉妒兮七諫怨世云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王逸注險戲猶傾危也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作險巇不惑於衆多之口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又云不奪於衆多之口聰明懸絕秉心塞淵詩定之方中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易大過象詞心堅金石韓非子守道篇云懷金石之心後漢書王常傳云心如金石大戴禮禮察篇云堅如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然器當依上文作品內無持操淮南子人間訓云內有一定之操漢書董仲舒傳云所持操或誖繆外無準儀韓非子顯學篇云行無常儀傾側險詖荀子成相篇云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說文云憸憸詖也經典通用險陂毛詩卷耳序無險詖私謁之心釋文崔云險詖不正也漢書禮樂志貪饕險詖顏師古注言行險曰詖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壞散險詖之聚師古云險言曰詖翟方進傳險詖陰賊師古云詖佞也敘傳趙敬險詖師古云詖辯也一曰佞也按說文詖辯論也古文以爲頗字王逸注楚辭離騷云頗傾也九歎靈懷篇不從俗而詖行兮王注詖猶傾也險詖與傾側同意字亦作陂漢書景十三王傳趙敬肅王彭祖險陂師古云陂謂傾側也求同於世舊作心口無定論不恆其德易恆九三二三其行詩氓云二三其德秉操如此難以稱信矣舊脫

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山詩烝民云德輶如毛楚策云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邱山君子以爲易小人以爲難山難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作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引與此同又稱知德者尠論語作鮮按尠俗鮮字見廣韻二十八獮說文作尠俗之偏黨書洪範云無偏無黨自古而然昭卅二年左傳云自古以然非乃今也詩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乃今見邊讓篇凡百君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消息於心至此舊錯入德化篇賈一倍一當作三詩瞻卬云如賈三倍以相高脫一字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史記呂不韋傳云來往者皆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以上文例之恭謹上脫二字祇爲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禮記表記云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按想憂疑當作相愛懷不來而外克期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去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剋卽克字與刻通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漢書文帝紀三年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顏師古注詿亦誤也按說文詿誤也誤謬也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論語云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侃義疏本而作之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燕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苟欲相護論議而已漢書翟方進傳云胡常與方進同經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內不自得其後居

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相親友論議相護皆如此類矣遂分背之日既得
之後則相棄忘詩谷風云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又云忘我大德或受人恩
德先以濟度注見務本篇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
釁史記李斯傳云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明言我不遺力趙策云秦之攻
我也不遺餘力矣後漢書盧芳傳云不敢遺餘力負恩貸無奈自不可爾淮南子人
間訓云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高誘注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莊子人間世篇云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苕之華先合
而後忤淮南子人間訓云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詩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權輿序云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
子屢盟亂是用長詩巧言大人之道周而不比論語微
言相感漢書藝文志論詩賦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掩若同
符漢書王莽傳云與周公異世同符方言云掩同也又焉用盟孔子恂恂
似不能言者又稱誾誾言惟謹也論語作便便言惟謹爾按漢書
萬石君石奮傳云僮僕訢訢如也唯謹顏師古注訢讀與誾同奮傳文本論語論語古本蓋有作
誾誾者史記孔子世家作辯辯誾辯或字形相近而誤士貴有辭襄卅一年左傳云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亦憎多口孟子云士憎茲多口趙注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破
憎爲增此則從本訓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與其不忠
剛毅木納尚近於仁論語納今作訥嗚呼哀哉凡今之人
詩召旻云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烏呼與於乎同言方行圓韓非子解老篇云所
謂方也內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
淮南子齊俗訓云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逸周書官人解云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雖有
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
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閱爲
前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云明其等曰伐積功日閱伐閱古今字後漢書韋彪傳云士宜以才
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漢書律歷志云陛下躬聖顏師
古注躬聖者言身有聖德也性勞謙之質易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秉伊

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孟子云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其不見資
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襄九年左傳云
君明臣忠新書大政下篇云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此二德者
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晏子春秋雜下云比肩繼踵而
在忠不萬一者一舊作全据治要改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
揚也孝經云揚名於後世所以求之非其道爾以舊作道其道下有之字
据治要改刪毛詩甫田序云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
二人同心則利斷金易繫辭上傳按以二人同心爲君臣蓋漢時易家舊說漢
書匡衡傳衡上疏乞骸骨上報曰朕嘉與君同心合意翟方進傳冊云朕嘉與君同心一意王莽傳
詔云誠嘉與君同心合意師丹傳策免丹云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
詔曰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桓帝紀和平元年詔曰羣公卿士虔恭爾位戮力一意勉同斷金王常
傳云幸賴靈武輒成斷金馮異傳云千載一會思成斷金郎顗傳云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
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張酺傳敕云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
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楊震傳云親近倖臣未崇斷金崔駰傳
崔篆慰志賦云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續漢書百官志
劉昭注引蔡質漢儀載高賜而奏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云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
御覽二百七引應劭漢官儀沖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治要載崔實政論云
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衢大臣輔政將成斷金並用此義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引易云君臣同
心其利斷金則直以訓詁易經辭矣能知舊作如据治要改此者兩譽俱具
說苑雜言篇云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
與乃譽之誤韓非子難一云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要在於明操法術
自握權秉而已矣韓非說疑篇云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
也主道篇云謹執其柄而固握之淮南子要略云主術者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秉與柄同哀十七
年左傳國子實執齊柄史記蔡澤傳索隱引作秉服虔曰秉權柄也說文云柄或从秉所謂

術者，使下不得欺也。（韓非子八說篇云：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欺。）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注見德化篇。）不得不求效；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論語云：天下之民歸心焉。）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己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漢時詔令多言公卿百寮。漢書成帝紀河平元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永始二年詔曰：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哀帝紀元壽元年詔曰：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後漢書明帝紀詔曰：公卿百寮將何以輔朕不逮。）君王孤蔽於上，兆黎冤亂於下，（韓非子定法篇云：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弊卽蔽之誤。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韓非子五蠹篇云：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姦。（魯語云：夫君人者，其威大矣。韓非子詭使篇云：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內儲說上云：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呂氏春秋壹行篇云：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治要作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鹽鐵繇役篇子曰：白刃可冒。禮記中庸冒作蹈。漢書李廣後陵傳、司馬遷云：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赴湯火而不難。（漢書鼂錯傳云：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尹文子大道篇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野鳥舊脫，据治要補。）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治要作哉。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伐柯。）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舊脫，依文例補。）下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注見賢難篇。）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日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舊作君。）臣懈弛而背朝，（懈弛注見考績篇。朝稟亟作亂。按淮南子要略云：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此威德所以不照，（獨斷云：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而功名所以不建也。（漢書鼂錯傳云：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板敖敖，今作囂囂，詳賢難篇。）夫惻隱人皆有之，（孟子。）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史記張釋之傳云：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灼怛驚（脫一字。）而赴救之者。君臣義重，（後漢書何敞傳敞上封事云：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行路禮輕，（文選蘇子卿詩云：誰為行路人。）過耳悟目之交，（詩東門之池毛傳：晤，遇也。悟與晤通。）未恩未德，非賢（舊作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史記陸賈傳說尉佗曰：宜郊迎，北面稱臣。）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爾。（信舊作言，据治要改。莊子外物篇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新書過秦下篇云：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淮南子主術訓云：效忠者希不困其身。）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鞠按，（鞠舊作掬，据治要改。說文云：鞫，窮治罪人也。鞫與鞠通，亦作鞫。詳述赦篇。鞫按猶漢書王商傳云窮竟考問也。）當世而覆被，（按覆被猶言覆冒，詳述赦篇。）更為否愚惡狀（治要作愚惡無狀。）之臣者，（大戴禮曾子制言中篇云：長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豈可勝數（据治要補。）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並見漢書。按嘉傳云：嘉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是孝哀未嘗不知嘉也。梅福傳云：王章資質忠直。此言忠直本之。）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

誠正直之節，（漢書傅喜傳云：忠誠憂國。）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己者也。（後漢書賈復傳云：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文選古詩云：沈吟聊躑躅。）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相彼鳥矣，猶求友聲。（詩伐木。忠信未達至此舊錯入德化篇。）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井九三。）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又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君不明，則大臣隱下而（舊作不）遏忠，又（字衍）羣司舍法而阿貴。（商子修權篇云：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韓非子姦劫弒臣篇云：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阿貴見上篇。）夫忠言所以為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為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與柄同）皆在於君，非臣下之所能為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為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故人君至此舊錯入交際篇。）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懃之不治也。（商子定分篇云：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名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騖而不足，（舊脫三字，據治要補。）勢亂也。（韓非子難勢篇云：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漢書揚雄傳云：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恭，治要作拱。按恭己無為本論語。胡亥當作秦政。史記秦始皇紀云：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漢書王莽傳云：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所謂馳騖而不足者也。）故曰：善者（當云善為國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管子法法篇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管子任法篇云：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商子修權篇云：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管子正世篇云：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為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世。（舊作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韓非子難三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心度篇云：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外儲說右下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商子修權篇云：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六韜守土篇云：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孔子曰：可與權。（論語。孫侍御据論語可上補未字。）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易繫辭上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繫辭下傳。）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治要金下有者字。）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幷，混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易繫辭下傳王弼本壹鬱作絪縕。按說文作壹壹。王本淳作醇。白虎通嫁娶篇引易

與此同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已上本易乾鑿度列子天瑞篇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機衡乃平機舊从玉據班祿篇改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曰舊並作日大戴禮曾子天員篇云天道曰員地道曰方方曰幽員曰明明者吐氣者也幽而者含氣者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春秋繁露云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爲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承天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漢書董仲舒公孫弘傳皆言其事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舟船舊作自照按敘錄云聖人運之若御舟車御覽七百六十九引此文作篷中櫂舟字据改照船字形相近以意訂正廣韻云篷織竹夾箬覆舟也說文無篷字古借蓬爲篷擢櫂亦古今字詩竹竿毛傳楫所以櫂舟也雖爲所覆載禮記中庸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疑耳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乾文言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繫辭上傳從此觀之天□程本作呈其兆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功人其代之皋陶謨功程本作工與今書同忠貴篇亦作工如疑衍或下有脫文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漢書李尋傳云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舊脫之根也氣者道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易繫辭下傳云變化云爲禮記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是故道之爲物也至神以妙其爲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定四年左傳云將其類醜杜注醜衆也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之舊脫之字盧學士補地之大也氣動之盧補山之重也氣徙之盧補水之流也氣絕之史記天官書所云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是也日月神也氣蝕之

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解韋昭曰虧毀爲蝕星辰虛也氣隕之春秋繁露玉英篇云星墜謂之隕日有晝晦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晝冥晦顏師古注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宵有王先生云按宵有下有脫文以晝晦例之疑是夜明二字莊六年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繼培按淮南子泰族訓云晝冥宵光此亦當言宵光事宵光卽左傳所云夜明者史記天官書云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大風飛車隱三年左傳云鄭伯之車僨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疏云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墜濟水拔樹書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漢書谷永傳云暴風之溱拔樹折木僨電爲冰僨電當是霰雹說文云雹雨冰也或僨當爲積白虎通災變篇云陰氣專精積合爲雹温泉成湯西京雜記董仲舒云寒水極陰而有温泉山海經海外東經下有湯谷郭注谷中水熱也麟龍鸞鳳蝥蠈蝝蝗爾雅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蝥蠈卽蟊賊漢書五行志云宣公十五年冬蝝生董仲舒劉向以爲蝝螟始生也說文云蝝董仲舒說蝗子也蝗螽也莫不氣之所爲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爲何物不能者道之使也至此舊錯入德化篇然此下尚有脫文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口當作和王先生云此文有脫誤以下句例之宜云皆味食於口以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尚書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昭廿一年左傳泠州鳩曰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男女聽脫一字以施精神資和以兆肧民之胎含嘉以成體文有脫誤以下篇參之當云民之胎也資和以兆肧含嘉以成體說文云肧婦孕一月也胎婦孕三月也肧與胚同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易坤文言肢王弼本作支實於血脈是舊脫以心性志意耳意耳舊倒目精疑情欲無不貞疑具廉絜懷履行者逸周書官人解云其壯者觀其廉絜務行而勝私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履德行仁詩大東云君子所履鄭箋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不違正己

德而世自化也(畫法像注見衰制篇漢書公孫弘傳武帝策賢良制云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何道而臻乎此對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以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史記酷吏傳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漢書禮樂志劉向云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夫欲歷三王之絕迹(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殊尤絕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按班固西都賦及漢書敘傳敘律歷志並云元元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易乾文言純粹精也醇與純通楚辭遠遊云精醇粹而始壯)生敦龐之民(成十六年左傳云民生敦龐)明德義之表(禮記表記云仁者天下之表也)作信厚之心(詩麟之趾云振振公子毛傳振振信厚也)然後比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韓詩外傳五云德也者包天地之美淮南子說山訓云仁義在道德之包苞與包同)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漢書董仲舒傳云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順(舊作慎據治要改)其心而理(意林作治)其行心精(治要作情)苟正則(舊作士據治要改)姦匿(匿讀爲慝)無所生(舊脫無字生作作據治要補改意林作姦慝不生)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滌當作條)暢姣好堅彊考壽(考當作老禮記樂記云感條暢之氣漢書律歷志云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顏師古注鬯與暢同論衡齊世篇云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姣與佼通考壽猶言老壽詩雝鄭箋云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癃尪病夭昏札瘥(呂氏春秋明理篇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許百疾民多疾癘道多褓繈盲禿傴尪萬怪皆生高誘注云尪短仰者也史記平原君傳云有罷癃之病說文云尢彼曲脛也古文从王作尪周語云無夭昏札瘥之憂漢書董仲舒傳云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洪範)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目(舊作因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又曰視氣毀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耳(舊作身五行志云傳曰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又曰聽氣毀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夭(王先生云賢多當作民多)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史記蔡澤傳云人生百體堅彊)然猶隨政變易(白虎通嫁娶篇云男三十筋骨堅強昭廿五年左傳杜注幹骸骨也)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柅柅(行葦柅柅舊作握握盧學士改繼培按文選蜀都賦總莖柅柅李善注引毛詩云維葉柅柅今詩作泥泥)又曰鳶飛厲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旱麓厲今作戾愷悌作豈弟胡作遐)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傷聽之政至此舊錯在教化之所致下此下又錯入交際篇消息於心以下三十三行明忠篇忠信未達以下五行)仁不忍踐履生草(列女傳晉弓工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白虎通情性篇云仁者不忍也)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萌與氓同注見班祿篇)君子修其樂易之德(旱麓毛傳訓豈弟爲樂易鄭箋云君子謂太王王季)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舊脫)不歡忻悅豫則又況於士庶而有不仁者乎(舊脫於字有字依上文例補)聖深知之(聖下脫人字或明主二字誤合爲聖勸將篇云明主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禮記緇衣云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明禮義以爲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儀於咳

笑之後（文六年左傳云引之表儀說文云咳小兒笑也）。民之胎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心。廉恥之志。（漢書賈誼傳云廉愧之節仁義之厚）骨著脈通。（著讀根著之著）與體俱生。而無𪓰穢之氣。（周語云𪓰穢暴虐楚辭遠遊云精氣入而𪓰穢除）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大荒見山海經）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行。（列女傳衛靈夫人曰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不為冥冥惰行論衡書虛篇云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後漢書馮衍傳云修道德於幽冥之路）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鍔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疑衍卽夫字聲誤）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詩文王形今作刑聲舊作馨据程本改）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也。（舊脫之史記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錯是措之借）是故上聖（聖下舊有故字衍）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並論語）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則務二字當作其）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据治要補）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是故上聖至此舊錯在有傷聽之政上今移正也字据治要補漢書董仲舒傳云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人甚（舊作其据治要改）尊德禮而卑刑罰。（漢書禮樂志董仲舒對策云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皐陶以五刑三居。（書堯典）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王先生云司讀為伺）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基篇云檢姦邪消佚亂大戴禮勸學篇云所以防僻邪而道中正也內讀為納）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崧高夷今詩作彝孟子引詩作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說文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蠥與孽通）民蒙善化則人（据治要補）有士君子之心。（春秋繁露俞序篇云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猶良工之（据治要補）為麴豉也。（孟子云天下之良工也說文云麴酒母也或作麴麴與籟麴同豉說文正作敊云配鹽幽尗也史記貨殖傳云蘗麴鹽豉千答）起居以其時。（漢書卜式傳云以時起居禮記儒行鄭注起居猶舉事動作）寒溫得其適。（呂氏春秋侈樂篇云寒溫勞逸飢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則一蔭之麴豉。（說文云窨地室也徐鍇云今謂地窖藏酒為窨蔭與窨通齊民要術云作豉法先作煖蔭屋坎地深三二尺密泥塞屋牖勿令風及蟲鼠入也又云作麥麴法其房欲得板戶密泥塗之說文豉配鹽幽尗徐鍇云幽謂造之幽暗也暗與窨義亦同）盡美而多量。（史記匈奴傳中行說曰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蘗令其量中必善美）其遇（舊作愚据治要改）拙工。（孟子云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捐。（舊作損据治要改）今六合亦由一蔭也。（新書過秦上篇云履至尊而制六合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四方上下為六合）黔首之屬。（禮記祭義云以為黔首則鄭注黔首謂民也）猶豆麥也。變化云為。（易繫辭下傳）在將者爾。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漢書刑法志文帝詔云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公孫弘傳云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禮樂志云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與（舊作則）下愚之民少。而中庸之民多。（論語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後漢書楊終傳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荀子王制篇云中庸民不

待政而化。楊倞注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篤疑範之誤。王先生云：疑是從革。惟治所爲方圓薄厚，隨鎔制爾。春秋繁露實性篇云：中民之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漢書董仲舒傳云：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是故世之善否，治要作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上聖和德，舊脫，據上文補。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新語無爲篇云：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漢書王莽傳云：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論衡藝增篇云：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其次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心。昭六年左傳云：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而致刑錯。上作措。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阿私。孝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韓非子五蠹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漢書金日磾傳云：士所阿私。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阿，亦私也。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毛詩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治天下。下下有脫文。身處汙而放情，文選古詩云：蕩滌放情志。怠民事而急酒樂，大戴禮少閒篇云：荒耽於酒，淫泆於樂。近頑童而遠賢才，鄭語：史伯曰：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親諂諛而疏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治要載六韜文韜篇：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其身以喪其國者，詩抑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毛詩序云：衛武公刺厲王。幽厲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論語「我則」二字作「而」。詩美宜鑒於殷，自求多福。文王。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舊作政，據治要改。之心，而無姦險，舊作陿，據治要改。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於茲，麟龍鸞鳳，復畜於郊矣。白虎通封禪篇云：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棷。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詩那。天地開闢。御覽一引尚書中候云：天地開闢。三皇迭制，各樹號謚，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白虎通三正篇云：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詳卜列篇注。爰舊作愛。興有國，亡於嫚以，以當作易，易以聲近之誤。說文云：嫚，侮易也。經典通作慢。易注見斷訟篇。滅於積惡，神微精以，以字誤，或當在精字上。明忠篇精微而神是其例。論衡奇怪篇云：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此文意蓋與彼同。天命罔極。詩維天之命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文十七年左傳云：命之罔極。或皇馮依，詩閟宮云：上帝是依。鄭箋：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僖五年左傳云：神所馮依。或繼體育。史記外戚世家序云：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太皞皞與皡同，隸書从皐之字多作睪。以前尚矣。大戴禮五帝德篇云：孔子曰：黃帝尚矣。史記三代世表序云：五帝三代之記尚矣。索隱劉氏云：尚猶久古也。迪斯用來，猶云由斯以來也。頗可紀錄。雖一精思，史記鄒陽傳云：雖竭精思。一讀專壹之壹。議而復誤，故撰古訓，詩烝民云：古訓是式。說文云：僎，具也。撰即僎之借。著五德志。大戴禮有五帝德篇。三代世表序云：終始五德之傳。索隱云：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世傳三皇五帝，多以爲伏羲、神農爲二皇，淮南子原道訓云：泰古二皇。高誘注：二皇，伏羲、神農也。獨斷云：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其一者或曰燧人，尚書大傳及禮緯含文嘉說，見風俗通皇霸篇。禮記曲禮疏云：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或曰祝融，禮號謚記說，見風俗通。白虎通亦引之。或曰女媧。春秋運斗樞說，見風俗通。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

史記秦始皇紀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索隱云泰皇當人皇也初學記九引春秋緯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御覽七十八引徐整三五歷紀云天皇地皇人皇爲太古以爲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下脫一字其於五經皆無正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共求厥眞大人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御覽七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又引孝經鉤命決云華胥履跡怪生皇犧注云跡靈威仰之跡也其相日角御覽引孝經援神契云伏羲氏日角衡連珠五行大義五引孝經鉤命決云伏羲日角珠衡戴勝世號太皞漢書古今人表太昊帝宓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號也按律歷志云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皇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罔罟以佃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是班氏以太昊爲身號炮犧爲世號矣先儒言身號世號往往岐異今就與本書合者錄之都於陳昭十七年左傳云陳太皞之墟也杜注太皞居陳其德木御覽引春秋內事云伏羲氏以木德王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昭十七年左傳作八卦結繩爲網以漁易繫辭下傳後嗣帝嚳錢宮詹大昕云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惟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考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八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代顓頊氏漢書律歷志云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爲木德其相戴干御覽八十引春秋元命苞云帝嚳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像招搖王先生云按元命苞言厥象招搖則干當作斗字形相涉而誤戴斗者項方如斗也其號高辛漢書律歷志云天下號曰高辛氏史記索隱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爲號厥質神靈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德行祇肅迎送日月大戴禮云歷日月而迎送之順天之則大戴禮云順天之義能敘三辰以周民禮記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作樂六英

周禮大司樂疏引樂緯云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高誘注淮南子齊俗訓以六英爲顓頊樂御覽七十九八十引帝王世紀又云顓頊作樂五英帝嚳作樂六莖白虎通禮樂篇則以六莖屬顓頊五英屬帝嚳漢書禮樂志同然此自本樂緯下云顓頊作樂五英英當爲莖蓋傳寫之誤世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文十八年左傳雄今作熊狸作貍恭作共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御覽一百卅五引春秋元命苞云周本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迹生后稷史記周本紀云帝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厥相披頤宋書符瑞志作枝頤按披枝並岐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后稱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上食穀王先生云按詩大雅生民克岐克嶷岐嶷卽岐頤也岐者頭骨隆起而岐出嶷嶷然高故象角亢爲堯司徒司徒當作司馬詩閟宮鄭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疏引尚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契爲司徒御覽二百九引尚書中候云稷爲大司馬論衡初稟篇云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又主播種農植嘉穀書呂刑植今作殖堯遭水災萬民以濟繫辭云臼杵之利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書堯典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昭廿九年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鄭注厲山氏或曰有烈山氏此合二書言之太姙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御覽八十四引詩含神霧云大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厥相四乳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施惠爲西伯興於岐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止於岐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說文云郂周文王所封或从山作岐因岐山以名之也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史記劉敬傳云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周本紀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武王駢齒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

武王駢齒，是謂剛强，參房誅害，以從天心。勝殷遏劉，詩武。成周道，漢書律歷志云：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為木德，天下號曰周室。五行志云：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姬之別封衆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茆、祚、祭，周公之胤也。僖廿四年左傳成作郕，邢作郉，茆作茅，祚作胙。茆讀為茅，詳交際篇。周、召、號、吳、隨、郃、方、印、息、舊作自，据路史國名紀五、後紀十改。隱十一年左傳疏引世本息國姬姓。說文作鄎。潘、廣韻二十六桓潘字注云：周文王子畢公之子季孫食采於潘，因氏焉。養、滑、鎬、宮、密、榮、丹、郭、僖五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疏引賈逵云：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也。按號公，僖二年公羊傳作郭。楊、逢、管、唐、韓、楊、楊重見。後紀十載姬國有陽，在楊上。上文楊字蓋卽陽之譌，此楊字當从手。襄廿九年左傳云：虞、號、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觚、疑狐。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欒、甘、鱗、虞，鱗當作鮮。昭十二年穀梁傳：晉伐鮮虞。范甯注：鮮虞，姬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鄭語云：北有衛、燕、狄、鮮虞。韋昭注：鮮虞，姬姓國。王氏，國名紀、後紀，王作主，以主為國名。太子晉之後為王氏，見志氏姓篇。按皆姬姓也。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姒，舊脫羊字，任作姙。御覽七十八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母曰任姒，有喬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又引孝經鉤命決云：任己感龍生帝魁。注云：魁，神農名。己或作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淮南子時則訓云：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高誘注：赤帝，炎帝，號為神農。漢書律歷志云：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以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其德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昭十七年左傳。是始舊作以，依下文作斲改。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辭。按揉木為耒耨，與釋文或本同。後嗣慶都與龍合婚，生伊堯，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云：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按隸釋帝堯碑云：帝堯者，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生赤□□□□□□□□□□。爰祠八九，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成陽靈臺碑云：昔者慶都兆舍窮精，氏姓曰伊，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淮南子修務訓高誘注：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三河，有

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按誘說本春秋合誠圖，御覽八十引之。代高辛氏，其眉八彩，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世號唐。漢書律歷志云：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作樂大章。白虎通云：堯樂曰大章。始禪位。孟子云：唐虞禪。武王克殷而封其冑於鑄，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堯之後於祝。鄭注：祝或為鑄。續漢書郡國志：濟北郡蛇丘有鑄鄉城。劉昭注：周武王封堯後於鑄。案鑄、祝聲相近。淮南子俶真訓：冶工之鑄器。高誘注：鑄讀如唾祝之祝。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媼，劉季興。藝文類聚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媼，劉季興也。尅與刻同。史記高祖紀索隱引王符云：太上皇名端。此書無之，蓋小司馬誤也。漢書律歷志云：漢高祖皇帝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黃帝軒轅，藝文類聚十一引河圖握矩起云：大電繞樞星，炤郊野，感符寶而生黃帝。御覽七十九符作附。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同。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黃帝曰軒轅。代炎帝氏，其相龍顏，御覽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云：黃帝龍顏，得天庭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陰，秉數制剛。其德土行，史記五帝紀云：有土德之瑞。漢書律歷志云：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昭十七年左傳。作樂咸池，白虎通云：黃帝樂曰咸池。是始制衣裳。繫辭。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虞舜，御覽八十一引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感生帝舜。史記五帝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其目重瞳，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春秋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滋涼，上應攝提，以象三光。御覽多誤字，据白虎通聖人篇訂正。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格今作咨，厥作其。乃受終於文祖，書堯典。世號有虞。漢書律歷志云：帝舜處虞之嬀汭，堯嬗以天下，火生土，故為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作樂九韶，白虎通云：舜樂曰簫韶。呂氏春秋古樂篇云：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與韶同。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公媯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帝舜之後於陳。襄廿五年左傳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王先生云：大姬下

脫配之二字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摯青陽世號少皞初學記十引河圖云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白帝朱宣御覽引帝王世紀云少昊帝名摯字青陽按漢書律歷志以摯爲黃帝子青陽子孫與此異代黃帝氏都於曲阜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墟杜注少皞虛曲阜也帝王世紀云都曲阜其德金行漢書律歷志云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其立也鳳皇適至故紀於鳥鳳鳥舊脫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昭十七年左傳鳳皇作鳳鳥利器用下有正度量一句又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此亦當有之是始舊作故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繫辭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故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恪恭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昭廿九年左傳無恪恭厥業句後嗣修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戎舊作我御覽八十二引尚書帝命驗云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命注云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按御覽引帝王世紀及宋書符瑞志紀並作己孝經鉤命決作紀亦見御覽其耳參漏御覽八十二引雒書靈准聽云有人大口兩耳參漏注云謂禹也白虎通聖人篇云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爲堯司空書堯典主平水土命山川書呂刑命禹今作名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書禹貢珪今作圭說文云古文圭从玉舜乃禪位命如堯詔論語云舜亦以命禹禹乃即位作樂大夏白虎通云禹樂曰大夏世號夏后漢書律歷志云伯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皇侃論語義疏引白虎通云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又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

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楚語士亹曰啓有五觀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雒汭按漢書古今人表下中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下上中康注太康弟按太康仲康不在五觀之數此并言之蓋誤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襄四年左傳作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爲仍舊作仍妃据傳改牧正按襄四年傳以代夏政下即接恃其射也滅相乃浞事見哀元年傳文滅夏后相至爲仍牧正在伐斟鄩下此文敘事有乖先後羿恃己傳作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浞柏傳作伯明氏讒子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於傳作其民虞羿於田樹之詐匿讀爲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於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本書慝皆作匿按爾雅釋訓謔謔謞謞崇讒慝也釋文云慝諸儒並女陟反言隱匿其情以飾非是讒慝正當爲讒匿此疑後人所改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豷於過處澆於戈按傳豷澆當易置使椒求少康逃奔有虞爲之胞正胞傳作庖按胞庖古通用列子楊朱篇胞廚之下釋文云胞本作庖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釋文云庖崔本作胞庚桑楚篇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云胞本又作庖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胞人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偃顏師古注並云胞與庖同王方伯云禮記祭統云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又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亦以胞爲庖虞思妻以二妃傳作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豷后傳作季杜注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夏道浸衰以下本襄四年哀元年左傳十有七世而桀亡天下。史記三代世表云從禹至桀十七世夏本紀集解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或封於繒。周語云有夏雖衰杞繒猶在韋昭注杞繒二國夏後也又封少皞之冑於祁。王先生云祁當作郯昭十七年左傳郯子來朝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繼培按路史國名紀二少昊後有祁國卽承潛夫論誤本言之澆才力蓋衆。漢書鄒陽傳云衆不可蓋顏師古注蓋覆蔽也項羽傳云力拔山兮氣蓋世季布傳云布弟季心氣蓋關中義並同驟其勇武而卒以亡故南宮括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奡與澆同姒姓分氏夏后有扈有南斟尋泊泥辛褒費戈冥繒皆禹後也。史記夏本紀論云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尋作鄩費作弗而不云彤城及褒又斟戈氏左傳系本皆云斟灌氏此文褒舊作襃据史記改戈上無斟字疑脫泊泥不見於史蓋卽彤城之誤搖光如月正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頊。御覽七十九引河圖云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初學記九蜺作虹又二引詩含神霧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此云搖光如月誤搖與瑤防與房古字並通其相駢幹。御覽七十九引春秋元命苞云顓頊幷幹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三百七十一引作駢幹身號高陽世號共工。禮記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鄭注在太昊炎帝之間魯語韋昭注同漢書律歷志云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淮南子原道訓云共工與高辛爭爲帝兵略訓云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按共工爲顓頊所誅不當襲用其號漢書律歷志以高陽爲有天下號此云身號亦異昭十七年廿九年左傳共工氏此並以爲顓頊事或出左氏家舊說也代少皞氏其德水行。漢書律歷志云金生水故爲水德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昭十七年左傳承少皞衰九黎亂德乃命重黎討訓服。楚語觀射父云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服上疑脫不字訓與馴同史記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歷象日月東西南北。下有脫文大戴禮五帝德篇云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作樂五英。英當作莖詳上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演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文十八年左傳隤凱作隤敳擣演作擣戭八凱作八愷按說文戭字下引春秋傳擣亦从手志氏姓篇演作戭與傳同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而爲社天下祀之。昭廿九年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魯語展禽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此合二書言之娀簡吞燕卵生子契。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御覽八十三引尚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於流娀簡拾吞生契封商注玄鳥燕也翔水徘徊於水上娀氏也簡簡狄也契母名商國名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禮記月令鄭注亦稱娀簡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書堯典順今作遜殷本紀作訓淮南子人閒訓五品不慎御覽五十九引淮南子作不順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御覽八十三引河圖云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湯注云詩含神霧同御覽脫意字据藝文類聚十補其相二肘。御覽八十三引雒書靈准聽云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連珠庭臂二肘又引春秋元命苞云湯臂二肘是謂神剛按論衡骨相篇亦云湯臂再肘白虎通聖人篇作三肘御覽三百六十九引元命苞又云湯臂四肘藝文類聚十二引元命苞初學記九引帝王世紀宋書符瑞志並同身號湯世號殷。漢書律歷志云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卽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

傷。爾交修。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武丁以下見楚語大公楚語無大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史記三代世表云帝辛是爲紂。武王封微子於宋。禮記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按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宋世家同。微封箕子於朝鮮。史記宋世家子姓分氏。殷時來宋扐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史記殷本紀論云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索隱云按系本子姓無稚氏北殷氏作髦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按稚氏即黎氏之誤此文又誤黎爲扐誤殷爲段同桐古字通髦氏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比髦。

潛夫論卷第八

潛夫論卷第九

志氏姓第三十五

蕭山汪繼培箋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省羣臣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白虎通姓名篇云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傳稱氏(舊作之)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徹品十(舊空)於王謂之千品(傳稱以下見楚語下子弟下千字世字並衍)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舊脫子賜棄姓四字据天中記廿四補禮記大傳疏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周語太子晉云禹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嶽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隱八年左傳)後世微末因是以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邑字衍)或氏於國(舊作爵今移正與下文相應)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以上二十字舊脫按御覽三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俱與此同今据補)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見下晉公族注)下軍(元和姓纂云左傳晉欒黶為下軍大夫子孫氏焉按欒氏世將下軍僖廿七年傳欒枝將下軍文十二年傳欒盾將下軍成二年傳欒書將下軍襄十三年傳欒黶將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疑孫並見下)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風俗通作巫卜陶匠此亦當有卜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意林作西都通志氏族略五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並同廣韻十二齊西字注通鑑一西門豹注又引作西郭)南宮東郭(意林廣韻通鑑注並無東郭疑衍)北郭所謂居也三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漢有三烏羣元和姓纂三又云三烏姜姓炎帝之後為侯國因氏焉)五鹿(氏族略三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五鹿支孫氏焉按漢書有五鹿充宗)青牛(氏族略四云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山東人也按王氏著書在初平前是古有此姓矣青牛先生見魏略魏志管甯傳裴松之注引之)白馬(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微子乘白馬朝周因氏焉)所謂志也(志意林作地按風俗通作職志職聲相近)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出當作此此漢書王莽傳云如此屬不可勝記淮南子氾論訓亦云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春秋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左傳云同姓也故名哀十二年孟子卒左傳云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論語陳司敗云君娶於吳為同姓御覽引風俗通云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近古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淮南子覽冥訓云晚世之時七國異族高誘注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芈燕姓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氏謚官(氏謚舊倒)國自有之千八百國謚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班猶別也)故有(舊脫)同祖而異姓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漢書地理志云五方雜厝晉灼曰厝古錯字)變而相入或從母姓(漢書夏侯嬰傳云初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為孫氏)或避怨讎(如下所云智果張良之類)夫吹律定姓惟聖能之(白虎通姓名篇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今民散久(論語)鮮克達(舊作遠)音律天主尊正其祖(天主疑人生之誤毛詩序云生民尊祖也王先生云天主疑定姓之誤)故且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焉(士當作三三合即參合韓非子主道篇云以參合閱焉史記倉公傳云參合於人後漢書文苑邊讓傳云檢括參合揖與挹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朐顓臾四國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見僖廿一年左

傳朐作句按僖廿二年公羊傳作朐文七年傳同且為東蒙主論語魯僖公
母成風蓋須朐之女也左傳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
譏之論語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為堯典禮書堯典折民
惟刑書呂刑以封申呂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
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詩崧高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
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按甫與呂通書呂刑孝經禮記並引作甫刑史記周本紀亦云甫侯言於王
作修刑辟裔生尚裔上疑脫字齊世家云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
苗裔也為文王師世家云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為師克殷而
封之齊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或封許向或封
於紀或封於申水經注廿三陰溝水篇引世本云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申
舊脫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注云故申伯國縣
南有北筮山又育陽注云有南筮聚在東北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
事于邑于序南國為式與今詩不同說見三式篇宛西三十里
有呂城城舊作望史記齊世家集解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水經注淯水篇云梅溪又逕
宛西呂城東許在潁川今許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
岳後太叔所封姜戎居伊洛之閒晉惠公徙置陸渾僖廿二年
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襄十四年傳以為姜戎氏謂諸戎是四嶽之裔胄杜注四嶽之後皆
姓姜又別為允姓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按僖傳杜注允姓
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據疏陸渾是敦煌之地名
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非本居伊洛徙置陸渾也僖十一年傳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注雜戎居
伊水洛水之閒者此又先居伊雒非秦晉所遷者州薄甘戲露怡舊作帖史記索
隱三皇本紀云神農氏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路史後紀四云黃帝封
參盧於路注亦作露又云伊列舟駘淳戲怡向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
為台駘及齊之國氏氏字舊空據程本補昭四年左傳杜注國氏齊正卿姜姓廣韻
二十五德國字注云太公之後高氏舊空據程本補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齊文公赤生公子高
孫傒以王父字為氏按高傒見左傳襄氏襄字舊空據程本補氏字各本並脫襄廿三年左傳

齊有襄罷師廿五年傳齊有襄伊二襄蓋齊公族隰氏氏族略三云齊莊公子廖封於隰陰
故以為氏齊語隰朋韋昭注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士強氏舊作士氏強氏据後
紀四改按士下氏字卽襄字下所脫今移正東郭氏襄廿五年左傳東郭偃曰臣出自桓
雍門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夏勝以所居門為雍門氏按淮南子覽冥
訓高誘注雍門齊西門也子雅氏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孫公孫竈字子雅之後子尾
氏氏族略三云齊惠公之孫公孫蠆字子尾之後按公孫竈公孫蠆見襄廿九年左傳子雅子尾
見襄廿八年傳昭十年傳疏云齊惠公生子欒公子高高生子尾欒生子雅子襄氏古今
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惠公子子襄之後惠舊作桓据氏族略三改子淵氏古今姓氏
書辨證子泉氏引世本云齊頃公生子泉湫因氏焉按子泉卽子淵唐人諱改昭廿六年左傳齊
有子淵捷子車八年傳杜注子車頃公之孫捷也子乾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齊
頃公子子乾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春秋時有子乾哲按昭十四年左傳作子韓哲氏族略三引世本
云公子都字子乾公旗氏廣韻一東公字注云齊悼子公旗之後按悼子當是悼公子
翰公氏後紀四作公翰賀氏元和姓纂云齊公族慶父之後慶克生慶封以罪奔吳漢
末徙會稽山陰後漢慶儀為汝陰令曾孫純避安帝父諱始改賀氏氏族略四云齊桓公之子公子
無虧生慶克亦謂之慶父盧氏元和姓纂云齊文公子高高孫傒食采於盧因姓盧氏皆
姜姓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班為十二姬酉祁己
滕箴任拘釐姞嬛衣氏也滕箴任舊作勝藏任据晉語四改拘晉語作苟
廣韻四十五厚引晉語作苟路史國名紀一後紀五並作苟以為作苟者非元和姓纂苟姓亦云國
語黃帝之後按拘苟並从句得聲釐衣韋昭本作信依史記五帝紀集解引虞翻注與此同嬛字舊
脫亦依虞注補韋本作儇當春秋晉有祁奚舉子薦讎以忠直
著襄三年左傳按氏族略三以奚為晉獻侯四世孫晉語韋昭注云晉大夫高梁伯之子此以為
黃帝後蓋誤下晉公族有祁氏奚之所自出也莒子姓己氏按文八年左傳云穆伯奔
莒從己氏隱二年左傳疏稱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引世本莒自紀公以下為己姓是莒本姓嬴改
己非黃帝之後己姓矣夏之興有任奚為夏車正以封於薛
後遷於邳其嗣仲虺居薛為湯左相定元年左傳任奚作奚仲
虺作虺邳舊作祁据傳改王季之妃大任詩大明摯仲氏任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

（也。周語富辰曰：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韋昭注：摯、疇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及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隱十一年左傳疏云：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路史後紀五黃帝紀謝章下昌上有舒洛二國。又八高陽紀注云：舒又紀自一章國，乃黃帝之後任姓，見潛夫論。國名紀同。國名紀又云：采紀姓，五符以爲任姓，非。又云：遇一，宜卽番禺。王符作卑過，訛。後紀五又云：遇見潛夫，或作過，非。今按采卽世本洛，結卽世本終。國名紀結亦作終，其作洛者誤，洛見鄭語，韋昭以爲赤狄隗姓也。呂、卑、畢、遇、過皆字形相近，傳作本各異。惟狂大不載世本、後紀五、國名紀一，並作狂。犬疑卽犬戎氏，見下。）姞氏女爲后稷元妃，（姞舊作合。說文云：姞，黃帝之後百鰍姓，后稷妃家也。宣三年左傳云：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百鰍，傳作伯儵。）繁育周先。（昭元年左傳云：蕃育其子孫。繁、蕃古字通。御覽八百廿二引春秋元命苞云：周先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周先，用彼文。）姞氏封於燕。（隱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燕國，姞姓。漢書地理志東郡南燕注云：南燕國，姞姓，黃帝後。王先生云：後漢書郅惲傳注引潛夫論以周先姞氏封於燕爲句。）有賤妾燕姞，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儵，（舊作儵。）余爾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之。（下脫之字。）及文公見姞，賜蘭而御之。姞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宣三年左傳。）姞氏之別，有闞、尹、（詩都人士謂之尹吉，鄭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後紀五、國名紀一，尹並作允，誤。）蔡、光、魯、雍、（桓十一年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杜注：雍氏，姞姓。）斷、密須氏。（周語韋昭注引世本云：密須，姞姓。）及漢河東有郅都，（漢書酷吏傳。）汝南有郅君章。（後漢書郅惲字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少皞氏至此，本楚語。）夫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按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云：帝嚳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徐廣注引世本亦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是吳回與黎非一人。而高誘注淮南時則訓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與此同，是古有此說也。）爲高辛氏火正，淳燿天明地德，光四海也，故名祝融。（夫黎以下本鄭語。顓頊氏八字，鄭語所無，蓋據他書。）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三苗至爲司馬，本楚語。按楚語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史記自序本之。又云：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此云適晉爲司馬，蓋誤。詩，常武詩。）祝融之孫，分爲八姓：己、禿、彭、姜、妘、曹、斯、芊。（鄭語禿作董，姜作禿，斯作斟。按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斟亦作斯，董禿詳下。）己姓之嗣飂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朡川，朡夷彭姓、豕韋，皆能馴龍者也。（飂叔安以下本昭廿九年左傳。按傳云：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蓋孔甲以豕韋國封累，非豕韋本能馴龍而以累代之。此文蓋誤會傳意。朡，傳作鬷。）豢龍逢以忠諫桀，殺之。（荀子宥坐篇：孔子曰：以忠者爲必用耶？關龍逢不見刑乎？韓詩外傳四：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桀囚而殺之。按關、豢聲相近。）凡因祝融之子孫，己姓之班，昆吾、籍、扈、溫、董。（鄭語云：己姓昆吾、蘇、顧、溫、董。按籍、蘇字形相近，往往致誤。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江陽侯蘇嘉，徐廣曰：蘇一作籍。晉世家獻侯籍，索隱云：系本及譙周皆作蘇。）禿姓朡夷、豢龍，則夏滅之。（鄭語禿作董，朡作鬷。）彭（舊作祖。）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彭姓舊作祖姓，據鄭語改。）姜姓會人，則周滅之。（舊脫周字。鄭語云：禿姓舟人，則周滅之。按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索隱引系本作鄶人，卽下妘姓之會也。此會人蓋舟人之誤。國名紀六引潛夫論曹有姜姓者，曹又會之誤。）妘姓之後，封於鄢、會、路、偪陽。（鄭語鄢作鄔，會作鄶。按韋昭注周語云：偪陽，妘姓之國。）鄢取仲任爲妻，貪冒愛恡，蔑賢簡能，是用亡

邦（周語云鄶之亡也由仲任）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時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鄭語云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按重氏滅鄶在高辛十六年見竹書紀年非鄭語及詩所云也此合言之誤後紀八高陽紀亦誤仍之詩檜風釋文檜本又作鄶此說羔裘匪風蓋本之三家詩序）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為夫人酆舒為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宣十五年左傳路今作潞成公作景公虐作殺又云虐我伯姬虐殺義同宣十八年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弒）荀罃武子伐滅偪陽（襄十年左傳）曹姓封於邾（鄭語云曹姓鄒莒鄒邾聲相近隱元年左傳杜注邾今魯國鄒縣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五曰曹姓集解引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莊五年左傳疏引杜世族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郳又引世本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為小邾子是友有二名也）皆楚滅之（漢書地理志云魯國騶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族譜云邾文公遷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續漢書郡國志江夏郡邾縣劉昭注引地道記曰楚滅邾徙其君此城水經注卅五江水篇又東過邾縣南注云楚宣王滅邾徙居於此）羋姓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按史記楚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熊嚴則熊繹六世孫也此合熊嚴粥熊為一人誤矣）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鄭語）紃嗣為荆子或封於夔或封於越（鄭語云羋姓夔越不足命也僖廿六年左傳夔子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杜注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楚世家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以熊摯為熊渠嫡嗣世家又云熊渠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文似以封夔越者為伯霜仲雪諸人）夔子不祀祝融粥熊楚伐滅（僖廿六年左傳滅下當脫之字）公族有楚季氏（下云楚季氏者王子敖之曾孫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列宗氏鬭強氏（氏族略五引世本云若敖生鬭強因氏焉）良臣氏（良舊作艮据後紀八改）者氏門氏（後紀八有者門氏）侯氏季融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鬭廉生季融子孫氏焉）仲熊氏（後紀八熊作雄注云潛夫論作熊非）子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楚公族）陽氏（昭十七年左傳楚陽匄為令尹杜注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疏引世本穆王生王子揚揚生尹尹生令尹匄按揚蓋陽之誤匄以王父字為氏）無鉤氏（鉤舊作鈎据氏族略三後紀八廣韻十虞無字注改無鈎即薳章字見下）薳氏（左傳亦作蔿氏族略三云薳章食邑於薳故以命氏）善氏陽氏（陽氏已見上此誤）昭氏景氏（離騷序云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嚴氏（元和姓纂云楚莊王支孫以諡為姓避明帝諱改為嚴氏）嬰齊氏（氏族略四云楚穆王之子公子嬰齊之後按公子嬰齊字子重見左傳）來氏（氏族略三引風俗通云楚有來英）來纖氏郎氏申氏（見下）訡氏（訡後紀八作鈎按廣韻十八諄鈎字注引風俗通云鈎姓楚大夫元鈎之後元和姓纂氏族略四並同）沈氏（氏族略二云楚有沈邑楚莊王之子公子貞封於沈鹿故為沈氏）賀氏咸氏（咸疑箴元和姓纂云箴氏楚大夫箴尹鬭克黃之後子孫以官為氏按箴尹克黃見宣四年左傳）吉白氏伍氏（宣十二年左傳楚伍參杜注伍奢之祖父）沈瀸氏餘推氏公建氏（公疑是子元和姓纂有子建氏楚平王太子建之後按太子建見昭十九年左傳）子南氏（氏族略三云楚莊王之子公子追舒之後為子南氏按公子追舒字子南見左傳）子庚氏（氏族略三云楚公子午字子庚其後以王父字為氏按襄十二年左傳杜注子庚莊王子午也）子午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楚公子午之後）子西氏（舊脫子字据後紀八補氏族略三云楚公子申字子西之後按昭廿六年左傳杜注子西平王之長庶）王孫田公氏（荀子非十二子篇楊倞注引世本云楚平王孫有田公它成按王孫下疑脫氏字哀十一年左傳云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舒堅氏（元和姓纂云潛夫論楚公族有舒堅文叔為大夫氏族略四同按潛夫論無文叔為大夫之文當別引他書而傳寫失之）魯陽氏（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黑肱氏（氏族略四云楚共王之子公子黑肱之後按公子黑肱字子晳見襄廿七年左傳）皆羋姓也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也蚠冒生蔿章者王子無鉤也（蔿章左傳作薳章鉤舊作鈎元和姓纂引云楚蚠冒生薳章為王子無鈎氏氏族略三同唐書宰相

世系表云王子蔿章字無鉤令尹孫叔敖者蔿章之子也僖廿七年
左傳蔿賈杜注孫叔敖之父宣十一年傳疏引服虔說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異寶篇知分篇
並云賈子其注淮南子氾論訓則云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盈子或曰章子也以叔敖為蔿章子蓋
古有此說矣左司馬戌者莊王之曾孫也昭十九年左傳沈尹戌杜
注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廿七年傳稱左司馬沈尹戌葉公諸梁者戌之第
三第也第當作弟子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楚沈尹戌生諸梁子食采於葉因氏焉呂氏春秋慎
行論高誘注定五年左傳杜注楚語韋昭注並以諸梁為戌之子哀十九年傳稱沈諸梁楚大
夫申無畏者又氏文氏文十年左傳文之無畏宣十四年傳稱申舟初
紂有蘇氏以妲己女而亡殷文有脫誤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
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韋昭注有蘇己姓之國按此即上文昆吾之後
籍國也周武王時有蘇忿生為司寇而封溫成十一年左傳
其後洛邑有蘇秦史記云蘇秦者東周雒陽人索隱云蓋蘇忿生之後己姓也
高陽氏之世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擣戭大臨尨
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注見五德志後
嗣有皋陶事舜舜曰皋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
作士書堯典滑今作猾錢宮詹云說文無猾字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亦作猾蓋篆體從
水從犬之字偏旁相涉而誤繼培按敘錄作猾夏其子伯翳能議百姓以
佐舜禹姓當作物鄭語云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擾馴鳥獸舜賜姓嬴
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柏與伯通後有仲
衍秦紀仲作中鳥體人言舊作元據紀改趙世家又云人面鳥噣為夏帝
大戊御夏當作殷秦紀云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趙世家云降佐殷帝大戊
嗣及費仲生惡來季勝按秦紀仲衍玄孫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季勝費
仲乃費氏費昌之後出柏翳子若木中衍則柏翳子大廉玄孫鳥俗氏也武王伐紂并
殺惡來秦紀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
王遊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
意林作造父主御日行千里以征之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

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卿大夫十一世而為
列侯五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趙以上本趙世家漢書地理志云
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恭叔氏邯
鄲氏文十二年左傳疏云趙穿別為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按定十三年傳晉邯鄲
午杜注午別封邯鄲魯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昭注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邯
鄲訾辱氏嬰齊氏樓季氏氏族略四云樓季氏潛夫論晉穆侯庶子樓季
之後古今姓氏書辯證引同而駁之云謹按晉趙衰少子嬰齊謂之樓季而穆侯之後無聞豈節信
討論未審乎今按節信本書正列樓季於趙宗並未云出穆侯鄧氏不檢原文而妄訾之呂氏春秋
當務篇所謂辨若此不如無辨也盧氏原氏僖廿四年左傳云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
括樓嬰杜注原屏樓三子食邑按宣十二年傳稱趙同趙括趙嬰齊皆趙嬴姓也惡
來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王封之於秦世地理以
為西陲大夫汧秦亭是也舊脫王字亭作高按秦紀云非子好馬及畜善
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地理志云今隴西秦亭秦谷
是也紀又云秦仲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
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垂大夫正義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
縣西南九十里漢隴西郡西縣是也此云非子為西陲大夫蓋誤世地理三字未詳上下疑有脫文
其後列於諸侯□世而稱王按漢書地理志云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
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郊鄷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
公稱伯以河為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仟伯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
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空格程本作五字誤六世而始皇
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史記秦始皇紀及梁葛江黃徐莒蓼
六英皆皋陶之後也並見左傳英傳稱英氏鍾離運掩菟裘
尋梁修魚白冥飛廉密如東灌良時白巴公巴公
巴鄭復蒲皆嬴姓也秦紀論云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
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徐廣曰終黎世本作
鍾離此文與世本同又以將為尋冥為實蓋誤密如以下譌錯不可讀國名紀二後紀七並本此立

說然所見已是誤本復以己意分合不可据也帝堯之後爲陶唐氏襄廿四年左傳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爲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昭廿九年左傳至周爲唐杜氏襄廿四年左傳周衰有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李晉語作理李理古字通以正於朝朝無閒晉語作姦官故氏爲士氏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蔿卽子輿之孫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晉語作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按昭廿六年左傳云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爲成率居傳晉語作爲成師居太傅韋昭引唐尚書云爲成公軍師按師當作帥帥率古通用僖廿七年左傳疏引晉語作爲元帥端刑法舊重法字衍集晉語作緝訓典國無姦民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於是晉侯爲請冕服於王王命隨會爲卿按宣十六年左傳云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犇於秦卽晉語所云居太傅國無姦民也此文兼采左國分爲二事誤矣是以受范卒諡武子武子文當作武子文子晉語韋昭注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成晉荆之盟降晉語作豐王侍郎云降疑隆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受郇櫟隰叔以下本晉語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士氏季氏季氏當作士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士蔿之後貞子士渥濁生莊子士弱弱生士文伯瑕瑕生景伯彌牟別爲士季氏亦見氏族略五後紀十一司空氏隨舊作趙氏范氏郇氏櫟氏彘氏彘舊作嬴國名紀四郇櫟下有彘後紀十一云士魴受彘故氏爲彘今据改按成十八年左傳士魴稱彘季襄十四年傳彘裘杜注士魴子也蒖氏穀氏後紀十一云士蔿生士穀爲穀氏按士穀見文二年左傳蕃氏擾氏當作擾龍氏元和姓纂云劉累之後狸氏傳氏狸舊作標按周語丹朱之後狸姓在周爲傳氏楚楚下舊有氏字衍令尹建屈建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趙武也文子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當重康王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股肱傳作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楚令尹以下本昭廿年左傳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論語云修己以安人漢書高帝紀贊云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按蔡墨事見昭廿九年左傳范宣子事見襄廿四年傳歸晉事見文十三年傳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鑄也鑄舊作社据五德志篇改社或爲祝之誤注見前篇帝舜姓虞又爲姚居嬀武王克殷而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史記陳世家陳袁氏袁舊作哀廣韻二十二元袁字注云袁姓本自胡公之後或作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惛惛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他父他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爾金父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字伯爰孫宣仲濤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爲氏按僖四年左傳陳轅濤塗釋文云轅本多作袁咸氏咸疑當作鍼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僖公之孫鍼子以所食邑爲氏今按鍼子見隱八年左傳襄廿四年傳陳鍼宜咎杜注鍼子八世孫疏云世本文也咎氏慶氏襄七年左傳陳有慶虎慶寅世族譜云慶虎桓公之五世孫夏氏氏族略一云陳宣公之子少西字子夏其孫徵舒以王父字爲氏按夏徵舒見宣十年左傳昭廿三年傳疏引世本云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宗氏哀十四年左傳陳有宗豎世族譜云宣公六世孫來氏儀氏宣九年左傳陳有儀行父司徒氏氏族略四云陳有司徒公子招其後爲司徒氏按招見昭八年左傳杜注哀公弟司城氏氏族略四云哀公之子公子勝之後按勝見昭八年左傳世族譜云司城氏公孫貞子哀公孫按公孫貞子見哀十五年左傳孟子所謂司城貞子也皆嬀姓也厲公孺子完奔齊桓公說之以爲工正莊廿二年左傳其子孫大得民心遂奪君而自立是謂威王五世而亡按史記田完世家陳氏自立始於太公和威王則和之孫也漢書地理志云九世至和而篡齊

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元后傳又云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齊人謂陳田矣句有脫誤田完世家云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爲田氏索隱云陳田二字聲相近漢高祖徙諸田關中史記高祖紀在九年而有第一至第八氏後漢書第五倫傳云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第八氏者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英爲第八門因氏焉氏族略四云廣孫田登爲第二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又云廣孫田癸爲第三氏丞相田千秋見下司直田仁漢書田叔傳云其先齊田氏也仁叔少子及杜陽田先碭田先漢書儒林傳云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又云丁寬授同郡碭田王孫此杜陽乃杜陵之誤漢時稱先生或單言先或單言生史記鼂錯傳云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錯傳作張恢生又云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顏師古注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史記叔孫通傳諸弟子以制禮皆賜爲郎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漢書梅福傳云叔孫先非不忠也叔孫先與稱叔孫生同此言田先漢書言田生其稱一也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漢書車千秋傳云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及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漢書元后傳云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莽之行詐論語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漢書敘傳答賓戲云呂行詐以賈國實以田常之風敬仲之支舊作又上文云邾顏子之支別爲小邾今依例改之有皮氏占氏廣韻二十四鹽占字注云占姓陳大夫子占之後後紀十二占氏以下並加子字氏族略三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桓子生子占書書生子良堅堅子以王父字爲氏按子占昭十九年左傳稱孫書哀十一年傳稱陳書沮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陳烈子生子沮與後爲子沮氏與氏元和姓纂作子與陳桓子生子石難爲子與氏按子與以字爲氏子石當是子與獻氏元和姓纂子獻氏引世本云陳桓公孫子獻之後按桓公當作桓子子氏子字誤或當爲宋元和姓纂云陳宣公子生子楚其後爲子宋氏按宣公當爲宣子卽僖子子夷也見下鞅氏元和姓纂云陳僖子生簡子齒爲子鞅氏梧氏元和姓纂作子寤陳僖子生宣子其後爲子寤氏按哀十四年左傳杜注宣子名夷疏引世本作其夷坊氏元和姓纂作子枋陳僖子生穆子安爲子枋氏高氏元和姓纂作子尚引世本云陳

僖子生麇邱子尚意茲因氏焉按麇邱蓋所食邑子尚字意茲名哀十四年左傳杜注云麇邱子意茲疏引世本作麇邱子鑿茲芒氏元和姓纂子芒氏引世本云陳僖子生子芒盈因氏焉按哀十四年左傳杜注作芒子盈疏引世本同禽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陳僖子生惠子得爲子禽氏按惠子得亦見哀十四年傳杜注及疏引世本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史記宋世家本名啓漢人避諱作開武王封之於宋注詳五德志今之睢陽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宋孔氏元和姓纂云正考父生孔父嘉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按孔父見桓元年左傳孔氏詳下祝其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宋戴公子祝其爲司寇因氏焉見世本韓獻氏韓當作幹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宋司徒華定後爲幹獻氏氏族略四後紀十並作幹按宋司徒華定見襄廿九年左傳季老男氏後紀十以季老男爲三字姓又別有季老氏男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宋華氏有華季老其子氏焉成十五年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督生世子家家生秀老秀蓋卽季之誤巨辰經氏事父氏皇甫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白生公子充石字皇父皇父生季子來來生南雍鉏以王父字爲氏廣韻九慶父字注云漢初有皇父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爲甫按父甫古通用非改字也皇父見文十一年左傳華氏桓元年左傳宋華父督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二年傳云會於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杜注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按華父爲督字以字爲氏魚氏僖九年左傳云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按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而董氏文十一年左傳宋有耏班而一或當作耏艾歲氏鳩夷氏鳩氏族略四古今姓氏書辨證後紀十一注並引作鴟中野氏越椒氏後紀十有椒氏越字疑衍元和姓纂氏族略並以越椒爲楚芈姓完氏懷氏不第氏第舊作弟据古今姓氏書辨證氏族略五引改元和姓纂引潛夫論不更氏後紀十注云不更不茅見潛夫論又別有不夷氏云見世本姓纂以爲不夷甫須之後按本書無不更不茅不夷第夷聲相近第誤爲茅夷誤爲更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一作夷正與此同蕢氏牛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微子之後司寇牛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按司寇牛父見文十一年左傳司城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宋戴公生東鄉克孫樂喜爲司城氏按襄九年左傳云樂喜爲司城杜注樂喜子罕也禮記檀弓疏引世本云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

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姓纂有脫文冈氏按冈爲冈字之俗見廣韻三十六養近
氏止氏朝氏敎氏氏族略四敎氏引風俗通云宋左師勃之後按左師勃宋繆公
子見隱三年公羊傳敎與勃同右歸氏元和姓纂右歸氏引此書按歸蓋師之誤姓纂有右
師氏引世本云宋武公生公子中代爲右師因氏焉氏族略四武公公子中作莊公公子申成十五
年左傳疏引世本云莊公生右師戊三伉氏王夫氏王疑是壬春秋襄元年有楚公
子壬夫此其比也宜氏徵氏鄭氏昭廿一年左傳宋有鄭翩目夷氏廣韻
六脂夷字注云宋公子目夷之後詳上魚氏注鱗氏文七年左傳鱗矔爲司徒疏引世本云桓
公生公子鱗鱗生東鄉矔成十五年傳鱗朱爲少司寇杜注鱗矔孫臧氏虒氏沙氏
黑氏圍龜氏宋文公子圍龜字子靈見成十五年左傳既氏據氏磚氏
己氏成氏哀十三年左傳宋有成讙邊氏昭廿二年左傳宋邊卬爲大司徒杜注卬
平公曾孫廣韻一先邊字注邊姓陳留風俗傳云祖於宋平公氏族略三云宋公子城之後城字子
邊或言宋平公子御戎字子邊子孫以王父字爲氏戎氏襄十九年左傳齊靈公諸子仲子戎
子杜注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戎子即戎氏女也買氏尾氏桓氏急就篇顏
師古注云宋桓公孫鱗矔爲宋司徒號曰桓子因爲氏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桓公之後向魋亦
號桓氏按桓魋見哀十三年左傳戴氏急就篇顏師古注云宋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按戴
昭八年左傳宋有戴惡向氏成十五年左傳華元使向戌爲左師杜注向戌桓公曾孫疏引
世本云桓公生向父盻盻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鱣及合左師左師即向戌也廣韻四十一漾向
字注云戌以王父字爲氏司馬氏哀十四年左傳宋桓魋弟司馬牛史記仲尼弟子傳索隱
云以魋爲宋司馬故牛遂以司馬爲氏皆子姓也閔公子弗父何舊作
河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
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
滅於宋昭七年左傳孟僖子曰孔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
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大夫故
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舊脫叔梁紇爲鄹大夫
故曰鄹叔紇生孔子閔公以下本世本詩那疏引之閔作滑彼云宋父生正考
父文有脫滅王肅撰家語本姓解與此同亦用世本也周靈王之太子晉幼

有成德聰明博達風俗通正失篇云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今
逸周書太子晉解不載此文蓋脫佚也溫恭敦敏穀雒水鬬將毀王
宮舊脫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爲不順天心不若修
政以上本周語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
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
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
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
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
女聲清汗逸周書二語互轉風俗通與此同火色不壽晉曰然吾
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愼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
年而太子死以上本逸周書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
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孔子聞之以下
亦見風俗通知字舊脫据風俗通補列仙傳云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漢書梅福傳云至今傳
以爲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因舊作田
氏王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敬爲司徒時人號曰
王家因以爲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梅福傳云福居家嘗
以讀書養性爲事魯之公族有蟜氏禮記檀弓云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
而入見固蓋魯公族后氏禮記檀弓后木鄭注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疏引世本作孝公
生惠伯華其後爲厚氏呂氏春秋察微篇郈昭伯高誘注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
華鞏字形相近之誤郈昭伯見昭廿五年左傳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昭伯五行志又作后氏襄十
四年左傳厚成叔釋文云厚本或作郈風俗通過譽篇亦作后后厚郈並通衆氏隱元年左
傳公子益師衆父之後世族譜云衆父孝公子臧氏隱五年左傳臧僖伯之後疏云僖伯名彄
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施氏氏族略三云魯惠公之子公子尾字施父其子因以爲氏古今
姓氏書辨證云施父生施伯伯孫頃叔生孝叔始以王父字爲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孝叔見成
十一年傳杜注魯惠公五世孫孟氏文十五年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杜注慶父爲長庶故或
稱孟氏仲孫氏左傳桓公子慶父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魯桓公四子次曰慶父慶父

生穆伯公孫敖敖生文伯穀惠叔難穀生孟獻子蔑始以仲孫爲氏 服氏 當是子服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仲孫蔑之子佗別爲子服氏按孟獻子子仲孫它子服見魯語襄廿三年左傳孟椒杜注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卽它子昭三年傳稱子服椒其後有子服回子服何 公山氏 定五年左傳魯有公山不狃 南宮氏 元和姓纂云魯孟僖子生閱號南宮敬叔叔生路路生會會生虔爲南宮氏見世本按南宮敬叔見昭七年左傳閱作說 叔孫氏 莊卅二年左傳成季酖叔牙立叔孫氏僖四年傳公孫兹稱叔孫戴伯杜注叔牙之子 叔仲氏 禮記檀弓叔仲皮鄭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按彭當作彭生文七年左傳稱叔仲惠伯十八年傳云襄仲殺惠伯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子我氏 元和姓纂云魯叔孫成子生申爲子我氏氏族略三云申字子我按叔孫成子名不敢見定元年左傳 子士氏 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魯叔孫成子生齊季爲子士氏 季氏 左傳桓公子季友之後亦曰季孫氏 公鉏氏 襄廿三年左傳季武子公彌稱公鉏氏定八年傳公鉏極杜注公彌曾孫 公巫氏 襄廿九年左傳魯有公巫召伯 公之氏 元和姓纂云季悼子生惠伯鞅鞅生懿伯掛爲公之氏氏族略三云鞅字公之按季平子弟公之見昭廿五年左傳 子干氏 華氏 當是子華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季平子支孫爲子華氏 子言氏 元和姓纂云季平子生昭伯寤之後氏族略三云昭伯字子言按季寤子言見定八年左傳杜注季桓子之弟 子駒氏 駒舊作騶據後紀十改昭廿五年左傳子家羈公羊傳作子家駒荀子大略篇楊倞注云名羈駒其字子駒氏蓋其後也 子雅氏 子陽氏 元和姓纂云魯公族有子陽者其後以王父字爲氏又有子揚氏引世本云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爲子揚氏按陽揚古通用疑本一氏 東門氏 僖廿六年左傳東門襄仲杜注襄仲居東門故以爲氏 公析氏 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公晳哀本書遏利篇作公析晳析古通用蓋魯公族集解引家語云齊人殆非也 公石氏 元和姓纂云魯僖公生共叔堅堅生惠叔子叔爲公石氏氏族略三又云悼公子堅字公石之後 叔氏 春秋襄十四年叔老杜注聲伯子也疏云叔老聲伯子叔肹孫故以叔爲氏禮記檀弓疏引世本云叔肹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 子家氏 氏族略三云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按公孫歸父子家見宣十年左傳昭五年傳有子家羈 榮氏 定元年左傳榮駕鵝杜注魯大夫榮成伯也魯語榮成伯韋昭注聲伯之子也名欒世族譜云叔肹曾孫 展氏 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

謚於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杜注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廣韻二十八獮展字注云魯孝公之子子展之後 乙氏 僖廿六年左傳公使展喜犒師魯語作乙喜 皆魯姬姓也 衛之公族石氏 隱四年左傳石碏之後世族譜云石碏靖伯孫 世叔氏 春秋世叔儀世叔申世叔齊左傳並作太叔桓九年傳疏云古者世之與大字義通也世族譜云太叔儀僖侯八世孫 孫氏 成十四年左傳疏引世本云孫氏出於衛武公唐書宰相世系表云衛武公和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爲衛上卿生武仲乙以王父字爲氏 甯氏 襄廿五年左傳杜注甯氏出自衛武公氏族略三云衛武公生季亹食采於甯因以爲氏 子齊氏 蓋卽齊氏昭元年左傳衛齊惡世族譜云昭伯子齊子無子戴公以其子惡爲之後廿年傳齊豹稱齊子氏杜注惡之子 司徒氏 禮記檀弓衛司徒敬子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元和姓纂云衛文公生公子其許之後爲司徒氏 公文氏 襄廿五年左傳衛有公文要 析龜氏 龜字疑衍昭廿年左傳衛有析朱鉏杜注朱鉏成子黑背孫氏族略三有公析氏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 公叔氏 禮記檀弓公叔文子疏引世本云獻公生成子尚田田生文子拔拔生朱爲公叔氏 公南氏 氏族略三云衛獻公之子楚字公南生子牟爲公南氏按公南楚見昭廿年左傳 公上氏 廣韻一東公字注云衛大夫有公上王 公孟氏 昭廿年左傳衛公孟縶杜注靈公兄定十二年傳衛公孟彊杜注彊孟縶子疏云縶字公孟故卽以公孟爲氏劉炫謂公孟生得賜族 將軍氏 禮記檀弓疏引世本云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作郢生文子彌牟爲將軍氏 子強氏 元和姓纂云昭子郢之後 強梁氏 元和姓纂引世本云衛將軍文子生愼子會會生強梁因氏焉 卷氏 當作卷子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子氏引世本云衛文公後卷子子州氏焉後紀十衛後有卷子氏 會氏雅氏 當作會雅氏元和姓纂云衛靈公子虺生竈爲會庌氏氏族略四庌音雅後紀十衛後有會庌氏 孔氏 梁氏履繩云哀十一年傳孔文子以孔姞妻太叔疾是孔乃姞姓故禮記祭統正義謂孔悝是異姓大夫潛夫論以爲姬姓誤也 趙陽氏 舊脫氏字廣韻十陽陽字注云衛公子趙陽之後以名爲氏按春秋定十四年衛趙陽出奔宋杜注陽趙黶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卽黶也黶見昭九年世族譜以趙爲氏 田章氏 孤氏 孤疑是狐哀十五年左傳衛孟黶漢書古今人表作狐黶 王孫氏 定八年左傳衛有王孫賈哀廿六年傳有王孫齊杜注賈之子昭子也 史龜氏 龜當爲鼂氏族略五史晁氏引世本云衛

史晁之後按史晁卽昭七年左傳史朝漢書古今人表作史鼂廣韻四宵鼂字注引風俗通云鼂姓衞大夫史鼂之後鼂鼂字形相近而誤羌氏羌憲氏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世本云衞公族羌之孫憲爲羌憲氏遂氏皆衞姬姓也晉之公族郄氏廣韻二十陌郤字注云郤姓俗从丞氏族略三云晉大夫郄文子食邑於郄以邑爲氏按郤文子卽晉語郤叔虎韋昭注郤芮之父郤豹也又班爲呂按僖十年左傳丕鄭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三人疑皆同族呂甥十五年傳稱瑕呂貽甥又稱陰貽甥陰呂皆邑名班別也郄芮又從邑氏爲冀成二年左傳疏引世本云郤豹生冀芮芮生缺按僖十年左傳郤芮亦稱冀芮卅三年傳云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又云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杜注還其父故邑後有呂錡號駒伯呂當作郄郄錡號駒伯見成十七年左傳呂錡見成十六年卽宣十二年魏錡世族譜云魏錡魏犨子爲呂氏郄犨食采於苦號苦成叔郄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竝見成十七年左傳各以爲氏郤氏之班有州氏昭三年左傳杜注云郤稱晉大夫始受州州氏盎以邑爲氏者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晉州綽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按州綽見襄十八年左傳祁氏襄廿一年左傳祁大夫杜注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氏族略三云晉獻侯四世孫伯宗以直見殺其子州犂奔楚成十五年左傳又舊在楚上以郄宛直而和故爲子常所妬受誅昭廿七年左傳其子嚭奔吳爲太宰定四年左傳云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史記楚世家以嚭爲宛之宗姓伯氏子伍子胥傳集解引徐廣云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蓋卽本此書然此書之意本謂州犂奔楚後其子又遇禍出奔兩言其子文意相貫並未嘗以嚭爲宛子也唯傳云伯州犂之孫嚭此稱其子殊誤而高誘注呂氏春秋當染篇重言篇韋昭注越語竝云嚭州犂之子則古有此說矣之行仍正直遇禍也乃爲諂諛而亡吳史記吳世家云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懲祖禰凡郄氏之班有冀氏呂氏苦成氏温氏伯氏靖侯之孫欒賓桓二年左傳及富氏按莊廿三年左傳云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已杜注富子二族之富強者此以富爲氏非也游氏莊廿四年左傳云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杜注游氏二子亦桓莊

之族賈氏晉語云賈佗公族也韋昭注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食邑於賈古今姓氏書辨證云晉唐叔虞少子公明周康王封之於賈爲附庸謂之賈伯曲沃武公取晉并賈因以其子孫爲大夫狐氏晉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羊舌氏昭三年左傳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疏引世族譜云羊舌其所食邑名季夙氏昭五年左傳疏云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元和姓纂引此書以夙氏爲晉靖公孫季夙之後誤季籍氏及襄公之孫孫黶昭十五年左傳云孫伯黶司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晉皆晉姬姓也晉穆侯生桓叔桓叔生韓萬傅晉大夫史記韓世家索隱云系本及左傳舊說皆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晉語韋昭注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爲大夫是爲韓萬傅疑仕上云趙夙仕晉卿大夫是其證十世而爲韓武侯五世爲韓惠王五世而亡國武侯韓世家作武子自武子至宣惠王凡八世漢書地理志云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史記韓王信傳集解引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以爲出楚漢春秋高祖以信爲韓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徙王代爲匈奴所攻自降之王先生云自字疑衍或信字之誤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降漢在孝文十四年非景帝時信子頹當及孫赤傳作嬰來降漢封頹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曾舊作會皆顯於漢見史記漢書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謂隨所事帝徙居其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匈奴中軍氏至此舊錯入後軒氏下宋本蓋已如此故後紀十所載衞鄭公族往往淆亂者亦常在權寵爲貴臣及留侯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良疑衍散家貲千萬爲韓報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孫侍御云張當作長張良易姓爲長見高士傳繼培按作張是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云王符皇甫謐竝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

恐非良之先代也是潛夫本作張矣匿於下邳遇神人黃石公遺之兵法及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路史發揮五羅璧識遺並引作成與史合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見史記留侯世家按世家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韓王信傳云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此云沛公使與韓信略地又以其事在拜司徒前並誤信都漢書功臣表又作申都顏師古曰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都者舊不重信都據路史識遺補司徒也俗前疑閔禮記檀弓馬鬣封之謂也鄭注俗閒名王制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鄭注皆俗閒之名亦見論衡訂鬼篇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申舊作司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申徒本申屠氏隨音改爲申徒或勝屠史記酷吏傳周陽由爲河東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引風俗通云勝屠卽申屠也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凡桓叔之後有韓氏言氏當作韓言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魯爲韓言氏氏族略五魯作子魚按無忌襄並見左傳嬰氏當作韓嬰氏元和姓纂云晉韓宣子玄孫韓嬰爲韓嬰氏禍餘氏元和姓纂氏族略四並引作禍餘氏按當作禍氏餘氏卽韓禍氏韓餘氏廣韻九魚餘氏注云晉卿韓宣子之後有名餘子者奔於齊號韓餘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韓餘世本韓宣子子餘之後氏焉又云韓褐英賢傳曰韓厥後韓禍韓餘此稱禍氏餘氏亦猶韓言韓嬰之不言韓也宣二年左傳晉有餘子之官韓氏蓋嘗有爲此官者廣韻名餘子名當是爲世本子餘亦餘子之誤氏族略引世本正作餘子說苑修文篇有韓褐子公族氏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卽位乃宦卿之嫡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成十八年傳云韓無忌爲公族大夫襄七年傳云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十六年傳云韓襄爲公族大夫杜注無忌子公族氏蓋公族大夫之後也張氏此皆韓後姬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疑當作地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韓奕普今作溥鄭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釋文云王肅孫毓並云此燕國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案韓西蓋卽朝鮮朝誤爲韓西卽鮮之轉故尙書大傳以西方

爲鮮方史記朝鮮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朝鮮索隱云按漢書滿姓衞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爲氏史記魏世家周公之薨也高繼職焉書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疏引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其後子孫失守爲庶世魏世家作庶人及畢萬佐晉獻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魏封萬以上本魏世家世家云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此文有脫誤閔元年左傳云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今之河北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魏顆又氏令狐晉語令狐文子韋昭注魏顆之子魏頡也襄三年左傳疏云世族譜魏顆魏絳俱是魏犨之子顆別爲令狐氏絳爲魏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顆以獲秦將杜回功封令狐生文子頡因以爲氏自萬後九世爲魏文侯禮記樂記疏引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州州生莊子絳絳生獻子荼荼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多生桓子駒駒生文侯文侯孫罃爲魏惠王五世而亡漢書地理志云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七世爲秦所滅按魏世家自惠王至王假被虜凡七世畢陽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趙策魏氏史記魏世家云從其國名爲魏氏令狐氏不雨氏葉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元和姓纂云魏武子支孫莊子快生強爲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封於鄭史記鄭世家鄭恭叔之後隱元年左傳公叔段杜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疏云賈服以共爲謚此作恭叔謚與賈服同爲公文氏文當作父莊十六年左傳公父定叔杜注共叔段之孫軒氏左傳鄭穆公子喜子罕其後爲罕氏軒與罕通昭元年左傳罕虎公羊傳作軒虎駟氏左傳鄭穆公子騑子駟其後爲駟氏豐氏舊脫氏字左傳鄭穆公子子豐其後爲豐氏世族譜云子豐公子平游氏游舊作將左傳鄭穆公子偃子游其後爲游氏國氏左傳鄭穆公子發子國其後爲國氏然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然其後爲然氏昭四年有然丹孔氏左傳鄭穆公子嘉子孔其後爲孔氏羽氏左傳鄭穆公子子羽其後爲羽氏襄卅年有羽頡世族譜云子羽名輩良氏左傳鄭穆

公子去疾子良其後爲良氏大季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按襄十九年左傳士子孔杜注子良父世族譜志父作公子志以大季爲子孔子良名與世本異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爲姓。及伯有氏，襄廿九年左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亦見卅年傳伯有卽子良孫良霄字馬師氏，昭七年左傳云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杜注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爲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褚師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請以子印爲褚師杜注褚師市官皆鄭姬姓也。太伯君吳，端垂衣裳，王先生云垂疑委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倮以爲飾。哀七年左傳倮今作贏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漢書地理志云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季札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史記吳世家云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禮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昭廿七年左傳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按此以延陵卽延州來與鄭說同闔閭之弟夫概王奔楚，堂谿因以爲氏。定五年左傳此皆姬姓也。鄭大夫有馮簡子，襄卅一年左傳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史記趙世家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史記秦始皇紀漢興二字舊脫据漢書馮奉世傳補此言馮氏俱本奉世傳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史記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爲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漢書其孫衍，當云曾孫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後漢書按傳云子豹字仲文長好儒學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而不載敬通之號晉大夫郇息事獻公，左傳郇作荀廣韻十八諄荀字注云荀姓本姓郇後去邑爲荀後世將中軍，故氏中行。文十三年左傳中行桓子杜注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爲氏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晉大夫逝敖生桓伯林父食采於智，下當云故氏智宣十二年左傳知莊子杜注莊子荀首智與知同趙世家索隱

引世本云逝敖生莊子首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別族於太史，爲輔氏。晉語晉大夫孫伯黶實司典籍，故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昭十五年左傳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六月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蒐矣。白當作匄張匄見昭廿一年左傳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距陽侯劉白漢一表作匄誤與此同蒐字衍與下行滅字相並而誤惟晉張侯，成二年左傳卽解張張老，成十八年左傳實爲大家。張孟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負山。趙策負山作負親之邱後魏有張儀、張丑。魏策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並見史記東陽侯張相如，史記文帝紀十四年御史大夫張湯，漢書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疑祐詩信南山桑扈下武並云受天之祜鄭箋祜福也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受神人之福祜子安世，漢書附湯傳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敦仁儉約，矜遂權，當作務遠權漢書稱其欲匿名迹遠權勢按史記貨殖傳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此務矜相涉之證而好陰德。按漢書張湯傳贊云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賀安世兄也陰德謂賀爲掖庭令時視養宣帝有恩此以好陰德屬安世蓋誤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胤，更封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按漢書云安世五世孫純嗣侯恭儉自修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此敘封武始於王莽前誤也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湯爲御史大夫安世爲大司馬純爲大司空純子奮亦爲司空見後漢書純傳前有丞相張禹、漢書御史大夫張忠，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後有太尉張酺，汝南人；太傳張禹，趙國人。並見後漢書前後謂東西京也司邑閭里，司邑謂司隸所部邑無不有張者。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漢書曹參傳云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遫東張蘇林注東張屬河東水經涑水篇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於張陽池注云又西南逕張陽城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張城南鄭者也漢書之所

謂東張矣豈晉張之祖所出邪。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
共止龍鄝滛參會六院蘖高國。偃姓舒庸舒鳩舒龍舒共舊作優姓
舒唐鳩舒龍舒其据後紀七注引改文出世本見文十二年左傳疏後紀止下無龍字按止龍當為
舒鮑左傳疏引世本有舒鮑此下列鮑姓在鄝上可證共世本作龔又別有舒蓼參疑卽蓼之誤繇
後紀作謠按當為繇繇後漢書郅惲傳有西部督郵繇延章懷注繇姓咎繇之後院後紀作阮當為皖
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皖縣在舒與龍舒之後國名紀二引地記皖偃姓皋陶後自與自偏旁形近之
說高當為鬲卽漢志平原郡之鬲國名紀引郡國縣道記云古鬲國偃姓皋陶後漢為縣亦見國名
紀六蘖後紀作蘖王侍郎云疑是裴廣韻十五灰裴字注云裴姓伯益之後封於蜚鄉因以為氏後
徙封解邑去邑从衣乃慶姓樊尹駱曼姓鄧優曼舊作優桓七年左傳疏
引世本云鄧為曼姓九年傳鄧南鄙鄾人此作優當誤歸姓胡有何國名紀六云世
本胡子國歸姓又云有本一作湑葴姓滑齊後紀五國名紀一葴作箴齊作濟掎
姓棲疏掎後紀十四寒浞傳注國名紀六作猗按上云黃帝之子有葴氏拘氏此在葴姓下
疑掎卽拘之誤御姓署番湯蒐姓饒擾剎舊作殺據前紀三國名紀六改
國名紀剎一作剎隗姓赤狄周語富辰曰狄隗姓也韋昭注隗姓赤狄也姮姓
白狄昭十二年穀梁傳范甯注鮮虞姬姓白狄也疏云世本文此姮字疑姬之誤此皆
大吉之姓孫侍御云大吉疑太古齊有鮑叔世為卿大夫見左
傳按齊語韋昭注云鮑叔姒姓之後晉有鮑癸宣十二年左傳漢有鮑宣累
世忠直漢名臣宣見漢書宣子永永子昱見後漢書漢名臣上當脫為字漢鄳
生為使者弟商為將軍史記鄳食其傳今高陽諸鄳為著
姓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見周語按後漢書樊宏傳云其先周仲山
甫封於樊因為氏焉封於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續漢書郡國志河內
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劉昭注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
後有樊傾子昭廿二年左傳傾作頃曼姓封於鄧後因舊作田
氏焉南陽鄧縣上蔡北有古鄧城新蔡北有古鄧
城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注故國汝南郡上蔡注故蔡國新蔡注蔡平侯自蔡徙此春秋桓二
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疏云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

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昭十三年左傳蔡公召二子
而盟於鄧杜注亦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陵漢屬汝南杜云潁川据當時言之按漢志及左
傳注鄧縣是鄧國其上蔡新蔡之鄧城卽在召陵西南者乃蔡地此合二地為一蓋誤春秋
時楚文王滅鄧莊六年左傳至漢有鄧通史記佞幸傳鄧廣
廣下脫漢字鄧廣漢霍光女壻見漢書霍光傳及宣帝紀地節四年後漢新野鄧舊脫
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後漢書孫太后□程本作天性
慈仁嚴明約勑諸家莫得權京師清淨若無貴戚
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匱舊作
饋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太后崩後羣
姦相參競加譖潤論語云浸潤之譖破壞鄧氏天下痛之
續漢書五行志云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事詳後漢書鄧騭傳
魯昭公母家姓歸氏襄卅一年左傳漢有隗囂季孟後漢書
短卽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短當為姮上云姮姓白狄是也山海經大
荒北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及徐
氏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錡氏飢氏樊氏荼
氏皆殷氏舊姓也定四年左傳騎作錡荼作終葵又有條氏尾勺氏施氏殷氏傳
作殷民按續漢書五行志注載杜林疏亦作殷氏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杜業云湯法三聖殷
氏太平漢興相國蕭何封酇侯本沛人漢書按廣韻三蕭蕭字注
引風俗通云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於蕭例附庸之國漢相國蕭何卽其後氏也
今長陵蕭其後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
後也漢書蕭望之傳云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廣韻蕭字注云本自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為氏
漢侍中蕭彪始居蘭陵彪玄孫望之居杜陵望之孫紹復還蘭陵御史大夫有繁
延壽南郡襄陽人也郡舊作陵漢書百官公卿表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
延壽子惠為執金吾建昭二年為衞尉三年為御史大夫一姓繁按馮奉世後野王傳作李谷永陳
湯蕭望之傳作繁杜陵新豐繁其後也周氏邵氏畢氏榮
氏單氏尹氏鐳氏富氏鞏氏萇氏並見左傳鐳舊作鐳按鐳與劉

同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杜注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襄十五年公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爲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鄭康成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其詩疏云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按隱六年左傳周桓公杜注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僖廿四年傳召穆公杜注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水經注渭水篇云雍水又東逕召亭南東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此西都時周召采邑之可考者也王吏舊作主吏據程本改昭卅年左傳王吏不討周語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皆王吏之證尹者本官名也毛詩崧高序鄭箋尹吉甫周之卿士也尹官氏元和姓纂引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若宋有太師師當作宰左傳宋有太宰無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並見左傳尹吉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者蘋當作著或有字之誤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節南山底今作氏單穆公襄公頃舊作頎公靖公世有明德次聖之才王先生云次疑叡之誤故叔嚮美之以後必繁昌並見周語按穆公爲靖公曾孫此列於襄公上誤也苦成舊作城據元和姓纂氏族略五國名紀五引改左傳魯語晉語並作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注鹽池在西南後人書之或爲枯苦枯古通用儀禮士虞禮鉶用芼苦鄭注古文苦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庫成舊作車一字按氏族略五引風俗通云苦成方言音變爲庫成後紀十有庫成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成舊作城按廣韻九麻車字注云世本有車成氏十四清成字注云晉戊己校尉燉煌車成將古成氏之後後紀十有車成吳語越大夫苦成春秋繁露對膠西王問篇作車成亦苦車音近之證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書之曰古成氏成舊作城按下云或分爲古氏成氏氏族略五引風俗通云古成苦成之後隨音改焉後紀十有古成廣韻十四清成字注云漢有廣漢太守古成雲古音枯堂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西平當作吳房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爲堂谿氏以封吳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禹字子啓者啓開之字也文有脫誤漢書景帝紀注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閔元年左傳疏云漢景帝諱啓啓開因是而亂前人書堂谿誤作啓後人變之則又作開古漆雕開公冶長並見論語前人書雕從易消作周消舊作泊按說文云消少減也書冶復誤作蠱舊作書冶漢誤作蠱按蠱冶古字通史記貨殖傳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蠱後漢書馬融傳田開古蠱章懷注蠱音冶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蠱與冶通後人又傳與轉同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堂舊作棠氏開氏公氏冶氏漆氏漆舊作梁按廣韻五質漆俗作柒柒梁形近之誤周氏此數氏者皆本同末異凡姓之離合變分固多此類可以一況難勝載也易曰君子以類族辯物同人象詞辯敘錄作變本書辯多爲變此蓋後人據王易改之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見讚學篇彼文識作志蓄作畜學以聚之問以辯之乾文言故略觀世記采經書漢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云道以經書依國土及有明文以贊賢聖之後漢書敘傳云總百氏贊篇章顏師古注贊明也班別也族類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貽後賢今之焉也按今之焉三字有誤今或是合此二語與前略紀顯者以待士合把損意恉相淮南子修務訓云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假意蓋即喻意之義

潛夫論卷第九

潛夫論卷第十

蕭山汪繼培箋

敘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襄廿四年左傳）闒茸而不才（史記賈誼傳云闒茸尊顯索隱引胡廣云闒茸不才之人）先器能當官（文十年左傳云當官而行）未嘗服斯役（新書官人篇云王者官人有六等六曰廝役斯廝古今字哀二年左傳人臣隸圉免杜注去廝役釋文廝字又作斯引章昭注漢書云析新曰斷按詩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斯析也說文無廝字依義當作斯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新序雜事四亦作斯役漢書食貨志云服役者不下二人顏師古注服事也）無所效其勛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初學記廿一引尚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字以綴愚情財令不忽忘（財與纔同說文云忽忘也忘不識也二字連文漢書翟方進傳陳慶云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芻蕘雖微陋先聖亦咨詢（詩板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按漢書藝文志論小說家云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此文本於彼）草創（論語云裨諶草創之）敘先賢三十六篇（先賢二字疑誤）以繼前訓（周語云咨之前訓）左丘明五經（白虎通五經篇云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左傳序疏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漢書藝文志注左邱明魯太史按草創下數語疑有脫誤）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論語凡經書已注本篇者此不重出）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論語）故敘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文五年左傳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禮雖媒紹（儀禮聘禮云士為紹擯）必載於贄（孟子云出疆必載質贄與質同白虎通文質篇云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時俗趨末懼毀術（句脫一字程本作行術）故敘務本第二

人皆智德苦為利昏（史記平原君傳論云鄙語曰利令智昏說苑貴德篇云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行汙求榮（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戴盆望天（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後漢書第五倫傳云戴盆望天事不兩施）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孟子）將修德行必慎其原故敘遏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字誤王侍郎云卒化當作族位論榮篇云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下文又以族位對文是其證）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貴仲尼所恥（論語）傷俗陵遲（荀子宥坐篇云世之陵遲亦久矣漢書于定國傳云俗化陵夷顏師古注言穨替也陵夷與陵遲同說文作夌倠）遂遠聖述（述字誤）故敘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方言云惟凡思也）察妒所患皆嫉過己以為深怨（燕策云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或因類釁（舊作類舋淮南子氾論訓云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注考瑕釁也類磐若絲之結類也）或空造端（漢書楚元王後劉向傳元帝詔云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誣欺）痛君不察而信讒言（詩沔水云讒言其興毛傳疾王不能察讒也青蠅云無信讒言）故敘賢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史紀殷本紀云知足以拒諫距與拒通）禍亂所成（舊作成）當塗之人咸欲專君（治要載中子大體篇云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晏子春秋諫下云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壅蔽賢士以擅主權（管子明法解云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故敘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太字衍本篇致平凡四見法言寡見篇云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漢書王莽傳輔翼於帝期於致平顏師古注致太平後漢紀明帝紀宋均曰治皆致平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馬融傳廣成頌云致平於仁義之淵中論審大臣篇云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又云治國致平之術皆其證）考績黜陟著在五經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豫疑當作務昭四年左傳云先王務修德音）焉問揚庭（易夬揚于王庭）故敘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羣舊作君司貢薦競進下材史記儒林傳云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漢書王嘉傳云下材懷危內顧惰是揞克詩蕩惰今作曾何官能治買藥得鴈廣韻三十諫鴈物鴈價古今字韓非子說林下云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難以為醫故敘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致和平機毛詩芣苢序云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箋天下和政教平也史記秦始皇紀瑯邪臺刻石辭云天下和平述當作術在於君奉法選賢國自我身淮南子泰族訓云身者國之本也姦門竊位注見賢難篇將誰督察失韻故敘本政第九

覽觀古今爰暨書傳漢書成帝紀贊云博覽古今異姓諸侯王表序云書傳所記未嘗有焉律歷志云稽之於古今考之於經傳君皆欲治臣恆樂亂忠佞溷淆漢書董仲舒傳云賢不肖渾殽顏師古注渾殽雜也渾殽溷淆同五行志又作溷肴各以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論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故敘潛歎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讜直貞亮仁慈惠和文十八年左傳云宣慈惠和事君如天宣四年左傳云君天也視民如子注見救邊篇則莫保爵位而全令名故敘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為非易繫辭下傳洪範憂民漢書食貨志云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詩刺末資詩板云喪亂蔑資毛傳蔑無資財也鄭箋云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說苑政理篇又云相亂蔑資曾莫惠我飾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末資即蔑資蔑末古通用漢書韋玄成傳云於蔑小子即書顧命眇眇予末小子也浮僞者衆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敘浮侈第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僖廿三年左傳云懷與安實敗名明莫恣欲明莫猶言晨昏或明為朝之壞而無悛容襄八年左傳云亦無悛容足以愎諫僖十五年左傳云愎諫違卜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敘慎微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漢書匡衡傳云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韓非子難二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勞精注見慎微篇百寮阿黨禮記月令云是察阿黨不覈真偽苟崇虛譽舊作舉盧學士改以相誑曜居官任職史記汲黯傳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則無功效漢書朱博傳云分職授政以考功效翟方進傳云陳咸內自知行辟亡功效故敘實貢第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祿必程以傾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士畢必古字通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敘班祿第十五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古今通義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上思致平下宜竭惠惠疑慮之誤考績篇云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貞良信士咸痛數赦姦宄繁興但以赦故乃敘述赦第十六前後文俱云故敘此作乃變文使與上相避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禁嚴二字舊倒臣乃敬職將修太平必循此法循舊作媚按考績篇云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今據改故敘三式第十七

民為國基穀為民命管子山權數篇云穀者民之司命也初學記廿七引范子計然云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詩節南山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敘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鬭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末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論衡宣漢篇云聖主治世期於平安故敘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白虎通號篇云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者也後漢書曹褒傳肅宗元和二年詔云三五步驟優劣殊軌章懷注引孝經鉤命決云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雖欲超皇當先致平白虎通云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必世後仁論語仲尼之經遭衰薉牧得不用刑故敘衰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毛詩魚麗序云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選練將帥史記趙世家云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授以鈇鉞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將軍受命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鈇與斧同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勸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志氏姓篇猾作滑古今所患堯舜憂民孟子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皋陶御叛御舊作術按御與禦同宣王中興毛詩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南仲征邊詩常武今民日死如何弗蕃詩崧高云四國于蕃鄭箋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哀十六年左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杜注使爲藩屏之衛蕃與藩通故敘救邊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論語云人無遠慮各取一制各舊作督按本篇云各取一闕今据改苟挾舊作扶私議管子法法篇云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以爲國計宜尋其言以詰所謂漢書賈誼傳云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故敘邊議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王先生云門疑闕繼培按作闕是也本篇云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廷後漢書南蠻板楯蠻夷傳云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亦一證太守擅權臺閣不察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誡篇云光武皇帝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章懷注臺閣謂尚書也信其姦言令壞舊作今懷郡縣毆民內遷今又丘荒慮必生心王先生云必疑戎之誤莊廿八年左傳云戎之生心故敘實邊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易繫辭下傳蓍龜卜筮以定嫌疑禮記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大非賢句有誤字何足信哉故敘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巽九二詩有工祝楚茨聖人先成民後致力桓六年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兆黎勸樂王侍郎云孟子而民歡樂之音義歡樂本亦作勸樂臧氏玉琳經義雜記引左氏昭九年注疏謂晉唐時本皆作勸樂又引中庸子庶民則百姓勸及漢書王莽傳注以證歡爲勸之誤今按靈臺篇不日成之鄭箋云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綿篇鼛鼓弗勝毛傳云言勸事樂功也孔疏云是其勸樂之甚也勸事樂功卽解勸樂之義神乃授福桓六年左傳云民和而神降之福孔子不祈以明在德卽本篇子路請禱事也禮記禮器云君子曰祭祀不祈鄭注祈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在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之後古本或有君子作孔子者故敘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論衡無形篇云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天題厥象詩麟之趾疏引中候握河記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圖後漢書曹褒傳章懷注引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均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題象蓋用彼文人實奉成白虎通三正篇云王者當奉順而成之弗修其行福祿不臻故敘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斯干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善來禍由德痛爾雅釋詁云痛病也吉凶之應與行相須說苑敬慎篇老子曰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新書大政上篇云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己矣行之惡也粹以爲菑己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菑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故敘夢列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令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論語云後進於禮樂何晏注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漢書游俠陳遵傳云爲後進冠馮奉世傳杜欽疏云臣聞功

(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士常惑生不知所從士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士所錯手足)自昔庚子而有責(舊作貴)云予豈好辯(孟子)將以明真故敘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攝以威儀(詩既醉)講習王道(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漢書揚雄傳長楊賦云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又法言吾子篇序云降周迄孔成於王道顏師古注言自周公以降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或云王當為至)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遷久(論語云民散久矣遷散同義周語云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莫之能奉(奉當作奏與上韻協)故敘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勿示下情(勿舊作勾按韓非子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難三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羣臣者也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皆勿示下情之義)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敘明忠第三十一

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淮南子泰族訓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疑不)含嘉故敘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管子權修篇云身者治之本也君臣上篇云身立而民化淮南子主術訓云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道應訓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道德為本仁義為佐(淮南子覽冥訓云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說苑說叢篇云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思心順政責民務廣四海治焉何有消長故敘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周語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後漢書胡廣傳云必識之於前訓咨之於故老)氣終度盡後代復進雖未必正可依傳問(問當作聞哀十四年公羊傳云所傳聞異辭白虎通禮樂篇云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故敘五德志第三十四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故敘志氏姓第三十五

潛夫論卷第十

論衡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並振藻垂聲范史亦類而品之而迨數世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爲談助還許下見稱才進者而節信公理泯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竅靡當要如持衡入寶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論指訐時短牴牾鹵略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濟宕輙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籥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叔皮而又腹笥洛陽之籍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俗儒矜吊詭侈曲學轉相訛贗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迄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即絲棼複遝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世好虛辭異說中爲辨虛凡九其事覈其法嚴其旨務祛謬悠夸毗以近理實而不憚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彝憲下淑詞壇聽睹令人誦之泠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鬧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率畫一無殊喙以故中郎秘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還許時有異人異書之疑邕與期其綜覽博識寧出仲任下顧簡編充棟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廣之宅書不迎刃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慶吊牆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囏甚也倘盡如中郎必俟求者摎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購得善本鋟竣丐序不佞是書且揭兩曜而天行僻壤湶播自今爲談助與才進者奚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爲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張君剞劂以公執苑敢一言弁之告當世博雅諸士能論衡之精而始不爲僞書僞儒之所溷且窺仲任之所超節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

萬曆戊子孟冬西吳沈雲楫序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鮨慕蘧師彪似雄之學濬謏聞之寶而牖薄社耳目秇人敻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泠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纊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王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瞀莫吏言不可襲與韞而日中爲沽也微歟中郎匿之帷閒白傳匿之帖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耳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胤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登秘府仲尼伯魚猶匿況其凡乎且上物時茁神物時茁宛委酉陽靈族司馬安所禕天真之服闚其名山而化妬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櫝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眡人彼且以爲鏡利于翳泰至則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累銖而不失迨鎰而昏乎有傳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五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械易圭璣易璫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眩饔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舊衡業不勝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曠者以無足售而罔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歟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造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靈族遺程氏矣昔

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目錄凡三十卷八十五篇

第一卷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第二卷
幸遇第五
命義第六
無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驗第九
第三卷
偶會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怪奇第十五
第四卷
書虛第十六
變虛第十七
第五卷
異虛第十八
感虛第十九
第六卷
福虛第二十
禍虛第二十一
龍虛第二十二
雷虛第二十三
第七卷
道虛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第九卷
問孔第二十八
第十卷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第十一卷
談天第三十一
說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別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第十四卷
狀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譴告第四十二
第十五卷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闕
明雩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第十六卷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第十九卷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第二十卷
須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第二十一卷
死僞第六十三
第二十二卷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譋時第六十九
第二十四卷
譏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祟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第二十五卷
詰術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第二十六卷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第二十七卷
定賢第八十
第二十八卷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第二十九卷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第三十卷
自紀第八十五

論衡目錄

論衡卷第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皐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擧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

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黄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内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昬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鐮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

涉飯中指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汙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妒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鈎掛容體蠭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

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爲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妒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絶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絶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爲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妒高奇

見嘷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眞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筴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厮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稚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睢

之于秦明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睢拜爲客卿人謂睢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毁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蹟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愼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爊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産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産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强或虛

劣而軟弱充實堅强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産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産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産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王充論衡卷第一

論衡卷第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眞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爲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愼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籍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

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劍戟或為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小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

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命凶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

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姙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姙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

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郤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幷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幷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填爲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灼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眞暫變之蟲臣子謹愼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恆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眞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爲繭繭又化而爲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

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僊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耇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眞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眞僞眞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眞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眞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眞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眞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

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劒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劒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劒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受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墻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

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姙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蚘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蚘龍水治東流蚘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姙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烏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嗛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姙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臼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臼出水卽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

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
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晳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
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
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
焉子干子晳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圍爲靈王及身而
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晳不立又懼誅死皆絶
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
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
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跽之矣晉屠
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
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
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
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
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
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
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
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賢字）
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媼負見
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
斬大蛇一嫗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
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
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閒
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當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
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
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

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
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
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
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
免脫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
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
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
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
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
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
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
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
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
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
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
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
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
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
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
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
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
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
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帝建平
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皇
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召
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

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有一字訛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第二

論衡卷第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楧次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怪奇篇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劒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與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鬬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鬬競鸜鵒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

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喙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鄰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槩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槩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闔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

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爲諸侯覇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脅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戸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

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一有日之兩字）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

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輙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蘖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

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虵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固字)(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慠商

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

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駮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

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别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絶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

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齧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詘弱綴跲蹥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鬬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蛇蝟蛇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

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禼母吞燕卵而生禼，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禼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禼母嚥鷰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禼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雄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鬬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漦，化爲玄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

鬬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鬬子當昌之秋也鬬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黿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禼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凰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禼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第三

論衡卷第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書虛篇　變虛篇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鐮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恥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耻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中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人字）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蝩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閶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

閶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

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

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為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煑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為羹葅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為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為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

往來豈報讐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為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為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為濤誰居溪谷為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濤子胥之身聚岸漼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精為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為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

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鳥爲鸇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鸇鸇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鸇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訃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仲爲君諱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

驗柰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戸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萯莫一作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恆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

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爲）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

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矣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

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洪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

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禍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己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論衡卷第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異虛篇 感虛篇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鸜鵒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鸜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尙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郤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郤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郤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覩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爲紂亡出乎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

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爲吉祖己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駮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麐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衞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蛇繞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

或時蜚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蜚遶左輪相似類也蜚至實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尙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汜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郤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

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

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筯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筯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預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簒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戹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

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戹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太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劒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因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

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癉（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與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

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與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

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輩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恆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攷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搤臂之說也世稱南陽

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闈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闈虻能不入其舍乎闈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闈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第五

論衡卷第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己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

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
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
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
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
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
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
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
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
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
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
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
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
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
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
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
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
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
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
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
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
頭虵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
見兩頭虵死向者出見兩頭虵恐去母死是以泣
也其母曰今虵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
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
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虵獲二祐
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虵輒死者俗

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
埋虵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虵
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
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
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
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
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
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虵猶五月舉子
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虵者無殃禍
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虵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
虵獲二福如埋十虵得幾祐乎埋虵惡人復見叔
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虵一事哉前埋虵之時
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
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虵豈叔敖未見虵之時有惡
天欲殺之見其埋虵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
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虵之時非生而稟
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
纏子稱墨家祐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
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
舜桀紂猶爲尙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
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
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
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
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
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
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

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罪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己有絕地脈之罪不知地脈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

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

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闊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夭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

太公甯戚賢者也尙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菑丘訢（菑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劒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劒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愼子曰蜚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

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蓄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

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猩猩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考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

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温之氣爲喜怒之候（候一有守）人君喜即天温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媼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雨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

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

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簨簴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佼軫)鬱律嵔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擘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㸌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

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燌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礚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羣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羣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論衡卷第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道虛篇　語增篇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諡也如諡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爲之諡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諡諡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諡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諡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諡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諡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幷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

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煮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鳶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蛩)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崣岏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懞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

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
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
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
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
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
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
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蜊之肉與
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
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
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
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
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
意以為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
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
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
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
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
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
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
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
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
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
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
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
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

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
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
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
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
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
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
仙人己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
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
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
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
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之母願
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
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
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
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
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
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
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燋故在鼎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
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
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
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
不得泄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
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

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絶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絶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恆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眞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恆人殊食故與恆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胸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

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

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没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間是

為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共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為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楨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翦不斲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狹輔刺周青臣以為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勑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閭言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荊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

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狥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論衡卷第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儒增篇　藝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簒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爲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力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

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眞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眞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胸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劒刺之不得秦王拔劒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劒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

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瑯邪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犇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幷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

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恍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僥跂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

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準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

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尸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可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浮杵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粮或作乾粮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霣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

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宫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宫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宫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論衡卷第八

論衡卷第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問孔篇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迢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荅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荅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勑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剌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荅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姧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

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寃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勑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疋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禀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

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

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爲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絶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

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爲之槨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肹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肹以中牟

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尙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瓠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尙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尙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論衡卷第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次

非韓篇　刺孟篇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眾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眾開不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

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兵也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

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駮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

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簒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刼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刼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撊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撊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

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閒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産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産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産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㩉子不孝也非子産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産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㩉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㩉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檝者知水之性不可閼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

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
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
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
利乃可荅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
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
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
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
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
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
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
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
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
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
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
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
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
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
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
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
故非受之時己貪當不受之時己不貪也金有受
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
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
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
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
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
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
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
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
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
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
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
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
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
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
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
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
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
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
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
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
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
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

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晝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

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己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己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己頻蹙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鶃鶃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

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己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纑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黃泉蚓惡能為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齎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菹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為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論衡卷第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談天篇　說日篇
荅佞篇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淸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尙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絶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尙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

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眞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

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

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橑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

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温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温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

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曰旦日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

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霣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

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霣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霣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霣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霣審者天之星霣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霣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霣如在天時是

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
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霣星之形其實非星孔
子云正霣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
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
見夜明也星霣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
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
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
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
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
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
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于
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霣石爲星則謂霣爲石
矣辛卯之夜星霣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
霣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
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
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
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霣輕
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
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
宋聞石霣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
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
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
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
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
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
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

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
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
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
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汙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
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
曰月麗于畢俾滂沲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
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
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
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
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
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荅佞傳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
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
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
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
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
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
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
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
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
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
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
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姧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貰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横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横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

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伺其姧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後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姧僞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於己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鬭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

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為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為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牆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論衡卷第十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墮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文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己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閥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

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疎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狥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廷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

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賫錢百並為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恆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恆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恆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者文

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閒郤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為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廷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鍤荷斤斧把築鍤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茍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為官作刀筆斧斤築鍤鉤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為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為蒸爊以火烟熱究浹光色澤潤焫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恆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為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為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

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析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笮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埳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粱者饜餐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嘗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詘之將使偃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詘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然則儒生所謂陸沈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

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

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臘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玉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鄉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駮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論衡卷第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效力篇　別通篇

超竒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己重矣志所欲至獨己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有一字曰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

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洪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

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苽瓠不能傷篠簵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衒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匵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形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

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别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川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窻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窻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窻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

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鬬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力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

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喈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未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强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襃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

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

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

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詰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楊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稺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

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論衡卷第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狀留篇　　寒温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内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輙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

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圜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鷰飛輕於鳳皇兎走疾於麒麟鼃躍躁於靈龜蚍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沈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刄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湌之謗諠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

驅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闔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順燠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

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温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温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温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罰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温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温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温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温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温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温施賞違節賞氣温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温爲寒爲温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

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臭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也天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

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

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
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爲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詰
吏離惡人以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
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
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爲異氣以變
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於溫（一有寒溫字）此猶憎酸
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
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
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爲
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
君爲寒爲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
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
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
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
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
譴告之不改爲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
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毄裂中殺人物
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
譴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
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
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
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
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
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
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
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
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
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
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
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
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
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
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
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
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
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
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
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
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
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
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
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
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
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
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
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
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
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
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論衡卷第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横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温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温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寶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温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矣寒温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温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韜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温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温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温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

（或作筳）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鍾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幷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

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因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

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沲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
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乎
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
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
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
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
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
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
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
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辦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
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
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
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
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
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
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賚酒食
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
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
君為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
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
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
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
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
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雩祭之
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

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
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
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
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
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
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
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
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駮純
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
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
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
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
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
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
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
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
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
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
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
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
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
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
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
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
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
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

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酆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治字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秖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

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萁復災變之虧獲酆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

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

討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於天。螺蚄臽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蚄。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埳。榜驅內於塹埳。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孼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

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
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
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
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
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
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
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
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
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
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
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
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
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
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
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
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
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
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
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
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
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
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
知不如人有癉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
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
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
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

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
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
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
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
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
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
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
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
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
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
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
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鐘聲
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
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
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
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篍彰事
告急助口氣也天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
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
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
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
爲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
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
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
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

之鍼布一九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九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握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五

論衡卷第十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雞鳴而真雞鳴和之夫雞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埳以盧為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鉤象為類六也楚葉公好龍牆壁盂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臥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為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

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鈞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

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蜼蠼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蜡蝨閩蝱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饑。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

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鸜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鵜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鵜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麐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倮蟲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爲姦何則蟲無

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爲怪獨謂蟲爲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饐熱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襞不懸有蟲蝸疽螥螻蠘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幷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蚑蟯之類蜫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温濕温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温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温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温濕饐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闇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闇喋准況衆蟲温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螘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麏而角麏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麏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麏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麏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皇皐陶孔子人之聖也

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麐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項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恆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恆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皐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尙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尙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賫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尙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鸜鵒同也鸜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鸜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

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佼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愨愿宣帝之時佼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效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黄龍出于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横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絶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恆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

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麞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麞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鵲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恆見粢粱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鶵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

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蟇爲鶉雀爲蜄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麞爲騏驎鵠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玄黿之子二龍漦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噰噰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驎者若麞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驎色白不類麞故言有麞正言白驎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驎狀如麞而兩角者

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麞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準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柰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麞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恆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恆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恆鳥獸今之所見鵠麞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鵠鵲麞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恆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大小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第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悽悽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于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一有而字)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驎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驎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驎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驎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驎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驎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驎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驎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驎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驎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驎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驎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徯獲也故孔子見驎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驎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驎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驎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驎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驎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

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驎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驎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驎也人見鳳驎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一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驎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幷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袵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

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驎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鸜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為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為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為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為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為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為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為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為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臰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萐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萐不鼓動言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萐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萐脯之語五應

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霣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扆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皐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皐陶觟䚦也儒者說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皐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䚦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䚦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鱉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鱉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

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鮭觥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皐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鮭觥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鮭觥能觸謂之爲神則狌狌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鮭觥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鮭觥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鮭觥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昬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爲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瀸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

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憒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絶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

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瘟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瘟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帑周楚有禍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詘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論衡卷第十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

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復為有為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生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為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為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為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為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為文字復為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為楮（一本作絹）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自為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為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為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為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為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

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為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為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為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為也或為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為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為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為而有為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為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為也天地為鑪造化為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為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為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為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

井決陂灌漑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其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飮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嚬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惷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温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

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故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夫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

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

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己非人君（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

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慚。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己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轞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

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剋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

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己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

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亡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八

論衡卷第十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致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

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

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卽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埳坷爲均平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

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立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承帝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觳觫祖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卽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貰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

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寛狹誰也高祖母媪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讎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輙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舂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鷰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棓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

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荊迷於孽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悔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褒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

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恆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卽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鐏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鐏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卽共掇摝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卽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卽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鐏後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棓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

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噉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羣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大字）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钁鍤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钁鍤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洿矣湖池非一廣狹同

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
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
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
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
論好稱古而毁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
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
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
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
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
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
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
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
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
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
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
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
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
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
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
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
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
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
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
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
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
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

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
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
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
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
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
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
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紘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
善紘歌之人必急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
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
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
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
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秘上書於國記奏於郡
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
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
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
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
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
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
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
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
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
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
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
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
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
備其災故順敍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

在聖世時旱禍湛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闚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遥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闓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闓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闓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

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炑炫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

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賚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

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

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
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
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
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
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
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
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
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
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
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
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
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
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
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
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
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
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
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
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
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
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
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
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
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

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
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
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
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
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
朽敗乎人爲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
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
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
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
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
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
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
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
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
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
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
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
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
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
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
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
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
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妒夫娼妻同室
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鬭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
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
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使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

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隳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一有蹶字）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字也澒溶於㲉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澒溶之時澒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

人身貴於鷄犬己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鷄犬無怨
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爲復育已
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
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
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
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
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
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
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
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
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
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
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
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
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
安能害人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
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
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
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
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
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
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
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
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
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
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
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
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
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論衡卷第二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死僞篇

死僞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壓）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眞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

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己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己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瘅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含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含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闓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含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旁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闓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謚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靈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君爲所弒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弒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之語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

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立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槨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坼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晳以長頤以髯銳上而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爲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爲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

為使鯀死其神審為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占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為酖毒憤不知殺己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菹彭越燒菹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菹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遂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憧一本作爐於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為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倮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其墓不能出臬為火以

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論衡卷第二十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紀妖篇　訂鬼篇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

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

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

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侯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迺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

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殺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人非天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鬭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鬭也鄭國鬭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

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死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入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

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

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形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爲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强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二

論衡卷第二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言毒篇　薄葬篇
四諱篇　讕時篇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虵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爍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爐汗出晌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巴豆冶（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鯸鮐故人食鮭肝而死爲鯸鮐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

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齰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齰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為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强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强國勇夫難近好女說悅一作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

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僴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偁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

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愼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愼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於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

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為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慚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慚之有慚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為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㲉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㲉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

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溝不以為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汝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避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賢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為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為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為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為其不固也毋相代埽為修冢之人冀人來代己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為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讕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

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爲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楊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西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西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西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逸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

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與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巳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狠衆食人人衆食狠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卻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論衡卷第二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横次

譏日篇 卜筮篇
辨祟篇 難歲篇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叅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日凶人畏凶有效日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贏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

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内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舩著蓋施幘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

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蓍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蓍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蓍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己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蓍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蓍龜蓍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荅今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蓍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蓍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按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

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荅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

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

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刻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奸書爲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己明舉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賊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閒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短長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溼與飲食者當風臥溼握

錢問祟餉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䜋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鑁錘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卽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

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為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為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蜮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為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凶為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為謂之傷太歲乎

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詰術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不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幷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衞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

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浹洽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

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
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
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埶
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
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
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
卒驅之則走而卻士卒還去卽復其處士卒立守
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壹驅還
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
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卻也然則驅
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
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雞
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
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
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
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
軍擊之雖卻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
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
集爲命絕也殺虎狼卻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
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
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劒操杖與鬼戰鬭戰鬭壹
再錯指受服知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
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鬭無以
異也病人戰鬭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
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
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

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
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
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
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
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
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
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
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
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
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
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
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
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
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
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
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
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
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
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
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
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
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
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
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
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

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蝨着人身也蚤蝨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蝨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蝨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得祟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蠒栗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己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

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呴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呴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卽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檝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蒭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檝而掊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檝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檝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己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檝掊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

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歆食之推己意以况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禴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邪將以人食為饑飽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世所見鬼非死人之神或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戸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戸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乃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己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註音窆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

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劒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之帶劒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殷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精不能爲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脩。其何禍福於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五

論衡卷第二十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武林張楧次

實知篇　知實篇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絶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

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别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宫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校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宫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宫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壍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

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闊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

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鳱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

爲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駮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

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
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
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顔
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
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
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
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
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
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
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顔淵後孔子曰吾以
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顔淵必不觸害匡人
必不加悖見顔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
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
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
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
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
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
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
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
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
爲葬也鄰人鄹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
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
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
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

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
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
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
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
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問字)門
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
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
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
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
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泊孫必教親徹餞退
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
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
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
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
己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
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
主以犯絶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
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
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
不爲己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
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
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
己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
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
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絶也

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醫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為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筴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為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彊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噞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

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絶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髠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髠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髠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髠能知之以髠等爲聖則髠聖人也如以髠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髠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黄龍當見後黄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黄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

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絶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荅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

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饜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饜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論衡卷第二十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槱次

定賢篇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為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眾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眾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眾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眾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眾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眾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眾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闓下坐賤客鼓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闓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偽恩動也人可以偽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恆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恆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

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羸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

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埶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醫夏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荊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荊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

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叟參有曾晳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皐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饑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

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國
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
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
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憺無欲。
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
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
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
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
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
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
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
如水火。雖貪悋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
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
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擔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
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
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
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
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
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
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
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
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
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
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
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
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

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
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
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
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
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
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
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
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
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
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
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
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
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甘
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
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
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
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
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
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
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
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
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
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
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
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
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

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

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

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襃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

論衡卷第二十八

漢　王充著

正說篇　書解篇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

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

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與矣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

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襃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皐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荅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

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説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曰不然夫世儒説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説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絶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説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説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絶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荅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間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間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荅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蚈彈雀則失鶉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蚈捨鵲而射鴈

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夫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八

論衡卷第二十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案書篇　對作篇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猶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材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作一威）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

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
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
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
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
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
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
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温與旱湛同倶
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温求祐
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温宜爲雩龍之事鴻村巨
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
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
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
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
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
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
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
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
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
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
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
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
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
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
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
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
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
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
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
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加美也質定世事論
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
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絶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
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
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
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
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
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寛之鹽鐵君
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
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
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
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
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
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
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
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
人賢今人也按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
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
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
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
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

有僞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機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盛一作溢）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衞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衞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純誠一作純厚）之化日以孳矣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工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却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

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論衡卷第三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楧次

自紀篇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横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荅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鷙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荅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荅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强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齀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决知辜不必皐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鷄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厖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荅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

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荴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眾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剌於俗不合於眾荅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揜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揜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眾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荅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

故得縣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荅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荅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充仕數不偶而徒著書自紀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偶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荅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士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

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瀉（一有瀉字）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荅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牓讀爲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遹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論衡卷第三十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寃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盂之工穿牆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汙者未必非善也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恥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恥者也含邪而生懷僞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恥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

按卷一累害篇汙爲江河下本書六頁後十二行脫文三百餘字清歸安陸心源從元至元紹興路總管宋文瓚覆宋十五卷本補錄茲特另頁刊附以資參考校者識

申鑒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申鑒序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悅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玆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說昌黎公有取焉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黃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內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悅旨雖然悅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効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天朝尙何悅之慕哉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吳郡王鏊撰

申鑒目錄

卷一　政體
卷二　時事
卷三　俗嫌
卷四　雜言上
卷五　雜言下

申鑒卷一

漢潁川荀悅著　南豐吳道傳校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
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
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興輔弼之臣亂治
也)時亦惟荒圮湮(治荒曰荒)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
允迪厥德(迪蹈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
膺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
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
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教者陽之化也法
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
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
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涖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
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
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
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
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
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
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
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
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
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
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
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
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
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
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禼
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
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
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君子
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
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
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
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
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
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睹
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
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
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
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
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
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小
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
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
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
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
其才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

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爲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善人則惡無所懲而爲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治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惟修六則以立道經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訐奸傷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位職不重小臣讒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蒙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棘槐以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情訊以寬之朝市以共之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則弛懸）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釋也）三曰勸功（功可準也）四曰襃化（化所關也）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讌臣大則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貳是謂有交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修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耳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則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弗越也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鈞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應於鈞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則驅鷄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鷄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凡近也竢鷄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滯）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伸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

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好惡之不行。其俗尙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一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和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祿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譽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內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內外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耏亂湯武不易民耏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奚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無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貴敦也)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目茲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賞罰失實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上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截流橫渡者澳厓內近水之處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愼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之尚可何況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禦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强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自古肉

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知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避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祿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濟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民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己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厥後曹操爲相還用五銖悅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郡祀有闕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謂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

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於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歿而無聞(先師已喪義無所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臆見損益)後進相友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喻學者所傳皆戾互相爭是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悅以此規之)曰絕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絕也(既曰權宜著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悅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倡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悅復以為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事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眾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為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此一首所謂復內外注記者也)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之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龍當作尾。）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

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順焉。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神不可逃。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羌亥。（羌亥。疑豎亥之誤。）勇斯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聖云仲尼。壽稱彭祖。（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修之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六年。越巂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養有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宜。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盈虛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非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

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隣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門前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氣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脈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結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儔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埴黏土也）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

申鑒卷二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夫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隣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缺一字）有間（缺一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宏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遠當作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祠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皆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歧路所通逼者然也夫歧路烏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秅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為桀紂）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為損之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

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伸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于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言二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樂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言此欲獻帝厲志以再振漢業也）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入冢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乙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賢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邵矣哉（邵高也）

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為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偏焉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夫違順審乎所為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鑒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也（缺五字）城專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於龍風從於虎鳳儀於韶麟集於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申鑒卷四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眞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實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缺一字)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 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或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急也) 用己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和(缺一字)之(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誖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 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元其奥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宏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元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無務焉無怨焉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惡者違天命以濫故驕則奉之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以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也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

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也惟向言爲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恠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善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情與善惡偕(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惡非情之罪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如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飲食)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均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不相持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

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賢聖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字）義也

申鑒卷五

識

右荀悅申鑒五卷悅字仲豫潁川人荀氏八龍儉之子也漢書本傳云悅好著述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累遷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書奏帝覽而善之又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二書並行於世顧漢紀自宋祥符後凡四五鋟板 國朝襄平蔣氏復與袁宏後漢紀合刻以廣其傳而此書獨少傳本前明正統時吳郡黃勉之始爲訓釋復賴何氏采入漢魏叢書而後不至與桓譚新論仲長統昌言等書同歸烏有也近抱經堂羣書拾補內申鑒一則乃合程氏何氏黃氏三本參校要之諸本俱無甚脫誤盧氏多據他書及己意修改於此書亦未必無小補云汝上王謨識

人物志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金臺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原序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衺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覩其眞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是。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闘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卲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修身之檠括。其效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媲夫良金美玉。籝櫝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自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邵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記者。六藝之一術。聰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尚矣。）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雖不易其方。常以詩禮爲首。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爲本。）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賢舉善。常若不及。）天功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賢而高枕。上下忠愛。謗毀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汎論衆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爲四科之首。敘生知爲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義之門。質志氣者材智之根也。）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尚德以勸庶幾之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邁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之。）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己而無爲。在上者兩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疾悾悾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爲。則似託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契始以要終。行必覩初以求卒。則中外之情。麤可觀矣。）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察則官材失其序。而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提要

人物志三卷魏劉卲撰卲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邵或作劉劭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暠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秘書郎專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署涼官者誤矣卲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注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曆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旻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人物志卷上

魏　劉卲　撰

涼　劉昞　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覩惟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質不至則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平淡無偏羣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騄雖超逸絕羣若氣性不和必有毀衡碎首決胸之禍也）聰明者陰陽之精（離目坎耳視聽之所由也）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官材授方舉無遺失）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目或失之於耳）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趨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沈默而智乏應機以之閑靜則玄微之道構以之濟世則勁捷而無成）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止得節出處應宜矣）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況人物乎）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豈可匿也）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爲母故氣色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爲仁之質質不弘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照察爲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爲信之基也基不貞固不能成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決不勇敢不能成義）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爲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懦擾而不毅則剉）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直則決弘而不毅則缺）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竟源常在於五）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容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一聲和乃變）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故色亦異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爲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爲心候故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愨然以端（心不傾倚）

(則視不同衰)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視不衰悴)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悔吝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彊激訐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臏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戇)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暘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蕩然失紀)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故為眾材之主)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為御)五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凝淳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麤形有淺深耳尋其精色視其儀象下至皁隸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性情之變質亦同之)故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彊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彊骨柔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於躁氣沖決於靜矣)慘懌之情在於色，(色者情之候也故色悴由情慘色悅由情懌)衰正之形在於儀，(儀者形之表也故儀衰由形殆儀正由形肅)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則容態正動則容度)緩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恕則言緩心褊則言急)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違為乖戾也)則偏雜之材也。(或聲清色懌而質不平淡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儀之目兼德體中庸之度)故偏至之材，以自名，(猶百工眾技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禮智得其一目)兼德之人，更為美號。(道不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待育萬物而不為仁齊眾形而不為德凝然平淡與物無際誰知其名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居中履常故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仁不可親大義不可報)具體而微，謂之德行。(無德而稱寄名於聖人也)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立義以利仁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徒仁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濟各守一行是以名不及大雅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直而非直純宕似通而非通)一至一違，謂之閒雜。閒雜，無恆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恆之操胡可擬議)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蕃徒成羣豈可數哉)

體別第二

(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泯然不繫一貌人無得而稱焉)故鹹而不鹻，(謂之鹹耶無鹻可容公成百鹵也與鹹同)淡而不饋，(謂之淡耶味復不饋)質而不縵，(謂之質耶理不縵素)文而不繢，(謂之文耶采不畫繢)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鹹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應變適化期於通物)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於進趨之塗)而拘者不逮。(屯然無為於拘抗之外)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虎食其外高門懸薄則病攻其內)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訐刺生於剛厲)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多疑生於恕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法生於桀悍)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於畏慎)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己生於堅勁)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傲宕生於機辨)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於周普)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於廉潔)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疏越生於磊落)沈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於沈靜)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於徑盡)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是以守局)而指

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負石沈軀或抱木燋死）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拘抗相反皆不異此）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順為撓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狠彊剛戾何機微之能入）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劌安其舒（以猛抗為劌傷安其恕忍之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疑事之能權）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恇竭其勢（以順忍為恇怯而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以涉難難與居約（奮悍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愞於為我而以勇為狎增其疑（以勇戇為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以辨博為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執意堅持何人眾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以楷正為繫礙而遂其流宕之心）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質約之能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以拘介為狷戾而廣其溷雜之心）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砭（甫廉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以弘普為穢雜而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以沈靜為滯屈而增果銳之心）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沈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愞（以躁動為麄疏而美其懦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機速之能及）樸露之人中疑實硌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以權譎為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實硌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款盡為愚直而貴其浮虛之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違衺之能矯）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柔順厲其愞）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固守性分聞義不徙）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性已成激訐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己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容為偽也）詐者逆詐（推己之詐謂人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己能何道之能入何物之能周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而已）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枝流條別各有志業）有清節家（行為物範）有法家（立□□制）有術家（智慮無方）有國體（三材純備）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是非）有伎倆（錯意工巧）有智意（能錬衆疑）有文章（屬辭比事）有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辨（應對給捷）有雄傑（膽略過人）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德與術法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習者為流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己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

法制於近思不及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求功□□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權者必短於正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耳目殊官其用同功羣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辨樂毅曹邱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為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為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為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教道胄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禁制姦暴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別分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氏制宜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垂之後代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應答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轄御旅討平不順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物手求行四體何由寧理道何由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譬大匠善規惟見之用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事前定則不躓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舛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理多何由而得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所失者三難有六構彊良競氣忿構有六通有八能聰思明達能通者八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務在憲制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之情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其□□□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容不遲鈍則其心機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審於理煩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禮教得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明於得失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雖得而必喪也剛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麤疏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性剛則志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用意猛奮志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性厲則理毅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毅則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言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言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義少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於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理細故遺大浮沈之人不能沈思用意虛廓志不

（淵密）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性浮則志微）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志傲則理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脫思不深熟）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性殘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遲緩）温柔之人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志不美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則理順）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理順故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性奇則尚麗）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逸故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心之所可以為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似若弘廣）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似□□內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實自無知如不言觀察眾談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似有所知而不荅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者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為妙而未盡）跌則掎蹠（理已跌矣而彊牽據）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凡此七似眾人之所惑也（非明鏡焉能監之）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可動）有辭勝（辭巧不可屈）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分明有如粉黛朗然區別辭不潰雜）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以白馬非白馬一朝而服千人及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譬水流於水）反則相非（猶火滅於水）雜則相恢（亦不必同又不必異所以恢達）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其言易曉）歷之不動則不說也（意在狗馬彼俟他日）傍無聽達則不難也（凡相難講為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彼意在狗而說以馬）

（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入圓理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言寡而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雖泛濫多言己不自明況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意自不明雖聽之）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不尋其本理而以煩辭相文）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善攻彊者避其初鼓也）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衰則易攻）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彊者意銳辭或暫誤擊誤挫銳理之難也）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遂至動其聲色）善躡失者指其所跌（彼有所跌暫指不逼）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怨根逆結於心）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己自久思而不怨人）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怨恨遂生忿爭）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且當避之）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氣折意還自相應接）不善難者淩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不聽其言）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訾縱橫□□）凡人心有所思則耳目不能聽（思心一至不聞雷霆）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己（制他人之言欲使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也當己出言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則性諱怒）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於其兇怒忿肆）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變說小故終於理定功立）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不難貿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異故發言盈庭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物能名如顏回聽哭蒼舒量象）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得諸侯之盟）明能見機（臾駢覩目動即知秦師退）辭能辯意（伊籍答吳王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

自知必免防風之誅。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子已學之於宋。攻能奪守。毛遂進曰今日從為楚不為趙也楚王從而謝之。奪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

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同卽相是是以心相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恆能謙下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故在物上。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人過跌輒當𨓍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能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胡故反與盲人言不諱眇瞎之類。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己有武力不與虓虎之倫。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諫雖觸龍鱗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棄其善曲。贊愚人之偶得。不以人愚廢其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不避銳跌不惜屈撓。方其勝難。勝而不矜。理自勝耳何所矜也。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理不貪勝以求名。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人物志卷上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愚以爲此非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寬者宏裕急者急切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宏宜治大急切宜治小寬宏之人宜爲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切則煩碎事不成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宏裕則網漏庶事荒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能治小□□□大縣亦能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爲季氏臣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雞銚能烹雞亦能烹犢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修己潔身總御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法懸人懼無敢犯也有消息辨護之能智意辨護周旋得節有德教師人之能道術深明動爲物教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云爲得理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無不區別有權奇之能務以奇計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揆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官而誅姦暴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槐而助論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官而諧內外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佐爲國則督責之政辨衆事故佐秋官而督傲慢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藝事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師而振威風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爲名酒以苦爲實故長於辦一官弓工揉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爲一國兼掌陶治器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醯人調醯則五味成矣譬梓里治材土官治牆則厦屋成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以平淡則百官施其用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得治煩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則迂網疏而吞舟之姦漏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事皆辨護煩亂乃理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促民不便也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解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煩衆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厲侈靡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諧和之政宜於治新國興禮殺苟合而已以之治舊則虛苟合之教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姦亂不止以之治邊則失衆衆民憚法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桀逆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殘濫良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彊民以使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易貨改鑄民失業矣故量能授

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眾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平淡無為，以任眾能。）故臣以自任為能，（竭力致功，以取爵位。）君以用人為能；（任賢使能，國家自理。）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聽為能；（聽言觀行，而授其官。）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為能。（必當其功過也。）所能不同，（君無為而臣有事。）故能君眾材也。（若君以有為代大匠斲，則眾能失巧，功不成矣。）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及其弊也，害以歸於己。）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故利害生。）夫清節之業，著于儀容，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效理於人，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進；（理順則眾人樂進之。）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誰能慢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非徒不弊，存而有顯。）故為世之所貴。（德治有常，人不能賤。）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為眾。（初以威嚴，是以勞苦；終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忌；（姦黨樂亂，忌法者眾。）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憲網肅然，內外振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為非，治道乃成。）其弊也，為羣枉之所讎。（法行寵貴，終受其害。）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彊明不繼世，故法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玄。（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不識。（謀在功前，眾何由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暗主昧然，豈能貴之。）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計出微密，足以不露。）其為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道何由章。）智意之業，本於原度，其道順而不忤。（將順時宜，何忤之有。）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容；（庶事不逆，善者來親。）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眾同和，內外美之。）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忌害，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媚，故違於正。）其為業也，諝而難持，（韜情諝智，非雅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取悔之道。）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清而混雜，砭去纖芥。）故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識；（清潔不汙，在幽而明。）已達也，為眾人之所稱。（業常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敝也，為詆訶之所怨。（詆訶之徒，不樂聞過。）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何能寬裕。）故或先得而後離眾。（清亮為時所稱，理□為眾所憚。）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為眾人之所異；（伎能出眾，雖微而顯。）故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遂事成□，政之所□。）其功足以理煩糾衺。（釋煩理衺，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其為業也，細而不泰，（道不平弘，其能泰乎。）故為治之末也。

接識第七（推己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群材。）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難得知也。）而士無眾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己尚清節，則凡清節者，皆己之所知。）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所好在於利欲，曲直不□□，他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之士，則□□□。）而或失異量之美。（□□法者□美，乃□讓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有恆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為也。）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分，故悅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時，何以術謀為也。）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度在思謀，故貴策略之人。）而不識

遵法之良。（謂思謨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爲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爲度。故能識方略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爲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爲度，故能識韜諝之權，（度在原意故悅韜諝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爲正何以法理爲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爲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故悅功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爲也）臧否之人，以伺察爲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悅譏訶之人）而不暘倜儻之異。（謂譏訶乃成教何以寛宏爲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爲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故悅敏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論事乃理何以含章爲也）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爲是誰肯道人之是）取同體也，則接詥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響而口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肩歷年而逾疎矣）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疎）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法家兼兩故能以術輔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以法治者所以舉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衆材。（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家宰之官察其所以）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盡其所進用而無疑矣）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識其偏材何以識其兼材也）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爲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己之有善因事自說又欲令人言常稱己）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人之有善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聞法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詭詐）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逾衒是以商君說帝王之道不入則以彊兵之義示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聞深則心衒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耳不聽蘇秦之說）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爲見美。（以其多方疑似見其美也）靜聽不言，則以爲虛空。（待時來語疑其無實）抗爲高談，則爲不遜。（辭護理高疑其淩己）遜讓不盡，則以爲淺陋。（卑言寡氣疑其淺薄）言稱一善，則以爲不博。（未敢多陳疑其陋狹）歷發衆奇，則以爲多端。（偏舉事類則欲以釋之復以爲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爲分美。（言合其意疑分己美）因失難之，則以爲不喻。（欲補其失反不喻也）說以對反，則以爲較己。（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較也）博以異雜，則以爲無要。（控盡所懷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忿肆爲陳管蔡之事則歡暢而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非徒親愛而已乃至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婣護欲人同己己不必得何由暫得）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爲文昌雄爲武稱）

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物尚有之況於人乎）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英爲名武以雄爲號）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雄得英分然後成剛）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智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智而無膽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不決則不能行）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服非勇難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養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

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應變之能爲)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力雖絕羣膽雄不決何先鋒之能爲)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爲先登未足以爲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謀何將帥之能爲)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爲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爲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爲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爲相(制勝於折)雄可以爲將(揚威於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濟江焚糧)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智者何由往)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

八觀第九(羣材異品志各異歸觀其通否所格者八)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慈欲濟恤而恡奪其人或救濟廣厚而乞醯爲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恡怍則常度可審)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徵質相應覩色知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訐似直倉卒難明察其所安昭然可辨)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純愛則物親而情通純敬則理疏而情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得其所欲則恕違其所欲則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訐刺雖短而長於爲直)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衆材而材不聰明事事蔽塞其何能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剛質無欲所以爲至貪情或勝所以爲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所欲勝剛以此似剛而不剛)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爲仁者必濟恤)覩危急則惻隱(仁情動於內)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爲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爲剛者必無慾)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愛財傷於慈)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恇怯損於仁)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利慾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也(愛則不施何於仁之爲能)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果何恤之能行)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情存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己之器也)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猛此禍己之梯也)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惡物宜翦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救之此口厚之人非大害也)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夷俟而不相棄無大過也)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疾惡雖甚無大非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譏在乞醯非大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或畏恡奪慈仁或救過濟其分而平淡之主順而怨)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觀應和之能否)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聲和而能否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是非相舉)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是曰明白)不善言應玄也(默而識之是曰

（玄也）經緯元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謂通理）移易無正雜也（理不一據言意渾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心雖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疏也（心致昭然是曰疏明）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泉滋中出測之益深也）假合炫燿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池水無源洩而虛竭）自見其美不足也（智不足恐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不畏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失實必有憂喜之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憂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理多塵垢）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妒惑之色冒昧無常（麤白麤赤憒憒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言亦從之）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彊和色貌終不相從）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雖違而色貌可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塡胸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彊行不然之事故怒氣助言）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心懽而怒容意恨而和貌）雖欲違之精色不從（心動貌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憤雖在內感愕發外千形萬貌麤可知矣）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然後審矣）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直氣清則善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名是以美）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氣既清矣力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精理則能）（稱）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是以名任）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質徵端□□□□□）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玉有質瑩則成文）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尋其質氣覽其清濁雖有多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之）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訐何正之有）依訐似直以訐訐善（以直之訐訐及良善）

純宕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宕何道能通）依宕似通行傲過節（似通之宕容傲無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直人之訐訐惡憚非純訐爲訐訐善刺是）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通人之宕簡而達道純宕傲僻以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和爲直所以爲德）直而好訐者偏也（性直過訐所以爲偏）訐而不直者依也（純訐似直所以爲依）道而能節者通也（以道自節所以爲通）通而時過者偏也（性通時過所以爲偏）宕而不節者依也（純宕自通所以爲依）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或偏□□）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臨事懼怯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顧材能自謂能辨受事猖獗皆無效驗）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不能久任）訶者似察而事煩（譴訶之人每多煩亂）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似給終無所成）面從似忠而退違（阿順目前卻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聖人惡之）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功實則是）大權似姦而有功（伊去太甲以成其功）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內實分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紂至誠忠愛）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反覆明之）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訪與眾共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是以昧旦晨興揚明仄陋語之三槐詢之九棘）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訥貌惡仲尼失之子羽）詭情御反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孫失之卜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即當尋其所依而察之）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所依似身其體氣麤可幾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愛生於父子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起父子之親故爲至德）以敬爲要道（終君臣之義故爲道之要）易以感爲德（氣通生物人得之以利養）以謙爲道（尊卑殊別道之次序）老子以無爲德（施化無方德之）

則也以虛爲道寂寞無爲道之倫也禮以敬爲本禮由陰作肅然清淨樂以愛爲主樂由陽來歡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方在哺乳愛敬生矣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修德故物順理通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人好敬是以歸之而衆人不與衆人樂愛愛少是以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衆衆人樂愛致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愛之爲道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肅容過之不久逆旅之人不及温和而歸也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煦愉篤密感物深感是以翳桑之人倒戈報德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温和而上下之情通務在禮敬則嚴肅而內外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行其二義者常當務令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爲有力者譽烏獲其心莫不折焉不杼其所能則怨爲辨給者稱三緘其心莫不忿然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己所能以歷衆人衆人所惡以謙損下之則悅卑損下人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婟人皆悅己所長惡己所短故稱其所短則婟戾忿肆以惡犯婟則妒自伐其能人所惡也稱人之短人所婟也今伐其所能犯人所婟則妒害生也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志之所欲欲遂己成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力士奮善士樂督政之訓政修而善士用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求賢能術士樂計策之謀廣算而求其策辨士樂陵訊之辭實贊而求辨給貪者樂貨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幸者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幸者竊其□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所欲之心杼盡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憂己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不能盡其材也德行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不得用其能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憂憂無所收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所怨不杼其能悅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自伐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己之心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達者終不自伐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駁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憤悶有若覆冒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婟也覆冒純塞其心婟戾人情陵上者也見人勝己皆欲陵之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未甚疾害也若以長駁短是所謂以惡犯婟則妒惡生矣以己之長駁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爲之也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人人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己終不校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誰害之哉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妒害之機而欲人之順己謂欲人無違己以佯愛敬爲見異孔光逡巡董賢欣喜以偶邀會爲輕謂非本心忿其輕己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小人易悅而難事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伐下不陵上賢否當位治道有序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智不能周也故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剛之失也厲剛□傷於理故諫□不從承之以劍和之失也愞愞弱不及道故宮之奇爲人愞不能彊諫介之失也拘拘愚不達事尾生守信死於橋下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用人之直恕其訐也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能爲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恕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

（不能爲剛）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愞。（用人之和，恕其愞也。）愞也者，和之徵也。（非愞不能爲和。）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恕其拘也。）拘也者，介之徵也。（非拘不能爲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未能正直。）有長者，必以短爲徵。（純和之人，必愞弱。）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用其剛，必采之於厲。）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所宜也。）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執也。）智者，德之帥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成智。）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所以照晝夜，智達所以明物理。）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火日愈明，所照愈遠；智達彌明，理通彌深。）及遠之明難。（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學能者次。）材藝精巧，未必及理；（因書成巧，淺於至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理成事業，昧於玄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役智經務，去道遠矣。）道思玄遠，然後乃周。（道無不載，故無不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智玄微，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回覆變通。（理不繫一，故變通之。）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爲勝；（仁者濟物之資，明者見物而已。）合而俱用，則明爲將。（仁者待明，其功乃成。）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威以使之，仁以恤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割之宜。）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若明練，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時，何能成務成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迂遠於實。）好辨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足則僞。（詭誣詐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動而爲天下法，言而爲萬世範，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悶。）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

人物志卷下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徵實不明，故聽有偏頗也。）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或情同忘其惡，或意異違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或小知而大無成，或小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速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均則相競，材同勢傾則相敬。）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壓。）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含藏，直尤虛塊，故察難中也。）

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能察，而信於耳。）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意轉而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所是，化而為非。）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信毀譽者，心雖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愛憎之情，則實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人言，常正之以目。）不知人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猶信毀而棄之。）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為正也。（或眾附阿黨，或獨立不羣。）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交結致譽，不三周，色貌取人，而行違之。）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閒，必每所在肩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蠻貊推之，況州里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諂諛得上而失於下，或阿黨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故不能終。）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眾雖推之，上不信異。）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或違正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羣，故合而非之。）若有奇異之材，則非眾所見。（奇逸趣眾，眾何由識。）而耳所聽采，以多為信，（不能審察其材，但信眾人言也。）是繆於察譽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繆失，是以聖人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情皆同之也。）苟不明質，或疏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疏，豈故然哉？由意不明。）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惡人一是，與己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以與己同，忘其百非，謂矯駕為至孝，殘桃為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長；（善人一短，與己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以與己異，百善皆棄，謂曲杖為匕首，葬楯為皮貝邪。）是惑於愛惡者也。（徵質暗昧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惑異其正。）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麤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以勘物任也，（小則不勝。）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則驕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雋。）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遠，故為傲蕩之流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宏大？）眾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謂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彊楚，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誤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誤於小大。）

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氣清朗，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總角曜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含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年老，聖人叩脛而不能化。）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者。（幼而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賓，效德於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隨時而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仲尼戲言俎豆，鄧艾指圖軍旅。）故文本辭繁，（幼辭繁者，長必文麗。）辯始

給口。(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必矜人)施發過與。(幼過與者長必好施)愼生畏懼。(幼多畏者長必謹愼)廉起不取。(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雖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意皆昧然)遂務者周達而有餘。(事無大小皆能極之)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概責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疑早成故以品質常有妙失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得在己名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己損害攻之)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賢者尚然況愚者乎)能明己是莫過同體。(體同於我則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同體能明己是以親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己體反是以惡而疎之)序異雜而不尚也。(不與己同不與己異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由與己同體故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為是不以己為非都無損益何所尚之)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譬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者提小故其相譽常失其實也)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刺己之非則訐而不受)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穎露則心好之)而不能納人之徑。(說己徑盡則違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見人乘人則悅其進趨)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忿而不服)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為膂力則大能獎小)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忿彼勝己則妒害之心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人直過於己直則非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明。(人明過於己明則妒害之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體同尚然況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

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國之印父母迎於百里之外)貧賤窮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之裘弊妻嫂墮于閨門之內)上村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為動靜固非衆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于衆其進則哀多益寡勞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中村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勢來則益勢去則損)是故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貨財有餘恣意周濟)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朱建受金而為食其畫計)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感其引援將順其美是以曹邱見接為季布揚名)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職□林□不能援)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內無蔬食之饋外無縕袍之贈)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義皆空薄分意何由立)怨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己遂生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夫貧與賤可不懾哉乃至無尤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況他人乎)故世有侈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良農能稼未必能穡)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足路人皆饋之)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家貧戶乏粟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無遺與嫂叔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己既自足復須給賜則名美行成所為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己既不足親戚並困)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援下等不推)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為材能壓屈者為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材智雖鈞貴賤殊塗申壓□□□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外著故□□□□之)失繆之由恆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譬金水內明而不外明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猶燭火外

照炫燿內暗故主父偃辭麗一歲四遷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玄機明異希其尤奇異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爲不足覩醜蔑貌惡便疑其淺陋或以瓌姿爲巨偉見江充貌麗便謂其巨偉或以直露爲虛華以其款盡疑無厚實或以巧飭爲真實巧言如流悅而覩之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或以甘羅爲早成而用之於早歲或誤復欲順次也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微賢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之於燭武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之於朱浮任意而獨繆則悔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雖追誓而無及廣問而誤己則怨己不自信隗囂心存於漢而爲王元所誤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故非常人之所識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爲眾智之雋也不以質弱而傷於智荊叔色平而神勇爲眾勇之傑也不以色和而傷於勇然則雋傑者眾人之尤也奇逸過於眾人故眾人不能及聖人者眾尤之尤也通達過於眾奇故眾奇不能逮其尤彌出者其道彌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故一國之雋於州爲輩未得爲第也郡國之所雋異比於州郡未及其第目一州之第於天下爲椳州郡之所第目以比天下之雋椳而不可及椳爲魁反樞也天下之椳世有優劣其人不□繼是以□□□□應運乃出是故眾人之所貴各貴其出己之尤智謀勝己則以爲貴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尤者非眾人之所識是故眾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眾人明者纔知郡國出輩之士而已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品第之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出輩明者纔知郡國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爲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觀其會通舉其一隅而已

效難第十一

人材精微實自難知知之難審效薦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遊雜是以難知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己雖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況常人乎是以眾人之察不能盡備各守其一方而已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以己所能歷觀眾才或相其形容以貌狀取人或候其動作以進趨取人或揆其終始以發正取人或揆其儗象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細微以情理取人或恐其過誤以簡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辭旨取人或稽其行事以功效取人八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爲惟是以雜而無紀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於己己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或色貌取人而行違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闕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故淺美揚露則以爲有異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沈漠則以爲空虛智深內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研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強指物類狀似有理好說是非則以爲臧否妄說是非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爲人物強議賢愚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爲之名猶聽猫音而謂之猫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何名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者眾人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眾觀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真智在中眾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效立則名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眾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舊者敦於仁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近於義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明於禮

窮視其所爲（爲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乃能知賢否（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己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之豈相也哉）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略在變通不可常準）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盡知）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從易顧（李軼始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王莽初則布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愛如此誰能定之）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之所審）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己莫知（己難識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拔舉己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座薦商鞅而魏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竇后方好黃老儒者何由見進）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卞和非因匠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公孫錄而爲王氏所推）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己雖遇當值明王三者之遭萬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己真或不在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識己須在位智達復須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在位之人雖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妒故用與不用同於衆總紛然淆亂）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文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其□智廣其□□□□□□□□□□□□舉能不避仇讎□□不□□□□□□□可得而□□□可得而濟□）

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況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榮福）

蓋善以不伐爲大（爲善而自伐其能衆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爲損（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天位）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夷族滅或逃禍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歟）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途也（兕虎所以攖牢檻以其性獷噬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苟蹈常懷退下）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爲非出門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無巨細心發揚以陵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矜能奔縱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及其覆敗人情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過並驅爭險更相蹈籍）兩頓俱折而爲後者所趨（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兔殛犬□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在前爲速銳以處後爲留滯（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車）以下衆爲卑屈以躡等爲異傑（苟矜起等不羞負乘）以讓敵爲迴辱以陵上爲高厲（故趙穿不顧元帥彘子以偏師陷）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爲廉頗逡巡兩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爲田蚡持下兩得其尤）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彼誰明之耶）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共鬭小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若本無憾恨遭事際會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謗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己之校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謗爲生翅尾）終其所歸亦

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形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遠之聽皆半信於此半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毁也。己說人之瑕，人亦說己之穢。雖詈人，自取其詈也。竝辭競說者，爲貸手以自毆。辭忿則力爭。己既毆人，人亦毆己。此爲借手以自毆。其爲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口自詈，非惑而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己能自責，人亦自責，兩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者，由內不能恕己自責，而外望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是故心爭終無休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末至也。見輕在彼，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儁矣。材均而不爭優劣，衆人善其讓。爭儁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儁等而名未別，衆人惡其鬭。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鬭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滅矣。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之物耳，尚知蟠屈，況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爲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爲福。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讎而爲友。相如下廉頗，而爲刎頸之交。使怨讎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君子之道，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鬭之大訟。□□□□□故君子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怨在纖微，則謙德可以除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涓涓不息，遂成江河，水漏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郄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而違終始之大計，是以宗夷族覆也。禍福之機，可不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郈鬬雞，魯國之釁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推讓所往，前無堅敵。以自修爲棚櫓。修己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閑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元嘿，時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爭不以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怨構之有。若然者，悔悋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動，況力爭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以己爲賢，專國自是，是己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起。言險而行違，必起衆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謙讓爲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本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爲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爲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物，故爲上等。愚而好勝，一等。不自度量，故爲下等。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爲中等。賢而能讓，三等。歸善於物，故爲上等。緩己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故爲下等。急己急人，二等。褊戾峭刻，故爲中等。急己寬人，三等。謹身恕物，故爲上等。凡此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心不純一，是爲奇變。三變而後得之，故人莫能逮也。小人安其下等，何由能及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後能處之。處上等而不失者也。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譽。不伐其功，美譽自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嘉賜自致。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豈故不伐辭賞，詭情求名邪，乃至直伐於中，自與理會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

（自損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竝失（自伐而行毁名喪）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尊而德光）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忿肆之險途獨逍遙於上等遠燕雀於啁啾疋鳴鳳於玄曠然後德暉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

劉卲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志作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卪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今俗寫法言亦作邑旁卲蓋力卪文近易訛讀者又昧偏傍之別今定從卲云建安中爲計吏指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卲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卲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卲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卲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卲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卲才史臣陳壽亦曰卲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據涼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拜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遣歸道病卒以上並案卲昞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庠記

後序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駁較於材隆汙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偏聽眩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擇魚目混珠

左馮翊王三省識

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昞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内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敘五行曰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偏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能究知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